

玉珠風雲（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吳道子・著

一個忠良之後，因不憤父親慘遭陷害，走上極端，要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然而，一向不喜歡管閒事的天涯浪子，竟鬼使神差的牽涉其中。內容曲折離奇，不容錯過。

第30年

15

$ 8.00

編者話 今期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乃吳道子先生另一佳作「玉珠風雲」，人稱千里獨行客，亦稱天涯浪子的萬天涯竟然會和隱居多年武林名宿馮人杰交上朋友，更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知悉不少退休告老的京官在返鄉途中被年輕殺手殺害，柳子安、柳小菁兩兄妹的父母也遭殺害，兩兄妹爲追查眞相四處偵查，適巧遇上萬天涯，三人聯手緝兇，最後，眞相大白……故事情節錯綜複雜，緊張曲折，打鬥場面壯觀慘烈，激盪人心……佳作當前，請各位萬勿錯過！

☆ ☆ ☆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另一新篇「空空兒」乃蕭玉寒先生新作，蕭先生向於文筆流暢，故事內容新穎奇特稱著，喜讀蕭先生佳作之朋友，今期可一飽眼福了！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雲劍飛先生所著「引蛇出洞」，名追捕手蕭原向以追捕兇徒爲職業，這回他却要逃避別人追捕他，何解？請參閱本文……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煇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5期
（總號15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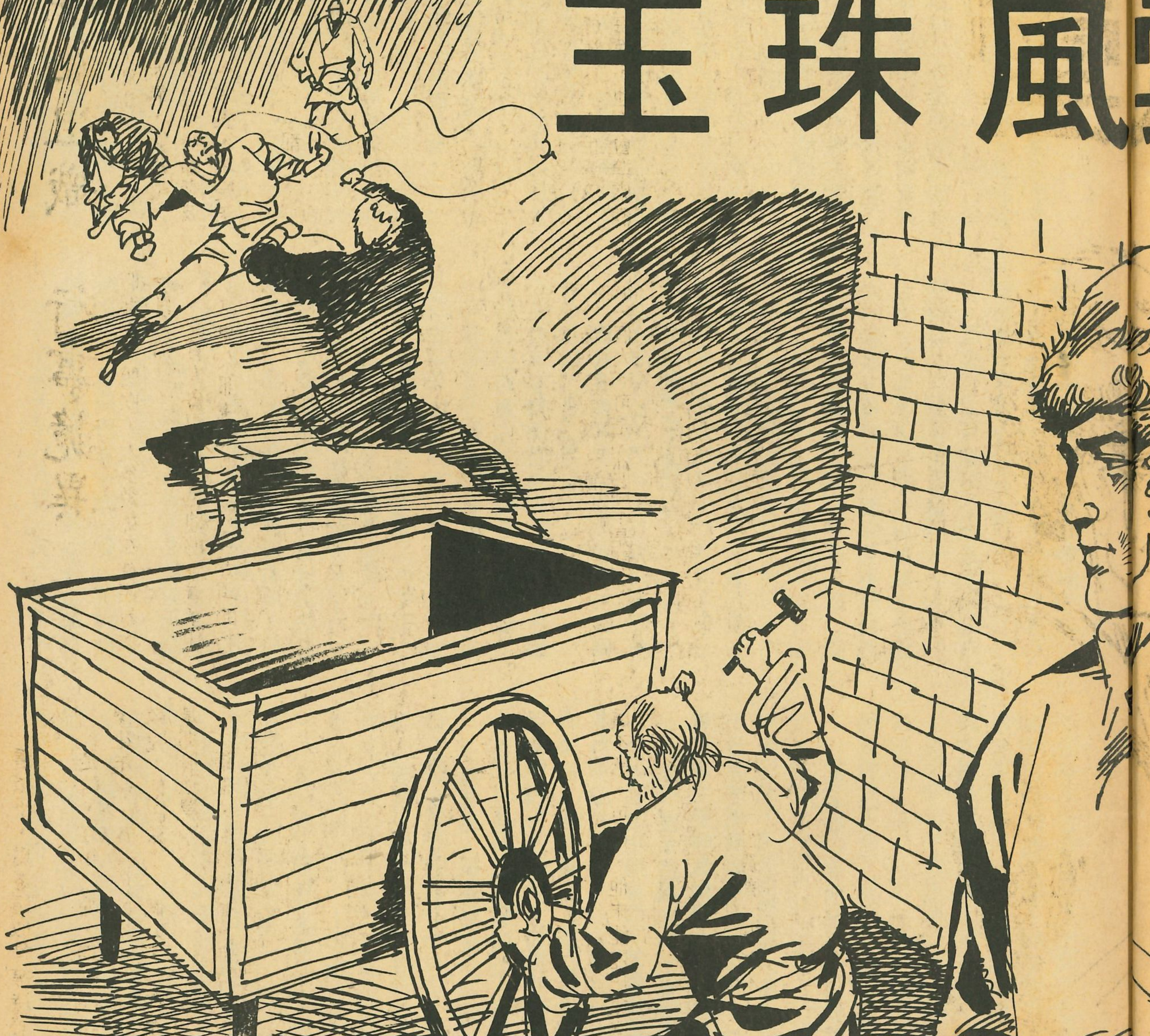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玉珠風雲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吳道子・文

可飛・圖



神秘組織 行事詭異

臘月、殘年、漫天風雪。

這個時間，這種天氣，過路的行商自然稀少，便是終年在外勞碌奔波的保鏢大爺們都會留在家裏，享受天倫之樂。

每年這個時間，馬老頭都會倍感寂寞。只因自從老伴去世後，陪伴他的，便只有這小客棧，以及過路行商、保鏢。

馬老頭的小店，設備簡單，地方也不大，以條件來說，比五里外的雲來棧相距甚遠。但生意嘛，馬老頭的福臨棧却好得多。

理由很簡單，因為這裏收費廉宜，而且馬老頭人緣極佳，不但喜客，更是健談非常。每晚，他都會準備酒菜，邀請全部人客共聚一堂，把酒言歡。

晚上那一餐，馬老頭稱已包括在房租中，並不另行收費。但是，客人們都心中明白，大多數都在結賬離去時自動補付。

沒有人會認為這是他的生意手法，每個人都清楚地了解馬老頭的心境。老實說，一個老伴早亡，膝下無兒無女的老頭兒，錢對他來說有什麼用？

最令他難受的，是那孤單、寂寞。所以他自掏腰包，宴請客人。目的很簡單，只是找人陪他排除那孤單，聆聽他開懷大談往事。

這天，已是臘月廿八。客棧裏沒有過路行商，也沒有保鏢的大爺，客棧的夥伴亦都已回家過年。

偌大的客棧，便只有馬老頭冷清清一個人。可是，他却不是閒着。

只見他忙這忙那的，下廚弄了五六道菜，並抬出兩大罈珍藏老酒，靜坐飯堂中。

桌上，擺着兩副碗筷。

看樣子，馬老頭似是等待着一個人。

是的，今年歲晚，馬老頭再也不像往年般，孤伶伶的獨過。因為去年歲晚，他認識了一個人，一個與他同是那般孤單的人。

這個人曾答應他，每年歲晚，都會跑來這裏，和他一起喝酒談天。

馬老頭剛坐下不久，那久歷滄桑的老臉便泛起陣陣悅色。

突然，他喃喃自語：「咦，怎麼竟會有五六個人？難道萬老弟有朋友同來？噢，不好，酒菜不夠！」

他絲毫沒想到來人並不是他等待的萬老弟。

來的人當然不會是萬老弟，那有客人把主人的門也撞個稀爛的？

來人一共有六個，馬老頭的耳朵眞不壞。可惜，他未能聽出來者均帶着亮晃晃的兵器，並都已持在手中。

馬老頭驚惶失色：「你們是誰？小號歲晚休息，請各位移駕別處吧！」

其中一個濃眉大眼之不速之客桀桀笑道：「馮老兒，不必反穿皮襖，裝羊了。乖乖的把東西交出來，我們給你一個全屍。」

馬老頭臉色大變：「各位大爺，你們定是弄錯了，老兒並不姓馮，更沒有拿過你們甚麼東西。」

那大漢道：「馮老兒，你這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兒郎們，把他拿下。」

其餘五名大漢，不待吩咐，早已把馬老頭團團的圍着；聞言均逐步縮小了包圍，逼向馬老頭。

馬老頭知道難以善了，遂揚聲大笑：「想不到還是逃不過你們之耳目，可是，你們也別這般得意，那東西早被老夫毀掉了，命倒有一條，有本領便過來拿吧！」亮開門戶戒備着。

濃眉大漢面色微變，隨即道：「馮老兒，我不信你會捨得把多年心血之結晶毀掉。即使是眞的，那也沒有關係，在我們酷刑之下，你還不是乖乖的把圖樣畫出來？動手，要活的！」

馬老頭不待對方逼近，一掌拍在滿是酒菜的桌上，登時把桌子上的杯碟震飛，射向率先撲上來的兩名大漢。

兩名大漢雖及時把杯碟格飛，但也被餸菜濺得滿身皆是，狼狽不堪。

馬老頭得勢不饒人，隨即欺身而上，雙掌分襲兩人。餘下三名大漢見狀，急忙撲上，掄起兵器，分不同方向，襲擊馬老頭。

這時的馬老頭，再也不見半分老態，左拳右掌，於五大漢中週旋着，絲毫沒有怯意，更愈戰愈勇。

反觀那五名大漢，因受濃眉大漢要活捉的命令所制肘，出手有所顧忌，不時被馬老頭逼得手忙腳亂。

「飯桶，我只說不可殺他，可不曾說不可傷人。你們這般打法，便是到明天也不能把老傢伙擒下。」濃眉大漢見狀，怒喝道。

這句話對那五名大漢來說，無疑是興奮劑，只見他們登時改變打法，不再顧忌會誤傷對手，片刻已把馬老頭擊傷多處。

濃眉大漢這時才臉露笑意。

「砰」的一聲，馬老頭背心上重重的吃了其中一名大漢一掌，登時口吐鮮血，軟軟的跌坐地上。

「卑鄙！這麼多人圍攻一個老年人，你們實在該死！」濃眉大漢身後響起一冷冰冰之語聲。

濃眉大漢吃了一驚，急劇轉身。

只見那已經破碎的大門前，站着一個頭戴羊皮帽的年輕人。臉上滿是煞氣。

「你是誰？」濃眉大漢喝道。

「看不過眼的人。」年輕人冷冷道。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竟敢管大爺的事，識相的立即滾，否則把你也殺掉。」

年輕人輕抖身上雪花，道：「在我沒有動手之前，你們最好還是自斷一

臂，滾得遠遠的。否則，你們若能踏出這裏半步，我的萬字倒轉來寫。」

濃眉大漢登時退後兩步，道：「你姓萬？」腦裏泛起一個人的模樣。

年輕人只是略爲點點頭。

「萬天涯？獨行客萬天涯？」濃眉大漢說這話時，陣陣寒意襲上心頭。

「不錯，在下萬天涯。」年輕人解下身後背包，隨手拋在地上。

濃眉大漢迅速退至馬老頭身側，獰笑道：「姓萬的，我們和閣下河水不犯井水，你何必要淌這渾水？」他的語氣，很明顯地露出無比怯意。

「很簡單，我看不過眼。」萬天涯向前跨出一大步。

「站着，你若再踏前一步，我首先殺這老匹夫。」濃眉大漢喝道。

「這眞是天大笑話，你殺他與我殺你們有何關係？我和這老人家非親非故，你拿他來威脅我？眞是……」

眞是甚麼，萬天涯却沒有說出來，因爲他已閃電般欺身上前，食中二指如叉狀插向濃眉大漢咽喉。

濃眉大漢恐嚇着要把馬老頭殺死，只是情急之言。事實上，他的任務乃是把馬老頭擒下，逼問某東西的下落，若然馬老頭被他殺掉，即使僥倖從萬天涯手中逃脫，回去仍是難免一死。

因此，他立即捨棄馬老頭，手中長劍一式「分花拂柳」，削向萬天涯手腕。

那知萬天涯只長聲一笑，右手不知如何地一圈一捲，跟着中指已點在劍身之上，只聽見叮的一聲，一柄精鋼長劍已是斷爲兩截。

「可圈可點！」濃眉大漢終於見到這傳聞已久的招式，叫了出來。

可惜，他再沒有機會領略這招精妙之處，萬天涯左掌已趁虛而入，結結實實的擊在他的胸膛上，把他整個身軀震飛丈餘，再也爬不起來。

萬天涯再也不望濃眉大漢一眼，轉而一瞟餘下的五名大漢，冷聲道：「你們自己了斷吧！」

世間上，除了一些活膩了，認爲生無可戀的蠢人，誰願意自行了斷？五名大漢不約而同地大吼一聲，揮動手中刀劍，撲向萬天涯。

只可惜萬天涯不是馬老頭，濃眉大漢在聽見他的名字後被嚇得手足無措，當然有一定之理由。

只見他不退反進，欺身閃入刀光劍影中，雙手不停揮舞；五名大漢，一個跟着一個，悶哼一聲便倒下不動。

萬天涯從懷中掏取一個小瓶，倒出一顆藥丸揑碎，扶起氣若柔絲的馬老頭，給他服下，道：「馬老爹，好好的調息，片刻後便無大礙的了。」

跟着，他便把六名大漢，兩個兩個的挾出屋外，扔得老遠。

回到屋裏，萬天涯略爲觀察馬老頭之臉色變化，滿意地點點頭，便往廚房找來掃帚，清理地上的碎碟爛碗。

打掃過後，施施然的找了一罎酒，拍開泥封，坐下來骨碌骨碌的喝着。

約一頓飯工夫，馬老爹的臉色已變回紅潤，睜開眼睛，道：「萬老弟，多虧你……」

「馬老爹，好點了嗎？」

「已好得多了，謝謝你，萬老弟！」

「廢話！你還是看看有沒有下酒的吧，我們邊喝邊談！」

「萬老弟，那些人……」

「不用擔心，全解決了，現在恐怕已被野狗拖往山裏。快點找些可以吃的來吧，我差不多整天沒東西到肚了！」

「整天沒吃過東西？怎會這樣？」

「唉，每年這個時候，要找間仍開着門做生意的食肆實在難乎其難，又不好意思老着臉皮敲門求食，只有挨餓的份兒，有甚麼辦法？」萬天涯大吐苦水。

「萬老弟，你稍坐，老兒立即找些現成的來下酒。」馬老頭急忙站起，跑往廚房。

片刻後，馬老頭已捧出一大盤牛肉及兩隻風雞，道：「萬老弟，現成的只有這些東西，你先吃點充饑，我再弄幾個菜給你下酒！剛才弄好的被那些惡賊糟塌掉了！」

「馬老爹，有這些已足夠有餘，還弄甚麼菜，快坐下來，我倆來喝個痛快！」萬天涯不由分說，已扯了半邊雞往嘴裏送。

馬老頭拿了一壺酒，也坐下來，道：「萬老弟，剛才我朦朧中，聽見那惡賊稱呼你做萬……」

萬天涯點點頭道：「馬老爹，一點也沒有錯，我便是那浪跡天涯，人稱千里獨行客，亦稱天涯浪子的萬天涯。」

「萬千里、萬天涯，我怎麼這般蠢，去年我便應該想到萬千里便是萬天涯。」馬老頭一拍腦袋，嚷道。

「馬老爹，說不定你若知道我便是萬天涯後，不歡迎我今年再來這裏哩！」

「這怎麼會？我這人向來都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聽回來的十居其九，皆是不盡不實，那可以作根據？便以萬老弟你來說吧，來往這裏的鏢師，都說你孤僻高傲，不近人情，便與事實大不相符！」馬老頭呷了一大口酒道。

「也不能怪他們這般說，因爲我一向給別人的印象便是如此。江湖險惡，人心難測，輕易與人推心置腹，受害的始終是自己。我初出道時便曾上過一次當，險些陷我於萬劫不復之境，自從那一趟後，我便替自己築起一道圍牆，使人認爲我難於接近。」萬天涯道。

「但是萬老弟，我却沒有這種感覺

啊！」

「馬老爹，你是例外的一個。不知怎的，去年和你初次見面時，便與你特別投緣。」

「可惜今次一會後，也不知何時才能重聚？」馬老頭感慨萬分的道。

「馬老頭，怎會不知何時呢？我不是曾經答應你每年歲晚，都會來這裏與你痛飲數天嗎？」萬天涯大爲詫異。

「我沒有忘記，但是明年此時，我自己也不知身在何方。」馬老頭道。

「爲甚麼？你要離開這裏？」

「是的！過了年之後，我便要把這間客棧賣掉，另外找個僻靜地方躲起來。」

「躲起來！是爲了剛才那批人？」

「萬老弟，實不相瞞，我並不姓馬。我的眞正名字是馮人杰。」

「馮人杰？你便是那失蹤了十多年的巧奪天工馮人杰？」萬天涯實在不敢置信。當年的馮人杰，不但擅長機關製作，本身武功藝業更擠身頂級高手行列，尤其是他身上各種古靈精怪的小玩意，更令武林中人大爲頭痛。

若眼前的馬老爹便是失蹤多年的馮人杰，怎會被數名二、三流的宵小擊至重傷？

馮人杰——亦即是馬老頭長嘆一聲，道：「萬老弟，你是懷疑我爲甚麼連數名二流宵小也對付不了吧？老實說，我現時的眞力，能發揮的只有當年的三成左右，而我那些用來攻敵的小玩意，全部均需內力操縱，所以沒有能力保護自己。」

「你受了傷？」

「也可以這樣說，事實上我是受了某種禁制，體內有個別奇經異脈被別人做了手腳，眞力難以發揮，經十多年的努力，也只能衝開部份被制經脈，回復部份眞力。」

「竟有此事，馬老爹，噢，馮前輩，可否讓我看看？」萬天涯道。

「當然可以，萬老弟，你要如何看看？」

「馮前輩，簡單得很，只消把一把脈便行。」

馮人杰聞言，連忙放下酒杯，伸出手來。

萬天涯聚精匯神的把了片刻，鬆開手指道：「馮前輩，果然有此現象，可惜經脈受制過久，我實在沒有多大把握替你醫治，只怕一個弄不巧，便會導致前輩走火入魔，終身殘廢。」

馮人杰眼裏登時露出無比希望，急道：「萬老弟，你懂得醫？請你替我醫一醫吧！這麼多年來，實在使我難受極了，莫說終生殘廢，就是更大的險，我也要冒。」

萬天涯微笑道：「馮前輩，你雖然願意冒險，但我却不願意做絕無把握的事，不過，你可以放心，有一個人定能替你醫好它的，不出三個月，定能教你全部康復。過了年後，我與你一同去找他。」

馮人杰激動得握住萬天涯雙手，掉下淚來：「萬老弟，謝謝你！」

「馮前輩，你又來了，何必說這些話？是了，究竟是誰向你下此毒手的，是否便是剛才那批人之同黨？」

「萬老弟，說來話長。你可知曉十八年前武林中所發生的一宗大事嗎？」

「十八年前？你莫非是指大批武林精英差不多同時失蹤之事？」

「是的，便是那件事。」

「十八年前，我只有七、八歲，當時曾聽家師提及過這事，只知道一大批武林高手，包括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元老以及一些年輕俠侶，於一年內同時神秘失蹤。而除了那些年青俠侶的家人曾企圖尋找，各門各派都沒有任何行動，更對此事隻字不提，只另選掌門人暫理門派中之事務。」

「萬老弟，我便是當年失蹤那批人的一個。當時我被三個神秘人找上門來，要求我公開那最得意之傑作——七星伴月之製作要訣，並協助他們大量製造。」

「七星伴月？那是甚麼東西？」萬天涯對此名稱頗爲陌生。

「七星伴月乃是我當年之最新發明，是一隻蝴蝶形的暗器，用巧力施放，能迴旋飛行，更能在空中射出七枚體積細小，但威力却非常巨大的雷火彈，殺傷力極强。」

「既然這暗器如此厲害，那三個人憑甚麼要求你公開要訣？又不見他們跑往少林寺拿達摩易筋經出來給公開研究？」

馮人杰大笑，道：「萬老弟，我當時也是這般說，你可知他們如何回答嗎？」

萬天涯搖搖頭。

「他們表示不但少林掌門已參加了他們的陣營，便是武當、峨嵋等其他門派都已成爲他們一份子，共同爲反清而努力。」

「他們是反清份子？」

「他們曾如此表示，並聲稱他們的首領乃是抗清名將史可法之義子史德威！」

「他們有何證明？」

「沒有，其中一人交給我一封信，乃是我的好友武當掌門青松道長寫給我的，內容是勸說我相信他們的話，參加他們的組織，爲反清大業而努力。那封信的確是青松親筆寫的。」

「那你怎麼做？」

「我堅持要一見青松和他們的首腦才作打算。於是，他們便帶我前往洛陽一所大宅，等候青松和那所謂史德威的人前來相晤。」

「你可見着兩人沒有？」

「青松沒有來，史德威却來了，可惜是個冒牌貨。」

「冒牌貨？你怎麼知道？」

「理由很簡單，我是揚州人，曾目睹揚州十日之慘劇。換言之，亦曾目睹史副將的風範，一看那人便知是假

冒的。」

「他們眞正的身份是甚麼？目的何在？」

「這便無從得知了。當時我不動聲色，虛與委蛇，伺機逃跑。那知逃走時給他們發覺，寡不敵衆之下被擒，不但被他們多方施刑，逼我說出七星伴月之秘，更被做了手腳，使我武功盡失。」

「那你又如何逃出魔掌？」

「是他們的其中一人偷偷的把我放掉，那人囑咐我立即回家，與賤內隱姓埋名，絕對不可被那些人尋着，尤其是那威力强大的七星伴月更不能落在那些人手中，否則武林便有大禍。」

「那人可有透露本身身份？」

「沒有，他說不便透露，只說是身不由己，正在等待機會揭發一宗大陰謀。」

「馮前輩，你當時武功盡失，行動自然不便，那些人怎不在你逃走後，趕先跑到你家裏等你呢？何況更可以挾持尊夫人，威脅你就範。」萬天涯問道。

「我離家時，早已防範對方有此一着，通知賤內往另一處等我消息，我脫離魔掌後，便往那裏與她會合，躲了十多年。」

「馮前輩，你認為這些人與各大派掌門人神秘失蹤之事有關？」

「是的。」

「那為何你不通知各大派？」

「因為救我那人警告我不可以這樣做，他說各大派都有他們的臥底，而且身份不低，我若這樣做，只會自投羅網。」

萬天涯沉思良久，道：「究竟這批人有甚麼陰謀呢？那些人亦已失蹤了十多年，江湖中也不見有甚麼事發生啊，也沒有甚麼勢力出現，雄霸武林。」

「萬老弟，陰謀一定是存在的，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吧了。」

「眞是奇怪，一網把武林精英打盡，卻又沒有其他行動，確使人百思不解。」萬天涯實在滿腹疑團。續道：「莫非他們要等待你那七星伴月，才有所行動？」

馮人杰道：「我那東西雖然威力强大，但對付武功高明的人，效果並不那般大，對方定不會為此而把陰謀押後十多二十年。」

「暫時還是不想它了，馮前輩，我們來喝酒吧！」萬天涯邊說邊拿起整罎酒往口裏灌。

有一件事却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便是剛才那六個人，並沒有如他想像中全部死掉，其中一人——那濃眉大漢，正掙扎着在雪地上一步一步的爬。

照說萬天涯行走江湖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怎會如此大意？

事實上，這並非大意。萬天涯清楚地知道自己之出手輕重，更清楚所能做成之傷害，只是他不知道對方有一種特殊本領——一種特殊的保存生命本領。

× × ×

天還沒亮，萬天涯便已被吵醒，他睜眼一看，發覺馮人杰已不在房裏，便穿上棉襖，循聲往看究竟。

後院裏，馮人杰正在檢查着一輛馬車，手裏拿着一個小鐵鎚，敲敲這裏、敲敲那裏的。

「你早，可是我吵醒你了？」馮人杰看見萬天涯，停下手來。

「馮老爹，你早。怎麼了，你打算把這馬車翻新嗎？」

「萬老弟，這馬車雖然是舊一點，但仍結實非常，而且更裝備了不少小玩意呢。剛才我已檢查過，全部能運用。稍後，我逐一告訴你如何使用。」

「你眞的打算用這馬車？」

「是的，那些人必定不會就此罷休，你的武功雖高，但對方人多勢衆，而我亦會成為你之負累，有這馬車，可以有所幫助。」

「馮老爹，你放心吧，那些狗賊，我根本便不曾放在心裏，不管如何人多，我也有辦法應付。」萬天涯笑道。

「萬老弟，這馬車還有一樣很重要之處呢！那便是可以帶備多點美酒和食物，當了十多年客棧老闆，我早已和吃、喝結下不解之緣，要是沿途沒酒喝，捱饅頭和吃乾糧的話，那可要了我的老命。」

驀地，眉頭一皺，道：「馮老爹，我們有客到。」

語聲方落，牆上已響起一陣大笑聲：「果然不愧是天涯浪子，剛來到便被你發覺。」

一個身穿白長袍、黑披肩的老者在兩名灰衣大漢陪同下，從牆頭跳下。

萬天涯略為打量眼前不速之客，不禁大為奇怪，這三人均是平生首次遇上，怎會一開口便道破他之來歷？

「閣下是……」

「萬大俠，老夫年紀雖大，名頭比起萬大俠來却遠遠不及，說出賤名來萬大俠也不會認識，所以不說也罷，至於老夫之來意，簡單得很，乃是來和萬大俠商量一事！」白袍老者道。

萬天涯只冷冷的瞥了老者一眼，不作任何表示。

老者續道：「只要萬大俠置身事外，不再插手馮人杰之閒事，不但昨晚之怨一筆勾銷，老夫還有小小心意奉上。」

萬天涯聞言，冷笑一聲道：「萬某人向來不與無名之輩打交道，更遑論作交易了，閣下請吧！」

老者勃然大怒，道：「姓萬的，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你那名號只能唬唬別人，在老夫眼中，實在不值一哂。」

「噢，是嗎？那你還在這裏說那麼多廢話作什麼？」

老者怒喝：「拿下這狂妄小子！」

他身後兩名灰衣大漢聞言，同時一縱上前，一左一右，一上一下的攻向萬天涯。

兩名灰衣大漢雖然只是赤手空拳，攻勢之凌厲却遠遠超越昨晚之六個人。

只是，萬天涯也絕非等閒之輩，但見他在腰間一摸，手上已多了一條四尺長之軟鞭。

也不見他如何運勁，只是一甩一抖，軟鞭已如鐵枝般挺起，閃電似的插進其中一名灰衣大漢咽喉，穿頸而出。

隨即見他左腿一蹴，已把那連哼也來不及哼的大漢踢飛，順勢抽回軟鞭，反手一圈，軟鞭已如蟒蛇般緊緊套在另一灰衣大漢頸間；也是一甩一抖，灰衣大漢已然身首異處。

只是兩個照面，兩名灰衣大漢已然送命，怎不令白袍老者色變：「姓萬的，你可算卑鄙極了，不打招呼便使用武器，還有江湖規矩嗎？」

「哼，一上場便二對一，這是那門子的江湖規矩？何況江湖規矩一向都是先通名，後動手，你們既然不通名，又不是單對單，我怎麼知道你喜歡用江湖規矩來解決？」

白袍老者登時啞口無言，臉上驀地青筋畢現，全身骨節劈啪作響。

萬天涯眼中一亮，想起傳說中一種武功，以及已成名多年的人物。

他冷笑一聲，道：「枯骨掌，想不到曾叱咤一時的古秋揚連名字也不敢說出來，我眞替你可憐。」

萬天涯口中說得輕鬆，心裏却不敢大意，把軟鞭收起，圍在腰間，運起護體神功，嚴加注視對方之行動。

白袍老者見萬天涯竟能從他運功的情況認出他的來歷，也不禁佩服萬天涯之見聞廣博，口裏卻道：「萬天涯，既然你知道枯骨掌之厲害，那便自我了斷吧，省得稍後屍骨無存。」

枯骨掌，顧名思義，能把骨頭摧毀枯掉，乃一極具霸道之掌功。

「古老兒，來吧，光是說並不能把我的骨頭枯掉的。」

古秋揚大喝一聲，飛身撲前，雙手似掌似爪，分襲萬天涯頭、腹二處。

萬天涯不慌不忙，猛吸一口眞氣，毫不理會那攻向自己腹間的手掌，只把右手一提，奇妙地圈了數圈，漩渦似的捲向古秋揚的右臂。

古秋揚大吃一驚，只因發覺自己攻向對方的雙掌不但碰上一道無形氣牆，不能寸進，右臂更是不由自主的被一股强大吸力帶動，連忙急運眞氣，抽身後退。

可惜古秋揚發覺不妥時，已是太遲，右臂再也不能抽動，只聽見卡察一聲，整條右臂已再也不聽使喚，軟軟的垂下。

萬天涯雖已斷了對方一臂，却仍不放鬆，左掌由下而上，重重的拍在古秋揚胸膛上，登時把他震飛丈餘，口中鮮血狂噴，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噢，眞奇怪，怎麼這人的屍體化不掉？難道還沒有死？」傳來馮人杰詫異的叫聲。

萬天涯轉身一望，只見馮人杰手上拿着一個小瓶，望着地上灰衣大漢的屍體發怔，屍首不遠處，則有一大灘黃水，顯然是另一灰衣大漢被藥水化掉的遺漬。

萬天涯也是大為奇怪，他清楚地知道剛才那一鞭已把這個人咽喉洞穿，任是大羅神仙也不能救他一命，怎會還活着？他更清楚馮人杰手中的化屍粉之厲害，只要生機一斷，任是這人生前練的是甚麼神奇武功，也難逃屍體被化掉之命運。難道這人眞的不曾死掉？

他連忙一個箭步上前，提起那人脈搏一探，良久後才皺眉道：「奇怪，這人練的是甚麼內功，竟能還保存着一絲氣息？」

跟着，他跑到白袍老者身側，仔細地檢查，發覺也是同一情況。

「這是甚麼武功，竟有這樣强的生命力？」萬天涯喃喃自語。

「管他是那門子的武功，讓我給他一刀便行！」馮人杰邊說邊往屋內跑；片刻後已拿出一柄亮晃晃的鋼刀。迅速把灰衣大漢及白袍老者之頭割下，再灑上化屍粉。

這時，兩條屍身才能順利化掉。

「馮老爹，夜長夢多，我看還是不要等過了年才起程，你試試能否找到可靠的伙計，把客棧之事略為交代，今天便動身南下吧！」萬天涯道。

「萬老弟，既然如此，那乾脆便立即動身吧，這客棧又不值甚麼錢，丟掉了也不會可惜。」

「話雖如此說，但你總得向你的伙計交代一聲，如此不聲不響的跑掉，教他們怎辦？」

「啊，萬老弟，你說的是。」

兩個時辰之後，馮人杰已把一切交代妥當，與萬天涯駕車南下。

× × ×

往南的官道上，一輛馬車正奔馳着。

駕車的正是曾經隱姓埋名十八年的「巧奪天工」馮人杰，在他身旁坐着有千里獨行、天涯浪子之稱的萬天涯。

「萬老弟，眞看不出你年紀輕輕的，修為竟已到達如斯境界。那古秋揚老兒，昔年也是江湖頂尖高手之一，想不到在你手下，三招也接不下來。怪不得那些保鏢大爺把你說得那般出神入化，最初我還道是他們誇大其詞呢！」馮人杰道。

「馮老爹，論武功，古老兒的確是比我稍遜，他如此快落敗，主要原因並不是修為與藝業和我相差很遠，而

是他認為我年紀輕，內力應遠不如他，所以便產生輕敵和大意之毛病，被我輕易擊倒。」萬天涯微笑道。

「萬老弟，老實說，我實在不明白你這身藝業是如何練回來的。」

「修練武功，與學習其他東西一樣，先天和後天的條件都是非常重要。先天條件當然是指本身的天資，例如體質、骨骼、領悟力等等，至於後天的因素，則在於修練的環境、明師的指導、以及本身的勤奮。配合各方面之因素，才能有所成就，絕對不能以年紀來衡量。我很僥倖，先天和後天的條件都不錯，所以成就便比普通人略勝。」

「萬老弟，你對邪門武功的看法如何？」

「馮老爹，首先我們要把邪門這兩個字的定義弄清楚。千百年來，武林人仕都認為那些按步就班的修練方法，例如少林、武當等練功心法視為正統，而把一些別繞途徑，尋求縮短練功時間的心法視為邪門，這其實有點不妥。」萬天涯道。

「難道不是嗎？」

「馮老爹，讓我先來一個譬喻。甲地往乙地，從來沒有路，終於有一個人開了一條路，使兩地相通。於是，所有人都採取這條路前往乙地。後來，有人認為往乙地可能有一條更快捷的途徑，便多方摸索，果然給他找出一條小路或山路來。可是，人們都鄙視那些走小路或山路的人，視之為邪路人。馮老爹，你認為這對嗎？」

「這當然不好，山路和小路都是路啊！」

「這便是的，很多人都有個先入為主的念頭，認為首先發現的路才是正路，後來的，不論是否更快捷，更易行，都是邪路。事實上，武功也是同樣道理，每個人都認為少林、武當等派之練功心法才是正派，才是正統武功，但是，誰敢說他們不是繞了一個大圈子呢？」

「萬老弟，我有點明白了。」

「所以，有些人另繞途徑，找尋一個快捷的方法，尋求突破；這實在是一件好事，是值得鼓勵的，不該以邪門來視之。很可惜，直至目前為止，所謂邪門武功，雖能速成，但成就却有限制，當到達某一階段的時候，便滯留不前，未能有所突破。」

「這是甚麼原因呢？」

「這年多來，我都在探索着這個問題，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便是大部份修練這些武功的人，基礎並沒有紮穩，便意圖突破，所以在修練過程中，極易走火入魔，重則致命或殘廢，輕則性情大變，或瘋瘋癲癲，或極易衝動，好殺成性；所以，我認為修練此等武功，必須對正統內功心法有深厚認識，且基礎穩固，這樣，走火入魔之風險便大大減小，而成功的機會則相對地提高。」

「萬老弟，如此說來，你並不反對修練邪門武功了？」

「我怎會反對？老實說，我本身便是正邪兼修。武功一道，根本上並無正邪之分，只在乎修練者個人心術如何。修練正統武功的人並不一定是正派之人，反過來說，練習邪門心法的人，也不全是邪派之人。不過，有不少邪門武功，修練時必須服食毒物，甚至吸取他人之精元或鮮血，這類害人利己，有違天理之武功，我則痛恨非常。練習這種歹毒武功的人，碰上我的話，定殺毋赦。」

馮人杰輕吁一口氣，道：「萬老弟，聽了你這一番話，我便放心了。」

萬天涯大為詫異，問道：「馮老爹，這話怎說？」

馮人杰道：「廿五年前，我曾於一偶然機會中，獲得一本練功心法。當時，我簡直歡喜若狂，立即便詳細閱讀，這才發覺原來是一冊邪門秘笈，理論與修練方法和我所修練的內功大相逕庭，甚至可說是匪夷所思。那時，我天人交戰了很長時間，考慮着應否照秘笈上所說的方法練功。我知道若然修練這邪門心法的話，我的武功定會突飛猛進，但同時，我亦擔心修練邪功，很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例如走火入魔或性情改變。」

萬天涯道：「馮老爹，那你究竟有沒有修練呢？」

馮人杰搖搖頭：「沒有，當時沒有。詳細考慮過利害之後，我把那秘笈藏起，更沒向任何人提及半隻字。」

萬天涯道：「眞可惜！馮老爹，當時你應該詳細研究那秘笈，看看裏面的心法能否與你本身武功配合修練。」

馮人杰輕嘆一聲，道：「要是我曾這樣做，那便好了，最低限度於後來與那羣惡賊在洛陽交手時，不致落敗被擒，武功盡失。」

萬天涯道：「是了，馮老爹照說你武功已受特殊手法所禁制，應無可能不須依靠外力之助，便能逐步恢復武功。」

馮人杰道：「我逃出魔掌後，一方面盡量避開那些人之耳目，一方面遍尋名醫，希望能把禁制解除，恢復功力。可惜得很，經過十年之努力，仍未能找到一個可以解除這禁制之人。那時候，我已開始灰心，而且再也不忍看見體弱多病的老伴終日到處奔波，便在白石鎮買了一塊地，當其客棧老闆。」

萬天涯笑道：「馮老爹，這其實是非常冒險的，客棧所接觸的人如此廣，你難道不害怕那些人找着你。」

馮人杰道：「在最初一兩年，我確實有點擔心，只因為認為他們找到我之機會不很大，才冒險一博。萬老弟，你要知道，經過十年的勞碌奔波，我的容貌已改變了不少，不但頭髮變白，更多了滿臉鬍鬚，而且人也消瘦了很多。想不到還是給他們找到。」

「馮老爹，你還不曾說如何逐漸恢復部份功力呢。」

「還不是那本秘笈之功！在白石鎮定居了數年，老伴終於撒手塵寰。夜闌人靜之際，我都倍感寂寞，有一晚，拿出秘笈來翻閱，當時的目的只在消磨時間，並無其他意圖，那知竟意外發覺其中一段是教導如何在穴道被制之情況下，恢復本身功力的。於是便依照書上所說的方法練習。可惜的是，部份經脈因受制過久，已有硬化跡象，故只能恢復部份功力。」

萬天涯道：「原來如此。馮老爹，有一點我必須預先告訴你，替你治傷的乃是一個武功與醫道都比我強很多的高僧，屆時希望你能夠把現時所修練之心法詳細告訴他，因為他若不明瞭你的眞氣流動情況，下針時便可能有所偏差，甚至穴位不對，這會引起不良後果。馮老爹，你介意這一點嗎？」

馮人杰大笑，道：「萬老弟，我怎會介意？屆時我把整本秘笈拿出來便行了，這豈不是更簡單乾脆？」

萬天涯道：「又不必這樣，馮老爹，你只需……」說到這裏時，他已看見十餘丈前，從官道兩旁之小樹林中閃出廿多人，攔在路中央，手中拿着不同兵器。

馮人杰一勒手中馬韁，把車停下，笑道：「萬老弟，點子來了，可還不少呢。」

萬天涯冷哼一聲，道：「眞是不知死活，馮老爹，你在這裏坐着，不可下車，看我把他們統統送往西天極樂世界。」

馮人杰把他拉着，笑道：「萬老弟，殺雞焉用牛刀，有我這輛車在，任他人數如何多，也不夠送死。」

萬天涯道：「馮老爹，來人中有不少身手不弱哩，車上之機關能應付嗎？」

馮人杰道：「只要他們身手不及你，便沒問題，何況還有你這頂尖高手押陣，有誰能逃走？」

萬天涯微微一笑，轉向攔路之人羣，冷聲喝問：「來者是誰，攔截萬某馬車，意欲何為？」

攔路人羣中，一名站在正中央的中年人揚聲道：「萬天涯，我們是誰，你不用知道。至於我們的來意，簡單之極，乃是邀請兩位到敝門作客。」

萬天涯冷笑數聲，道：「眞是荒天下之大謬，請人作客，不但沒有請柬，主人家的身份也不敢透露，這樣的邀請，萬某人即使窮極無聊，也不屑一顧。讓路吧，否則別怪萬某不客氣！」

中年人略為色變，道：「久聞天涯浪子武功蓋世，『可圈可點』絕技打遍江湖無敵手，今天便領教你如何把我圈圈點點？」

萬天涯道：「對付你們這些膿包，何須我親自動手？你們便是要闖過馮老爹那一關，也非易事。馮老爹，這些人交給你了。」

馮人杰道：「沒姓沒名的狗賊，你們是一個個來還是一起上？」

中年人大怒，道：「馮老狗，你以為這是擂台比武？本座沒空和你一個個比武，快點下來就擒。」

馮人杰仍然安坐在他的座位裏，左手却暗中放在身側之機關暗掣上。

中年人見馮人杰與萬天涯兩人絲毫沒有甚麼行動，對他不理不睬的，便把手一揮，登時身後湧出十多人，撲向馬車。

馮人杰不慌不忙，待那些人撲至馬車前丈餘兩丈處，方一按暗掣。

只聽見蓬蓬連聲，從車頂中射出陣陣箭雨，不但濃密，更是勁力十足，在如此近距離之下，非有極高之反應及身手，實難以閃避。

十多名大漢，登時倒下了一大半，餘下的數個，並非身手特別高明，只是運氣略佳，恰好給同伴擋着，倖免於難，但也嚇得魂不附體，急忙施展滾地葫蘆，向兩旁閃避。

馮人杰看見出師大捷，把十餘人射成刺蝟般，大為滿意，笑道：「狗賊，再讓你們嚐嚐老夫之精心傑作——『七星伴月』及『漫天風雨』的滋味吧。」邊說邊按另一暗掣。

颼！颼！颼！颼！四響破風之聲從萬天涯頭頂後傳出。他目光銳利，一瞥之下已看出是兩隻蝴蝶及兩隻蜜蜂模樣之暗器，飛射向正欲撲上來的中年人及餘下大漢。

中年人眼看第一批撲向馬車的手下，在片刻間便已倒下大半，登時大為震怒，不由分說便率領餘下高手撲向馮人杰、萬天涯兩人。

在他心目中，除了萬天涯令他有點顧忌外，馮人杰以及那些暗器、弓箭等，實在不值一哂。但「七星伴月」四個字却使他身形為之一窒，只因他此行的目的，便是為了這殺傷力奇猛之暗器藍圖而來，怎會不知其霸道之處？

他連忙把前撲的身形停下，注視那來襲之蝴蝶及蜜蜂形暗器。

出乎意料地，四件暗器却沒有直接襲擊他們，只是在各人上空盤旋。

中年人正在大惑不解之際，四件暗器却波、波連聲的先後爆炸，射出數以千計的牛毛細針，夾雜着十四粒黑黝黝的小珠。

中年人做夢也想不到竟有如斯變化，登時大吃一驚，暴喝道：「快閃！」

他却沒有想到，「七星伴月」暗器若是這般容易閃避的話，他的上司又怎會如此勞師動眾、千方百計的要把製造方法拿到手？

十四顆黝黑小珠，由上而下，從不同方向襲擊中年人及其同伴，不待着地便自行爆炸。

爆炸聲，混雜着慘叫聲，現場一

片混亂。馮人杰得勢不饒人，不停地按動機關暗掣，只見一排排的飛箭，連續不斷的射向那些業已被飛針、珠彈弄得不亦樂乎之對手。

只一盞茶工夫，場中已橫七豎八的躺着一大堆人，仍然能夠站着的，便只有那中年人和一名身穿藍袍之大漢。兩人均是狼狽萬分，身上衣服被珠彈所濺出之燐火燒焦多處。

萬天涯微微一笑，道：「果然身手不錯，難怪大言不慚，要看看萬某之『可圈可點』絕技！」

中年人臉色鐵青，怒道：「姓萬的，你莫要如此得意，有種的便下來決一死戰，倚靠那些爛銅爛鐵，算是那門子的英雄？」

萬天涯笑道：「萬某人由始至終，都沒有標榜是英雄，一向處事，都是我行我素，從不計較用何種方式取勝。」

「勝」字剛出口，人已閃電般從車中飛撲而下，腰間長鞭已然出手，直捲中年人頸間。

中年人想不到萬天涯招呼也不打一個，便已出手，吃驚之餘，匆忙向後急退。

萬天涯似是早已料到他有此反應，不待招式變老，長鞭已脫手飛出，筆直地電射對手，中年人料不到萬天涯有此一着，要想閃避已來不及，慌亂中伸手向長鞭抓去。

長鞭果然被他抓着，可惜他能夠抓着的只是尾部，鞭鞘却已穿過他的心房，透背而出。

萬天涯隨即轉身，撲向藍衣大漢。

藍衣大漢大駭，不敢應戰，轉身便逃。可是，却仍是慢了一步，背心結結實實的吃了一掌，頓即鮮血狂噴，趴倒地上。

車上的馮人杰看見萬天涯順利解決兩人，從座位旁抽出一柄鋼刀，便要躍下，他之目的，當然是要把那些人之頭顱割下，使他們回天乏術。

誰知萬天涯已一躍而至，把馮人杰一把拉着，道：「馮老爹，算了，讓他們自生自滅吧！」

馮人杰疑惑不明，道：「萬老弟，你不是說這些人所練之武功奇怪萬分，生命力特强的嗎？若不把他們徹底殺死，萬一其中有人活過來，定會把我們的行蹤洩漏的。」

萬天涯道：「馮前輩，我們的行蹤早已在對方監視之下，這些人死與不死，實在分別不大，我們另想辦法把他們擺脫吧！」

馮人杰聞言，收起鋼刀，道：「萬老弟，既然你如此說，我們便另想辦法吧！老實說，我也不忍心對毫無抵抗力之人下手，何況還有廿餘人之多！」

萬天涯向躺在地上，看上去似是死去多時之人羣揚聲道：「你們當中，如我所料不差，應還有人可以重新站起，回去覆命。萬某今天大發慈悲，沒有斷絕你們生機，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借你們的口，告訴你們主子，識相的便不要再找我之痲煩，否則我絕不客氣，把你們悉數斬成兩截，看看你們能否復活！」

馮人杰跟着一揮馬鞭，馬車便絕塵而去。

果然，不多久後，那最後被萬天涯擊倒之藍衣大漢首先掙扎爬起來，從懷裏找出一顆藥丸，骨碌吞下後，再以一古怪姿勢躺下，胸口有節奏地不停起伏，似是運功調息。

約一頓飯時間後，藍衣大漢已能站起身形，步往被萬天涯軟鞭洞穿心臟之中年人身側，檢查他之脈搏，片刻後才聳聳肩膊，獨自離開現場。從他離去之步伐看來，他所受之內傷，應已康復了大半。

×　×　×

「馮老爹，適才你老人家所使用的暗器，是否便是那些兔崽子千方百計要奪取的『七星伴月』？」剛離開搏鬥現場不久，萬天涯便發問。

「是的，那蝴蝶形狀、並能發射火彈的便是七星伴月，這東西原本經由內力控制，因我有感內力不足，故曾加以改造，使其自行爆裂，射出七粒小珠，每顆小珠均會自動爆炸，飛濺出毒素極强之燐火花，故名七星伴月。近年來，我更製造了一批能濺出毒液及毒煙之小珠，只是剛才沒有使用。至於那蜜蜂形狀的暗器，結構略爲簡單，只能發射蜂尾針，因每隻蜜蜂所能發射之毒針達三百之多，故取名漫天風雨。」

「果然威力强大，難怪那些人要勞師動衆來奪取製造要訣了。馮老爹，馬車裏可還有嗎？」萬天涯實在難以想像這細小東西竟如斯奇妙。

「當然還有，足夠應付數百人呢！」

「可否拆下來帶在身邊？」

「拆下來！爲甚麼？莫非你嫌這東西過份歹毒？」馮人杰微慍地道。

「馮老爹，你誤會我的意思了。無論七星伴月，或是飛刀，或是長劍，甚至乎菜刀，分別並不大，都是可以拿來殺人。歹毒與否，只視乎如何運用。歹毒的，只是人心，只是人之手段。毒藥何嘗不可以拿來治病？補藥何嘗不可以殺人？」萬天涯道。

「既然如此，爲何要拆下來呢？」

「爲了避免對方追蹤，我們必須放棄這輛馬車，如不拆下來的話，便會讓那些人拾獲，依樣製造，那時候便爲禍不少了。」

「原來如此，萬老弟這一點你可放心，七星伴月不同普通暗器，如無圖解，任何人也難以仿製。不過，雖然如此，也絕不能讓那些狗賊拾獲，拿來使用。稍後找一處較爲僻靜地方，我便把他們拆下來，帶在身邊。」

「是了，馮老爹，這些東西帶在身

邊，會否發生意外，例如自行爆炸之類意外？」萬天涯有點不放心。

馮人杰大笑，道：「萬老弟，放心吧，若是這般容易發生意外，我也不喚作巧奪天工了！每隻蝴蝶及蜜蜂上，都安裝了保險掣，不拔去保險掣，絕不會自行爆炸，待我拆下來再給你詳細說明吧。」

約一個時辰後，馮人杰把馬車策往一小岔路停下，動手拆除安裝在車內之七星伴月及漫天風雨，並逐一告訴萬天涯兩種暗器奇妙之處，使萬天涯爲之嘆爲觀止。

「馮老爹，眞是非常抱歉，必須要把這馬車毀掉，只因這車子之目標實在太大，難以逃避對方眼線，又不能留在這裏，給對方拿去使用。」萬天涯遺憾萬分的道。

「沒有關係，這輛車雖然機關多多，但亦不難製造，只消三數天工夫，我便可另造一輛新的。唯一抱憾的是浪費了那些酒和食物。」馮人杰道。

「那麼，我們便在這裏喝個飽才動身吧，這樣便可浪費少一點，你認爲是嗎！」萬天涯笑道。

「這倒是個好主意！啊，是了，萬老弟，沒有了車，我們走路嗎？還是騎馬？」

「當然是騎馬了，對方一定想不到我們會捨棄這輛用途廣大的馬車。只要我們略爲改裝，縱使騎着馬，也不會引起他們注意。當他們發覺我們已把馬車毀掉不用時，我們早已擺脫他們了。何況，馬匹比馬車方便得多，可以選擇其他小路而行，敵人要追蹤，談何容易？」

「萬老弟，我們之目的地究竟在那裏？」

「福建。」萬天涯答道。

「福建！這麼遠。你的朋友竟住在如此偏僻貧瘠之地方！」

「不錯，福建並非富庶，但敝友乃出家人，貧與富對他來說，並無多大關係。他居住福建之主要目的，乃是行醫濟世。另一原因乃是他喜歡品茗。最欣賞的便是福建名茶鐵觀音，所以跑到福建。」

「原來這樣，萬老弟，你是福建人？」

萬天涯搖頭苦笑道：「不！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方人士，自懂事以來，我便跟隨着先師浪跡天涯，先師直到臨終，也不肯對我之身世透露片言。萬天涯這名字也是先師所賜，至於我應姓甚名誰，則不得而知！」

「令師姓萬？」馮人杰問道。

「是的。」

「這可怪了，數十年來，卻不曾聽說過有一萬姓武林高手啊！」

「先師只是一個走方郎中，並非武林中人。據我所知，天下間知道先師懂得武功的，便只有我和苦果大師。亦即是我們現在往見之人。」萬天涯道。

「這苦果大師之武功，比你還要高明？」

「我從來沒見過他動手，從外表看，他只是個年老力衰的和尚；但先師曾告訴我，他的武功不如苦果大師。」

「眞不可思議，武林中竟沒有人得知有這兩位絕世高手存在。」

「馮老爹，練武之本來目的，只是强身健體，並非揚名立萬，世間懷有絕頂武功而不願顯露出來的不知凡幾，又何只先師與苦果大師兩人？」

馮人杰唏噓萬分，道：「經過十多年之平淡生活，我也無意重出江湖了。解除身上禁制之後，也該是我歸隱之時！」

萬天涯道：「名與利這枷鎖，實在束縛着不少人，但願世間上多些人能夠領略平淡之好處。」

×　×　×

自從棄車後，萬天涯與馮人杰兩人一路上再也沒有遇上意圖攔截之人，順利抵達福建。

苦果大師居住之處，位於武夷山麓。只是一所破爛不堪之小寺。

至於苦果大師，正如萬天涯所描述一樣，年老力衰，臉容清癯。那像是一個身懷絕頂武功之人！

「天涯，怎麼這般有空來探望老僧了？」苦果大師看見萬天涯與馮人杰兩人來到，臉上也不見有任何特別喜悅神色，深得拋卻七情六慾之五味。

「大師，我這朋友被人以特殊手法禁制了奇經異脈，致武功盡失。因時間過久關係，部份穴道已呈硬化現象，小侄久疏針法，不敢貿然醫治。故前來請大師醫治。」萬天涯道。

苦果大師冷哼一聲，道：「原來是有求於老僧，還道你這般有心，專程來探望我！」轉向馮人杰端詳良久，續徐徐道：「這位施主，從你的臉色看來，的確是受了禁制，但爲何尚有武功在？」

馮人杰連忙把原委說出，並於貼身處取出一小册子，遞給苦果大師。

苦果大師接過小册，略爲翻閱後便交還馮人杰。並詳細地替他把脈，良久，方道：「施主與馮毓翔大俠有何關係？」

馮人杰忙道：「大師，那是先父。」

苦果大師道：「施主，幸好你修練這小册上心法時，本身武功已然盡失，否則必招致兩種不同眞氣於體內衝突，走火入魔！」

萬天涯插口道：「大師，眞有那般嚴重？」

苦果大師瞪了他一眼，道：「正、邪兩種練功心法，大相逕庭，那有這般容易融會貫通，尤其是馮施主之正統心法已根深蒂固。」

萬天涯正欲開口，苦果大師已接下去道：「不用拿你自己的情況來比較，那是一個非常稀有的例子。正邪合

一武功若是容易練的話，遍地都是武林高手了。」

馮人杰大爲憂慮，道：「大師，那我該怎辦，可還有補救方法嗎？」

苦果大師搖搖頭，道：「沒有。魚與熊掌，只能選其一，你若要保留本身正統內功的話，必須把這新練的廢掉。若你選擇小冊上之心法。我則替你打通部份瘀塞之經脈。使你能有所進展。但你本來的功力則仍被禁制，直至慢慢消失。你考慮考慮吧！」

馮人杰道：「大師，我願意放棄這新練之武功，但求恢復本身功力。」

苦果大師大訝：「你不用考慮？」

馮人杰道：「大師，我絕不會捨棄本身家傳，另習其他武功的，實在用不着考慮。馮家無後，我已愧對祖先，怎能連家傳絕技心法也捨棄，令之失傳？」

苦果大師微笑：「馮施主，你可願意留在這裏十年八載，作老僧之助手？」

馮人杰忙道：「大師，我當然願意追隨左右，只是我對醫道、佛法一竅不通，恐怕……」

苦果大師道：「以你之頭腦，應可在一兩年內習曉一些簡單之醫理。至於佛法，老僧又不會要你剃度，懂與不懂，有何關係。何況你與佛無緣，還會在數年間娶妻生子呢！」

馮人杰愕了一愕，道：「大師，我將在數年內娶妻生子？」

苦果大師點點頭：「是的，這是老僧從你臉相上看出來的，靈驗與否，施主日後便知。」轉向萬天涯道：「天涯，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可以離去。記着老僧曾對你說過的話。」

萬天涯道：「大師，我怎敢忘記？」

× × ×

南京莫愁湖畔，開設着一間極有名之酒家——湖畔居。

這裏，不但環境清幽，首本菜式樟茶鴨子更是遠近馳名，膾炙人口。

萬天涯正獨坐湖畔居閣樓雅座，靜心欣賞着莫愁湖之寧靜美態。他對吃喝並不太講究，但對恬逸之環境卻情有獨鍾。

可惜這天下午，他能享受之恬靜只是非常短暫。一個千嬌百媚的美女婀娜地走到他之桌前，只是，她身上卻是穿着孝服。

「請恕賤妾唐突。公子可是姓萬？」那聲音簡直有如出谷黃鶯般動聽。

萬天涯略爲打量眼前陌生美女，微一點頭：「在下正是姓萬，請問姑娘有何見教？」

美女頓時臉露悅色，道：「萬公子，賤妾姓王，名玉婷，有事相求公子，可否請公子移駕舍下，容賤妾詳細道出事由？」

萬天涯眉頭爲之一皺，道：「王姑娘，這裏也是幽靜得很，何不在此直說呢？」

王玉婷道：「萬公子，事關重大，恐隔牆有耳。」

萬天涯之雙眉已差不多緊皺在一起，他雖有天涯浪子之名，卻從來不喜歡與婦女，尤其是良家婦女打交道。

王玉婷見他沈吟不語，哀聲道：「萬公子，求求你……」看樣子想掉下淚來。

萬天涯沒有辦法，只得道：「既然姑娘堅持，在下便往府上吧。」掏出一錠銀放在桌上，隨王玉婷而去。

從王玉婷之步履，萬天涯看出她也曾習武，且修爲不淺；很明顯地，她是生長於武林世家。

隨即，萬天涯有點啞然失笑之感，這王姓美女當然是生長於武林世家。若是普通人家，怎會認出他之身份？又怎會把他這天涯浪子找回家裏？

只是，她找上自己有何目的？

人是脫不掉好奇的，萬天涯之所以願意隨王玉婷回家，除了禁不起她之苦苦哀求外，好奇心作崇也是個主要因素。

王玉婷的家，離莫愁湖不遠，片刻後便已到達。那是一所頗爲殘舊的大屋，看樣子，這屋主人定是家道中落，別無餘錢拿來修理。要不然，便是被其他事情困擾，沒心情整理。

大廳裏，冷清清的空無一人，中央安放在一個靈堂。神位上的名字却使萬天涯心裏爲之一震。

死者竟是王銘昌，以七十二路披風劍威震江湖之披風劍客王銘昌。但是，披風劍客不是早在十八年前便與其他武林名宿失踪了嗎？怎會死在這裏？

他的疑問立即便有了答案。

「萬公子，你定是奇怪家父爲何會十八年來無故失踪，如今並且死在這裏，是嗎？」王玉婷似是看透萬天涯之心意，徐徐道。

萬天涯並不作答，只投過疑問之眼光。

王玉婷續道：「十八年前，家父曾被一神秘組織十多名高手圍攻，不敵被擒，押往洛陽，其後更被對方以特殊手法禁制，武功盡失。幸好獲一神秘人暗中釋放，與家母以及賤妾匿居此處。」

故事與巧奪天工的馮人杰遭遇大同小異。唯一令萬天涯不解之處乃是當年王銘昌失踪那一天，他的妻子亦同時被殺。又何處跑出一個妻子和女兒來了。

「王姑娘，令堂現在那裏？」

「家母已於數年前病逝。」王玉婷神色黯然道。

「那麼，十八年前於王家莊被殺的是誰？難道不是令堂？」

「不，當日被殺的只是家父髮妻。實不相瞞，賤妾只是私生女。當年家

母與賤妾都不是住在王家莊。」王玉婷低頭道。

「噢，原來如此。但是，姑娘找萬某又爲了甚麼呢？」

「數天前的一個晚上，突然有兩個年輕人，找到這裏來，一言不發便向我們攻擊，賤妾學藝不精，未能保護武功已失的家父，致被他們殺害。」說到這裏，已忍不住嗚咽起來。

「姑娘，傷心也不是辦法，還是節哀順變，好好地修練武功，找那兩個年輕人替令尊報仇才是。」萬天涯道。

「萬公子，你有所不知的了，賤妾因資質所限，難在武功方面有所成就，且對方勢力强大，實非賤妾所能應付，所以才厚顏找公子協助。」王玉婷拿出一方素帕，揩拭着眼淚。

萬天涯的回答卻是：「王姑娘，很抱歉，妳找錯人了。萬某只是一介浪子，並非甚麼行俠仗義，專打不平的江湖俠客。實在對這類武林恩怨提不起興趣。妳還是另找高明吧。應該有很多人樂於幫妳忙的！」萬天涯說畢，便要站起來告辭。

王玉婷大是焦急，道：「萬公子，請聽賤妾一言！家父之死，並非由於普通江湖恩怨。賤妾有求公子之處，亦非替家父報仇！」

萬天涯爲之一怔，道：「王姑娘，請恕萬某不大明瞭妳的意思。」

王玉婷道：「萬公子，當年那神秘組織擄劫家父，他們之目的乃是要家父加盟，替他們訓練人手。以便進行某種活動。而日前殺害家父的兇手，不用說，定是那組織在這十八年來辛苦訓練出來的殺手，而訓練他們的，便是十多年前失踪的武林高手。」

這消息確使萬天涯大感震驚，道：「竟有如此一回事？姑娘從何得知這事？」

王玉婷道：「這是家父生前告訴賤妾的。至於那兩個年輕人之身份。賤妾則是從他們之身手推測出來。因爲他們之招式，包括着各門各派之路數。絕非任何一個門派所能訓練。」

萬天涯道：「王姑娘，懂得多種武功，並不表示他們便是經由各門派訓練。據萬某所知，武林中有不少人模仿力甚高，只消對別個門派的招式看上一兩遍，便能依樣葫蘆的使出來。說不定殺害令尊之兇手，便是這些人門下。因爲不願意讓妳看出眞正門派身份，便使用偸學回來之招式。」

王玉婷搖頭道：「絕對不會，如此偸學回來的招式，只會得其形而無眞髓。萬公子，請你相信賤妾吧，賤妾肯定沒有看錯。」

「王姑娘，剛才妳曾提及這組織將會進行某項行動，令尊可有說是甚麼性質的嗎？」

「這一點家父却沒有提及，只說是一項大陰謀。」王玉婷答道。

「王姑娘，那兩名年輕兇手當晚可曾提出甚麼要求嗎？例如要令尊獻出武功心法之類的要求。」

「沒有，他們像啞巴一樣，一來到便動手，沒有說過一句話。」

「這可奇怪了。若姑娘的推測不錯，這兩個人便是該組織所訓練出來的殺手，他們爲何要殺令尊呢？要知道，令尊現在只是一個全無武功的普通人，實在犯不着千辛萬苦的找他來殺害。難道只是爲了當年令尊拒絕加盟，並暗中逃走？」萬天涯不明所以。

「也許他們目的在殺人滅口，恐怕家父會把他們組織之秘密洩露。」

「秘密？甚麼秘密？便是姑娘剛才所說，他們把各派高手擄劫，替他們訓練殺手，以便進行一項不明性質之秘密陰謀？不嫌太遲嗎？令尊要是說出來的話，早在十多年前便說了，怎會留待這時？若是滅口，爲甚麼又不把妳一併殺掉？」

王玉婷爲之啞口無言，吶吶道：「那賤妾便不清楚了，只是，賤妾始終覺得他們之陰謀現在正逐漸實行，所以，爲了家父之仇，爲了武林安危，賤妾才找公子幫忙，希望公子能夠剷除這組織。」

萬天涯道：「王姑娘，萬某實在不明白妳爲何會找上我。萬某向來不喜歡管閑事。且獨來獨往，能力有限，武林中實在有不少人比萬某更適合。」

「萬公子，武林中除公子外，實在沒有其他人可當此重任。自從十八年前失踪了一大批精英後。當今武林可算是人才凋零。至於各大門派，早已有該組織之勢力滲透，請問賤妾還能向誰求助？」

王玉婷所說的，是鐵一般的事實。

萬天涯考慮了片刻，點頭道：「好吧，王姑娘，萬某盡力而爲。只是，萬某人孤勢弱恐怕力有不逮，姑娘最好還是想辦法聯絡令尊生前友好，試看能否多邀一些人手。」

王玉婷大喜，道：「萬公子，賤妾待家父入土爲安後，定會聯絡人手，給公子照應。」

萬天涯問：「姑娘，令尊可曾提及囚禁他的地方位於洛陽那裏？」

「家父說，那是一所很大的莊院，位於洛陽西郊。詳細所在則沒說出來。」

「沒有關係，萬某只是隨口問一問吧了。事隔十多年，而且令尊又曾在該處逃脫出來，對方不轉移據點才怪。只不過這是目前唯一線索，即使希望不大，我也得前往洛陽一行。」

「爲了賤妾之事，勞煩公子到處奔波，賤妾實在不知如何報答公子才是。」

「姑娘何必客氣？老實說，萬某也不知爲甚麼會答應姑娘插手管這宗事的。」

「萬公子義薄……」王玉婷道。

萬天涯不讓她說畢，便站起來道：「時候已不早，萬某也該告辭。王姑

娘，若事情有進一步之發展時，萬某再與姑娘聯絡。」

擊殺豪俠　行刺降臣

萬天涯回到客棧，挨坐床上，從懷裏拿出一小冊子翻閱。

不久前，巧奪天工馮人杰因不願捨棄本身家傳武功，便把無意得來之「邪門」心法小冊贈予萬天涯，以謝他救命之恩。萬天涯只隨手放進懷裏，並沒有詳加閱讀。

現在，萬天涯決定與那神秘組織正面作對，爲了知彼知己，他定先要明瞭對方那種能保存一口眞氣的怪異武功究竟是甚麼心法，以及有何破解之法。

他極有信心能把敵人擊倒，但卻不能每次都使對手身首異處，斷絕生機。雖然，他可以把敵人擊倒後，再把首級割下；但是，他卻不能狠着心腸對一個已全無反抗能力的敵人如此做！在他心目中，這做法實在有點……

據萬天涯所知，正統心法中，只有禪門大般若神功能做到無論如何受創，也可以使眞元得以保存，護著心脈。但是能練至如斯境界的，必須是童身，更須修練約一甲子時間。

而那神秘組織中，有此能力的，不乏四十餘歲的中年人。因此，萬天涯推斷這可能是一種邪門武功。於是，他拿出馮人杰所贈的小冊子來翻閱，看看有沒有關於這類邪功之記載。

只翻閱了數頁，萬天涯已被小冊所載深深吸引着，只因小冊之內容，不但有各種不同之療傷心法，更有數種威力奇猛之武功，以及修習邪功之要訣，闡釋了不少萬天涯不能解決之疑問。

萬天涯廢寢忘餐的研究冊上武功，直至翌日清晨，方謹慎收起小冊，打坐調息。

× × ×

氣溫已回暖，萬天涯早已拋掉身上那殘舊棉襖，換上一襲淺藍色的單衣。

事實上，以萬天涯的修爲，早已達到寒暑不侵之境，實在不必穿著臃腫之棉襖。只是，在嚴寒下，若仍穿着單衫的話，定會驚世駭浴，所以他才找件棉襖來穿。

衣服穿少了，人也特別顯得蕭洒，而事實上，萬天涯的確是蕭洒俊朗。

他行走江湖多年，始終都保持着獨身形象，以他的條件，不但武功高强，且英俊蕭洒，氣宇軒昂，怎會沒有紅粉知己？

事實上他的確沒有紅粉知己。是他要求過高？還是他對女子沒有興趣？

兩者都不是。

他心裏有着一項不爲人知的秘密，使他變得冷傲孤僻。

是因爲他曾在初出道時上過別人的當，而那人是個女子？

當然不是，自懂事以來，萬天涯便追隨師傅到處浪跡，江湖經驗豐富之極，怎會輕易上當？

他只是爲了自己的身世困擾。

他雖然姓萬，但這姓是他師傅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姓甚麼？

他知道自己並不是師傅從路旁拾回來的孤兒，他知道師傅，甚至苦果大師，對他的身世都清楚。

可是，他的師傅臨終也不肯透露半句。

苦果大師每次在萬天涯提及這事時，都不肯作答，只顧左右言他。

離開武夷山時，苦果大師一再叮囑他不可忘記一事。

這究竟是甚麼事？

事實上，這便是令萬天涯終日困擾，逐漸變成孤僻之主要原因。

苦果大師之叮囑，也便是萬天涯師父臨終的遺言。

那便是萬天涯絕對不能參加任何反清活動，不得加盟任何一個反清組織。

他也不可以爲朝廷効力，逼害漢人。

若自己是漢人的話，師父和苦果大師怎會禁止自己反清？把韃子趕出關外，乃是每一個漢人應有之責任啊！

爲了這，萬天涯放棄了追查自己的身世，因爲他恐怕一旦知悉後，自己接受不來。

這時，萬天涯正在客棧之房間裏，吃着中飯。外間人多嘈吵，妨礙思考，所以他破例地把酒菜叫回房間。

他並非管閒事之人，爲甚麼竟會答允王玉婷之要求，插手這事？

萬天涯自己也不知道。

難道是因爲王玉婷美麗絕倫？難道是王玉婷楚楚可憐？或是萬天涯被她一片孝心感動？

萬天涯答不出來，他只覺得難於拒絕。

目前來說，他可以追查的地方只有一處，那便是洛陽。

十八年前，巧奪天工馮人杰被擒後，因禁在洛陽。而王玉婷之父親王銘昌，也是被囚在洛陽一所大宅裏。

換言之，洛陽定是這幫人之大本營所在地，如果擄劫馮人杰和王銘昌的是同一批人的話，可是，這已是十八年前之事。

但洛陽這大宅，萬天涯始終都要跑去看一看，雖然未必有甚麼收穫。

動身之前，他必須做點準備功夫。

他實在不能夠每次傷敵後，都找把刀來割下敵人之首級，這實在太殘忍了。

殺人毀屍，萬天涯做不出來。

但若不毀屍，難保敵人不死而復

活！那些人之古怪內功，實在不可思議。

馮人杰所贈之小冊子，不曾提及過這門古怪心法，但却有一種武功，可能剋制這能保存一口眞元之武功心法。

這武功心法名爲摧心掌，乃一極爲霸道之陰柔手法，施用時毫不顯眼，更不帶半點勁風。

除四肢外，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位若被這種陰柔掌力一按，中掌之人便立即心脈俱萎而亡。若擊中四肢，被擊中之肢體亦會終生殘廢，逐漸枯萎。

那些人之古怪心法，能保存一口眞元在心脈中，這摧心掌既能摧毀心脈，也許便是這古怪心法之剋星。

他召來店小二把酒菜撤走後，便拿出馮人杰所贈之小冊子，修練摧心掌。

三天後，他起程前赴洛陽。

萬天涯並沒有兼程趕路，只是慢慢地走着；因爲他知道無論怎麼快，也不能和時間、空間競跑，對方若要捨棄那莊院之根據地，早已在十八年前跑個無影無踪，怎會等待今天？

他只懷疑囚禁馮人杰和王銘昌的地方，是否同一莊院。若然是的話，那便太令人震驚了。他不知道馮人杰與王銘昌兩人，誰先逃脫，但照常理，只要其中一人跑掉，這神秘組織定會捨棄這據點，以免洩漏行踪。若然他們仍留在那裏，那只有一個解釋，便是這組織勢力龐大，有恃無恐，根本便不害怕別人找上門來。

釋放馮人杰和王銘昌的，是否同一人？

這組織由誰主持？目的何在？

據暗中釋放馮人杰和王銘昌兩人的神秘人所說，這組織早在十八年前已把各大門派滲透，甚至暗中控制，爲何多年來不見行動？

難道他們認爲實力仍不足以進行陰謀，必須另外訓練人手，而且要訓練十八年之久？

這些疑問之答案，往那裏找？萬天涯實在不曉得。洛陽？能找着蛛絲馬迹已是上天庇佑。天下間那有如斯傻瓜，走脫兩個人後還留在原處？尤其是他們已知道馮人杰和他——天涯浪子走在一起。

除了洛陽那莊院，萬天涯只有一條不是線索的線索，便是王玉婷所說那兩個懂得不同門派武功的年輕人。

天下這麼大，要找兩個年輕人談何容易。王玉婷雖曾大約描述兩人之容貌，但年輕人的容貌，個個都差不多，如無特徵，根本沒有辦法根據口述資料把人找出來。

幸好，萬天涯也不一定要找出那兩個殺害王銘昌之兇手，只消找着其他任何一個便成！

其他任何一個？

當然了，這神秘組織既然找了那麼多武林高手來訓練人才，當然不會只訓練兩個。耗費那麼多人力，時間，這組織之陰謀當然不會小，光憑兩個年輕人，能幹出甚麼來？

因此，這類的年輕殺手，爲數一定不少，說不定已有大批出動。

一路上，萬天涯都密切注意身負武功之年輕人——不論男女。

可惜，從一個人之眼神，萬天涯只能看出修爲之深淺，無從得知武功路數。要知道這人是否懂得各門派之武功，辦法只有一個，便是找他動手。

這個年代，習武乃是時尚，懂得武功的年輕人，實在不知凡幾，若然一一動手相試，每天非要打上百數十場不可。

因此，他定要選擇對象，選擇一些功力已達到某一境界，最低限度與王玉婷年齡差不多的來相試。

只是令他失望得很，數天下來，萬天涯所遇上的，只是一些庸碌之輩，與他的要求相差甚遠，難道當今江湖，眞是人才凋零？

終於，他找到了對象。因爲這時，正有兩條人影，一青一藍，以極爲超卓之輕功身法，沿着官道，風馳電掣的向着萬天涯迎面而來。

萬天涯目光銳利，一瞥之下，已看出是一對年方弱冠之男女。

那對男女正欲從萬天涯身側掠過之際，冷不提防萬天涯竟然一個閃身，攔在兩人身前。

兩人不虞有此變故，急忙倒抽一口眞氣，定着身形，饒是如此，也差點兒雙雙與萬天涯碰個滿懷。

穿青衣的，乃是一名清麗脫俗，看樣子只有十八、九歲的少女。只見她柳眉倒豎，嬌喝道：「你這人幹甚麼的？攔在我們身前有何企圖？」

萬天涯微微一笑，道：「官道之上，人人可行。你們像瞎馬般橫衝直撞，差點兒便把我碰着，還說我攔阻你們去路，可眞蠻不講理！」分明便是他有意攔阻，還說別人橫衝直撞碰上他，也不知蠻不講理的是誰！

他這番話登時把青衣少女氣得杏眼圓睜，怒道：「你……你還說我蠻不講理？」

少女身旁的藍衣青年，見狀忙道：「妹子，算了，既然沒有碰着，何必和他計較？」

少女冷哼一聲，道：「便宜了你！」

萬天涯存心挑釁，那肯如此罷休，道：「不和我計較？便宜了我？哼，那有如此便宜的事？你們把我嚇了一跳，駡了一頓，便想一走了之？」

兩人聽見萬天涯如此說，便知他是有心找事，藍衫青年一把抓着同伴，退後數步，喝道：「原來閣下是有心人，你想怎樣？隨便劃下道來，本少爺一律奉陪。」

萬天涯仍是那從容模樣，道：「道

則不必劃了，我反而可以給你們兩條路選擇，第一，拔出你們的劍，如能在我手底之下，走過百招，我讓你們過路。至於第二條路嘛，嘿，嘿……」他停下不說。

青衫少女怒喝：「第二條路是甚麼？」

萬天涯笑道：「姑娘何必如此心急？我自會說出來嘛！至於第二條路，則是要姑娘留下來，陪我數天！」

兩人臉色大變，叱道：「原來是個淫徒！」不約而同地拔出身後長劍。

藍衫青年續道：「淫賊，報上你的名來，本少爺從來不殺無名之輩。」

萬天涯笑道：「我和你，只是一場霧水緣，又不是做永久夫妻，何必通名？」

萬天涯雖負浪子之名，卻絕非淫邪之徒，輕薄之輩，今天為何一反常態？這當然有他的用意。

第一，他要使對方認為自己有不軌企圖，而不察覺他是試探他們之武功路數，第二，他要把兩人激怒，使他們出盡看家本領，與他拚命，這樣，他便能看出兩人之武功路數。

果然，藍衫青年與青衣少女均氣得透不過氣來，掄劍便刺向萬天涯。

「妹子，快退下，我們絕不能為此淫徒而弱了爹的名頭！」藍衫青年大喝道。

「大哥，你退下吧，讓我來教訓這淫賊。」青衫少女不依道。

左一句淫徒，右一句淫賊，把萬天涯弄得啼笑皆非，道：「你們無謂爭先恐後了，乾脆便一起上，否則十招也接不着。」展開身法，在兩柄長劍中穿花蝴蝶般遊走。他使用的，只是一雙眼，和一雙腿，那雙手簡直動也沒動過。

轉眼間，數十招已過，萬天涯已然心中有數。

那對青年男女却是心膽皆寒，自己兄妹兩人，盡展家傳劍法，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不但未能傷着對方，根本連敵人之衣角也碰不着；最可怕的是對方簡直便不曾回手，怎不令兩人愈戰愈驚？

驀地，只見萬天涯身形一閃，已跳出戰圈，負手而立，笑道：「你們走吧！」

兄妹兩人，本是名門之後，那堪如此對待？藍衫青年滿臉通紅，怒喝：「那有這般容易？狂徒，吃我一劍！」

足踏七星，長劍一抖，震出五朵劍花，家傳劍法中之絕招「搖風擺柳」已然使出。

青衫少女自小便與乃兄日夕練劍，自然合作無間，立即一式「柳浪聞鶯」配合攻出。

多少年來，曾傷在此兩招合擊之下的武林高手，不知凡幾。因此兩招威力奇猛，兩人之父親曾告誡過，不得輕易出手。那知藍衫青年盛怒之下，不顧一切的使了出來，青衫少女無暇細想，也配合使出。

萬天涯揚聲一笑，不退反進，雙手分迎兩柄長劍，只見他不知如何的把衣袖一圈一拂，兄妹二人之長劍已然脫手墜地。

「匹夫之勇不可逞！拾回你們的劍，離去吧！」萬天涯搖搖頭。

藍衫青年呆若木雞，做夢也想不到最為凌厲的雙劍合擊，不但不能傷敵，更被對手輕易破掉，這人之武功實在可怕。

青衫少女寒着臉道：「我們兄妹今天技不如人，無話可說，有種的便留下萬兒，我們他日再領教高招！」

萬天涯笑道：「女兒家年紀輕輕的，便學會一套江湖口吻，實在要不得，動輒便發怒，更是弊多利少。回家後，好好的反省，要知道，盛怒之下，失諸輕浮，柳絮劍法怎能發揮應有的長處？」說畢便飄然而去。

「喂，喂，留下你的名字來！」青衫少女嚷道。

遠處傳來八個字：「天涯浪跡，獨行千里。」

藍衫青年這時才如夢初醒：「他……他原來便是天涯浪子，我們極為崇拜的千里獨行客萬天涯！」

青衫少女道：「但是，傳說中的萬天涯怎是如此輕薄？」

藍衫青年道：「妹子，也許他不滿我倆隨意顯露輕功，故意作弄我們吧，以他的一向作風，實在不足為怪。若是他心存輕薄，妳……我們怎能好端端的站在這裏？」

青衫少女道：「大哥，我剛才差點兒便要自殺呢。要是他真的要把我留下，我便……」

藍衫青年笑道：「妹子，妳不是很傾慕天涯浪子，恨不得與他見上一面的嗎？怎麼又要自殺了？以我看，萬天涯比傳聞還要英俊瀟洒呢！」

青衫少女道：「傾慕是一回事，要我這樣陪他便萬萬不能。」

藍衫青年打趣着道：「妹子，不用嘴硬了，做大哥的難道不知道妳的心意？要是萬天涯現在回轉，邀妳作伴，妳不慌忙答應才怪！」

青衫少女滿臉通紅，啐了乃兄一口，道：「我才不那麼隨便答應，除非……」隨即發覺不妥，連忙住口不語。

「除非甚麼？」藍衫青年毫不放鬆。

「我不和你說！」青衫少女嬌嗔道。

「妳不說，我難道便不知道？我替妳說吧，除非他正式向妳提親，是嗎？別臭美了，萬天涯是何等人物，怎會看上妳這黃毛丫頭？他身邊的美女多着呢！」

「他身邊的美女很多？大哥，這是真的嗎？我怎麼從來沒聽過？那些美女是誰？」青衫少女急道。

「我怎麼知道？這只是我之推測罷了，試想想，以萬天涯的條件，怎會沒有紅粉知已？」藍衫青年道。

他錯了，萬天涯的確沒有紅粉知己，否則也不會喚作千里獨行客了。

× × ×

正當萬天涯沿途留意身負高明武功之年輕人之際，傳來了一項驚人消息。

位於合肥的柳葉山莊，被十多名身手不凡之年輕人襲擊，莊主夫婦柳長風，葉鶯之暨十多名莊裏高手，一同遇難。

倖免於劫的只有恰巧外出未返之少莊主柳子安，柳小菁兄妹及一些不懂武功之下人。

萬天涯心中一動，連忙南下，折往柳葉山莊。

柳葉山莊裏，一片愁雲，大廳中，平列着十多具棺木，一旁，跪着一對身穿孝服之青年男女，正是萬天涯日前途中所遇上之藍衫青年及青衣少女，均是神態呆滯，滿目紅絲。

兩人看見萬天涯到來，像是遇上救星般，雙雙撲了上來，嗚咽道：「萬大俠……」

萬天涯道：「冷靜一點，事情已發生了，傷心也無補於事。坐下來，把經過詳細地告訴我吧。」拉着兩人在草蓆上盤膝坐下。

「萬大俠，當日與你分手後，我們兄妹便隨即回來。那知道……」柳子安說到這裏，已是泣不成聲。

「可知對方是誰？」

兄妹兩人齊搖頭。

「當時可有人目擊事情如何發生？」

「萬大俠，當時柳福和數名丫頭曾在場目睹整件事情，我去找他們來。」柳小菁泣道。

片刻後，一個總管模樣的人和數名丫環來到。

「小的柳福，見過萬大俠。」

「柳總管，當時的情形如何發生？」

「萬大俠，當晚剛吃過晚飯，前廳便傳來打鬥之聲，小的便連忙跑往前廳一看，只見莊主等人正在和十多名幪面人劇鬥着。」

「幪面人？」萬天涯略為奇怪，只因途中所聽，襲擊柳葉山莊的乃是十多名年輕人。

「是的，他們全部都是身穿黑衣，黑巾幪面，全身上下，只露出一雙眼睛。當時，小的大吃一驚，便要往後間通知夫人，那知，夫人已聞聲趕來，並加入戰圈。可惜……可惜……他們全數遭遇了毒手。小的當時嚇得魂飛魄散，躲在一旁不敢亂動。」

「柳總管，那些幪面人只是動手？可曾在搏鬥當中說過甚麼話嗎？」

「沒……沒有。」

「柳莊主呢？他可曾說過任何話，例如認出對方身份之類的話？」

「莊主在夫人加入戰圈後，曾不停地表示對方實力太强，囑咐夫人逃走，找着少爺和小姐躲起來，不得再在江湖露臉，可是夫人卻不肯服從！」

「如此說來，柳莊主很可能已知道這批人之身份。那些人在殺害柳莊主等人後，可曾在莊裏搜掠？」

「沒有，除了前廳外，那些人根本便沒有到其他地方。在莊主和夫人等倒下後，他們其中一人便扯下面巾，道：『師弟們，任務已完成，我們走吧！』便與其他人迅速跑掉了！」

「他們其中一人自動扯下面巾？」

「是的，萬大俠。那人可年輕得很哩，看樣子二十歲還不到，而且還非常俊俏，只是聲音卻非常尖銳難聽。」

「除了這人外，其他的可曾露出面目或說過任何話？」

「沒有，只有他一個。」

萬天涯轉向柳子安道：「少莊主，以你之意見，這些幪面人可能是那一方面的人呢？」

柳子安之情緒已略為安靜下來，道：「萬大俠，我實在不知道誰會下此毒手。」

「令尊生前可曾透露過任何特別之事嗎！例如曾招惹過勢力極大之敵人。」

「除了督促我們兄妹練武昔外，先父母和我們說的，只是一些家中瑣事，甚少提及江湖中事，更不曾提及過有任何仇家或敵人。」

「如此說來，你倆對這些兇手之身份來歷，毫無所知了。」

「是的，萬大俠！」兄妹兩人齊聲回答。

「噢，是了，請恕我唐突問一句。日前我遇着你們時，你們身後都揹着包袱，似是遠行回來，可否告訴我你們曾經往那裏去呢？」

柳子安，小菁兄妹相對一望，不知道應否作答。

「若是不方便的話，你們可以不回答。只是，要查出這批兇手是誰和他們之動機，任何細微之處都可能是重要線索。」萬天涯道。

「萬大俠，實不相滿，當日我們乃是從鄭州而回。」柳子安道。

「鄭州？是遊玩還是……」萬天涯續問。

「我們是奉先父之命，送信給一位父執輩。」柳子安道。

「只是送信，沒有別的？」

「沒有。」

「只是送信，何須動用你們？任何一個下人也可以啊！」萬天涯大為詫異。

「先父說那封信非常重要，不放心交付別人，所以差我們兄妹跑一趟。」

「少莊主，可以告訴我收信人是誰嗎？」

柳子安略為考慮後，道：「萬大俠，收信的是落星刀上官伯父。」

「少莊主，你可知信裏說的是甚麼

嗎？」

柳子安搖搖頭。

「落星刀上官琪可有回信，或是甚麼口信要你們帶回來嗎？」

「上官伯父看過信後，只說將於日內起程前來合肥與先父面談，並沒有回信。」

「看來上官琪可能對這事略知一二，他可曾說何時來合肥？」萬天涯道。

「沒有，他只能說日內起程，並沒提及何時。我猜應不會在這數天裏，否則他會留我們在鄭州數天，與我們一起來柳葉山莊。」

「唔，你說的不錯。少莊主，你們可知日前我為何逼你們動手嗎？」萬天涯道。

「萬大俠，是否因為我們行為不檢，在官道上炫耀武功？」柳子安不明白萬天涯為何會提起此事，大為尷尬的道。

「不，我怎會為這些小事找上你們。老實說，我這樣做是另有用意的。不久之前，我獲悉一神秘組織曾秘密訓練一批年輕好手，目的不詳，已有一武林名宿死在他們其中兩人手上。我懷疑這組織有着危害武林之不軌企圖，便着手追查。但是，除了知道這組織所訓練出來之年輕好手集不同門派之武功於一身外，便不無所知。所以我才到處找尋身手不弱的年輕人，逼他們出手，從而找出這組織之人來。」

「原來如此，我們還道萬大俠對我們兄妹有所不滿呢！」柳小菁道。要不是家逢慘變，聽見萬天涯這一番解釋，柳小菁不雀躍萬分才怪。

「柳姑娘，世間上的確有不少人之所作所為，是令我看不過眼的。只是我這人懶惰成性，甚少插手管閑事，不過，我若動手的話，沒有人可以在我離開前還站着。」萬天涯道。

這是千眞萬確之事實，這麼多年來，能在萬天涯手下拾回性命的，簡直絕無僅有，幸好他並非隨便出手，否則江湖中人，尤其是一些宵小鼠輩，老遠見着他的影子便落荒而逃。

「萬大俠，那麼殺害先父母的是否便是這些人呢？」柳子安道。

「極有可能是他們。只消知道令尊和上官琪所要面談的事之內容，我們便可了解多一點。可惜不知道上官琪何時才能到達。」萬天涯道。

「萬大俠，我們可以前往鄭州找上官伯伯的嘛！」柳小菁道。

「那也不必如此，柳葉山莊遇襲之消息，恐怕已傳到鄭州，說不定上官琪已兼程趕來，我們若跑往鄭州，萬一在途中遇不着，豈不是捉迷藏？何況，你們還要處理令尊，令堂及其他人之後事呢！」

「萬大俠說的是，我們還是在這裏等候上官伯父吧！」柳子安道。

「我尚有要事待辦，當在十日之內趕回，若上官琪來了，希望你們把他留下來，待我回轉。另外，你們在這數天裏，抽點空來收拾令尊、令堂之遺物，試看有沒有意外收穫。」萬天涯道。

「萬大俠，以你看，那些人會否再來柳葉山莊？」柳子安道。

「照說應不會，當日他們殺害令尊、令堂後，不曾到處搜索便離去，目標似是只在令尊和令堂兩人，並沒有殺害你們兩人之意。不過，你們也得小心一點，若他們眞的再來，千萬不要逞匹夫之勇，日後才想辦法報仇，知道嗎？」萬天涯知道那些神秘殺手重臨柳葉山莊，意圖斬草除根的可能性甚微，因為當日王銘昌之女兒王玉婷，也能在那些人手下逃出生天。

柳家兄妹齊聲回答：「萬大俠，我們知道了。」

萬天涯點點頭，告辭而去。

×　×　×

離開柳葉山莊後，萬天涯便策馬直往洛陽，對王玉婷所提及位於西郊，曾因禁王銘昌之大宅，他並不存有多大希望，只是，當年巧奪天工馮人杰被囚之處，亦剛巧在洛陽，既然在合肥也沒多大作用，倒不如趁此空檔跑一趟洛陽，看看有沒有意外收穫。

世間事，通常都奇妙得很。

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這情況實在屢見不鮮。

萬天涯馬不停蹄的趕到洛陽，果然在西郊附近找着一所莊院。

可惜這莊院早已荒廢了很久，院內雜草叢生，塵埃堆積，牆瓦脫落。據附近的人透露，已有十多年不見這大宅有人出入，至於戶主是誰，更沒有人知道。

相隔了這麼多年，那還有甚麼足以追查之線索留下，萬天涯唯一之收穫，便是發現這廢宅建有足以囚禁武林人物之牢室，証明他並沒有找錯地方。

既然老遠來到，當然不甘心就此離開洛陽，萬天涯準備了一張拜帖，造訪當地大豪，昔日曾是綠林大盜之恨地無環林大勇。

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築路沒屍骸。

今天的林大勇，已是富甲一方，護院武師多至數不勝數。

雖然早已放下刀口舐血的生涯，林大勇對江湖中的消息卻絕不隔閡，他當然聽過天涯浪子！當今江湖首號煞星的名號。

「萬大俠駕臨，實使蓬蓽生輝，不知大俠蒞臨洛陽，可有特別事情？」林大勇強作鎮定之聲音，掩不住心裏之恐慌。

根據傳聞，他知道眼前這煞星若眞的是來找他的晦氣，憑他家裏數十名身手只是二、三流的護院武師，加上他林大勇自己，只足夠替萬天涯搔癢。

幸好，這煞星不是來找他的晦

氣。

「林當家，客套的話，萬某人也不說了。今日到來相擾當家，純因有數事相詢，希望當家能予協助，提供消息。」

林大勇登時放下心頭大石，急道：「萬大俠請隨便下問，只要是林某知道的，定據實相告。」

「敢問林當家在這裏定居有多久了！」

林大勇聽了，立即恢復忐忑不安之態，吶吶的道：「萬大俠，林某在洛陽已定居了十多年，這期間並無離開過洛陽半步。萬大俠莫非認為……」

萬天涯笑道：「當家的請勿誤會，萬某絕非懷疑當家與任何事情有關，亦不是查詢有關當家所曾做過之事，當家大可放心。洛陽西郊，有一所已荒廢十多年之莊院，不知當家的可有甚麼印象？」

林大勇輕吁一口氣，道：「噢，萬大俠原來是查詢那莊院之事，萬大俠，那莊院早在林某遷來洛陽前已荒廢，老實說，林某初來時，因那裏清幽寧靜，也曾打過那莊院之主意呢，只因找不着戶主才作罷！」

「林當家可知戶主是誰？」

「好像是一個姓阮的前朝大官，不知怎的突然舉家失踪。」

「姓阮的前朝大官？阮甚麼？」

「林某也是打聽回來的，至於阮甚麼則不清楚了。莫非大俠也有意在洛陽置業定居，林某倒有一個好介紹，絕對不比那阮家大宅差上多少，萬大俠可考慮考慮。」林大勇剛說畢，便後悔不已，萬天涯若留在洛陽定居，他還能安寢？

「林當家的說笑了，萬某人身無恒產，不名一文，那有置業安居之資格？是了，這十多年來，可曾有甚麼人在這莊院出入嗎？」

林大勇搖搖頭：「萬大俠，這個則不得而知了，該莊院地處偏僻，實在沒注意有沒有人出入。」

萬天涯道：「那麼，在最近的數個月內，洛陽可曾有陌生江湖人，尤其是年輕好手經常出現？」

「年輕好手？沒有啊，近年來，洛陽已甚少見江湖人活動，尤其是年輕人。途經此地的倒有不少，只是他們甚少在這裏逗留，最多也是留宿一宵便離去。」

「林當家，可否幫萬某一個忙？」

「萬大俠請隨便吩咐，只要是林某做得到的，一定樂於效勞。」

「勞煩林當家多點留意洛陽一帶，若有不明底細之江湖人，尤其是年輕人在這裏活動，請予密切監視。日後萬某重臨洛陽時，請予賜告。」

「原來是這個，林某定當照辦。」

「如此便有勞當家了，萬某也不打擾，就此告辭。」

林大勇實在想不到這傳聞中的煞星，竟是如此容易相與，不但沒有找他痲煩，且有事相託。這對林大勇來說，實在是莫大光榮。

因此，他不但親自相送，更奉上一筆可觀之盤川。最使他高興的是，萬天涯並沒有推辭，只微笑收下。

在洛陽，萬天涯可說毫無收穫，回合肥途中，却有意外發現。

離開洛陽，萬天涯便取道鄭州回合肥，他的目的，當然便是找一找落星刀上官琪，看他是否仍在鄭州。

距離鄭州還有十多里路，萬天涯便聽見前道上傳來打鬥之聲，他一挾馬肚，循聲往看究竟。

大路上，倒卧着一輛馬車，車旁瑟縮地坐着一個衣着華麗之老者及數名中年男女，似是一家人模樣，正在不停地顫抖着。

離馬車不遠處，則有七、八個人斷殺着，其中數人，一看便知是鏢局中人；除此，還有數名鏢師打扮的人，躺在地上呻吟着。

萬天涯見狀，不禁大喜，只因他看見場中與鏢局中人搏鬥的，正是三個身手極為高明之年輕人，雖以寡敵衆，仍盡佔上風，連連把對手傷着。

三個年輕人所用的劍法，雖非武當、華山、青城等名門路線，卻是不少門派之所長。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萬天涯輕嘯一聲，身形已離鞍飛起，直撲打鬥現場。

「住手！」聲音不大，却緊扣場中每個人心弦，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來。

其中一名年輕人冷冷的瞥了萬天涯一眼，寒聲道：「這是私人恩怨，並非劫鏢，無論閣下是誰，請莫管閑事，就此過路。」

以往日萬天涯之作風，只要賊人不趕盡殺絕，濫殺無辜，便是劫鏢，他也只袖手旁觀。可是今天却大有不同，千辛萬苦找着懂得不同門派武功之年輕高手，他怎會放過。

他冷冷的道：「年紀輕輕的，何來這麼多恩恩怨怨？告訴我，你們是與保鏢的有怨，還是與那手無縛雞之力老翁有仇？若然你們眞的有理，我拍拍屁股上路，絕不插手！」

那年輕人怒道：「閣下，我們只是不希望多惹事端，可不是怕了你。識相的立即上路。否則把你一併殺掉。」

萬天涯揚聲一笑，道：「年輕人如此毫無教養。你們的師父是誰？」

年輕人道：「我們之師父是誰，何須告訴你？要是你還在這裏嚕嗦的話，我可不客氣！」

萬天涯微笑，道：「來！來！來！讓我看看你不客氣的樣子究竟如何！」

年輕人老羞成怒，猛喝一聲，長劍已抖出數朵劍花，電射萬天涯。

來勢快，勁道猛，把萬天涯身前要穴均籠罩劍光之下。可惜，他的對手實在太強，怎會把這雕蟲小技放在眼中。

只見萬天涯輕聲朗笑，藍影一閃，已然避開來勢，隨即見他欺身而上。如鬼魅般掠至年輕人身前不足兩尺之處。

年輕人見萬天涯之身法竟如斯神奇，不但輕易化解自己之劍勢，而且穿破重重劍影，直欺身前，登時嚇得魂飛九霄外。要抽劍後退，已然太遲，百忙中猛提左手，便當胸抓向萬天涯。

可惜左手剛提起，胸口已是一麻，頓即全身癱瘓，軟軟的倒下。

另外兩名年輕人見狀，不禁大吃一驚，呆在當場。照說兩人之身手，亦足以儕身武林高手行列，應不會如斯反應。

只是，兩人之武功雖高，江湖經驗却大大欠缺，一旦看見同伴閃電被制服，已是手足無措，不知道應該是戰還是逃才是。

萬天涯也不客氣，趁着兩年輕人發怔之際，閃身一掠而上，輕易地把兩人點倒地上。

其中一名鏢師見狀，連忙趨前向萬天涯一揖道：「在下鄭翼之，忝爲飛馬鏢局鏢頭。蒙大俠仗義援手，敝局全人，感激萬分，敢問大俠高姓大名？」

萬天涯漠然道：「我姓萬。」挾着曾開口發言之年輕人步向坐在馬車旁之華服老者。

「老伯，你可認識這數名年輕人？」萬天涯把年輕人扔在地上，問道。

「壯……大俠，老夫從沒見過他們。」華服老者急忙回答，邊在兩名中年婦人攙扶下站起來。

「你不認識他們？那麼他們只是來打劫的了？」萬天涯道。

「不，大俠，他們絕對不是劫財而來的。老夫雖爲官多年，卻並不富有，大部份積蓄都拿了來僱請鏢師保護老夫一家人回鄉，所餘實在不多。」

飛馬鏢局的鄭翼之亦已來到，插口道：「萬大俠，他們並不是來劫財的，動手前，他們曾表示乃私人恩怨，目的在殺死何大人一家人，並警告我們不得插手。」

萬天涯道：「有這等事？何老伯，你是告老還鄉嗎？」

「大俠，是的，老夫年事已高……」

「何老伯，是否你爲官不仁，曾逼害他們之長輩親友，致他們找你尋仇？」

「大俠，絕對沒有這回事，老夫四十年來，都在翰林院當供事——處理文書工作，從沒當過外官，何曾逼害甚麼人？」華服老者辯道。

「既然你不是身懷巨款，又不曾開罪及逼害別人，何須如此花費，僱請鏢師護送回鄉？據我所知，近來道上可太平得很啊！」

「大俠，你有所不知了，近數月來，已有不少同僚在告老還鄉時，途中遇害，所以老夫才不惜花費半生積蓄，僱請鏢師護送。」

「已有不少退休官員被殺？被殺的是誰？是否全部都像你一般，在京師當官？」

「是的，全部是京官，而且都是當了數十年官，部份曾當過外官，他們是……」把遇害的官員名字一一唸出來，足有八人之多。

「可知道殺他們的是誰嗎？」

「聽說下手的都是年輕人！像這三個人般的年輕人。」華服老者道。

萬天涯大爲詫異，實在想不通這些年輕殺手爲何要殺退休了的京官。他一手提起俯伏地上之年輕人，便要問個清楚。

那知道，該年輕人已是臉上發黑，五孔流血，死去多時。

萬天涯眉頭一皺，立即飄身撲向另外兩人，可惜已是太遲，另外兩位年輕人亦已死掉。看情形似是口裏暗藏劇毒，一旦被擒便自殺，免使逼問口供。

「鄭鏢頭，這三人除了表示與何老伯有私仇外，可曾提及其他？」萬天涯知道這一問實在是白問。三個年輕人既然寧死也不願被逼供，怎會說那麼多？

果然，鄭翼之搖頭道：「萬大俠，沒有！他們只要求敝局置身事外，也沒有表露身份門派。」

三個年輕殺手自殺身亡，線索便就此中斷，萬天涯不得要領之下，便在三人身上詳細搜索，發覺除了碎銀之外，另還有刻着不同號碼之竹牌，分別是二十九，三十八及十一。

萬天涯把碎銀及竹牌一咕嚕收進懷裏，道：「鄭鏢頭，以萬某看，對方此趟失敗後，說不定會另派人手前來，貴局還是小心一點。」

鄭翼之還來不及回答，華服老者已嚇得魂飛魄散，急道：「這……這如何是好？這位大俠，請問可否……可否……」

萬天涯搖頭道：「何老伯，很抱歉，萬某另有要事在身，實在沒法護送你們。你也不必如此恐慌，對方未必會來的，你們小心一點，盡量掩飾行踪，應能逃過一劫的。」語畢便找回自己的馬匹，絕塵而去。

鄭翼之望着萬天涯漸漸消失之背影，喃喃自語道：「姓萬的！難道眞的是他？」

其餘鏢師亦已替受傷之同伴包紮妥當，圍了上來道：「鏢頭，這姓萬的身手如此了得，究竟是誰？」

「除了天涯浪子萬天涯，誰還有如此身手？快點把馬車弄好，早點上路吧！我們還得提防另有敵人哩！」鄭翼之道。

× × ×

萬天涯匆匆來到鄭州，飯也不曾吃便逕往落星刀上官琪之住處跑。



彭子艮賞了中年大漢一記耳光

出乎意料地，上官家竟然空無一人，不但人影全無，連傢俬雜物也搬個一空，只餘下空屋一間。

萬天涯大爲詫異，上官琪究竟去了那裏？看情形一定不會是前往合肥柳葉山莊。因若是往柳葉山莊，即使舉家前往，也會留下一些僕人看守，更不會把傢具也帶走。

於是，萬天涯找着鄰居一問；才知道上官家已於數日前匆匆搬遷，並把帶不走的傢具送贈鄰居。至於上官家究竟遷往那裏，則無人得知。

萬天涯聽畢，在附近食肆匆匆吃過一點東西，便兼程前往合肥柳葉山莊。

不出萬天涯所料，那神秘組織果然不曾重臨，對付柳氏兄妹。

上官琪也不曾來過。

「少莊主，這上官琪和令尊之交情如何？」萬天涯問道。

「萬大俠，上官伯父與先父，乃是八拜之交，已有近三十年之交情。」柳子安答道。

「萬大俠，上官伯父還是大哥之未來岳丈呢！爹不久前曾表示打算在明年便替大哥和上官姐姐成親。」柳小菁道。

「少莊主，令尊差你送信往鄭州，會否是爲了你之婚事？」

「萬大俠，絕對不會，若只是提親，何須我們兄妹長途跋涉？何況當日上官伯父看過信後，神色凝重，那裡是籌辦婚事之様子？」柳子安道。

「那麼，令尊和上官琪定是知悉某事，並相約共謀對策。可惜上官琪還不曾來到，令尊已遭毒手，上官琪聞訊後，恐怕對方會找上他，所以匆忙搬遷。」萬天涯分析道。

「上官伯父竟毫不體念多年交情，只顧逃命，而不到柳葉山莊慰問一句及商討替家父等報仇之事？」柳子安心裏大是不憤。

「大哥，以我看，你和上官家的婚事，還是取銷吧，這等自私之人，實在要不得！」柳小菁大爲不滿道。

「很可能上官琪有說不出來之苦衷呢。據我推測，他說不定知道誰殺死令尊，而且知道對方實力龐大，難以抗衡，所以才躲起來。」萬天涯道。

「但他可以差人通知我們一聲嘛！」柳小菁呶起櫻桃小咀道。

「但願他們不會出事才好，我只恐怕那神秘組織已找上他們。」萬天涯道。

「不會吧，若出了意外，應有傳聞的。」柳子安道。

「也不一定，他們若是在僻靜處遇害，便沒有人能知道，毀屍滅跡並非一件難事。」萬天涯道。

「萬大俠，現在我們該怎辦？」柳子安問道。

「我打算跑一趟北京，看看能否查出甚麼來。據我所知，這些年輕人曾多次向一些退休京官下毒手。我推測

他們定在京師有聯絡人。否則難以得知那些京官之資料及行程。至於你們嗎，暫時仍留在這裏等吧。也許上官琪不久便會到達。」

柳子安道：「萬大俠，我們實在不願意在家裏枯候，可否容許我們隨你上京？」

萬天涯爲之一怔，道：「你們隨我往北京？幹甚麼？」

柳小菁道：「萬大俠，先父母無故被害，我們身爲子女的，定要找出兇手，爲雙親報仇。目前，我們決定一俟雙親入土爲安後，便往找尋兇手報仇。」

萬天涯道：「柳姑娘，原則上我甚贊成你們之決定，只是，你們可曾考慮過本身現時之武功，能否替令尊，令堂及各死難者報仇？坦白告訴你們，日前我曾與數個該組織的年輕殺手交手，他們之武功，比起你們，高出很多！」

柳小菁低下頭，道：「萬大俠，便是因爲這個原因，我們才不敢貿然行動。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呆在家中，空自嗟歎，所以，我們希望能追隨大俠身側，盡我們一分力量，以慰父母在天之靈。」

萬天涯沉思片刻，道：「你倆的確孝心可嘉，只是，我一向喜歡獨來獨往，有你倆在身側，實在不方便……」

他還沒說畢，柳小菁已噗的跪倒他身前：「萬大俠，求求你，我們答應一切都聽你的話，絕對不會胡來，更不會令你有不便之處。」

一旁之柳子安，見狀也連忙跪下，道：「萬大俠，請你答應我們吧，這是我們兄妹唯一能做得到之事，否則我倆日後那有臉目與爹、娘在天相見？」

萬天涯登時大感爲難，他實在不願意身側多着兩個負累，尤其是其中一個還是美豔如花的少女。但是，他能硬着心腸嚴加拒絕嗎？

柳小菁看見萬天涯似有心動跡象，更不顧男女之嫌，一撲上前，緊抱萬天涯雙腿，道：「萬大俠，你要是不答應的話，我們永遠都不起來！」

萬天涯沒法可施，只得長歎一聲，道：「你們起來吧！我可以讓你們同行，只是，你們今後不得用這方法要脅我。知道嗎？」

兩人聞言大喜，忙不迭道：「我們知道了，我們再也不會如此！」

「那麼你們還不起來。收拾行裝，準備起程！」萬天涯道。

柳小菁這才發覺自己仍是抱着萬天涯雙腿，登時滿臉紅霞，連忙鬆手站起。柳子安也跟着站起來，垂手而立，恭敬的道：「萬大俠，我們現在便起程嗎？」

萬天涯一望天色，道：「現在已是黃昏，還是明早才動身罷。趁現在有點時間，我便傳授你倆一些速成而實用的武功，萬一碰上敵人，你倆也有自保之力，毋須我分心照顧。」

兄妹倆登時喜出望外，便要下跪叩謝。萬天涯連忙阻攔，道：「可不要再跪了，我實在怕這一套，何況我又不是收你們爲徒。還有，你倆今後可不要大俠長、大俠短的，聽來非常刺耳。」

柳小菁道：「萬大俠，那我們該如何稱呼你啊？難道我們喚你作前輩嗎？」

萬天涯道：「那更不可以，既然你們年紀都比我輕很多，便喚我一聲萬大哥吧！」

萬大哥比萬大俠，前輩等稱呼來得親切多了，柳氏兄妹登時受寵若驚，齊聲嚷道：「萬大哥！」

萬天涯微笑點頭，道：「還有，你們明兒把身上之縞服換掉吧。這樣的穿着，容易引人注目，非常不方便。孝之一道，實在不重於形式，只要有心意便成，我猜令尊、令堂在天有靈，也不會見怪的。」

柳子安、小菁兄妹把萬天涯敬若神明，連忙應諾。

萬天涯續道：「不過，你們可不能穿些大紅大綠的，否則便對令尊等不敬！」

兄妹兩人不迭點頭，道：「萬大哥，我們會挑選一些比較素色的了！」

萬天涯隨即便開始傳授兩人一些實用而速成的武功，兩人急忙細心聆聽。

× × ×

與萬天涯相處數日，柳子安、小菁兄妹發覺這個有千里獨行客及天涯浪子之稱的萬大哥絕非江湖傳聞般那麼孤僻，反之，他們覺得他實在平易近人，而且談笑風生。

「萬大哥，爲甚麼別人會認爲你脾性古怪，難以接近，並給你一個千里獨行客之外號的？」柳小菁問道。

「小菁，我初出道時，也是和其他人一樣，抱着滿腔熱情，到處行俠仗義，更結交不少朋友。誰知道其中一所謂摯交的人，接近我是另有目的，差點兒令我陷進萬劫不復之境，從此，我便對江湖中人保持着一定之距離，再不輕易與人推心置腹，久之，江湖中人便認爲我難以接近。至於我的兩個外號，則是從我經常說的口號『天涯浪跡，千里獨行』變化而來。」萬天涯道。

「萬大哥，你難道眞的沒有朋友嗎？」柳小菁續問道。

「怎麼會呢，只不過我的朋友並不多吧了，只因有我這朋友，並不是值得張揚之事，所以我的朋友們都沒有向外間宣揚！」萬天涯道。

「那麼紅粉知己呢？」小妮子柳小菁毫不放鬆地追問。

萬天涯睨了小菁一眼，搖頭道：「紅顏是禍水，紅粉乃煩惱，當年陷害我的便是一名女子！」

聽了萬天涯如此答覆，柳小菁實

在不知應該是憂還是喜。聽他如此說，他應該心裏沒有任何女子霸佔着，這對她來說，應是一宗喜事，但萬天涯對女子有抗拒，如何能夠把他俘虜呢？

柳子安卻突然道：「萬大哥，北京這麼大，我們從何處入手調查呢？」

萬天涯笑道：「子安，放心吧，我的朋友不多，但卻剛巧在北京有一個。這人在北京甚是吃得開，門路多着，應能幫上一個忙的。」

一路上，陸續傳來武林人物被殺害的消息，兇手均是年紀輕輕的青年好手，其中有部份則死在一羣幪面人手中，但目擊者都說是由一名年紀只有二十來歲的俊俏青年所率領，與柳家兄妹雙親遇害之情況一模一樣。

除此之外，亦有不少在任及已退休之朝廷官員被殺。死的全是漢人，沒有一個滿清官吏，而且全是年紀老邁，曾當了數十年官的漢人。

驀地，萬天涯心中一動，道：「莫非是他們下的毒手？」隨即又搖搖頭。

柳子安，小菁兄妹同聲問道：「萬大哥，他們？誰？」

萬天涯道：「先後有十多名大官遇害，你們可察覺這些遇害大官的共同之處？」

柳小菁心思比較縝密，搶先回答：「他們都已當了很久的官，而且全是漢人。」

萬天涯道：「對了，他們全部都當了數十年官，滿清當政，至今還不足三十年，換言之，這些遇害的，都是前朝遺臣。」

柳小菁也有點明白，道：「亦是降臣！」

萬天涯道：「對了，在某些人之眼光看來，這些降臣無疑便是漢奸，所以，這有可能是一些反清復明的組織所爲，諸如紅花會，日月盟等，只是，我不明白他們爲何只對降臣下手，而不行刺那些滿清當政後才當官的漢人。」

柳子安與小菁亦道：「是啊，難道後來當清朝的官便不是爲韃子效力嗎？」

萬天涯道：「另外，我還有兩點想不通，若是這些反清組織，爲何又不殺滿人呢？爲何又對武林中人下毒手呢？難道那些遇害的武林人物是暗中爲朝廷效力之密探，鷹犬？」

柳子安已搶着道：「萬大哥，絕對不會，我爹肯定不會替韃子當鷹犬，暗探的。他老人家生前曾多次告誡我們，不得當滿清的官，而且有機會時，定要爲反清大業盡力。」

萬天涯道：「這便是我想不通之處了，因爲死者當中，有數名是極端反清的份子。」

柳小菁道：「萬大哥，會不會是清廷所爲呢？」

萬天涯道：「若是清廷所爲，那些朝廷命官之死又如何解釋呢？康熙精明，絕非昏庸之輩，怎會派人行刺曾替他效力多年的老臣子？這對他有百害而無一利。」

驀地，官道上揚起一片塵頭，十多名騎士迎面奔馳而來，從三人身邊掠過。三人目光銳利，剎那間已看清楚這批騎士年紀均在三十開外，武功高強。

萬天涯一勒馬頭，並示意柳子安及小菁兄妹停下，因他察覺那些人已在身後不遠處回轉。

「呔，你們三人停下來！」傳來了一聲喝問，聲音蒼勁，一聽已知內功修爲極高。

萬天涯與柳氏兄妹調轉馬頭，注視着那批騎士。

只見爲首一名錦袍老者喝道：「你們是幹甚麼的？報上名來！」

萬天涯冷冷地道：「我們幹甚麼與你們有何關係？你們又是誰？」

錦袍老者似是極爲不滿意萬天涯之態度，哼了一聲，道：「無知小子，在老夫面前也敢如此沒規矩。告訴你吧，老夫彭子良。」

萬天涯不屑地道：「我還道是誰，原來是朝廷鷹犬。姓彭的，你這大內一等侍衛頭，只可以在別人身前作威作福，若要惹萬某，尚還沒有資格。要找死便來吧！」隨手一抖，已把腰間皮鞭拿在手中。

驀地，彭子良心中打了一個冷戰，他想起了一個人——一個他惹不起的煞星；他吶吶道：「你姓萬？萬天涯？」

萬天涯並不作答，只冷冷的把手中皮鞭輕輕一拂。

彭子良大吃一驚，急道：「老夫不知是萬大俠當面，故有所冒犯，請萬大俠不要見怪。」連連拱手施禮。

萬天涯素來對大內侍衛毫無好感，正想趁此機會出手，只是，伸手不打笑臉人，對方既然已施禮賠罪，如再出手殺人，便有點理虧。

他冷冷地道：「姓彭的，莫怪萬某不預先通知，下次遇見萬某時，可不要老氣橫秋，倚老賣老，萬某人看不慣。今次便宜了你們吧！」說畢便與柳氏兄妹策騎而去。

彭子良捏了一把冷汗，道：「想不到竟碰上這煞星，幸好見機及時，否則……」

他身旁一名中年大漢道：「彭大人，你怎知他便是萬天涯，說不定是冒充的呢！」

彭子良大怒，一記耳光賞了過去，道：「蠢材，你何時才能學曉用腦了？天下間，有誰膽敢冒充萬天涯之名號？不說別的，只消看他剛才拿出皮鞭那一手，便足夠你吃不完兜着走！」

驀然間，他臉色大變，一顆心差點兒便從口中跳出來，只因他看見三匹馬如箭般奔馳而到，正是剛才那兩男一女去而復返。

彭子艮大為懊悔，埋怨自己剛才為何不迅速離開，要是萬天涯這時候是改變心意，特地跑回來殺他，那麼他便死得冤枉！

江湖傳聞，沒有人能在萬天涯手下僥倖逃生，却沒有提及他是否言而有信。

他憂心忡忡，強自鎮定地裝出一個笑臉道：「萬大俠去而復返，不知有何見教？」

唯一使彭子艮略為安心的，是萬天涯臉上不曾露出殺氣，通常這些煞星殺人之前，都會散發出無比殺氣。

可是，他不曾見過天涯浪子殺人，否則他便知道萬天涯殺人只在談笑間，毫無先兆。

幸好，萬天涯並非為殺他而來。

「姓彭的，你在京有福不享，跑來這裏幹甚麼？」

「萬大俠，老……彭某是查案而來的！」彭子艮據實回答。

「查甚麼案？」

「萬大俠，這……這……」彭子艮大感為難，他的任務怎能隨便向一個江湖人透露？但是，他不敢想像若把這煞星激怒，後果有多大。

「彭大人，我還在等着你之答覆呢，你何時得了口吃之病症了，需要我替你治嗎？」

「萬大俠，彭某乃奉命追查一些年輕殺手下落，懷疑他們與十多宗殺害朝廷命官之案件有關。」彭子艮沒有辦法，只得據實說出。

萬天涯眼中一亮，道：「可有甚麼線索嗎？」

「沒……沒有甚麼特別線索。」

「沒有特別線索，那是說有一些普通線索了？說來聽聽。」

「萬大俠，並非彭某有意隱瞞，只是……只是這案情重大，彭某實有苦衷，請萬大俠體諒。」彭子艮不安地道。

「彭大人，老實說，我也在找這些人，所以你和我合作只有好處，而沒有弊端。不過，你既然有難言之隱，我們不妨來個交易，交換線索，如何？」萬天涯道。

「這個……萬大俠，實不相瞞，彭某所知根本便不多，恐怕萬大俠……」彭子艮道。

「不妨，我知道的亦不多。」

「萬大俠，據彭某所知，這些年輕人屬於一神秘組織，名為珠珠門，除此之外，彭某便一無所知了。」

「珠珠門？怎麼會有這樣奇特之名稱？」

「萬大俠，這名稱彭某也是聽回來的，有甚麼含義則不得而知。」

「彭大人，我相信你絕不會騙我！讓我告訴你萬某所知吧，這些人身負不同門派之武功，身手極佳，而且每人身上都有一塊表示身份的竹牌。」說畢便從懷裏掏出日前得來的其中一塊刻有號碼的竹牌，拋向彭子艮。

彭子艮伸手接過，道：「萬大俠，這竹牌……」

萬天涯道：「這竹牌是萬某不久前從一名年輕殺手身上得來的，現在送給你。」

彭子艮大喜，道：「萬大俠，請問那年輕殺手現時在那裏？」

萬天涯微一抬頭，望向天際，微笑道：「怎麼了，你想見見他嗎？」

彭子艮老奸巨猾，怎會不知萬天涯所指，忙道：「不，不，彭某只是隨口一問吧了！」

萬天涯大笑：「要是你眞的有此心意，萬某倒樂意送你一程！」說畢，與柳氏兄妹揚長而去。

彭子艮輕嘆一口氣，把竹牌收起，匆忙招呼手下離去。

調查結論　兩個組合

北京城裏，龍蛇混雜，有達官貴人，亦有流氓浪子，當然少不了無孔不入的朝廷密探及無處不在的江湖人物。

萬天涯與柳子安、小菁兄妹找了一間清[illegible]幽靜的客棧，把馬匹，行李安頓妥當後，便跑到遠近馳名之天橋腳下跑了一個轉。

天橋腳底之熱鬧，那是甚少出門之柳氏兄妹所能想象？占卜的，販賣的，甚至賣藝的各式攤子把兩人弄得簡直目不暇給。

當萬天涯把兩人拉走時，柳小菁不禁呶起小咀，不依地道：「萬大哥，這麼快便要回去嗎？我還沒有看夠呢！」

萬天涯笑道：「妳這麼喜歡留在這裏，我便要妳大哥把妳嫁給一個賣藝的，保管妳日後每天都可以看個夠。」

柳小菁嬌羞地道：「我才不嫁呢！」

萬天涯隨即帶着兩人，來到一間設備簡陋，毫不起眼之小食肆，直把兩人弄得如墜五里霧中，只因以萬天涯酷愛清靜的性格，怎會找如此低調之食肆吃飯？

難道這裏有別處吃不着的好東西？或是特別香醇的美酒？

但萬天涯所點的菜只是普通得無可再普通之鹵牛肉，毛豆百頁等下價東西，連北京最有名的塡鴨也沒有。至於酒嘛，更不用提了，只是難以入喉的燒刀子。

片刻後，酒和菜都已送到。

萬天涯骨碌骨碌的喝了數口酒，道：「你們隨意用點吧，可不要吃太飽，否則稍後便無福消受馳名全國的北京塡鴨。」

柳小菁雀躍萬分，道：「稍後有塡鴨吃嗎？怎麼不見你點的？」

萬天涯笑道：「傻丫頭，吃塡鴨當然要在全聚德，怎會在這裏？」

柳小菁道：「我們稍後會去全聚德嗎？」

萬天涯道：「當然了，否則那裡來塡鴨？」

柳小菁大惑，道：「萬大哥，既然我們稍後會去全聚德，為甚麼還要來這裏啊？這裏如此嘈吵骯髒，實在使人沒胃口吃東西嘛。」

萬天涯剛要回答，已有一名濃眉大耳，滿臉虬髯的大漢跑了進來，嚷道：「萬爺，是甚麼風把你吹到北京來了？」

萬天涯笑道：「大塊頭，坐下慢慢說！」

虬髯大漢坐了下來，略為打量柳子安、小菁兄妹，道：「怎麼了，萬爺，你改了作風嗎？」

萬天涯連忙替三人介紹，原來這虬髯大漢便是日前萬天涯曾提及過，在北京城裏甚為吃得開之朋友，人稱黑煞神之張再飛。

「萬爺，當兒郎們告訴我你來了京師，我便立即趕來了，可有甚麼事找我嗎？」大塊頭的聲音，比起他的祖宗，那曾喝斷長板橋的張飛，實在不遑多讓，難怪喚作張再飛。

「大塊頭，你怎知我在找你？」

「萬爺，我雖然頭大，卻並非沒腦，你要不是找我，怎會在天橋底出現？又怎會在這裏喝燒刀子，吃那韌似牛皮的鹵牛肉？」大塊頭張再飛大笑，拿起整壺酒往口裏灌。

每個人之成功，自有其過人之處，大塊頭粗中帶細，難怪可以在龍蛇混雜之京師混得頭頭是道。

「大塊頭，我確是有事找你幫忙，只是這裏實在不方便說話。」萬天涯道。

「我明白了，稍後我再來找你，仍是老地方？」張再飛道。

「是的，仍在老地方！」

「那你們先走吧！我也知這地方你坐不舒服的了。點了那麼多東西，不吃實在可惜，我來替你善後吧！」一把抓了大塊牛肉，便往咀裏送。

萬天涯也不客套，拉了柳氏兄妹便離去，跑往全聚德吃其馳名全國之烤鴨。

三人回到客棧時，大塊頭張再飛已在房裏等候着。

「萬爺，我有何可以效勞之處？」

「大塊頭，你可曾聽過珠珠門之名稱？」萬天涯說到珠珠門三字時，心裏也不由發笑，那有殺手組織用這娘娘腔的名稱！

「珠珠門！你是指近來風頭甚勁的殺手組合？」

「一點也沒錯。」

「萬爺，不久之前，一些鷹犬也曾為這些兔崽子找上了我取消息。這名稱我也只是從他們口中獲知，聽說他們曾殺掉十多個漢人大官及不少武林人物。」

「是的，子安和小菁的雙親柳長風夫婦便是其中受害者。」

「原來如此。近日來，我的兒郎們已在京師一帶嚴密注視，只可惜沒有甚麼發現。殿試期近，在京師附近，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出現，只不過大部份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至於那些武舉的武功，不提也罷，欺壓百姓可以，當殺手？簡直開玩笑！」

「大塊頭，這些人行踪神秘，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他們出來簡直如大海撈針，多日來，我只遇上過一次，這竹牌便是在他們身上找到的。」萬天涯從懷裏掏出另一塊竹牌，遞給張再飛。

「人呢？可曾從他們口中探出甚麼來？」

「他們口中，只有劇毒。」

大塊頭揚聲大笑，道：「想不到你也會陰溝裏翻船。萬爺，你來京之目的不是只為了問我聽過珠珠門之名稱與否吧！」

「當然不是，這珠珠門既然能掌握退休官員之資料，在京師定有聯絡，我要把這找出來，再藉此線索追查下去，看看是誰搗鬼！」

「你的意思是珠珠門在吏部安插着奸細？」大塊頭道。

「除了吏部外，還有甚麼地方可探聽退休官員之資料？」

「這可多著呢！每個京官榮休，同僚都會設宴送行，這類宴會大都設在風月場中，美人醇酒之下，有甚麼不能查出來！」

「大塊頭，你說得對，我們來個雙管齊下，你在吏部入手，我則逛窰子。」

「你逛窰子？」大塊頭問道。

「怎麼了，不可以嗎？我又不是從沒逛過。」萬天涯道。

「帶着妞兒逛窰子？」大塊頭心中想說的，其實並非這句。

「大塊頭，一提起窰子，你便姓甚名誰也忘了，他們還小嗎？一定要跟着我？」

「萬爺，有一句話，我不知應否說出來！」張再飛道。

「大塊頭，你何時變成如此婆媽了？應說便說，不該說的便留着不說。」

「不該說我也要說了，萬爺，你年紀也不小了，怎不找個人來陪伴你？」

「怎麼？我的名號犯着你嗎？」

「萬爺，你的名號怎會犯着我？」

「要不是我的名號犯着你，為何要給我劏掉？有了老婆，我還能千里獨行，天涯浪跡？」萬天涯冷哼了一聲道。

「萬爺，獨行和浪跡，有甚麼好處？我實在不明白，流浪了這麼多年，你難道不厭倦的嗎？」

「海闊天空任我飛，又有甚麼不好了？」

「萬爺，別的不說了，便是天寒地凍時，要找個人來暖暖腳也不可以，獨身有甚麼好處？」

萬天涯笑道：「大塊頭，我看你一定是貪圖享樂，疏於練功，以你我之

修爲，怎會冷？可要我傳授你一套不會腳冷的內功？」

「你這人眞是冥頑不靈。」大塊頭搖頭嘆息。

「你再這般嚕嗦，我定教你的老婆、妾侍們嚐嚐獨身滋味，還不趕快辦事？」萬天涯笑駡道。

大塊頭站了起來，邊走邊道：「你可放心，我那些老婆、妾侍，只消我的腳一伸，便會另找寃大頭，絕不會像你那般蠢！」轉向柳小菁道：「小妮子，這傢伙口硬心軟，外冷內熱，只消耐着性子磨他，保管妳從心所欲。」眼角已看見萬天涯伸手往桌上抓茶杯，急忙一縷煙般穿窗而遁。

「萬大哥，你眞的要去逛……去那些地方？」柳小菁紅着臉道。

「怎麼不眞？那些窰子又不是龍潭虎穴，我也不知逛過多少遍了。」

「萬大哥，可否帶小弟前往一開眼界？」柳子安道。

「你也要去？照說是沒有問題，只是小菁怎辦？不能讓她孤伶伶的留在客棧啊！」

「我也要一開眼界！」柳小菁嚷道。

「廢話！妳怎可以去那些地方？」萬天涯瞪了她一眼。

「我可以扮男裝的嘛！」柳小菁委曲地道。

「妳以爲自己是花木蘭，還是唱戲？那些婊子只消在妳身上一挨，甚麼把戲也會拆穿，你倆還是乖乖的留在這裏，多點練習我教給你們之武功，不得亂跑！」

柳子安聽了，登時瞪了柳小菁一眼。

柳小菁只得伸了伸舌頭，默不作聲。

× × ×

萬天涯換過一襲比較像樣的衣服，施施然的來到八大胡同最有名的留香院。

剛進門，一個鴇母已迎了上來。

「啊，稀客，稀客，原來是萬大爺來了！咦，萬大爺，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張大爺跑到那裏去了！」

萬天涯實在佩服萬分，他一共只來過三趟留香院，而每趟最低限度相隔半年，這裏的鴇母竟每次都毫無困難地，甫見面便喊出他的姓氏，難道幹這行的腦袋特別大，記憶力特强？

他笑笑地道：「那傢伙定是給不知那一個狐狸精纏着了，到處也找不着他！」

「萬大爺，獨自來也有獨自來的好處哩，清清靜靜的與姑娘談心淺酌，另有一番情趣！萬爺，是否找上次那個小杏姑娘？」

萬天涯搖搖頭，笑道：「我這人有個壞習慣，便是貪新忘舊。有沒有新臉孔，最好是這數個月才來的，我只喜歡那些風塵味不太重的姑娘，如果有的話，可以多找數個來！」

鴇母陪笑道：「有，有，萬大爺請稍坐片刻，我這便去找來。只是，萬大爺，你剛才那番薄倖話可不要在姑娘們面前說啊，要知道，女孩子們總是喜歡一些多情種子的。」

萬天涯微笑坐下。

片刻後，鴇母已帶着數名嬌艷美女來到。

只是，萬天涯卻爲之心頭一震。因爲他看見一個不應該在這種地方出現的人，那便是把他拖進漩渦的王玉婷，披風劍王銘昌的女兒。

王玉婷看見萬天涯，神情也是一動，向他打了一個眼色，螓首微搖。

萬天涯雖然不清楚王玉婷爲何會跑到這裏來，但亦知道她之眼色乃扮作不認識之意思，會意道：「果然都是國色天香，實在令我難於取捨，乾脆便全數留下，一起喝酒！」

聽見萬天涯如此說，最高興的當然便是那鴇母了，急忙替萬天涯介紹衆女認識。

四名美女，分別名叫玉婷、嫣紅、小翠及綺君，萬天涯有點奇怪，王玉婷爲何連名字也不另改一個？

只是，他沒有空去想，因爲他要在其餘三女之中，找出一個人來。

找出誰來，當然是找出一個身負絕頂武功的人！只因剛才衆女進來時，萬天涯已察覺四人中，其中一人步履輕盈，耳朵銳利如萬天涯亦只能隱約聽見，可見輕功修爲已達登峯造極之境界，可惜適才之注意力被王玉婷所引開，未能察覺究竟誰有如斯身手，但萬天涯可以肯定這人並非王玉婷。

所以，他把四人悉數留下來。

另外有一點使他大爲震驚的是，這人進來不久，便故意放重腳步，與其他人相同，這說明對方不但心思縝密，且已一眼把萬天涯之身份認出。

萬天涯從懷裏掏出四顆珠子，分別贈予四人作爲見面禮，趁機在餘下三女臉上視察。

一瞥之下，他更爲吃驚，因爲除了王玉婷眼中尚可看出身負極高內功修爲外，餘下之美女之眼神，簡直與常人無異。

這只有兩個可能性，其一是他剛才聽錯了，否則，這人之內功修爲已達眞人不露相，反璞歸眞之境界。要是如此，這珠珠門可不簡單。

他不動聲色的與四美喝酒談笑，再也沒刻意地尋找這絕頂高手，因爲他心中另有盤算，絕不能露出起疑之心，讓對方察覺而有所防範。

萬天涯雖有千里獨行客之外號，人却非孤獨怪癖，不解風情，反之卻是妙語如珠，幽默風趣。不消多久，已與四名美女隔閡全無，親暱非常。

借着數分酒意，萬天涯驀然發難，左擁右抱的把身旁之小翠及綺君一摟入懷，意圖輕薄。

大凡內功修爲到達某種境界，體

內眞氣在猝然遇襲時便會自動運行，保護要害。來勢愈强，反應便愈大。何況萬天涯舉動輕薄，對方心存反感，自然地便產生抗拒，雖迅速發覺，散去眞氣，萬天涯已察覺這絕頂高手便是身旁清麗脫俗，舉止文雅之綺君。

萬天涯本非輕薄之徒，目的已達，便在綺君企圖不動形跡地閃避之下，放開兩女，拿起酒杯，移坐玉婷與嫣紅中間，故技重施。

那知道，玉婷與嫣紅兩女，均借勢依偎在他懷中，任從輕薄，登時使他大爲尷尬。

萬天涯之原意，只是不想綺君醒覺他適才之舉動乃試探她之武功，故一視同仁，對玉婷和嫣紅也加以輕薄，却想不到兩人竟不加抗拒，更投懷送抱。

事實上，以萬天涯之條件，那個女子不傾心，尤其是愛金更愛俏的風塵女子？更不說另懷目的之王玉婷了。

萬天涯在此情況下，若不解溫柔，定會引起綺君之懷疑，只得繼續裝出一副好色模樣，大肆輕薄。

這晚，他留宿在留香院，陪伴他的，便是王玉婷。

這時，房間裏，只有他們兩人。

「萬公子，賤妾剛想找你呢！」王玉婷坐在床沿，低聲道。

萬天涯找了一張椅子，在她身前坐着，道：「王姑娘，妳跑來這裏幹甚麼？」

「萬公子，賤妾……」

萬天涯突然示意噤聲，並揚手把燈熄掉，走向床沿，低聲道：「房外有人。」

房內漆黑一片，萬天涯雖然目光銳利，却也只能隱約看見王玉婷之輪廓身形，對她之臉部表情，反應則無從而知。

她的語聲卻出乎意料地平靜：「萬公子，春宵一刻值千金。」

萬天涯大爲猶豫之際，已感覺到王玉婷之柔荑業已伸到，把他拉往床間。

萬天涯剛想掙脫，耳邊已响起王玉婷細如蚊蚋之聲音：「萬公子，窗外是否仍有人偸聽？」

萬天涯側耳一聽後，點點頭。

「那你還不快點上床來，難道要別人知道我們乃假鳳虛凰嗎？」王玉婷急道。

萬天涯沒法可施，只得坐在床沿，誰知道王玉婷竟動手替他寬衣，邊在他耳邊低聲道：「萬公子，賤妾知道這對你很委曲，但是對方肯定在偸看着，我們別無選擇。」

萬天涯登時爲之一呆，他本來之目的，旨在和王玉婷詳談，並弄清楚她爲何拋頭露臉，棲身留香院這種地方，實在料不到事態竟如斯發展。

除了任從擺佈外，他還能做甚麼？

王玉婷替他寬衣後，更自去衣裳，摟着他雙雙倒在床上。

「王姑娘，我們不必如此啊！」當萬天涯發覺王玉婷竟假戲眞做，百般挑逗時，登時大爲焦急，低聲道。

「萬公子，要非如此，賤妾肯定會露出破綻的，要知道，賤妾在這方面，實在毫無經驗！萬公子，難道你嫌棄賤妾？」王玉婷邊說邊緊摟着萬天涯，在他懷裏不停扭動。

軟肉溫香抱滿懷，萬天涯並非有缺陷之人，那堪如斯挑逗？

房間外一黑暗角落裏，果然有一纖小黑影正在偸窺着房內之活動，良久後方始離去。微弱月色下，依稀能看出這臉帶紅霞的人正是那內功修爲極高之綺君姑娘。

房內之萬天涯亦已察覺偸窺之人已離去，只是他已無暇理會，在這情況下，要抽身而退，已是太遲。

「王姑娘，這眞委屈妳了，萬某之意本是……」一切平靜後，萬天涯內疚的道。

王玉婷一把掩着他的口道：「公子，這是賤妾心甘情願的，與公子毫無關係。實不相瞞，賤妾對公子早已傾慕非常，能有機會服侍公子，賤妾實在榮幸。」

「王姑娘……」萬天涯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公子，喚我玉婷！」王玉婷嬌羞地道。

「玉婷，爲甚麼妳會跑到這裏來？」

「公子，賤妾還不是爲了追查那些兇手之下落？因那些人會殺害不少退任京官，賤妾便推斷他們定在京中有眼線。賤妾在京，舉目無親，更與官府中人毫無聯絡，要打聽消息，唯有投身風塵之地。」

「玉婷，妳爲此事所作之犧牲可不少！」

「公子，請不要這樣說，賤妾那有甚麼犧牲？爲了賤妾之事，令公子東奔西跑，倒令賤妾心中不安，難以爲報。」

「所以妳便用這方法來報答我？」

「公子，賤妾蒲柳之姿，得公子不嫌棄已是心中竊喜，怎敢用這方法辱及公子？」

萬天涯大爲感動，道：「玉婷，怎可以如此卑視自己？妳不但貌美如花，冰清玉潔，且孝義可嘉，萬某得妳垂青，實在是三生修來之福氣。」

王玉婷激動地緊摟着萬天涯，道：「公子，你對我眞好。」

萬天涯輕吻着王玉婷香腮，道：「玉婷，妳可查出甚麼線索來嗎？」

玉婷道：「賤妾在留香院只有十多天，並不曾探出甚麼來，只是不知怎的，總覺這裏有點問題，但卻說不出問題在那裏。直至剛才公子說有人在房外偸聽，方明白這裏有對方的人潛

伏。」

萬天涯：「玉婷，如今我已來到，妳也用不着在此逗留了，明早與我一起離開吧。這裏不但有敵人潛伏，且身手極高，比起我來，並不差上多少，妳留在這裏，實在非常危險！」

玉婷道：「這怎麼可以？剛找着線索，那可以就此放棄？」

萬天涯笑道：「便是因為掌握了線索，所以才毋須留在這裏。何況，我怎放心把嬌妻留下冒險？」

王玉婷怔了一怔，道：「公子，你要娶賤妾？」

萬天涯道：「當然了，妳以為我是飽食遠颺之薄倖郎嗎？」

王玉婷却道：「公子，你可不必為剛才之事而娶賤妾的，否則賤妾更是心中不安。」

萬天涯為之一呆，道：「玉婷，妳不願意嫁我？」

王玉婷道：「賤妾怎會不願意呢？只是，剛才那一段情緣，公子只是身不由己之下才做成，實在不必負任何責任，婚姻大事，關係終身，公子必須三思，否則日後……」這段話，竟由一個漢家女子口中說出，實在令萬天涯大為錯愕，只因當時來說，禮教甚嚴，一個黃花閨女只要身體重要部份被男子看見或觸及，那便非要嫁予這男子不可。

因此，王玉婷如此做的解釋只有一個，那便是利用身體作為報酬，雖然她曾加以否認。

萬天涯略帶不悅的道：「玉婷，無論妳怎麼說，我也一定要娶妳的，除非妳不願意嫁我，獻出身體只是……只是為勢所迫。」他本想說另有目的，但想到這會嚴重傷害對方自尊，急忙改口。

「公子，賤妾怎會不願意嫁你呢？賤妾把清白身子交予公子，純乃自願，更無其他企圖。至於賤妾不能答應公子之原因，乃是……乃是……」

「乃是甚麼？」萬天涯急急問道。

「公子，賤妾穿紅着綠，乃是方便行事，事實上賤妾仍是大孝在身，家父入土還不足兩個月，賤妾便不顧羞恥，與公子幹那……幹那不可告人之事，實在愧對家父在天之靈，那可以再在家父屍骨未寒，大仇未報之際，與公子成親呢？」王玉婷終於把原委說出。

萬天涯輕嘆一口氣，道：「原來妳是為了這個，為甚麼不早點說嘛！既然如此，成親之事便暫時押後，等待妳大孝期滿，並把這珠珠門剷掉後才舉行吧！」事實上他並不是急於成親，他之所以要娶王玉婷為妻，大部份是為了責任問題，根本他和王玉婷只是第二次見面，那裏談得上感情，喜愛？只是，他沒詳細考慮後果便留下來，並侵佔對方冰清玉潔的身體，怎能毫不負責？

「珠珠門！公子，你從那裏聽來這名字？」王玉婷大為詫異的問道。

萬天涯便把當日別後之經過扼要地說出。

王玉婷酸溜溜的道：「公子，那柳姑娘一定是很標緻的了，你與她……」

萬天涯笑道：「她只是個黃毛小丫頭，妳想到那裏去了？我對妳之心意，妳還不明白？那我便用行動來表示吧！」

「噢，公子，你壞死了！」王玉婷嬌呼着，欲拒還迎。

× × ×

翌日，王玉婷却堅持不與萬天涯一起離開留香院，說道：「公子，若賤妾這時便離去，定會引起對方疑心，你可不要忘記自己的外號和一貫作風啊，若一夕風流後便把賤妾帶走，那豈不叫人懷疑。」

萬天涯想想也是道理，只得道：「那妳可要小心一點，有進展時我再來。」

回到客棧，萬天涯發覺柳氏兄妹均坐在房中，滿是擔心等着他，眼裏紅絲遍佈，看情形似是通宵未眠。

「你倆怎麼了？為甚麼不睡？」萬天涯一看兩人神色，已知究竟。

「萬大哥，我們擔心你有甚麼意外嘛！」小妮子柳小菁差點兒沒哭出來。

萬天涯輕拍小妮子香肩，笑道：「傻丫頭，妳萬大哥的本領高強，有誰可以動分毫，怎會有意外呢？聽我的話，快點去睡一睡，稍後我帶你們到處遊覽京華風光。」

「真的嗎？噢，是了，萬大哥，你昨晚為甚麼不回來了，可把我們擔心得要死！」柳子安從沒到過北京，聽說可以到處遊覽，也大為雀躍。

在小妮子面前，萬天涯實在不方便說在留香院留宿一宵，只得道：「昨晚因發現了線索，所以弄至通宵達旦，稍後我再和你們說吧，現在，你們快點去睡一睡，養足精神。」

兩人不敢多問，分別回房休息。

不久，响起一陣敲門聲。

「進來吧！」萬天涯應道。

「萬爺，這麼早便找我，有甚麼事嗎？」大塊頭張再飛睡眼惺忪的跑了進來。

「昨晚又跑到那個浪蹄子處了？身體要緊，可不要太拚命啊！」萬天涯笑道。

「我真不像你那般傻，長年吃素，老實說，沒有女人在旁，我便睡不着覺！」

「大塊頭，你可認識留香院的綺君？」

「綺君！你竟對這貞節牌坊有興趣，這可難了，綺君這妮子賣笑不賣身，多少貴胄公子終日捧場，亦未能獲垂青，依我看，你還是另找目標吧！」

「你說到那裏去了？這綺君的身世，你可清楚嗎？」

「十個婊子，佔着五個都有可憐身世，餘下五個則編造故事，賺人同情

，使那些冤大頭多多奉獻。那有空去追查這麼多？」

「大塊頭，這綺君可不簡單，棲身留香院定有所謀。」萬天涯道。

「何以見得？」

「很簡單，因為她的內功修為，比我不遑多讓！」

「真的？你沒有看錯吧！這妮子弱不禁風，雙目雖然清晰明亮，却不帶半點精光，那像懂武功之樣子？」

「大塊頭，我怎會看錯？只是，她若是有為而來，定會編造一套天衣無縫的故事來掩飾身份，即管盡人事吧，也許可以找出一個兩個與她有關的人來。另外，希望你能夠派人監視着她之日常行動，試看能否找出與她聯絡之人，不過，定要派遣一些精明一點的，不要打草驚蛇，被她察覺，那時便功虧一簣！」

「放心吧，萬爺！些微小事，我若不能辦妥，怎在京師立足？還有其他吩咐嗎？」

「吏部那裏可有甚麼進展嗎？」

「我的萬大爺，昨天才開始進行調查，那有這麼快？你以為我是神仙？」

「那麼有消息時便通知我吧！看你的樣子，似乎仍沒有睡夠，我不阻你了，回去繼續努力吧！」

大塊頭哼了一聲，道：「終有一天，我定會把你從床上抓出來，而且一定在你重要關頭才動手，讓你也嚐嚐這滋味！」

萬天涯登時想起宵來與玉婷溫存時，被窗外之人偷窺之情況，不禁苦笑起來。

× × ×

正當萬天涯和柳子安，小菁兄妹到處遊覽京師名勝之際，留香院的綺君姑娘亦在一名丫環陪同之下，跑到城外一香火疏落之玄都觀上香。

據綺君說，這天是她娘親的忌辰。

她是真的來上香嗎？當然不是，她只是來這裏見一個人。

在一偏殿中，細看附近並沒他人後，綺君便一個閃身躍到神像之後，打開一道暗門而進，留下丫環春花在偏殿中把風。

片刻後，綺君已處身一密室裏，在她身前，一名留着短鬚的中年人正含笑地坐在一簡陋小床上，道：「婉兒，這裏的事可順利嗎？」

綺君略一頷首，道：「一切都很順利。爹，你跑來北京幹甚麼，難道對女兒不放心？」

中年人笑道：「妳的本事比爹還要高明，爹怎會不放心？爹是為了萬天涯那小子而來的！」

綺君驚愕地道：「萬天涯？萬天涯和我們有甚麼關係？」

中年人道：「不久之前，門裏三名劍手奉命前往對付一名姓何的狗官，誰知竟悉數自殺而死。本門規則，只有不敵被擒，沒機會逃跑才會自殺。」

綺君大訝道：「是萬天涯把他們生擒？」

中年人道：「是的，便是萬天涯下的手，單靠護送何老狗的飛馬鏢局，便是要傷着本門劍士也難於登天，何況生擒？」

綺君道：「爹，以天涯浪子的性格，絕對不會充當保鏢，更甚少管閑事，怎可能是他？」

中年人道：「婉兒，的確是他。負責狗官事項的李堂主因不見三人回來覆命，便派人調查，才發覺三名劍手已殉難，後來更在那些鏢師口中探知是個姓萬的人路過，插手管閑事！那些鏢師更到處吹噓那姓萬的武功，說他只舉手投足之間，便已制服本門之三名劍手。」

綺君點頭道：「天下間，能夠一舉制服本門三名劍手之萬姓高手，的確只有萬天涯一個。只是，他為何會找我們的麻煩？」

中年人道：「我也不知道，所以當獲悉他向着北京而行時，便匆匆趕來，查明他之動向。但願他只是因為一時衝動，伸手管閑事，這傢伙身手高明，實在難纏。」

綺君長嘆一聲，道：「爹，難纏也得纏。萬天涯是存心和我們作對的。」

中年人吃了一驚，道：「婉兒，何以妳如此肯定？」

綺君道：「爹，萬天涯這人，甚少管閑事，很多時即使碰上了，也是在旁觀看，只在忍無可忍時才會出手。

中年人道：「的確如此。當日本門三名劍手追殺個六七十歲的老翁，很可能因此惹怒他，憤而出手。」

綺君道：「爹，萬天涯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殺人，何曾聽說過他生擒對手？」

中年人恍然大悟，道：「是了，他生擒本門劍手，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問口供，追查我們之消息。」

綺君道：「爹，對了。只是，他為何要這樣做呢？我們又不曾冒犯着他！」

中年人道：「問題很可能出在與他走在一起的柳氏兄妹身上，柳葉山莊在個多月前遇襲，柳長風夫婦與十多名莊中高手遇害身亡，柳葉山莊可能與萬天涯有交情，所以找了他追查襲擊柳葉山莊的兇手，否則他們三個人不會走在一起。」

綺君道：「但柳葉山莊並不……噢，萬天涯定是誤會本門所為，所以到處找尋我們，剛巧被他遇上本門劍手追殺何老賊，便擒人逼供。」

中年人道：「要是如此，那便頭痛了，若讓他胡來的話，定會把我們之計劃搗亂，甚至影响本門之安全。」

綺君道：「爹，萬天涯昨晚已來過留香院！」

中年人大吃一驚，急道：「婉兒，他找上了妳？」

綺君道：「是的，當時與我一起的

，還有三個留香院的姑娘。看樣子，他似是目的在於尋歡作樂，後來，他更與一個名叫玉婷的渡過一宵，直至今晨才離去。」

中年人略吁一口氣，道：「這還好，我眞擔心他已認出妳的身份，妳的武功雖比爲父强，但也不一定能勝過他。」

綺君道：「女兒却有點擔心，只因與萬天涯共渡春宵的玉婷，並非普通風塵女子，武功比本門的劍手，只高不低。」

中年人急道：「這玉婷來了留香院多久？」

綺君道：「只有十多天。」

中年人道：「難道萬天涯早已對留香院注意上，並指派這玉婷進來卧底，打聽消息。但萬天涯身側，從來都沒有女子的啊！」

綺君道：「初時女兒也這樣懷疑，所以便前往他們房外偷聽。」

中年人道：「可聽着甚麼嗎？」

綺君登時滿臉通紅，道：「他們進房後，並沒有說甚麼便熄燈上床，跟着便……便……」她是個未經人道之黃花閨女，怎能說出口？

中年人會意，道：「他們是老相好！如此說來，這名叫玉婷的定是萬天涯指派來的了。」

綺君道：「爹，這玉婷並非萬天涯之老相好，因爲照昨晚之情形來看，這玉婷還是破題兒第一趟，而且，玉婷若是奉萬天涯之命到留香院，他們實在不必在留香院相會那般引人注意。爹，你認爲女兒說的對嗎？」

「但是，玉婷若是有爲而來，而且是黃花閨女，定會賣笑不賣身，怎會隨便把貞操獻給捧場客？」

「爹，合理解釋只有一個。」

「是甚麼？」

「昨晚，萬天涯雖然只是說姓萬，並沒有表露天涯浪子的身份，但玉婷肯定一眼便認出他。當時本是女兒和另一個叫作小翠的坐在萬天涯身側，那知萬天涯喝多數杯酒後，便開始毛手毛脚，女兒當然不順從，萬天涯便轉移目標，向玉婷和另一叫嫣紅的下手。」

「她們怎樣？」

「兩人都沒有抗拒，那玉婷更是刻意遷就，與往日作風大不相同，所以萬天涯便選了她，她也沒有拒絕。所以，女兒認爲她早已認出萬天涯之身份，獻出貞操，以博取萬天涯之歡心。至於眞心目的，不消說便是她潛進留香院之目的有關。」

「這玉婷究竟有何目的，難道是針對我們而來？」

「爹，女兒懷疑她是大內密探，爲了那些狗官被殺之事潛進留香院。」

「婉兒，以目前之形勢看來，我們得把京師附近之一切活動停下，暫時放過那些狗官。」中年人沉思片刻後道。

「爹，爲甚麼？難道只是爲了玉婷這不要臉的女人？」不知怎的，自從昨晚後，她對玉婷大爲反感。

「大內密探在爲父眼中，只是跳樑小醜，何須爲這玉婷而停止活動？我只是擔心萬天涯。」中年人道。

「爹，你恐怕萬天涯眞的被玉婷爭取到對付我們？」

「萬天涯是何等人物，怎會中美人計？婉兒，你眞的認爲姓萬的到留香院，是爲了尋花問柳？」

「難道不是？」

「若他只是喝酒談笑，那便可能眞的是來散心。只是，妳剛才曾說他毛手毛脚，更留下玉婷渡宿，那便不尋常了。萬天涯的武功，比妳只高不低，妳既然看出玉婷身負極高武功，他怎會看不出？若是眞正尋歡，他怎會選一個明顯地有特殊目的之姑娘。所以，他的眞正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借機調查那玉婷之身份與目的。」中年人分析道。

「如此說來，他是爲了調查柳葉山莊之事而到留香院！」

「是的，應該是爲了這。以他的條件，若需要女人，何須跑到妓院？只要略作暗示，江湖中便有大羣美女爭相獻媚，這次，幸好有那玉婷把他的注意轉移，只是，當他發覺玉婷之身份是大內密探，便會另尋目標。」

「爹，女兒只是推測她是大內的人吧了，並沒眞憑實據，吏部的眼線正在調查着。」

「無論怎樣，我們也得暫時停止這裏的活動，爲了那些狗官而冒險，實在犯不着，況且，我們還另有很多對象呢！婉兒，妳還是隨我南下，對付那些武林敗類，暫時避開萬天涯吧！」

「爹，這些狗官當年進讒崇禎，致爺爺慘死，實在死有餘辜。但其他武林人物，與我們並無仇怨啊，爲甚麼要殺他們呢！」

中年人聽了，頓即額露青筋，咬牙切齒地道：「婉兒，我和妳說過多少遍了，不可再勸我罷手，妳說吧，是誰害死你爺爺的？」他現時的模樣，駭人萬分，與剛才溫文爾雅之態度簡直判若兩人。

綺君急道：「爹，請你不要這樣吧！」

中年人雙目圓睜，捉着綺君雙臂猛搖：「快說，是誰殺死妳爺爺的？」

綺君連忙回答：「爹，是崇禎……不，是朱由檢和他身邊那一羣禍國殃民的奸臣。」

中年人這才放開手，抬頭慘笑道：「想當年，妳爺爺爲了大明，爲了朱家，簡直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他……」

綺君掩面痛哭，狂叫道：「爹，不要說了，求求你，不要再說了！」

良久，中年人方才平靜下來，道：「婉兒，對不起，每當想起你爺爺，爲父的便不能控制自己，聽我的話，

暫時不要對付那些變節的狗官了，隨爹南下吧！」

綺君點點頭，道：「爹爹好吧！待女兒回留香院交代一句，才和爹南下吧。這麼辛苦才建立起聯系，就此放棄實在可惜。」

中年人同意地道：「早去早回。」

× × ×

萬天涯與柳氏兄妹遊玩完畢，回到客棧時，意外地發覺大塊頭張再飛已在房間裏，來回地踱着步，似是等候了一段時間。

「怎麼了，大塊頭，這麼快便有消息了嗎？」只一天工夫，大塊頭便能查出端倪，他手下辦事效率當眞不差。

大塊頭點點頭，道：「吏部有個小官，在這數個月來突然發了財，不但經常留連風月場所，更暗中購買大屋，經調查後，我發覺最近並沒有甚麼肥缺空懸，他的財富來源頓使我十分懷疑，便找了他來一問。」

「他怎樣解釋？」萬天涯問道。

「這傢伙支吾的說是從賭坊裏贏回來的。眞是去他的大頭鬼，虧他敢說出來。」

「大塊頭，這裏又不禁賭，在賭坊裏贏錢，爲甚麼不可以說出來。雖然進賭坊的，大部份都是輸，但總會有一、兩個贏的啊！」萬天涯笑道。

「萬天涯，我是幹甚麼的？每天，我泡在賭坊的時間，比別人睡覺加上吃飯的時間還要長。這傢伙若會在賭坊裏贏過大錢，我怎會不知道？事實上，這傢伙根本連去賭坊怎麼走也不懂得。他若是說那筆錢是他老婆當婊子賺回來的，我也會有點兒相信。」大塊頭得意洋洋的道。

「那你一定飽以老拳，逼他說出眞相了。」萬天涯道。

「我怎麼敢？他那仙風道骨的模樣，只怕拳頭還沒落在他身上，便已嚇得一命嗚呼了！那時我如何交差？我只是一瞪眼，加上一聲大喝，他已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萬天涯大笑，道：「老實說，你那模樣的確比閻王老子還要可怕，難怪他不敢不招！這傢伙怎麼說？」

大塊頭更是得意，道：「這兔崽子果然便是被那甚麼珠珠門收買了，負責供給那些前朝降臣之資料。」

「如何聯絡，資料交給誰？」

「最初和他接頭的是一個武功極高之幪面女子，他之所以合作，一半是爲了報酬，一半則恐怕那幪面女子把他殺掉，每次拿到資料後，他便把消息寫在一張紅絹上，拿到城外玄都觀，放在偏殿神像前便離去，每次的翌日清晨，他醒來時便會發覺一袋銀兩放在他床頭。」

「這麼說來，玄都觀很可能與此有關！」

「當然了，你那妞兒今日之內，曾兩度往玄都觀上香呢！」

「我的妞兒？你是指誰？」

「當然是綺君了，難道是玉婷嗎？」

「你也認識玉婷？」萬天涯爲之一怔。

「在京師裏，有甚麼可以瞞着我的？中午時，留香院的鴇母便來向我報告你與她之事！不過，莫說我不提醒你，這名叫玉婷的可不簡單，你可知她的身份和目的嗎？」

萬天涯急忙道：「大塊頭，用不着你來告訴我，我當然知道玉婷的身份和混入留香院的目的，告訴你吧，她也是調查珠珠門之事的！」

萬天涯先入爲主，更經過那一段情緣，怎會懷疑王玉婷。

大塊頭以爲萬天涯早已知道王玉婷之眞正身份，便道：「既然你已知道，那無妨，我只恐怕……」

萬天涯阻止他說下去，道：「大塊頭，你還是說有關那綺君之消息吧，她在玄都觀曾逗留多久？」

張再飛道：「第一次在中午時分，約逗留了半個時辰，其後便回到留香院，一個時辰後再度前往，那時我剛巧從那傢伙口中查出玄都觀三個字，聞報後便立即加派人手前往監視，咦，是了，爲何這麼久都沒有消息？」

萬天涯立即站起，道：「大塊頭，情況可能有變，我們前往看看。」

柳子安、小菁兄妹急道：「萬大哥，那麼我們呢？」

萬天涯道：「立即收拾行裝，我們很可能不回來這裏的了。」

三人行李簡單，何須收拾，各提起隨身包袱起程，取回馬匹後，萬天涯道：「大塊頭，這裏的店租，稍後你替我代付吧，下次來京時才還給你。」

張再飛對牽馬來的店夥點點頭，苦笑道：「幸好像你這般的朋友，只有一個，否則我可要破產了。」

「大塊頭，不用哭喪着臉了，昨晚向你拿的那袋珠子，只用了四顆，其餘的消費都是我自掏腰包，並沒有掛在你賬上，還你餘下的珍珠！」萬天涯笑着便拋過一小錦袋。

「只用掉四顆珠子！我的萬大爺可眞懂得節儉，你可知道四顆珠子已夠一家人吃上十年八載的嗎？」大塊頭接過錦袋，嚷道。

「大塊頭，嚕嗦甚麼，還不快點跟上來？現在城門已閉，你不跟着來，難道要我抬着馬匹，越牆而過？」

大塊頭大笑：「你現在可領略到有財有勢之好處了吧？」邊說邊跟了上去。

萬天涯笑道：「我只知道有個有財有勢朋友之好處，最低限度不用自己掏腰包。」

不久，四人三騎已來玄都觀外。大塊頭找着手下一問，才知道綺君與一名丫環內進後，便毫無動靜，亦不見任何人出入道觀。

萬天涯道：「大塊頭，這道觀一共有多少人？」

大塊頭道：「這玄都觀香火疏落，只有一個老道和一個負責打掃的雜工。」

萬天涯道：「大塊頭，你和子安，小菁在這裏等着，我進內看看。」語聲方畢，人已像飛鳥般飄身進觀。

道觀裏，一片死寂。

萬天涯如鬼魅在觀裏巡視一週，除了大塊頭所說的老道士和雜工外，再也找不出第三個人來，那有綺君和她的丫環之影子？

萬天涯略為考慮後，便衝進那老道士之房間，不由分說便把他抓着，道：「老道，留香院的綺君何在？」

老道士惶恐萬分，道：「大爺，綺君施主早已離去，貧道怎知她在那裏？」

萬天涯道：「她是何時離去的？」

老道士答道：「綺君施主早在中午時分便已離去。」

萬天涯一把抓着老道士胸襟，捏開他的牙關，檢查他口腔，看看有沒有暗藏毒藥。

老道士口腔，牙齒也沒有多少隻，更不要說毒藥了。

萬天涯剛要查探老道士是否懂得武功之際，老道士士已閃電般揮動那雙瘦若枯骨的手，分襲萬天涯小腹及咽喉。

萬天涯身手，是何等高超，怎會把老道士放在眼裏呢，只見他抓着老道士胸襟之左手一甩一抖，老道士枯瘦的身軀已倒飛丈餘，砰的一聲撞在牆上，軟軟倒下。

萬天涯隨身而上，閃電般點了老道士數穴，道：「老道士，想不到你裝得這般像，快點從實招來，綺君那丫頭究竟在那裏？」

老道士呸了萬天涯一口罵道：「兔崽子，鷹犬，道爺栽在你手中，沒話可說！要殺便殺，問那般多幹甚麼？」

萬天涯為之眉頭大皺，他對於套取口供，實在經驗不多，尤其是面對這個風燭殘年的老道士，他根本便不忍心施展那些如分筋錯骨，逆血攻心等歹毒手法。

沒法可施下，他揚聲道：「大塊頭，你們進來吧，順道把那雜工也抓來！」聲音不大，但每個字均清晰地送進觀外各人之耳朵裏。

片刻後，大塊頭等人已來到，大異地道：「萬爺，你剛才說甚麼？那雜工何曾在觀內了？」

萬天涯道：「怎麼不在，我剛才還見過……噢，道觀裏有暗道通往外間，快分頭找一找。大塊頭，這道士交給你了，看能否在他口中套出甚麼來。」跟着便與柳子安等人在觀裏詳細搜索。

差不多搜索了半個時辰，萬天涯才發現偏殿神像後，有一處地方特別潔淨，全無半點塵埃。

他連忙運足真氣，護着全身要穴，把手掌按在特別清潔之處，運勁輕吐。

登時露出一道暗門。

萬天涯連忙找了一盞油燈，閃身而進，只見暗門後乃一窄長梯階，向下伸展，盡頭處則另有一門。

萬天涯運起護體神功，飄身掠向階梯盡頭，根據不久之前巧奪天工馮人杰曾傳授之方法，摸索門上開關。

馮人杰所授方法，靈驗非常，片刻後萬天涯已把門打開，閃身而進，却發覺原來只是一間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椅子的小密室，但却是一塵不染。

這時，大塊頭已挾着老道士，與柳子安兄妹等人來到，道：「可有甚麼發現？」

萬天涯搖頭道：「這密室如此清潔，近日定有人在此停留過。」邊說邊連連揮掌，拍向四週牆壁。

柳小菁大惑，道：「萬大哥，你這是幹甚麼？」

大塊頭笑道：「小妮子，妳的萬大哥正在探索有沒有暗門！」

柳小菁仍是不明白，道：「這裏拍拍，那裏拍拍，便能查出暗門所在？」

萬天涯道：「小菁，若有暗門的話，牆上的回聲便會比較空洞，妳明白嗎？」

柳小菁點點頭，道：「原來如此！萬大哥，為甚麼你不試一試那張床呢，聽說大部份暗道都是藏在床下的。」

萬天涯啞然失笑，自己竟然忘了這原始方法。事實上，很多時最明顯之處亦是最容易忽略之處，做事也是如此，很多時，一個非常簡單之方法能把事情辦妥，不少人却鑽牛角尖，繞了一個大圈，浪費不少氣力，採取另一繁複之方法來完成。

萬天涯吩咐眾人閃開後，便一掌拍向小床，登時把之擊碎，露出一條地道。

萬天涯一馬當先，沿着地道向前奔，不多久已來到盡頭，輕力一推之下，已看見點點繁星。

大塊頭笑道：「這裏已是後山，難怪看不見綺君那丫頭出入了！」

萬天涯遊目四顧，發現零星痕跡，道：「那裏的樹葉有被人踐踏之痕跡，他們定是南下了，大塊頭，吩咐你的手下，立即把我們的馬找來，我要繼續追踪。」

大塊頭吩咐了手下後，道：「這老道怎麼處置？」

萬天涯道：「這老傢伙，殺也不是，不殺也不是，既然對方已醒覺，短期內應不會回來的了。把他帶回去，囚上一兩個月，然後放了吧。」

× × ×

萬天涯帶着柳子安，小菁兄妹沿着踪跡，一路跟踪，可是，時間相距過久，在微弱月色下，不但綺君之行踪未能尋着，連道觀之雜工亦已鴻飛冥冥。

萬天涯輕嘆一聲，道：「我們還是找一處略為清潔的地方，露宿一宵，明早再作打算吧！」

翌日，三人繼續南下，找尋綺君及那雜工之踪影。人海茫茫，要找尋他們，談何容易？

轉眼間，三個月已經過去。

這期間，江南一帶不斷發生武林知名人物被害的事件，兇手都是十多名年紀只有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

萬天涯三人東奔西撲，始終都未能掌握這名叫珠珠門的神秘組合行踪資料。

這天，三人正在整理各遇害武林人物之資料，研究珠珠門之殺人動機之際，柳小菁忽道：「萬大哥，你可覺得這珠珠門近來愈是肆無忌憚呢？」

萬天涯道：「小菁，自開始，他們都是如此的了，又怎會近來才肆無忌憚？」

小菁搖頭：「不是啊，萬大哥，當日他們進襲柳葉山莊時，據柳福說，均是頭戴黑套，只露出眼睛，行兇後，其中一人才取下頭套，聽說另有數處之情形也是大同小異，但是，近月來所發生的事件中，沒有一人是幪面行事的，毫不顧慮被人認出面目，那不是肆無忌憚嗎？」

一言驚醒夢中人，萬天涯一拍大腿道：「小菁，妳這話可提醒我了。」

小菁道：「噢，是嗎，萬大哥？」

萬天涯道：「近數月來，你們的武功不但進步神速，心思也愈來愈縝密，假以時日，定能重振柳葉山莊之威名！」

這數個月來，柳子安、小菁與萬天涯終日作伴，小妮子之一顆芳心，已情不自禁的放在萬天涯身上，如今聽見受到這稱讚自己，不禁甜絲絲地道：「萬大哥，這還不是你的功勞，我們兄妹實在不知如何報答萬大哥哩！」

柳子安道：「萬大哥，要不是你，我們現在也不知……」

萬天涯道：「說這些話做甚麼？小菁，剛才妳那番話，令我想起一處可疑之地方。當日那些幪面人行兇後，其中一人便扯下頭套，露出年輕而俊俏的臉孔，不但在柳葉山莊如此，在其他的地方亦是如此。你們想一想，這其中可有特別，或是可疑之處？」

兩人聽了，連忙用心思考，片刻後，小菁已率先回答：「萬大哥，他們此舉，定有特別用意！」

「何以見得？」萬天涯點頭笑問。

「若是只在其中一兩處，可以解釋那人只是無心之舉，他們既然幪面行事，主要便是不想別人認出廬山眞面目，那有人會如此大意，每次都扯下面套，顯露俊俏之面孔？既然如此，何須多此一舉，幪面行事？」

「對了，而且那人每次都刻意地招呼其他的人道：『師弟們，任務完畢，我們撤退！』刻意地强調其他的人乃是他的師弟。」

「他的意思很明顯，是告訴別人他們都是年輕人！」柳子安亦開始有點明白。

「子安，應該說誤導。我懷疑幪面行事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其中不乏有名之士，換言之，是有相當年紀的武林中人，恐怕給認出來。而同一期間，亦有不少武林中人與退任京官遇害，下手的都是不曾掩飾面孔的年輕人，這說明了甚麼，你們可知嗎？」萬天涯道。

「下手不是同一批人！」兩人嚷道。

「對了，不但不是同一批人，根本上便是不同組合的人。要非如此，那些幪面人無須刻意地使人認為他們也是年輕人，他們之目的很簡單，便是嫁禍在那羣年輕人，亦即是珠珠門身上。」

「他們為何要嫁禍珠珠門呢？」小菁大惑不解。

「這一點我也不明白，珠珠門胡殺妄為早已引起公憤，實在無須嫁禍。唯一解釋是這些人旨在脫離關係，遇害的人根本是他們要殺的對象，因利乘便把賬推在珠珠門頭上，他們則逍遙事外。」萬天涯道。

「萬大哥，如此說來，殺我們爹、娘的，並非珠珠門了，那我們豈不是一直都找錯對象？」柳子安道。

「也可以如此說。」萬天涯道。

「萬大哥，那些幪面人在這裏數個月來好像消聲匿跡，全無行動似的，我們往那裏找他們？」柳小菁問道。

「小菁，我剛才想過了，死在幪面人手下的，除了你們爹娘外，還有關東大俠柯東青，凌雲劍客謝凌霄以及風雷爪閔天鷹三人。只要查出四人間有何關係，以及因何被殺，便不難追查兇手之身份。」萬天涯道。

「但是，萬大哥，爹一向都不曾和我們提及江湖中事，而其他三家之後人亦全部遇害，我們如何能查探爹與其他三人之關係？」柳子安道。

「是了，數月前我曾告訴你們細心收拾令尊之遺物，試看能否找出甚麼來，你們可發覺甚麼特別東西嗎？」萬天涯突然想起來。

兩人聽了，登時羞愧得垂下頭來。

小菁吶吶的道：「萬大哥，很對不起，我們忘記了！」

萬天涯道：「沒有關係，那我們現在便回柳葉山莊一趟，順道看看有沒有落星刀上官琪的消息。」

小菁道：「萬大哥，那麼這珠珠門……」

萬天涯道：「珠珠門既然並非殺令尊之兇手，我們亦無謂追查，江湖恩怨這麼多，我們管也管不了。」

他竟然忘記了當日王玉婷之委託，放棄追查珠珠門，以及為她報殺父之仇。

這也難怪，王玉婷與他雖有合體之緣，却只是見過兩次面，感情之基礎可說是脆弱非常。反之，萬天涯與

柳子安及小菁兄妹相處數月，已建立牢不可破之感情。

他心目中，已把追查襲擊柳葉山莊之兇手放在首位，漸漸忘記他本來之目的！就是在遇上柳氏兄妹之前的目標。

事實上，王玉婷之印象已開始在他心中模糊起來。這是理所當然之事，沒經過刻骨銘心的情愛，短暫之肉體緣是永遠經不起時間之考驗的。

萬天涯便是如此。

只數天後，三人已回到柳葉山莊。

闊別差不多四個月的柳葉山莊，毫無異狀，一切都與他們離去時一樣。

柳子安召來了總管柳福，問道：「柳福，這數個月來，可有甚麼特別事情發生嗎？」

柳福回答道：「少莊主，沒有，一切都很平靜，只是……」欲言又止。

柳子安急道：「只是甚麼，快點說吧！」

柳福惶恐萬分的道：「只是當日少莊主，小姐和萬大俠起程後數天，莊主的書房和臥室都曾出現一些怪聲，連續發生了數晚，小的在翌日進內視察時，却沒有甚麼事發生。」

萬天涯道：「柳總管，可聽出是甚麼聲音嗎？」

柳福道：「萬大俠，小的也說不出來，像是脚步聲，也像是找東西的聲音，只是，聲音很微弱，不小心聽便不能察覺！」

萬天涯道：「你為何不立即內進一看，而要留待翌日。」

柳福急道：「萬大俠，並非小的膽小怕死，小的只是恐怕莊主和夫人在天有靈，回來巡視，保佑我們，遇上、了便不太好，小的實在不願驚動他們。」

萬天涯道：「子安，我們還是進令尊生前之臥室和書房看看吧！」

三人細心地檢查了數個時辰，也不曾發現甚麼特別處。

萬天涯道：「不要找了，即使有甚麼東西留下，亦已被別人捷足先登拿走了。」

柳子安道：「萬大哥，你認為爹臥室和書房裏的怪聲是別人跑來搜索？」

萬天涯道：「當然是了，難道你也認為是令尊，令堂顯靈？」

柳小菁垂下頭，低聲道：「萬大哥……」

萬天涯道：「甚麼事？小菁？」

柳小菁道：「萬大哥，都是我們不好，要是我們聽你的話，便不會讓別人把東西拿掉。」差點便掉下淚來。

萬天涯輕摟小菁香肩，柔聲道：「小菁，別難過，怎可以這樣怪責自己呢？何況，妳爹也不一定有甚麼東西留下哩，否則那人何須找數天這麼久。」

柳小菁却順勢倒在萬天涯懷中，抽咽起來：「萬大哥，當時我們實在不知道你是否眞的幫忙，心裏徬徨萬分，所以才忘記依你的話去做。今後，我一定會聽你的話，絕不會忘記半句的了！」

軟軟的酥胸，傳來陣陣異樣感受，差點兒便使萬天涯不克自持，他連忙輕拍柳小菁香肩道：「這麼大了，還像小孩子般哭，也不害羞。妳可知萬大哥現時腹如雷鳴嗎？」

情竇初開的少女，最害怕的便是意中人說她像小孩子，急忙離開萬天涯懷抱，揩拭淚水，道：「萬大哥，我給你弄幾款菜式，但你可不能取笑我的！即使不好吃你也得吃！」

萬天涯道：「小菁，妳懂得下廚？」

一旁之柳子安已搶着道：「萬大哥，小菁的下厨本領倒不錯呢，只是難得她有如此心情，自願獻技。」邊說邊向小菁扮了一個鬼臉。

小菁登時紅透耳根，向柳子安瞪了一眼，一縷煙般跑出房外。

不久，晚飯已準備妥，柳小菁果然親自下厨，弄了數款色、香味皆備之菜式。

萬天涯一嚐之下，發覺味道的確不錯，大讚道：「小菁，果然造詣非凡，不知誰人有此福氣，能天天都可以品嚐妳的手藝。」

小菁心裏登時甜絲絲的，笑容滿臉，道：「萬大哥，既然你不嫌棄，那我……」她本想說每天都弄給你吃的，但隨即發覺有點不妥，慌忙改口道：「那……便多吃一點吧！」不停地替萬天涯佈菜及勸酒。

這麼多年來，萬天涯都在江湖流浪，那曾嘗試過如此這般的家庭風味，不禁開懷痛飲，盡情吃喝。

柳子安眼看這江湖怪傑，武林首號人物之天涯浪子為了他們兄妹，終日東奔西跑，更毫不吝嗇地把絕頂武功傳授，簡直待他們如親弟妹般，怎不感激流涕，他看見萬天涯如斯高興，登時也受了感染，拋掉心中悲傷，與萬天涯痛飲起來。

至於柳小菁這小妮子，近日來不斷獲萬天涯多方稱讚，自是大為高興，也陪喝了不少。

終於，柳子安不支醉倒。

萬天涯與柳小菁亦有數分酒意，各自回房休息。

萬天涯脫去外衣，剛想就寢之際，門外已響起小菁的聲音：「萬大哥，我可以進來嗎？」

萬天涯已有數分酒意，那些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之嫌早已拋諸腦後，道：「是小菁嗎，進來吧，門沒上鎖。」

小菁進房後，順手把門帶上。

「小菁，有甚麼事嗎？」

「萬大哥，我只是擔心你吧了，剛才你實在喝了太多酒。」

「噢，沒有問題，更多的酒，我也

曾喝過！你萬大哥的酒量，可也不簡單哩！」

小菁羞怯怯的坐在萬天涯身側，低聲道：「萬大哥，我有一事放在心裏很久了，很想拿出來問一問你，只是……」頭愈說愈低。

這時的小菁，目如秋水，臉泛桃紅，可說人見人愛。

看見柳小菁如斯模樣，萬天涯下識地輕摟着她的肩膊，道：「小菁，有甚麼問題，隨便說出來吧，萬大哥定會替妳作主的。」

他摟着小菁的動作是那般自然，在他來說，只是長輩對後輩一種關懷，却不曾想到他和小菁，在年齡上只相差六、七載。

但在小菁方面來說，便大有不同，萬天涯這親暱動作，不啻是一種愛的表示。她輕輕地倚偎在萬天涯身上，思量着如何開口。

終於，她一咬下唇道：「萬大哥，你當眞喜歡我弄的菜？」

萬天涯想不到她要問的，竟是這一個問題，當下便答道：「當然喜歡了，我恨不得每天都可以吃得着呢！」這的確是他衷心之語，但他卻不會考慮到這話之另一意思。

小菁大喜，忙道：「萬大哥，那我便每天都煮給你吃，好不好？」

萬天涯不假思索，便道：「當然好了，我求之不得呢！」

萬天涯之回答，只是下意識之答案，絕對不知道小菁之問題含有另一種意義，一種他做夢也想不到之意義。

小菁喜極而泣，緊緊的擁抱着萬天涯，道：「萬大哥，多謝你，我……我……我……」她高興得流下淚來。

這時，萬天涯才發覺自己已闖下禍，急道：「小菁，你聽我說……」

在這個時候，小菁那能聽見甚麼，續道：「萬大哥，我實在是太高興了，你知我剛才是何等緊張嗎？萬大哥，要是你剛才回答不的話，我再也沒臉目見人了，不但如此，我實在活着也毫無意義。說眞的，我定會了此殘生，追隨爹，娘於地下。」

萬天涯登時嚇得捏了一把冷汗，把要說的話吞回肚裏，改口道：「小菁，妳不但美麗動人，聰明伶俐，而且溫柔可愛，更能弄得一手好菜，誰不傾慕，只是……」

小菁忙道：「萬大哥，只是甚麼？莫非我還有甚麼缺點？萬大哥，你隨便說出來吧，我定會改過的！」

萬天涯忙道：「不是妳有缺點，而是我！妳有沒有考慮我之年紀比妳大得多，絕不相配，天下間比我條件好的……」

小菁不依地在他懷中扭動，道：「萬大哥，在我心目中，你是天下間最完美的，沒有人能代替你在我心中之位置。至於年紀嘛，你更不要說了，自己只有二十多歲，卻終日以為是老前輩。

萬天涯呆了一呆，自懂事以來，他便追隨師父在江湖中東奔西跑，歷盡滄桑，廿年的磨練，使他心境變得蒼老，再也不覺得自己是那般年輕。

他喃喃自語：「是啊，我只有廿六歲，為甚麼總覺得自己很蒼老，很孤單的呢？」

小菁俯伏在他胸膛上，道：「萬大哥，因為你無敵，因為你高高在上，難以接近嘛！」

萬天涯道：「小菁，我眞是那般難以接近，高高在上？」

小菁道：「萬大哥，這是你自己刻意做出來的，那裏是嘛！大塊頭說得一點沒錯，你是手硬心軟，外冷內熱。」

萬天涯道：「妳眞的相信那大塊頭的話？」

小菁道：「難道你認為他不對嗎？」

萬天涯道：「這傢伙口沒遮攔，十句話中，找不出一句正經一點的。」

驀地，小菁想起了一件事，道：「萬大哥，你當眞懂得一種暖脚的內功嗎？」

萬天涯笑了起來，道：「那有專門暖脚的內功，這只是我拿來取笑大塊頭的吧了。小菁，妳為何會這樣問？」

小菁緊摟着萬天涯，嬌羞萬分的道：「萬大哥，不知怎的，我的一雙脚經常都覺得冷，在冬天尤其嚴重。早想問你的了，只是不好意思說出來。」

萬天涯道：「是眞的嗎？快躺上床來，讓我看看，練武之人，尤其是修習正統內功的，應該不會有這種現象，定是有甚麼不妥。」

小菁滿臉通紅的脫掉鞋子，躺在床上，心裏不停地卜卜跳着。這個年代，女子的纖足，重要之處，與軀體不遑多讓，脫下鞋襪給男人觀看觸摸，簡直與赤裸受撫毫無分別，怎不令小菁紅透耳根，心如撞鹿。

武林人家的女子，多是天足，小菁自不例外，所以在脫下鞋襪後，並沒有異味傳出。

萬天涯輕輕地在小菁纖足上捏着，覺得果然有點冰冷，連忙檢查她之脈搏，片刻後，輕吁一口氣道：「幸好，這只是先天的血氣不足部份經脈瘀塞，並非九陰絕脈，有空時我替妳打通瘀塞之經脈便沒有事的了。」

小菁雙目微睜，道：「萬大哥，那是否很麻煩的。」

萬天涯道：「絕對不麻煩，要不是妳我都喝了酒，現在便可以替妳做。」

小菁道：「萬大哥，聽人說酒能助長血氣運行，照說我喝了酒，應有助打通經脈，怎麼不可以現在做嘛？」

萬天涯道：「小菁，難道妳不知道打通經脈，需要脫去衣服的嗎？」

小菁道：「這有甚麼關係嘛，我已是你的人了，難道他日便不須脫衣服嗎？何況，你剛才已……」聲音簡直低

不可聞。

萬天涯道：「小菁，這大有不同，妳我體內都有酒精作祟，恐怕……」

小菁撒嬌道：「萬大哥，我不理會，我要你現在便替我打通經脈！」坐起來便緊摟着萬天涯。

萬天涯大感爲難，只因在行動中，若有任何一方把持不住，牽動慾火的話，將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引致走火入魔。但是，小菁感情脆弱，若嚴加拒絕，定會惹起誤會，引來不良後果。

無法可施之下，他只好道：「既然妳要現在做，我便替妳做吧！只是，妳得要答應我，必須保持清醒，不得胡思亂想。」

小菁不迭地點着頭，她實在沒想到自己能否做到，更沒有考慮後果，而她根本亦想不到後果會那般嚴重，否則她定會詳加考慮。

萬天涯猛吸一口眞氣，保持靈台明晰，緩緩地替小菁脫去衣服，輕拍她身上各穴，並不停地推拿。

小菁剛才被他脫掉襪子輕捏纖足時，已是心神蕩漾，酒精的作怪，萬天涯熾熱的掌心，再加上她沒有刻意地忍耐，登時使她之慾火牽動，撲在萬天涯身上，不停扭動。

萬天涯大吃一驚，急忙道：「小菁，快點醒來！」

「萬大哥，我體內像有一團火燃燒着，難受得很。」小菁緊緊的摟着萬天涯，低嚷道。

這是慾火焚身，走火入魔之先兆，怎不令萬天涯大驚，他當機立斷，知道若不替她撲滅心中慾火，後果堪虞，便立即脫去衣服，摟着小菁，柔聲道：「小菁，不要害怕，盡量放鬆，不要緊張！」

「噢，萬大哥！」她終於得到所渴望的東西。

良久，萬天涯憐愛地道：「小菁，妳知道剛才是如何危險嗎，差點兒妳便全身經脈破裂的了！」

小菁溫馴的伏在他胸膛上，柔聲道：「萬大哥，即使如何危險，也是値得的！」

萬天涯搖首苦笑：「妳這小東西，眞是……」

小菁佯嗔道：「萬大哥，你還說我小？」

萬天涯沒她辦法，輕拍她一記屁股，道：「大東西，快點起來，讓我替妳打通經脈！」

小菁道：「這麼快便要再冒險了嗎？」那神情嬌羞可愛，實在令人心蕩神馳！

恩怨情仇　一箭雙鵰

翌日清晨，柳葉山莊來了個不速之客，事實上，亦是萬天涯等待已久的客人。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無故搬家的落星刀上官琪，陪伴着他的，是一個氣宇軒昂的中年人。

「上官伯父，你跑到那裏去了，我們找了你很久哩！」小菁嚷道。

「小菁，先讓愚伯見過萬大俠才說吧。」上官琪笑道。

「上官大俠認識萬某？」萬天涯大感詫異，只因他不但與上官琪從沒交往，更是緣慳一面。

「萬大俠，上官某那有如此福氣，只是陳總舵主認識大俠吧！」上官琪拱手施禮道。

萬天涯連忙回禮，目光跟着瞟向上官琪身側之中年人。

中年人也拱手爲禮，笑道：「事實上只可以說陳某認識萬大俠，萬大俠卻不認識陳某！」

萬天涯心中一動，道：「陳總舵主？陳參軍？」

中年人笑道：「人道天涯浪子目光銳利，明察秋毫，果然一點都沒有錯！」

萬天涯連忙向柳子安道：「這裏說話不方便，子安，還不快請兩位內進詳談。」

柳子安會意，忙道：「上官伯父，陳總舵主，大廳人雜，請進書房詳談！」他是柳葉山莊主人，自是由他邀請客人內進。

上官琪注視柳子安片刻，道：「子安，數月不見，你不但成熟懂事，藝業也精進不少哩！」

「當然了，這數月來，大哥從萬大哥那裏，學了不少東西啊！」小妮子搶着回答。

「子安，恭喜你了，能獲萬大俠指點，確是三生修來的福氣。柳老弟在天有靈，亦替你高興呢！說話間，已來到書房。

各人坐下後，柳子安道：「上官伯父，萬大哥對柳家，確是恩重如山，昔日要不是萬大哥來到，小侄也……」

萬天涯打斷了他之話柄，道：「陳參軍，上官兄，兩位這次前來柳葉山莊，是否爲了柳大俠夫婦遇害之事？」

陳永華點點頭，道：「也可以這麼說。事實上，我們是專誠來找萬大俠的，要非萬大俠在此，我們也不敢隨便露臉！」

萬天涯聽了，心中大爲反感，他不知道柳長風與這天地會首腦有何關係，但以上官琪與柳長風之交情，怎能如此畏首畏尾！

他冷冷的道：「陳總舵主，萬某愚鈍，不明你之意思！」

陳永華一看萬天涯神色，已知他大爲不滿，平靜的道：「萬大俠，陳某亦知你定是怪責上官兄與在下沒有在柳葉山莊出事後前來查探，並爲追緝兇徒之事出力。」

萬天涯道：「萬某不敢，陳總舵主與上官大俠貴人事忙，柳葉山莊之事自有萬某出面，毋須兩位費心！」

柳家兄妹聽見剛才陳永華表示若

非萬天涯在此，也不敢露臉之語，亦大感不快，齊聲道：「萬大哥說的對，柳葉山莊之事，我們不敢勞煩！」

上官琪大爲尷尬，急道：「兩位賢侄，愚伯並非貪生怕死，實在有說不出之苦衷，你們且聽陳總舵主之言便明白。」

柳子安，小菁兄妹不約而同地望向萬天涯。萬天涯却沈默不語，似是等候陳永華發言。

陳永華輕咳一聲，道：「萬大俠，兩位賢侄，首先，在下告訴三位一個秘密，柳莊主，他的眞正身份乃是天地會分舵主，負責安徽省之會務！」

萬天涯雖已料到，亦略感震驚。至於柳家兄妹，更是不敢置信。

陳永華續道：「至於上官兄，則是河南省負責人。柳葉山莊遇襲前，柳賢侄曾奉柳舵主之命，送信給上官舵主，這封信可作証明！」

上官琪連忙從懷裏拿出一封信，遞給萬天涯。

萬天涯打開一看，只見信上寫着：「獲重要消息，速請陳總舵主前來商討。」既無上款，亦無下款。

萬天涯把信遞給柳子安，他一看便道：「萬大哥，這是先父筆跡。」把信交還萬天涯。

萬天涯接過後，道：「陳總舵主，這信應不該另有用途吧！」

陳永華道：「柳賢侄既已過目，這信已沒用處，昔日我留下此信，目的便是留待柳賢侄一看。」

萬天涯聽了，把信捏在手心，略一運勁，整封信已成粉末。

上官琪道：「當日子安與小菁兩賢侄來到時，適逢總舵主不在鄭州，故命兩人先回，因不便提總舵主之名，便託兩人回訊，謂我在日內起程前來。只可惜還沒找着總舵主，已傳來柳葉山莊遇襲之噩耗，我便立即交待舵中弟兄會務，打算前來柳葉山莊一查究竟，那知總舵主卻及時趕回，看過信後，便阻止我前來，並命我立即搬家。」

陳永華補充道：「陳某本非居於鄭州，因該處分舵乃新成立，故協助上官舵主處理一切，柳賢侄送信往鄭州時，適逢陳某接獲另一驚人消息，故暫離鄭州前往證實該消息之眞僞。回去途中已聽聞柳葉山莊遇襲消息，與陳某所得消息極爲吻合，故阻止上官舵主前來，並立即舉家躲起避禍。」

萬天涯眉頭一皺，道：「柳葉山莊遇襲前，陳總舵主曾接獲有關消息？」

陳永華道：「爲避免萬大俠與兩位賢侄誤會，陳某便把該消息一字不漏說出來，萬大俠，想你對十八年前，廿多名武林名宿包括各大門派之掌門，以及一大批年輕精英相繼失踪之事亦有所聞吧？」

萬天涯道：「萬某略知一二！」

陳永華道：「該消息便是與此有關，這大批人當時乃是被一神秘組織以各種不同手法網羅，至於該組織用的是甚麼手法，傳遞消息之人並沒有詳細說明，只說包括欺騙，威迫，利誘等鄙卑手段，這組合網羅大批高手，精英之目的，乃是訓練殺手。」

萬天涯道：「那人是誰？可曾透露這組織之名稱及訓練殺手之目的？」

陳永華道：「這人昔年也是一位武林名宿，現潛伏該組織內，陳某曾答應不把他的名字披露，故暫不能奉告大俠，至於這組織則名爲珠珠門。」

珠珠門之名乃萬天涯預料中之答案，故他一點也不驚奇，默默地等待陳永華繼續說下去。

陳永華續道：「珠珠門之眞正目的，該人也無從得知，只是經十八年之訓練後，該組織之殺手已在江湖出現，均是年齡不足廿歲之年輕人，他們之任務，乃是對付我們這些反清組織。」

「他們要對付天地會？」

「不單是敝會，另外還有日月盟以及其他大小義師。當日和這位武林名宿會談的，除了陳某外，還有日月盟盟主。」

「陳總舵主，據萬某所知，近數月來，亦有不少退休京官死在這珠珠門手上，這又是甚麼原因呢？」

「陳某也不明白所以。當時雖已有京官被殺之事發生，但京官退任，挾款回鄉遇劫之事經常都有，故陳某毫不注意，亦因當時不知乃珠珠門所爲，並沒提出來詢問。」

「陳總舵主，請恕萬某多問一句，當日總舵主得悉此消息後，爲何不立即通知柳葉山莊，以便有所防範呢？」萬天涯道。

柳氏兄妹大爲感激，因此問題早悶在兩人心中，因礙於上官琪面子，不便說出口。

「萬大俠，當日陳某得悉此消息後，實大爲震動，只是消息範圍太廣，只說對付我們數個組織，並沒指明那個組織那個分舵。加上當時陳某所在之處，並沒設立敝會分舵，未能以信鴿通知各分舵防範，故只能匆匆趕回鄭州。那知在途中已傳來柳葉山莊遇襲之消息。」

「那麼總舵主爲何阻止上官大俠前來柳葉山莊查問遇襲之事？」

「陳某處事，一向都以大局爲重。老實說，天地會宗旨，乃散播民族意識，爲反清大業舖路，並非和江湖武林爭一日之短長，故會中弟兄，多是低下階層中人，大部份都不懂武功，一旦遇敵，反抗能力等於零，更不要說主動找對方尋仇。當前最要緊的，乃是亡羊補牢，盡量疏散各地分舵，及找出洩漏會中秘密之內奸，免致元氣大傷。」

萬天涯點點頭，頗爲同意陳永華之說法。

陳永華續道：「柳舵主夫婦遇害之消息傳到陳某與上官舵主耳中時，已

是事情發生後數天，即使馬不停蹄趕來，亦已太遲。縱使對方留在這裏等着我們，我們能做些甚麼？柳葉山莊高手已悉數遇難，憑陳某與上官舵主之武功，充其量只能殺掉對方三數人，但我們亦難以倖免；如此犧牲，實在不值得，萬大俠可同意陳某之說法？」

萬天涯點頭不語，臉色已是大爲放緩，再也不是那般冷冰冰，使人不寒而悚。

陳永華續道：「要對付這些珠珠門殺手，天地會只有一個辦法，那便是把各地分舵之高手集中，與之一拚，但陳某能這樣做嗎？縱使有十足把握取勝，陳某也不敢冒險，因爲一旦走漏風聲，天地會便會整個覆滅，韃子鷹犬絕不會放過這機會，把我們一網打盡。」

萬天涯道：「那麼陳總舵主與上官大俠又爲何又來柳葉山莊？」

陳永華道：「萬大俠，實不相瞞，陳某與上官舵主早在三個月前便來過一趟，因不曾見着兩位賢侄，故不曾露臉。」

萬天涯道：「那麼說來，在柳莊主臥室及書房搜索的便是兩位了？」

陳永華道：「正是陳某與上官舵主。因爲柳舵主遇害前送來之信中，曾提及一重要消息之事，故前來找尋，看看能否找着有關這消息之一鱗半爪。」

萬天涯道：「那你們找着甚麼嗎？」

陳永華搖首道：「一無所獲，柳舵主一向謹慎，絕不會留下甚麼可追查之線索及証據在家中，陳某早已知道，此舉只是抱一絲希望吧了！」

萬天涯道：「剛才總舵主曾提及這次來柳葉山莊，乃專誠爲萬某而來，請問有何貴幹？」他聽見陳永華說了那麼久，也不曾道出來意，不禁開門見山問道。

陳永華道：「這數個月來，陳某與上官舵主都在附近一帶，處理善後與重整，事緣自柳舵主遇害後，本會之另三名舵主柯東青、謝凌霄及閔天鷹亦於差不多時間內先後遇害。數日前，陳某與上官舵主正在徐州附近物色合適人選之際，正好碰上萬大俠與兩位賢侄匆匆經過，似是回柳葉山莊，便立即拋下一切，趕來與萬大俠一晤。」

萬天涯耐心地等待着陳永華說出來意。

陳永華接下去道：「敝會自折損大批人手後，便與同一遭遇之日月盟共商對策，決定暫時聯手，並邀請外援，對付這珠珠門，因爲我們再也不能毫無還手地被他逐個擊破，使反清力量蕩然無存。」

萬天涯道：「萬某便是你們對象之一？」

陳永華點頭道：「對了，萬大俠不但是我們之對象，更是我們之希望。」

萬天涯道：「總舵主，你可曾想到殺害貴會四位舵主的並不一定是珠珠門，而是另一批人呢？」

陳永華大爲詫異，道：「萬大俠也知道了？」

萬天涯道：「萬某只是推測而知，並無眞實憑証。」

陳永華道：「殺害敝會四位舵主的，乃是朝廷鷹犬，陳某乃是月前從本會一名叛徒口中得知，四位舵主之身份亦是該判徒所洩漏。」

萬天涯道：「這人現在那裏？」

陳子華道：「叛徒早已被處死，韃子之用意，乃是引本會調動人手對付珠珠門，從而一網打盡。」

萬天涯道：「總舵主，萬某有點不明白，既然你已知道殺害貴會舵主並非珠珠門，爲何還找萬某對付珠珠門？」

陳永華道：「雖然珠珠門並沒有對本會下手，但日月盟之人，却全是他們殺的。雖然日月盟之作風與敝會不大相同，畢竟都是有着同一目標，把韃子趕走。何況，敝會與日月盟曾有聯手對付珠珠門之協議，雖已証實珠珠門並非殺害敝會兄弟之元兇，陳某亦不能坐視，更不能違反協議。」

萬天涯略爲考慮後，道：「總舵主，萬某非常感謝你提供有關殺害柳莊主夫婦兇徒之資料，這些兇徒，萬某與柳家後人，定會追究。至於珠珠門之事，萬某愛莫能助！很抱歉，還請總舵主另請高明。」

陳永華與上官琪聽了，大爲錯愕，實在不明白萬天涯爲何寧與官府作對，亦不願管珠珠門之事，急道：「萬大俠，爲何……」

萬天涯略一揚手，道：「萬某作風，向來都是我行我素，絕不考慮因果，但憑一時之喜惡。況且，萬某一向都甚少管閑事，插手柳葉山莊之事，純因萬某與柳家兄妹特別投緣，並非基於江湖道義。」

陳永華急道：「萬大俠，這不是管閑事，這關係着國家民族，請萬大俠念在同是漢族一份子……」

萬天涯連忙道：「總舵主，你怎知萬某是漢人？」

陳永華登時爲之一怔，道：「萬大俠，難道你是滿人？」

萬天涯道：「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唯一可以奉告總舵主的，便是某有一半機會是漢人，一半機會是滿人，所以，萬某不會幫助滿人殘害漢族，亦不會參加任何反清活動，兩位可滿意萬某之答覆嗎？」

陳永華聽了，長嘆一聲，道：「既然萬大俠不願意幫忙，陳某亦沒話可說。」與上官琪告辭而去。

× × ×

陳永華與上官琪剛離開，小菁已纏着萬天涯追問：「萬大哥，你眞的有一半是滿人？」

萬天涯笑道：「我那會說過這句話？」

小菁道：「你剛才分明告訴那姓陳的你有一半是滿人，一半是漢人！」

萬天涯道：「小菁，我看妳定是昨晚……」話還不曾說畢……

小菁已搶着道：「昨晚甚麼？」臉上已抹上一片紅霞。

萬天涯道：「我是說妳昨晚喝酒太多，到現在還沒醒過來！我剛才只是說：我有一半機會是滿人，並不是我有一半是滿人，妳可不要混淆。」

小菁噘着小嘴：「那有甚麼分別，還不是差不多？一半也好，全部也好，究竟是不是眞的！」

萬天涯道：「那只是我胡謅出來的，藉此把他倆趕走。」

小菁輕吁一口氣，道：「幸好，我眞擔心你不是漢人哩！」

萬天涯道：「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漢人，剛才我也不全是說謊的！」

小菁實在被他弄得一頭霧水，道：「萬大哥，你的話太玄了，我聽不懂。」

萬天涯道：「讓我詳細告訴妳吧。我一生中，只有兩個長輩，其中一個便是先師。自懂事以來，我便追隨着他浪跡天涯，賣藝爲生。至於另外一個，則是一個老和尚，他是先師摯友，每年，先師都會帶着我，在他那兒住上一段時間。我的武功，有一半便是他傳授的。」

小菁道：「那麼你的爹、娘呢？你師父和那個老和尚不會告訴你，他們是誰嗎？」

萬天涯搖首道：「他們沒有告訴我。」

小菁道：「那你一定是你師父在路邊拾回來的孤兒了！否則他們定會告訴你的，除非你師父去世時，你甚麼也不懂。」

萬天涯道：「先師去世時，我已打遍江湖無敵手，怎會甚麼也不懂。我肯定自己絕非如妳所說，是先師在路邊拾回來之無父無母孤兒，若是如此，先師實在沒有不告訴我之理由。尤其是我出生時適逢戰亂，父母雙亡之孤兒遍地皆是，絕非甚麼羞耻之事。」

「也許他們眞的不知道呢！」小菁天眞的道。

「不，他倆肯定知道。因爲我曾問過他們無數次，他們均不作答，顧左右而言它。他們沒說不知道，也沒說我是孤兒。因爲他們兩人，平生都不說謊，所以便乾脆不答。因此我知道自己絕對不是孤兒，我的身世，他們都知之甚詳，只是不知爲了甚麼原因不願說出來。」萬天涯道。

「萬大哥，你可以繞個圈子問嘛！例如，你是否姓萬之類的問題。」

「小靈精……」

「又小甚麼了？」小菁瞪了他一眼。

「既然妳不喜歡小，那我便喚妳大菁吧！大菁，大靈精，妳剛才的辦法我也用過了，妳可知先師如何答嗎？」

「他如何答，快說來聽聽！」小菁雖然升任小婦人，卻仍是那般天眞可愛。

「怎麼了，姓萬不好嗎？那你喜歡姓甚麼？姓千好不好？那你明兒開始便喚作千天涯吧！」萬天涯扮作老人家的聲音，登時把小菁逗得捧腹大笑。連在旁只作聆聽，不曾說過半句話的柳子安也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終於，柳子安亦開口道：「萬大哥，天下間不知身世的人實在不少，但他們絕不懷疑自己不是漢人，爲甚麼你會有此想法呢？」

萬天涯嘆了一口氣，道：「我有如此想法，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便是先師和老和尚對我之身世有難言之隱，這因素基本上不可以成立，但加上第二個原因便大有不同，那便是我不可以參予任何反清活動，除非朝廷無道，民不聊生。這是先師臨終遺言，老和尚亦每次見着我時都如此告誡。爲此，我曾痛苦了很久，決定放棄追查自己之身世，因爲我恐怕屆時自己會難以接受。而我之性格，亦不多不少受了這個因素影响，變成有點孤僻！」

小菁道：「萬大哥，很久之前，你不是說過你的孤僻，主要是因爲初出道時被一個摯交欺騙，差點弄致萬劫不復後形成的嗎？怎麼又說是因爲……」

萬天涯笑道：「傻丫頭，我出道的時候？我自五歲開始便在江湖浪跡，何時才算初出道？獨自闖的時候？那時我已經是跑了十多年的老江湖了，那有這麼容易給別人欺騙？我不欺騙別人已是我積德了！這只是我編出來的故事，拿來應付場面的。當時我和你倆只相處數天，怎可以把眞實原因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小菁撒嬌道：「萬大哥，原來你是騙人的，害得我終日想着，是誰有這麼大的本領，能夠把你騙倒！」

柳子安適時道：「萬大哥，是否便是這個原因，使你拒絕幫助天地會及日月盟。」

萬天涯道：「對了，一點兒都沒有錯！」

柳小菁道：「那麼珠珠門的事，你決定不管了？」

萬天涯搖首道：「不，我要對付那羣幪面人，爲你們爹，娘及其他死難者出一口氣，亦要對付珠珠門。」

兩人大惑，道：「萬大哥，你剛才不是說不幫他們的忙嗎？」

萬天涯笑道：「幫助天地會和日月盟與對付珠珠門根本便是兩回事，前者我不可以，後者我喜歡怎樣便怎樣，你倆明白嗎？」

兩人並非愚蠢，怎會不明白，小菁更低聲道：「萬大哥，如此類推，反

清不可以，復明應沒問題，是嗎？」

萬天涯大笑，道：「大明有甚麼好，朱家後人不肖，把江山斷送，我爲何要替他們姓朱的搶回來？老實說，有機會時，立萬也未嘗不可！」

小菁一時間不會意萬天涯之「立萬」所指，道：「萬大哥，你還要揚名立萬，難道你尚嫌自己的名號不夠响亮？」

柳子安笑道：「妹子，萬大哥並不是指這樣立萬。」

小菁這才會意，掩嘴笑道：「原來你要當……那我豈不變成……」突然發覺不妥，把要說的「娘娘」兩字活生生吞回肚裏，滿臉通紅的把話題一轉：「萬大哥，我們先行對付那一個，幪面人還是珠珠門？」

「雙管齊下，先找着誰便對付誰！」

不久之前，萬天涯曾表示放棄追查珠珠門，爲何這麼快便改變心意？難道是被陳永華影响？

當然不是。他雖然接納了陳永華之解釋，對他和上官琪消除反感，却未能產生好感，怎會受他之影响。

他要對付珠珠門，是因爲他想起了曾經對王玉婷答應這事。

他不是早已忘記了嗎？怎麼又突然想起來了？是甚麼令他想起來的？

是柳小菁使他想起來的。

與小菁之一夕情緣，萬天涯登時聯想起不久之前與他有同樣情緣的另一個女子——王玉婷；想起王玉婷，他便想起自己之承諾。

所以，他要對付珠珠門。

殺害柳長風夫婦的兇徒已有線索，只消跑進北京便不難把有份兒參與行動的人找出來。當鷹犬、暗探的，大部份都是貪財，貪生之輩，而最容易的便是從這些人口中探取口供，消息。

右手一把刀，左手一把銀票，甚麼都可以查出來。

最難應付的，便是珠珠門之死士。

不怕死的人，實在沒他辦法。

上京前，萬天涯首先要查清楚一件事，免得途中折回追查。

「子安，小菁，你們爹在差你們送信往鄭州前一兩天，可有甚麼特別？」

兄妹兩人細心思索着。

柳子安搖首道：「萬大哥，爹並沒有甚麼奇特之表現。」

柳小菁卻嚷道：「怎麼沒有啊？送信的前一天，爹好像神色有點凝重，亦好像帶着興奮呢，我還取笑你，說爹定是替你提早成親！」

柳子安道：「這也算得上是奇特之處嗎？」

萬天涯道：「有一點非常奇怪，令尊既然獲得重要消息，爲何不直接令你們把消息送達，而要這麼轉接，通知陳永華前來合肥？」

柳子安道：「萬大哥，這原因很簡單嘛，爹定是恐怕我倆把消息遺失，或是恐怕被鷹犬搜去。」

萬天涯道：「這不是原因，子安，你須留意信中所說『重要』和『速』這三個字。這消息不但重要，而且十萬火急。既然是這般重要和緊急，你爹爲甚麼不親自前往找陳永華面商，這豈不更省時和安全，要知道你們所帶的信若中途遺失，亦是白行一趟，更會浪費寶貴時間。」

兄妹兩人不迭點頭：「是啊！爹爲何不親自前往鄭州呢？」

萬天涯道：「另外，還有一點不合情理！令尊是陳永華下屬，並非陳永華是令尊下屬。那有下屬找上司前來商討一件事之理？」

小菁也同意地道：「是啊，照說應該是爹前往進謁陳永華的啊！」

萬天涯微笑道：「理由只有一個，因爲令尊不能離開合肥，他定是被甚麼事情或人物羈留着，沒法可施之下才把你們派遣前往。」

柳子安道：「莫非爹早已知道有人前來偷襲？」

萬天涯道：「你們的武功，比起莊裏其他高手如何？」

柳子安道：「以當時來說，整個柳葉山莊，除了爹，娘之外，最高明的便要算我們兩人了，其他的人，身手只是普通。」

萬天涯道：「若令尊早已知道將有敵人來犯，怎還會把得力之助手遣走，送信之事，大可派遣兩個身手普通的弟兄。」

柳小菁不服氣：「也許爹認爲送信比保護柳葉山莊還來得重要哩！」

萬天涯笑道：「廢話，那封信甚麼重要消息也沒有，重要之處何在？信之重要處乃是把陳永華請來商討重要之事，柳葉山莊不保，陳永華來了也是白跑一趟。小菁，妳說保護柳葉山莊重要還是送信重要。」

柳小菁登時啞口無言。

萬天涯續道：「所以我敢說，令尊根本便不知道將有敵人來犯，換言之，他所說的重要消息一定與陳永華所獲得之消息不同。我們且把柳福找來問一問！」

柳子安連忙跑出房外找柳福。

小菁却趁此機會竄進萬天涯懷裏，撒嬌道：「萬大哥，我不依啊！很久之前你編故事來騙我，剛才又罵我說廢話。」不停地扭動着小蠻腰。

萬天涯登時被這小淘氣弄得啼笑皆非，忙道：「我賠罪，我賠罪，是我不對！」

小菁這才滿意，板起粉臉，道：「那你得親親我，光是說那有用？」

萬天涯沒法可施，只得在那櫻桃小嘴上輕吻了一下。那知小菁仍是賴在他懷裏，直至聽見腳步聲才一縷煙般跑回原位。

「萬爺，找老奴來可有甚麼吩咐嗎？」柳福對萬天涯愈來愈是恭敬。

「柳總管，山莊遇襲前數天，可有特別的戒備措施？你還記得嗎？」萬天涯問道。

柳福茫然道：「沒有啊，還不是與平常一樣！」

「那麼，在少莊主離開後，莊主可有甚麼特別行動或心神恍惚之情形。」

「有，有。少莊主和小姐剛離去，莊主便對老奴說近日來有點不舒服，似是舊傷爲患，每天都要老奴替他抓藥，但是老奴卻覺得莊主並沒有甚麼不妥之樣子。」

萬天涯心中一動，道：「竟有此事，你可知道抓的是甚麼藥嗎？」

柳福不迭點頭：「那些藥方，老奴還保存着呢，老奴現在便去拿來給萬爺過目！」匆匆離開書房。

片刻後，柳福已拿着十多張藥方回來。

萬天涯接過一看，發覺全是治療內傷的普通藥方，並無任何奇特之處。不禁大爲失望，難道眞的是柳長風舊傷作怪？

柳福却道：「莊主却怪得很呢，每天都是天沒亮便煎藥，而且不是在家裏吃！」

萬天涯大爲愕然，道：「不是在家裏吃？那麼在何處吃？」

柳福道：「也許在後山吧！每次他都吩咐老奴把藥放進葫蘆裏，帶着葫蘆和一些吃喝的東西外出。」

萬天涯更是奇怪，道：「還有吃的和喝的？」

柳福道：「是啊，莊主說吃這藥必須要多點活動，所以要到後山走走，並要老奴預備吃的和喝的，他說吃了藥會特別餓和口渴。莊主可說得沒錯，那些食物和水，足夠吃上兩天的哩，但每次都沒有剩下回來。噢，是了，莊主曾吩咐老奴，不得把這事說出來的！」

萬天涯聽了，道：「子安，立即找壺水來，我們往後山走走。」

一路上，萬天涯邊四處細心搜索，邊解釋道：「那些藥，吃了只會使人睏，絕不會使人特別口渴和餓。治療內傷，最重要的是休息，靜心調養，只有靜坐運功，那有到處跑之道理？還有，舊患復發，那是很普通之事，何須刻意隱瞞？」

小菁道：「萬大哥，你認爲爹說謊？」

萬天涯道：「何只說謊，簡直胡說八道。那些藥、食物和水都不是他自己用的，他是拿給一個人，一個受了傷的人。如我所料不差，這個人便是妳爹不能離開合肥的原因，而這個人更是他那重要消息之來源。」

小菁道：「萬大哥，這人既然如此重要，爲何爹不把他留在家裏，而要收藏在後山？」

萬天涯道：「這便是妳爹謹愼之處，柳葉山莊並沒有甚麼密室，足以收藏一個人而不讓莊裏的人發覺。而莊

裏並非每個人都是天地會中人，而天地會中人亦非每個都是忠心耿耿，難保莊裏沒有卧底的人。這人如此重要，若消息走漏，便牽連極大，後果嚴重。但若在山裏的話，假使被人發覺，亦絕不會牽涉到柳葉山莊頭上！妳現在明白了嗎？」

小菁點點頭，道：「萬大哥，我眞佩服你，竟能想到這麼多！」

萬天涯道：「這是經驗，亦是細心。現在，我們還是細心找吧，藏人之處定是非常隱蔽。不要放過任何蛛絲馬迹。這後山，是否經常有人走動？」

柳子安搖頭：「只有我們山莊的人到來打柴，但都只在山腳。其他村民都往另一個山，那裏的路比較好走。」

萬天涯道：「那便好辦了！」目光轉往地上。走了不久，他驀地分別握着兩人的手，展開身法，竄進林中。

不久後，萬天涯便停下腳步，輕吁一口氣道：「應該是這裏了。」

不遠處，果然有一極爲隱蔽之山洞。

萬天涯跟着便道：「你們在這裏等我，不可亂跑！」身形一閃，便已進洞。

洞裏，果然有一個人仰卧着，事實上，這人也不可以喚作人了，只因他已枯瘦得像皮包着骨，全身上下，根本便找不着四兩肉來。

他的身側，放着一個水壺，以及不少野菓渣滓。萬天涯心裏一沉，飄身上前便提起那人手腕一探，跟着便扶起他，從背心渡過眞氣，邊揚聲道：「小菁，子安，快拿水進來，及採些野菓。」

小菁忙拿了水壺進洞，子安則跑去採野菓。

片刻後，那人逐漸甦醒，虛弱的道：「你……你……是……誰？」

萬天涯不假思索，道：「柳莊主已遇害，我是他的女婿，你究竟是誰？」他看見那人之情況，心中不禁嘆息，只因這人已到油盡燈枯之地步，目前只是迴光反照，靠着萬天涯所渡之眞氣支撐。

「我……是……披……風……王……銘……昌……珠……珠……袁……害……反……清……盧……山……速……」說到這裏，便已嚥下最後一口氣，瞌然長逝。

萬天涯登時眉頭大皺，忖道：「披風劍客王銘昌？他不是早已死掉了嗎，爲何會在這裏？」探手進那「王銘昌」懷中搜索，只搜出一塊亮晃晃的銀牌，別無他物。

小菁嚷道：「萬大哥，這裏有柄長劍！」

萬天涯連忙從小菁手中接過，拔出一看，但見劍上刻着「披風」兩字。

他喃喃自語道：「這人之內功，分明便是童子功，怎可能是披風劍王銘昌，但他爲何要騙我？難道世間上有兩個披風劍！」他沒想到另外一個披風劍只是王玉婷口中之人物，是他從來沒見過，更沒想到另一可能性，那便是王玉婷騙他，並非眼前這人騙他。

這時，柳子安已採了野菓回來，道：「萬大哥，野菓來了！」

萬天涯隨手拿了一個，放在口中，道：「用不着了，你自己吃吧！」

小菁登時捧腹大笑。

柳子安一瞥地上那人，方始明白。

三人出洞後，萬天涯運勁向洞頂連擊了數掌，登時把山洞擊塌，把洞口封掉，這才與兩人回柳葉山莊。

「萬大哥，剛才那人是否便是說珠珠門在盧山？」小菁問道。

「應該是這個意思！」萬天涯道。

「那麼我們下一個行動是否便是直闖盧山，先把珠珠門搗平才往北京呢？」小妮子心目中，他的萬大哥是無敵的，是無所不能的，簡直想也不想這珠珠門之實力是何等龐大。

萬天涯笑了起來，道：「憑我們三個人？你以爲我懂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嗎？對方那麼多高手，怎能應付？」

小妮子道：「怕甚麼，你武功這麼高？」

萬天涯道：「單是綺君一個已足夠我應付的了，何況還有那麼多高手？我打不過可以跑掉，但你們呢？你們雖說武功精進不少，單打獨鬥，足以自保有餘，但在數十人，數佰人圍攻之下，你們怎能跑得掉？」

小妮子道：「萬大哥，那我們怎辦，你可不能把我們扔下，獨自去盧山的啊！」

萬天涯道：「妳這小淘氣像狗皮膏似的，我也知道難以把你們扔下的了！唯今之計，只有借兵一途。」

柳子安大爲詫異，道：「借兵！萬大哥，我們向誰借兵？不是天地會和日月盟吧？」

「當然不是了，我既然不幫他們，怎可以向他們求援，何況他們也起不了甚麼作用？」萬天涯道。

「我知道了，定是向大塊頭借。」小菁自作聰明。

「小笨蛋，千里迢迢的上北京借兵往盧山，那我們何不先辦妥北京的事？」萬天涯笑道。

「萬大哥，不要賣關子了，快點說出來吧，你那裏還有兵可借啊？」小妮子吸起嘴巴。

「天機不可洩，你們在這裏等我數天，我跑一趟福建武夷，很快便回來！」

「不，我也要去。」小妮子的反應最快。

「妳也要去？」

「當然了，你剛才不是說過我們是狗皮膏，扔不掉的嗎，怎麼這麼快便忘記了？」小妮子得意洋洋的笑着。

萬天涯實在沒她辦法，只好道：「好吧，你們準備行裝，我們吃過午飯後便起程！」

數天後，三人已來到武夷山。

苦果大師的破寺側，不知何時興建了一間小屋，一個年約四十歲，面貌娟好的婦人正在門外搗藥。

「大嫂，請問苦果大師和馮人杰老爹可在嗎？」萬天涯上前打招呼道。

中年婦人抬起頭來，瞧了萬天涯一眼，道：「是誰找大師和老兒啊？」

「大嫂，在下姓萬！」

「你姓萬，莫非是老兒經常提起的萬天涯？」

「對了，大嫂，在下正是萬天涯！」

「不對啊！老兒說你只喜歡獨來獨往，卻沒說你身邊有對英俊小伙子和標緻小姐兒！」中年婦人搖首道。打量着柳家兄妹。

「萬老弟，是甚麼風把你吹來了！」響起了馮人杰的聲音。

只見馮人杰如一枝箭般從山上奔下，身後揹着一籃草藥。

「馮老爹，你的傷如何了？」

「全好了，如今我比當年還强呢！老弟，快來見見我的渾家。」馮人杰拉着萬天涯的手，滿是高興的道。

「馮老爹，你成親了？」萬天涯大愕，分手只不過數個月，他竟能找到一個不錯的伴侶。

「何只成了親，不久之後，我還會當上爹呢！」馮人杰在他耳邊悄聲說道。

「馮老爹，恭喜你了。子安、小菁，快來見見馮老爹！」

「馮老哥，不是馮老爹，萬老弟這小子經常都忘記，實在要打屁股！」馮人杰更正道。

柳子安，小菁連忙上前施禮。

「好一對金童玉女，萬老弟，是你的徒兒嗎？」

萬天涯瞪了他一眼，也在他耳邊悄聲道：「只有你才懂得找老婆嗎？他們是兄妹，亦是……」他還不會說畢……

馮人杰已捉狹地大嚷：「好小子，原來是你的大舅子和老婆！」

小菁登時羞得滿臉通紅，頭垂得低低的。

柳子安卻呆了呆，望向小菁，看見她的模樣，登時明白過來，大喜道：「妹子……」

小菁嬌羞萬分的略一點頭。

柳子安連忙握着小菁的手，激動地道：「妹子，恭喜妳了！」

在旁之萬天涯，想不到馮、杰這般捉狹，爲之尷尬不已。

馮人杰大笑：「你這小子無事不登三寶殿，快進來慢慢說！」追隨了苦果大師數個月，他的語氣不知不覺地也學上苦果大師數分。

「大師去了那裏？」

「大師採茶去了，應該差不多時間回來。老弟，你找大師有事？」

「不，我是專程來找你呢！」

「甚麼，找我喝酒嗎，現在還沒到過年呢！」馮人杰大爲詫異。

「不是喝酒，我是來借你那些寶貝東西，七星伴月和漫天風雨。」

「借甚麼？那些東西我當日送給你你也不拿，現在卻跑來借！」

「那時我用不着，帶在身邊實在厤煩，一個弄不巧，隨時都會要了我的命，倒不如放在你這裏！」

「現在有用場了，對付誰？」

萬天涯便把別後經過扼要說出，卻把與王玉婷那一段情瞞着不說。

馮人杰眉頭一皺，道：「照你所說，兩個王銘昌當中，定有一個是西貝貨。你認爲誰的話可信，王玉婷的還是那皮包骨？」

「不用認爲了，王玉婷說的是一派胡言！」原來是苦果大師回來了。

萬天涯連忙站起，替柳家兄妹引見。

苦果大師續道：「老衲也曾見過披風劍客夫婦一面，王銘昌的確是修習童子功的，絕不會有女兒！」

萬天涯一怔，道：「但他是有妻子的啊，大師？」

苦果大師笑道：「練童子功的人便不能娶妻了嗎！精神上的夫妻很多時比眞正夫妻來得更恩愛哩。告訴你吧，披風劍客的妻子是個先天性石女，你明白了嗎？」

「她爲何要騙我？」萬天涯喃喃道。

小菁道：「萬大哥，既然那王玉婷欺騙了你，你也毋需履行諾言了。」她當然對王玉婷不存好感。

苦果大師道：「不，你們也得跑一趟盧山，這珠珠門妄造殺孽，連六七十歲的老人也不放過，實在有違天和，不能再讓他們繼續胡作妄爲，天涯，你看着辦吧！」

萬天涯只得點頭。

苦果大師跟着對柳子安道：「子安，你品性純良，不可再跟着天涯學那些半邪半不正的武功了，事情辦妥後，回來我這裏呆三年吧！」

萬天涯道：「子安，還不快點拜師？」

柳子安大喜，連忙下跪叩頭，苦果大師亦不推辭，坐着受禮。

跟着，他微笑地對柳小菁道：「小丫頭，妳比較刁鑽，跟着這小子倒非常適合，這顆藥丸對妳大有用處，現在便吃下吧。」從懷中拿出一顆龍眼般大小的藥丸遞給小菁，小菁急忙叩謝，接過後便立即吞服。

「人杰，你也和他們跑一趟盧山吧，老僧自會照顧你那渾家的了！」苦果大師跟着便對馮人杰道。

× × ×

萬天涯一行人在盧山找了數天，始終未能找着珠珠門所在。

這天，他們在一樹林側之一片空地休息吃乾糧之際，馮人杰突然定睛地望着那片林木。

「是了，是這裏了！」片刻後，馮人杰大嚷道。

「馮老哥，你發現了甚麼？」反應最快的，永遠都是小菁。

「小菁，眼前這片樹林，並非普通樹林，乃是刻意培植出來的一個陣式，想不到對方竟有着如斯高手，一個不留神便難以看出來，難怪找了數天也找不着他們。」

「馮老哥，你懂得奇門之術？」小菁瞪大眼睛問道。

「小靈精，不必轉彎抹角了，那小子怎會不把我的事告訴妳，放心吧，有空時，我一定把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傳授給妳。滿意沒有？」

「多謝馮老哥！」小菁大爲雀躍。

「不用謝我，那是有條件的！」

「我不來了，那有傳授本領要有條件的？」小菁撒嬌道。

「那妳學是不學，我從不勉强別人的。」馮人杰並不上當。

「學，當然學了，只不過你的條件可不要太苛刻。」小菁急道。

「條件很簡單，只要妳學會後，盡快傳授給萬小涯便成。」

小菁輕吁一口氣，道：「原來是這個！我還道你出甚麼鬼主意爲難我哩！只是萬小涯是誰？在那裏？」

「妳問我，我問誰？」馮人杰轉向萬天涯道：「喂，小子，我的馮小杰數月後便跑出來，你的萬小涯呢？」

小菁這才會意：「原來是你在作弄我！爲老不尊，該打！」掄起粉拳，便往馮人杰身上搥。

萬天涯笑道：「口沒遮攔，應有此報，想不到馮人杰娶了個年輕妻子後，人也年輕了十多年。」

不久，在馮人杰帶領下，衆人順利穿過樹林。眼前，呈現着一個建有無數莊院的山谷。

「是這裏了！」萬天涯一馬當先，大踏步向前。

「萬小子，我們這就殺進去，不待天黑？」馮人杰大訝道。

「我們不熟路，難保莊內另有古怪，還是這樣大模斯樣的好，有你那些寶貝在，怕甚麼？」

說話間，已有無數年輕人迎了上來喝道：「幹甚麼的？這兒是私人地方，不容亂闖！」

「我們是找麻煩來的，找你們的門主和綺君出來吧，你們不是對手！」萬天涯道。

年輕人大怒，輕嘯一聲，十多人便撲向萬天涯等人。

萬天涯身手，豈是等閒之輩？這時的馮人杰，柳子安和小菁，亦非吳下阿蒙。

片刻後，十多名年輕人已紛紛倒地。

這時，卻另有數十名年輕人，在一中年人及貌美如花之女子率領下趕到。

美女不是別人，正是在留香院與萬天涯有一面之緣的綺君。

「萬天涯，我們從來都沒惹上你，爲何要找上我們！」綺君寒聲道。

「你們濫殺無辜，萬某看不過眼，便是那般簡單！」萬天涯道。

「婉兒，還和他們說這麼多幹甚麼，我不信憑他們四人，便能奈何得了我們。劍士們，把他們通通殺掉，一個也不能放掉。」

近百年輕人聽了，齊齊衝上。

「萬天涯，我實在不願意和你決一死戰，只是……唉！」綺君悽然慘笑。

「姑娘，現在收手，還來得及，聽萬某一言，解散珠珠門，退出江湖。萬某不再追究！」萬天涯實在也不願意對一個嬌美動人，清麗脫俗的美女下殺手，尤其是對方有着不可多見的絕高武功。

「我能嗎？父命不可違！我能收手嗎？」綺君長嘆一聲，拔出長劍。

萬天涯不敢大意，也把腰間皮鞭握在手中。

場中卻傳來陣陣慘叫聲，原來馮人杰三人已施放出威力奇猛的七星伴月及漫天風雨。

綺君頭也不回，長劍閃電般帶着數尺劍虹，電射萬天涯，那威力是何等的勇猛，那劍勢是何等迅速，實在是萬天涯畢生首見。

他那敢怠慢，皮鞭一圈，已迎了上去

高手相拚，往往一招便能分出勝負。

但見兩條人影一觸即分，萬天涯與綺君相隔一丈對立着。

萬天涯左胸上，逐漸滲出鮮血。

綺君則右臂低垂，再也不能把持手中長劍，噹的一聲，掉在地上。

「萬天涯，爲何不殺我，可知我留在世間比死掉還辛苦！」綺君悽然道。

萬天涯收起皮鞭，在胸膛上自點數穴止血，道：「姑娘，大勢已去，聽我的話，陪着妳爹好好地過下半生吧！」

綺君回身一望，不禁悽然落淚。

近百年輕人，已倒下了大半，餘下的正在狼狽不堪地閃避着那些威力奇猛之暗器。

而中年人，他的爹，正滿身鮮血與馮人杰對峙着。

「爹！」綺君撲了上去。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中年人大嚷。

「姑娘，我不明白，妳爲何要對付那些毫無抵抗力的老人與反清組織，他們與妳有何仇怨？」萬天涯道。

綺君搖首不答。

「你要知道嗎？我來告訴你吧！」中年人大嚷！

「爹！」綺君急道。

「不要阻止我，這些話我要說很久的了，只可惜除了妳，別無對象！姓萬的，你知道嗎？若沒有那些只懂貪圖安逸，害民誤國的狗官，當年我爹何須慘死？我爹一生忠心耿耿，爲他那姓朱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是，他得到甚麼報酬，萬天涯，我告訴你吧，他的報酬是凌遲。那天殺的朱由檢竟把他凌遲處死！」中年人瘋狂地嚷道。

萬天涯心中一動，想起日前王銘昌死前所說的袁字，道：「令尊是袁……」

中年人大喝：「不准說，你們根本便不配提他老人家的名字！姓朱的有甚麼好，大明又有甚麼好，這麼多年來，百姓何曾吃過一口安樂飯，你們這些胡塗蟲還要復明！還要百姓多受苦嗎！你知道我爲何要成立誅朱門嗎，我便是要把姓朱的全部殺光，把你們這些擁護姓朱的全部殺光！我不能殺光你們，實在不甘心！」中年人漸漸變得瘋狂起來，不停地往身上亂抓。

萬天涯不禁搖頭嘆息，伸手一拂便點了他的穴道：「姑娘，好好的照顧妳爹吧！」

綺君默默點頭。

驀地，萬天涯想起一事，道：「姑娘，你們在十八年前找來的各派高手，掌門呢？」

綺君茫然道：「當年我們不曾找個甚麼掌門啊，爹只是找了一些年輕有爲的好手，及一些可憐孤兒回來訓練，那有甚麼掌門？」

「那麼，是誰做的？」

「萬公子，是玉婷告訴你的嗎？」

萬天涯並沒有作聲。

「萬公子，那玉婷的話，絕不可信！她是大內暗探頭子！」綺君說畢，扶起中年人，放在背後，緩緩離去。

「是玉婷在搗鬼！」萬天涯實在難以接受。

× × ×

北京城外，一條纖小黑影出現在一破廟外。

「萬公子，賤妾來了！」竟然是王玉婷！

「哼，虧妳還有臉來。」响起萬天涯冷冷的聲音。

王玉婷呆了一呆。

「玉婷，妳爲何要如此做！」

「萬公子，你已知道一切？」

萬天涯不答，心頭却是大震，因爲他留意到玉婷微隆起之腹部。

「天涯，答案很簡單，因爲我是滿人！天涯，你殺我吧，我毫無怨言，更不會後悔我所做的，只是，我得告訴你一句，你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聽，天涯，我對你是眞心的，我是眞心的愛你！」玉婷平靜的道。

「玉婷，十八年前你們找來的各派掌門呢？」

「死掉了，是我的上任把他們殺掉的。當年他探得一個消息，說一個前朝忠良之後，正到處找武林高手，訓練一批年輕人作造反之用，便找了一個人來冒充史可法義子，把各派掌門及名宿騙到洛陽，分別囚禁及迫他們獻出武功，他們沒有就範，便被殺掉！」

萬天涯搖頭嘆息，不知如何是好。

驀地，一道劍虹從他身後閃出，直射王玉婷。

只聽見一聲慘叫，一柄長劍已穿過王玉婷胸口，透背而出。

萬天涯轉身一看，出手的竟然是柳子安。

王玉婷徐徐倒下，慘然道：「天涯，答應我，不可檢查我的身體，否則你會痛苦一輩子。」

萬天涯長嘯一聲，轉身而去。

小菁亦撲了出來，一瞥王玉婷，大急道：「大哥，你殺了她，你可知她已有了萬大哥的孩子嗎？」

柳子安喃喃道：「爹、娘，你們安息吧，孩兒已替你們報了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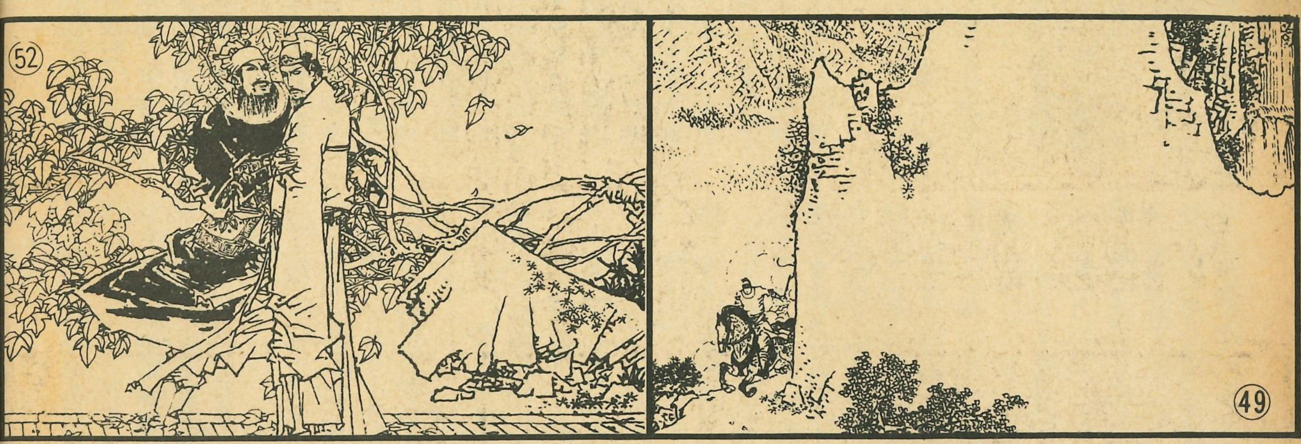
小菁連忙循着萬大涯消失方向急追，大嚷道：「萬大哥，萬大哥，等等我，看在萬小涯臉上，求求你，等等我吧！」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三十

忠魂未了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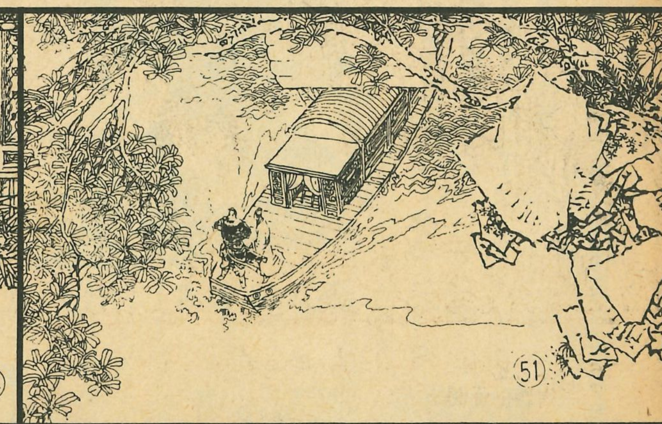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49　最後，宋江決定差人去潤州，喚李逵星夜趕來楚州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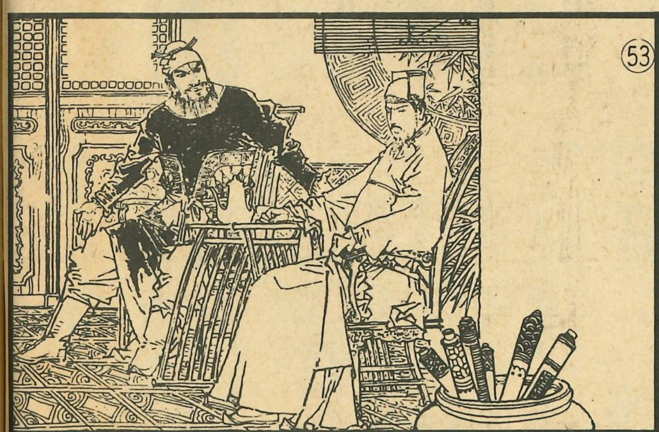


50　且說黑旋風李逵自到潤州任都統制以來，因思念梁山兄弟，心中氣悶；也無心居官，每日只愛飲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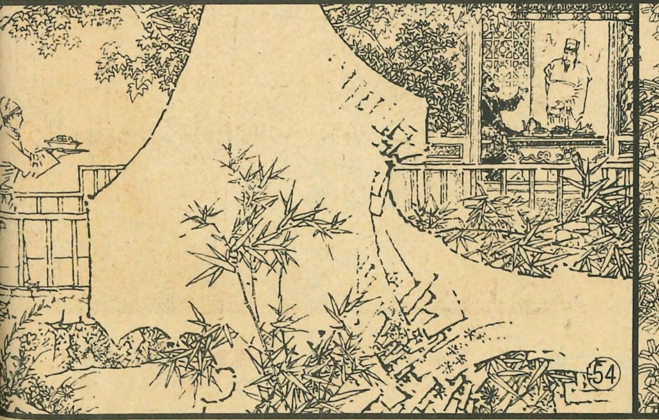


51　這日聽得宋江差人來請，心中大喜：「哥哥喚我，必有話說。」便同來人下船，直奔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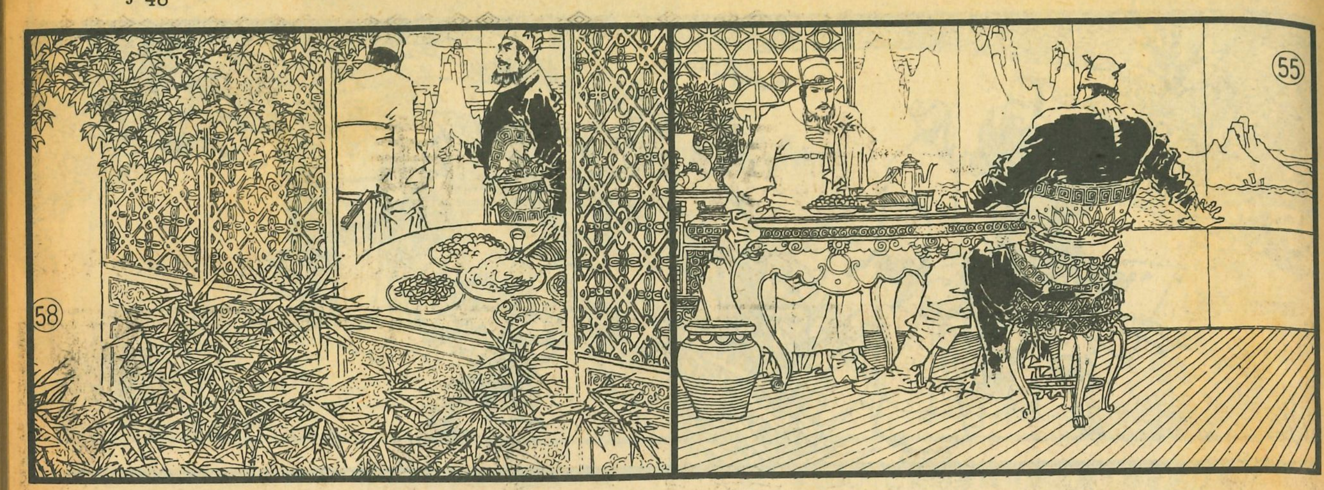
52　李逵趕到楚州，拜見宋江，訴道：「好哥哥，你可想煞俺了。我再不回那潤州受苦，只想與哥哥同住一處。」宋江聽了，心中痛如刀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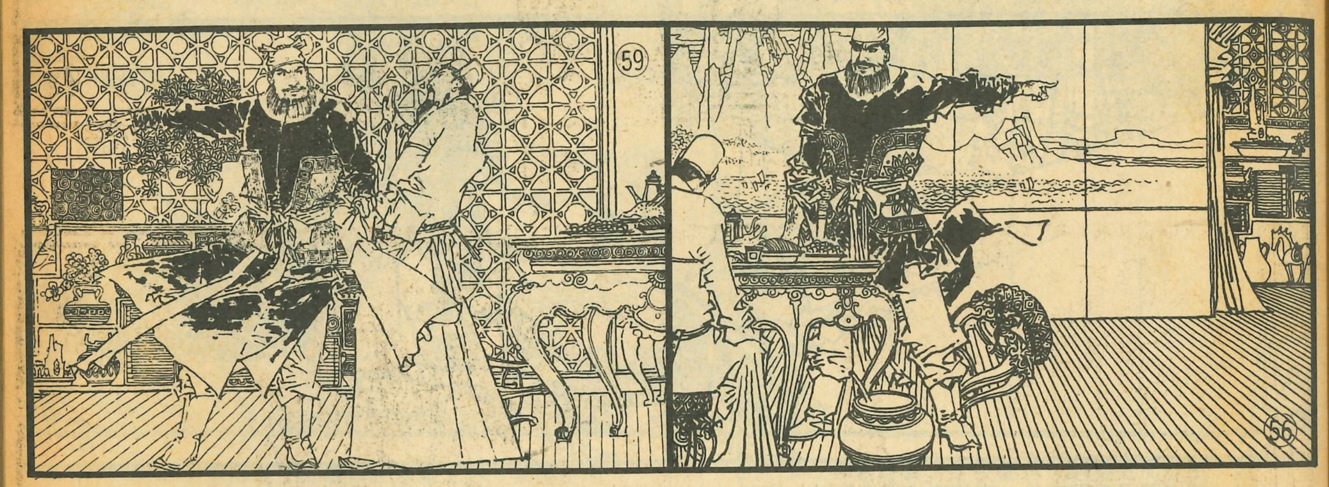
53　宋江請李逵坐定，說道：「自分散以後，我日夜思念衆兄弟，又不知各人的消息。只有你離楚州較近，特請來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連問甚麼大事，宋江却又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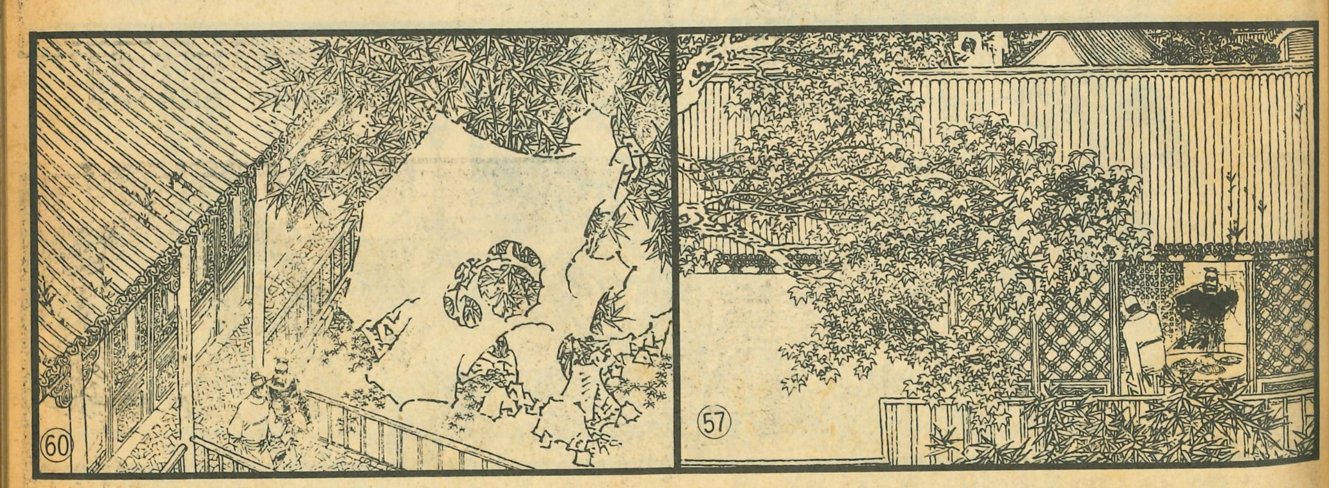
54　宋江請李逵入後廳，命人擺酒款待。李逵急切地又問：「哥哥到底有什麼大事，爲何不說？」宋江說道：「你且飲酒。」



55　酒至半酣，宋江才道：「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要賜御酒與我，只是酒中下了毒葯，想暗害我的性命，却怎的是好？」



56　李逵聽了，登時暴跳起來，大叫一聲：「哥哥，朝廷要加害於你，咱反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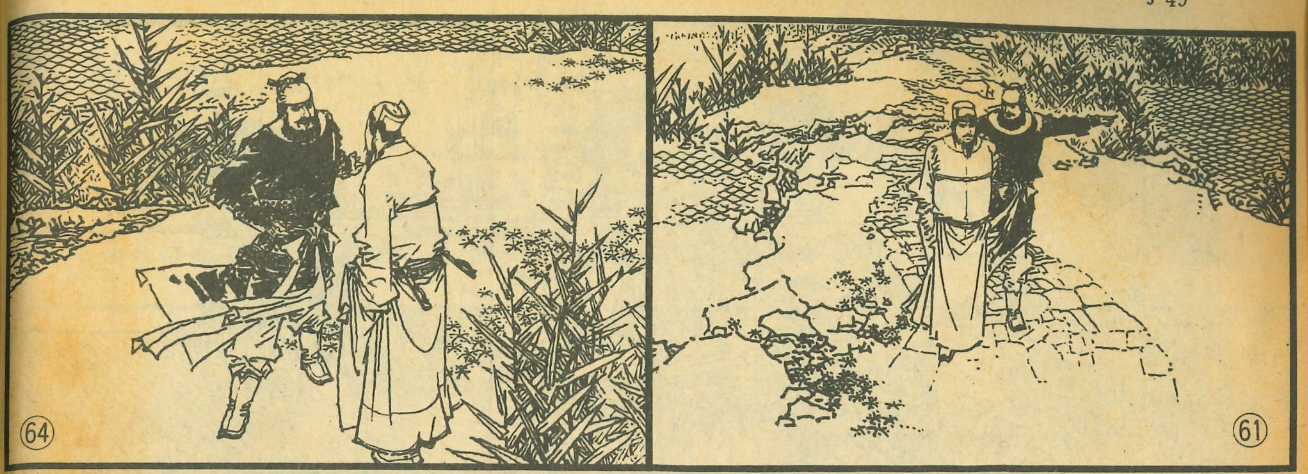


57　宋江長嘆一聲：「兄弟，兵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分散各處，如何反得成？」說罷，淚如雨下。

58　李逵仍然不服：「我潤州有三千軍馬，哥哥楚州這裏又有不少軍馬，拼氣力再去招收一些，加上各地百姓，盡數點起來，爲何不能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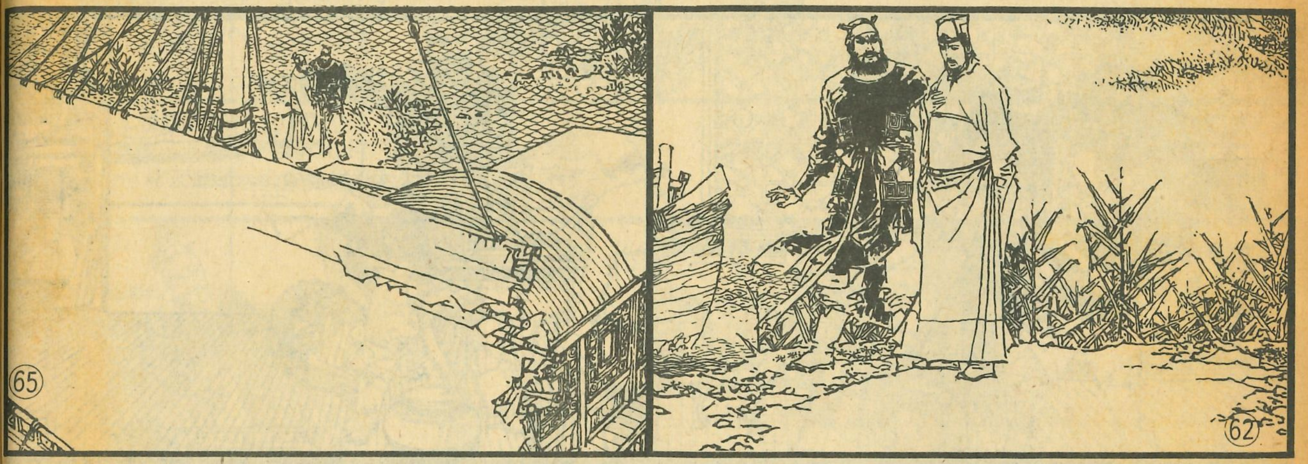
59　宋江勸道：「兄弟不要急，且慢慢計較。」李逵却無心再去吃酒，連聲說道：「反了吧，反了吧！我兄弟再上梁山多快話，强似在奸臣們手下受氣！」

60　宋江勸道：「今日已晚，明日再議。」李逵無奈，只得跟他去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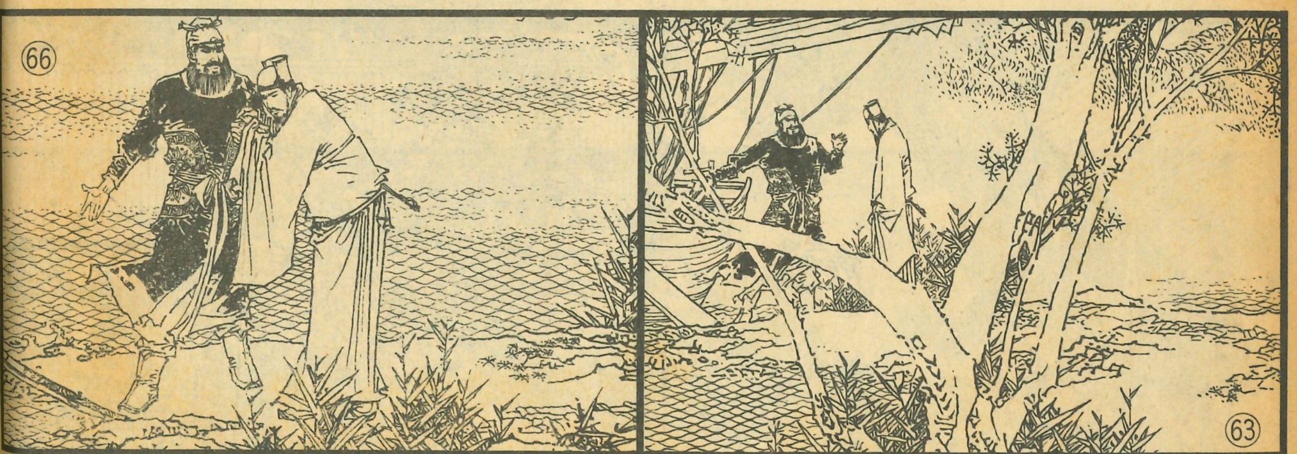
61　次日，宋江要李逵即回潤州。李逵以爲宋江要反了，大喜：「哥哥，幾時起義兵？我那裏好作準備。」宋江又低頭不語。

64　宋江嘆道：「我死之後，只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忠義之名，因此請你來相見一面。」李逵氣道：「哥哥被人害死，俺李逵若不去報仇，還有何面目再見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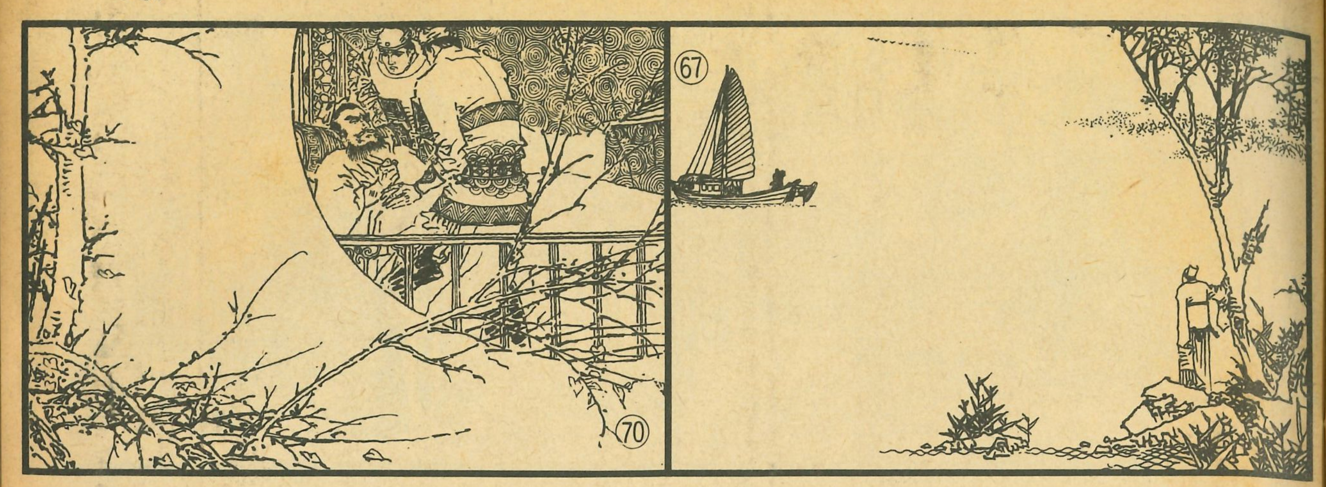
62　來至江邊，宋江才含淚說道：「兄弟，你休怪我！那朝廷賜來的葯酒我已吃了，死在旦夕。我爲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65　宋江聽了痛哭不止。直等李逵要上船時，才說：「兄弟，你昨夜吃的正是葯酒，回去不久要死；死後可將屍首運來楚州蓼兒洼，與兄長同葬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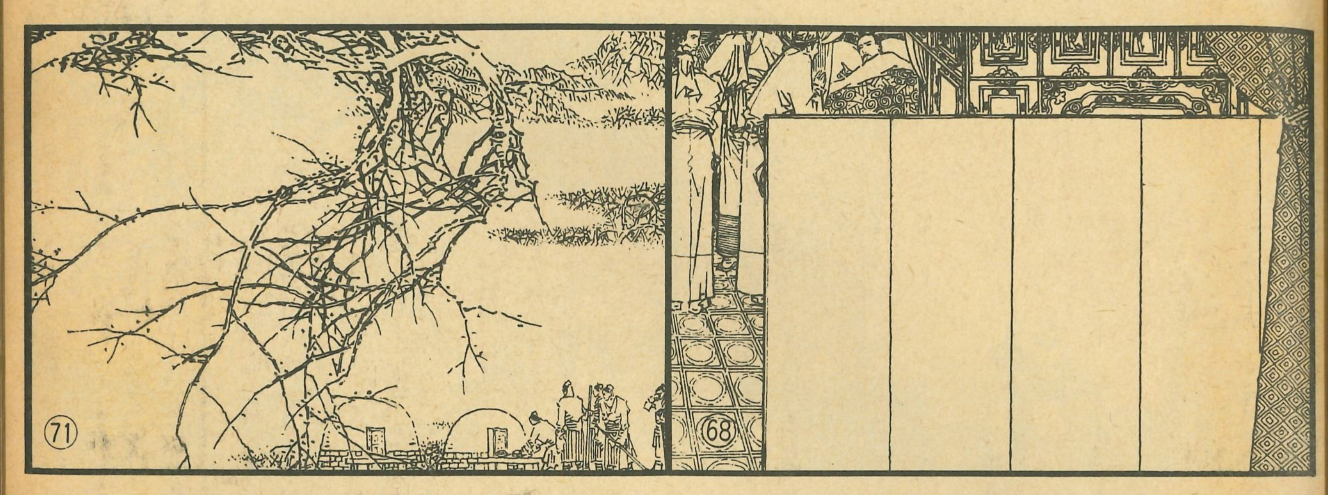
63　李逵連連叫苦，怒道：「哥哥，你好糊塗！爲何不踢翻葯酒，殺死差官，把朝廷罵個痛快？實不該中了奸計，後悔也遲了。哥哥果真有個好歹，小弟定要爲你報仇！」

66　李逵見說，淚如雨下，憤然言道：「罷，罷，罷！俺李逵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願作哥哥部下一個小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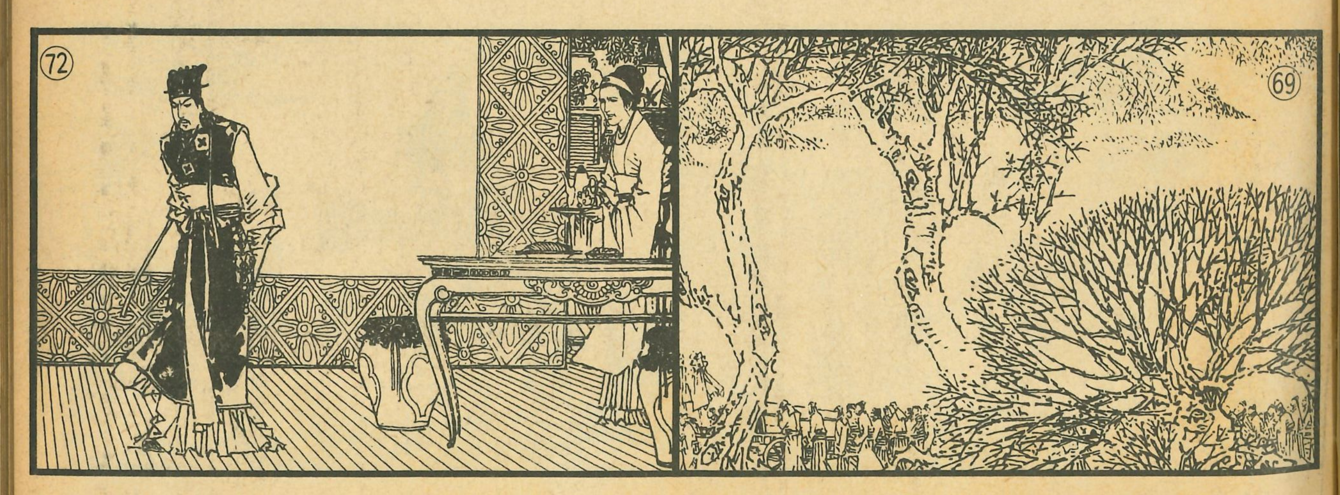
67　李逵此時已覺得身體有些沉重，想是葯性發作。當下與宋江揮淚告別，徑回潤州去了。

70　再說李逵回到潤州，果然葯發身死。臨死時囑咐從人：「我死了，千萬將靈柩運往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我哥哥宋公明一處埋葬。不然，我死不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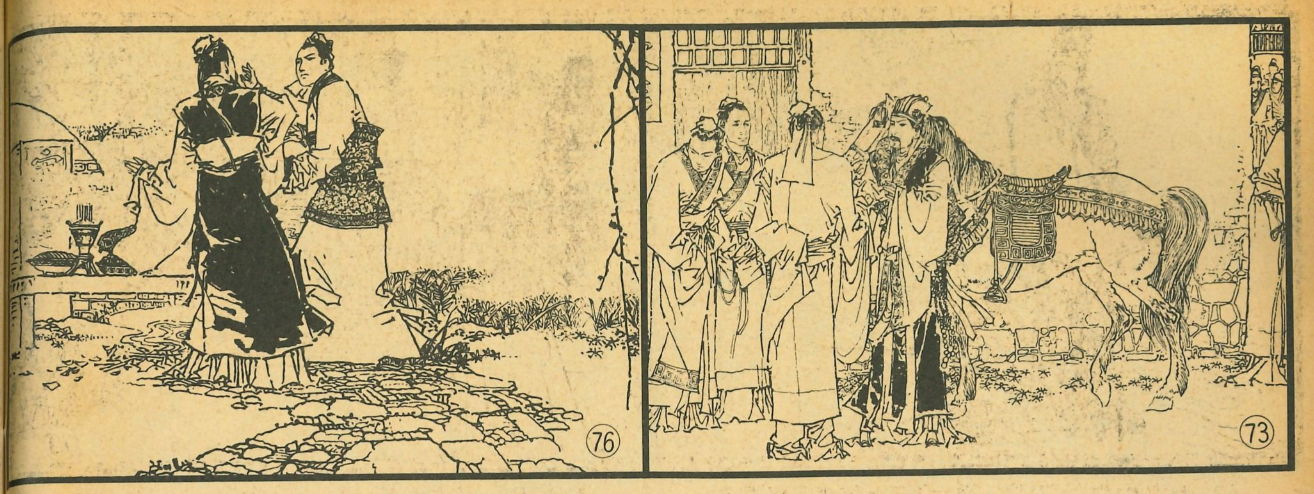
68　宋江回到府衙，心中傷感，病勢更加沉重。臨終時，叮囑從人親隨，務必將他的靈柩葬於蓼兒洼內。從人含淚答應。

71　從人遵照遺言，將靈柩運來蓼兒洼，安葬在宋江墓側，遂了李逵的心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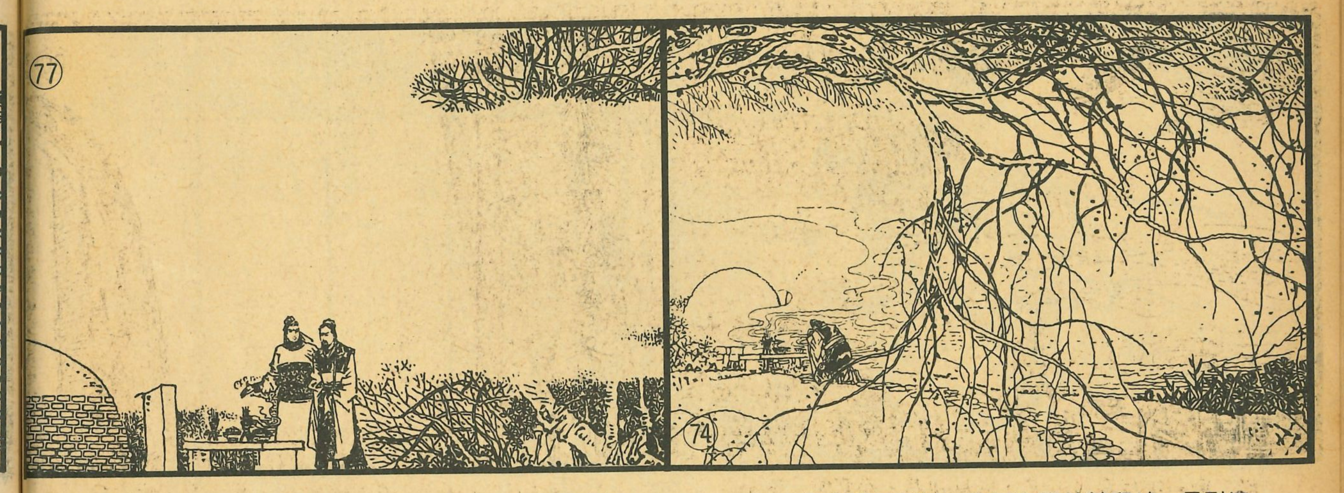
69　當夜，宋江嚥下最後一口氣。從人不負遺囑，置備棺槨，安葬城南蓼兒洼。楚州大小官吏和百姓感念宋江恩德，送殯的人綿延數里。

72　却說軍師吳用自到武勝軍任承宣使以來，每日思念宋江等兄弟，鬱鬱不樂。這一日，忽聞傳言宋江飲了御賜葯酒，無辜身死，更加寢食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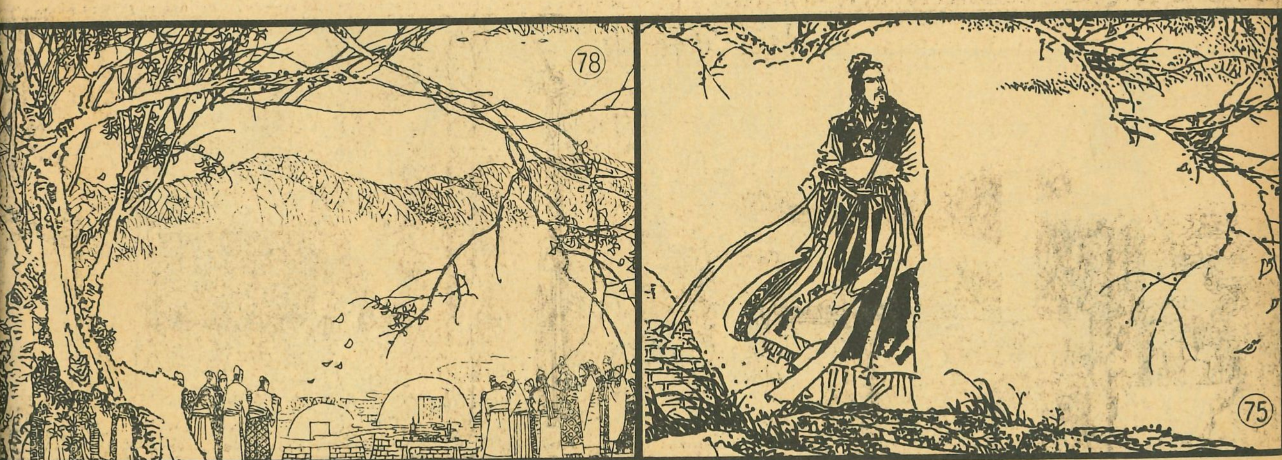
73　宋江死訊，雖有傳聞，不知眞假。吳用決定親往楚州打聽宋江消息，果然已被害死。當地人民一邊訴說，一邊讚嘆，無不懷念梁山英雄，痛恨朝中奸賊。

76　吳用正欲自盡，忽聞身後有人呼喚，轉身一看却是花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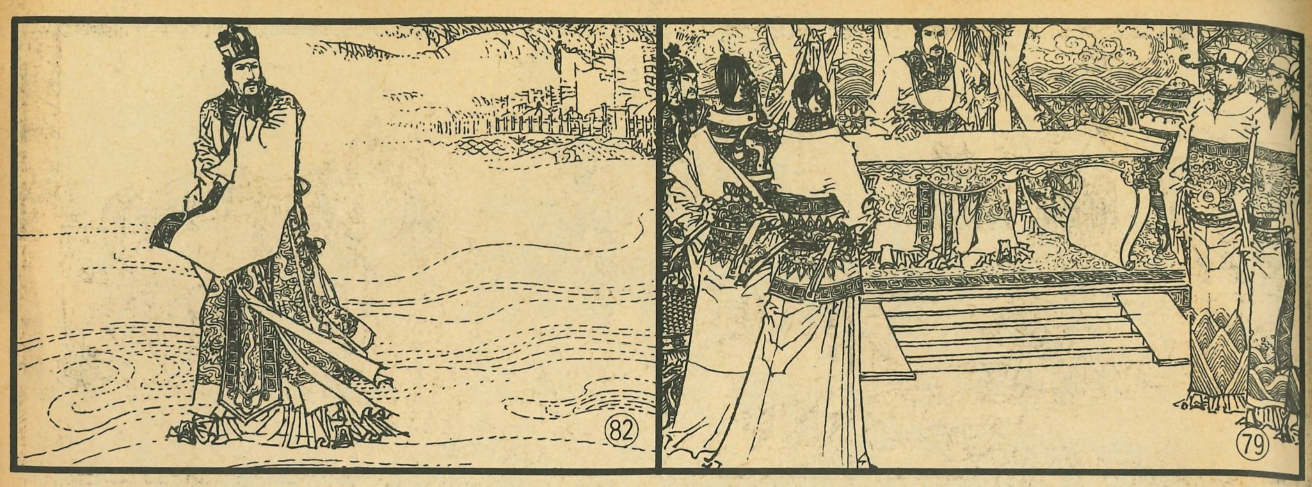
74　吳用安排了祭儀，直至南門外蓼兒洼，尋到墳墓，哭祭宋江和李逵。

77　原來花榮也是聞訊從應天府趕來的。二人又在墳前拜祭一番。花榮言道：「我等忠心爲國，不想朝廷生疑。倘被奸臣所害，還不如隨公明哥哥而去，留個淸名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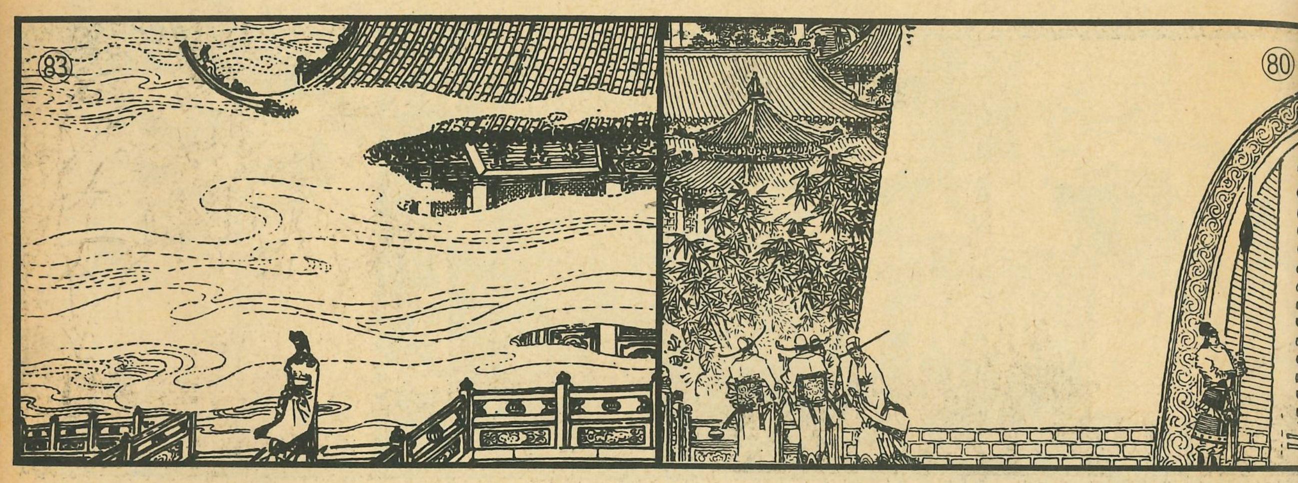
75　吳用心中思念宋江，深情難捨，便要在墳前自縊，相會於九泉之下。

78　兩人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自盡。楚州百姓見了，把二人也葬於宋江墓側，以表他們忠義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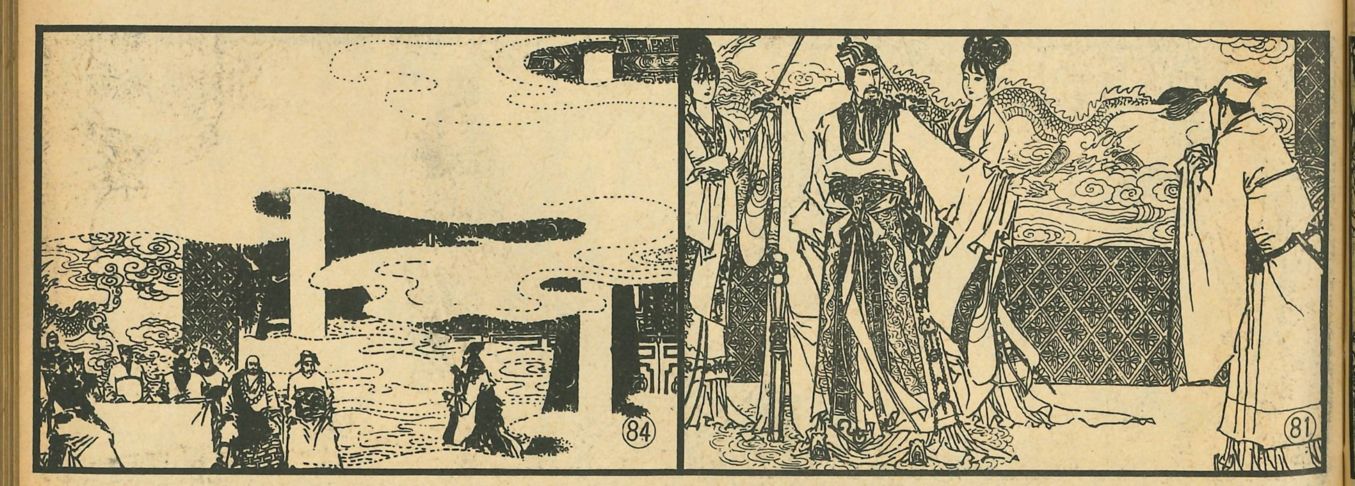
79　再說，徽宗自從賜御酒給與宋江之後，久不見天使回朝，心中疑慮，便問羣臣誰知消息。

82　徽宗退朝回到宮裏，惟恐因宋江被害又釀成大亂，心中不悅。忽然恍恍惚惚來到了一個水寨……



80　羣臣都說不知。而知情的蔡、童、高、楊四奸臣，害怕朝廷追問，都托病在家不敢來上朝。

83　徽宗信步走了過去，只見迎面一座廳堂，氣勢雄偉，懸掛「忠義堂」橫匾。徽宗很覺納悶：這究竟是個什麼所在？



81　一天，宿太尉向徽宗奏道：「臣聞宋江已被葯酒毒死，但未見楚州申文到京，不知眞假。」徽宗聞言大驚，降旨宿太尉即刻差人前往楚州勘查明白。

84　徽宗走了進去，只見宋江、盧俊義、魯智深、吳用、花榮等梁山好漢，端端正正坐在上面。他們見了徽宗也不起立，仿泥塑的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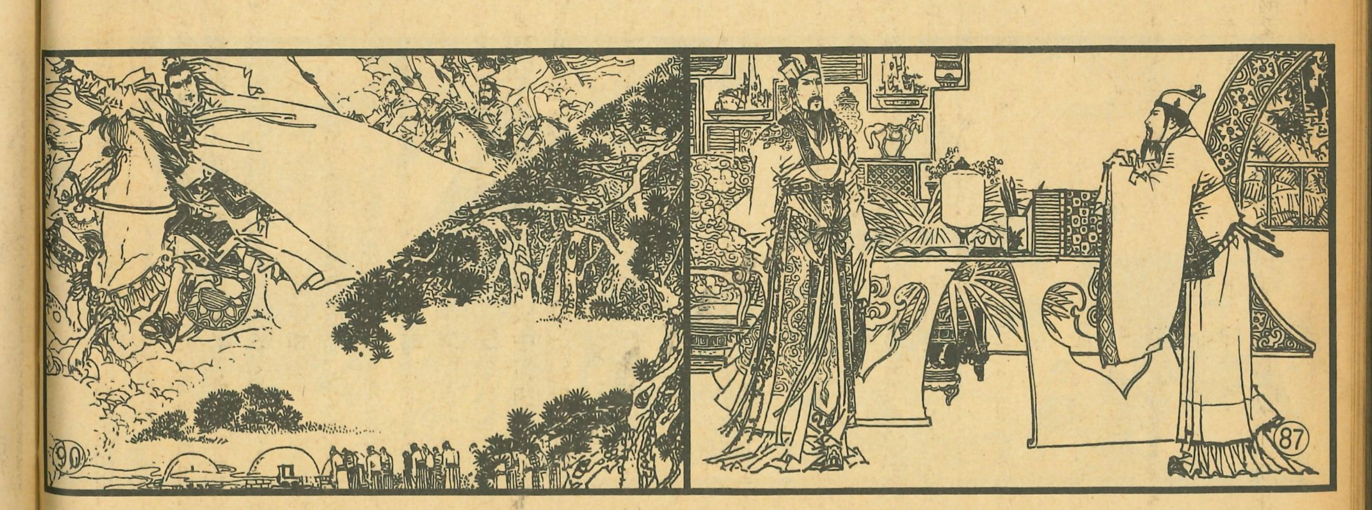


85　徽宗正想問話，忽見宋江背後轉出李逵，手拿雙斧，厲聲叫道：「皇帝，皇帝！你怎地聽信四個奸臣讒言，屈壞了我們的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說罷，搶斧便砍。

86　徽宗叫聲「不好」，突然醒來。雖是南柯一夢，却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88　次日早朝，徽宗當面責罵高俅、楊戩敗國奸臣。高、楊二奸爲稱不知放藥的事。蔡京、童貫盡力爲二奸開脫，並說：「人之生死，皆由天命，凡人本無能爲力。」

89　徽宗終因四賊曲加掩飾，寬免了他們的罪，把過錯推在使臣身上。蔡京又謊稱使臣已死於途中，無法治罪。這一樁謀害忠良的罪案，就這樣不了了之。



87　却說宿太尉派去楚州的心腹人，說宋江飲藥酒而死，另有李逵、吳用、花榮同盡忠義，合葬一處。徽宗聽了宿太尉的奏旨，十分氣惱，又追問主謀是何人。

90　蓼兒洼英雄墓地上，百姓四時祭掃不絕。梁山英雄轟轟烈烈的革命業績，永遠爲後人所稱頌；他們悲慘的結局，又一直使人感到遺恨和痛惜！（全文完）



小劍仙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空空兒

練成劍仙　殺鬼救人

人，都會作夢。

空空兒是人，因此他會作夢。

空空兒年僅十三歲，他的夢更荒唐有趣。

他忽然夢見爹娘，於是認定他們都還活着，只是住在臨安城裏。「我去找他們！」空空兒忽生異想，他叫了一聲，跟跟蹌蹌的直奔庄外去了。

但空空兒眼下的處境却並不有趣。

他的爹娘早死了，他只好寄住在舅舅的家裏。爹爹留有田產，但由舅舅監管，待空空兒長大了才交還給他。

爹爹相信舅舅，娘親相信自己的這位哥哥，因此把三百畝田產和孤兒都托附於他。

若然世上的人都講親情信義，那就沒有空空兒的故事。

爹爹把兒子的希望寄托於田產，但田產却恰恰害苦了兒子。

空空兒也不知挨了多少次罵，多少次打，他只知道身上的血痕未乾，很快就會有第二條印出來。他只知道舅舅和舅娘的手中的藤條打斷了四十九條，你想想看，空空兒身上的鞭痕該有多少條？

三百畝田產有三千分地，每一分地打一條，空空兒身上便有三千條鞭痕，人的肌肉只有「六百塊」，空空兒身上每一塊肌肉便有五道鞭痕。

財產能活人，財產亦會殺人。

你信不信？

空空兒信，他寧願爹娘一無所有，他把自己的姓氏忘掉了，他自己起了個古怪的名字，他就叫空空兒。

空空兒走了，他發誓永不轉回，舅舅和舅娘的藤鞭終於打出了更妙的結果，空空兒出走了，三百畝田產從此可以據爲己有。他們自然也付出了不少的代價，揮三千次藤鞭自然要費去不少的力度。

空空兒走了，舅舅的家裏少了一根眼中釘肉中刺，江湖上却從此多了一位空空兒。

×　×　×

匆匆走過一街又一街，不覺已出了清波門。西湖便在眼前，人道西湖似西施，但空空兒的心比黃連更苦。

爹娘一去，他掉到地上，進了舅舅家，又從地上陷落地獄。茫茫天地，竟似無一塊空空兒容身之地。

空空兒心中茫然，眼瞪瞪的只顧低頭走路。走了也不知多久，忽覺有人用水澆他。

「別胡鬧，哪個還來作弄空空兒？」空空兒叫道。

他抬頭一瞧，哈，原來烏雲壓頂，迅即大雨傾盆。

空空兒急着找個避雨的地方，他見前面山坡上有間屋子，心想：「何不上去躲一躲？」

爬上山坡，到近前一看，哪兒是

甚麼房子？却是一塊巨大的青石，舉目四顧，四週盡是大青石。

空空兒心道：「這是啥地方？爹爹在世時，西湖四週的山我亦登過，却從未見過這座青石怪峯！」

雨越下越大，雷聲轟鳴，震耳欲聾。娃娃怕雷，空空兒還是娃娃，因此他也怕雷。

空空兒心中害怕，掉轉身便往山下跑，跌跌撞撞的跑了一段路，反覺山勢高了起來，四週一片白茫茫，也不知那裏是下山的路了。

空空兒跑了出來，已差不多大半天了，他的肚子眞的有如他自己起的名號，空空如也，他現在才知道，空空如也、一無所有也並非便可以無須受罪。

他左跑右跑已然迷了路，身子也餓得沒氣力，他索性就躺了下來，任憑大雨淋身，心想：「便這般死了，也免了人世這許多煩惱！」

空空兒這般想着，但一時三刻如何死得去？他還是娃娃心性，既然死不了，也就睜開眼皮。他突然發覺竟能瞧清東西了，他斜倚着的石壁下面，有一個黑黝黝的洞口。

有洞便可以避雨！空空兒心想，於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彎腰便爬進洞口。

洞口很窄，僅可容身，幸虧他是娃娃，否則也爬不進去。

再向裏爬，洞漸漸寬了一點，後來竟可以站起身來。

空空兒再向前走了幾步，突感一股暖流直透胸背，異常舒服，竟連肚子也好受了點。

空空兒樂了，心道：「洞呵洞，似這般走幾步便餓少一點，再走下去，便可以不嚼東西，那便少了許多痛苦！」

空空兒乾脆大搖大擺的往裏走了，洞壁也越來越寬，突見前面有一線光亮，空空兒一喜，趕忙走了幾十步，不覺已到盡頭，那洞口却原來是圓的，比水桶大不了多少，一道光柱從洞口射了進來。

空空兒把頭伸向洞口試試，頭能伸進去，再試試擠出來，肩也能出，他雙脚用力一蹬，整個身子便鑽出了石洞。

空空兒睜開眼皮，登時張大嘴巴合不攏了。

但見藍天晴空，太陽當頭照下，四週是一片茫無邊際的花叢！

百花盛放，儀態萬千，繽紛色彩。

空空兒登時忘了片刻前欲就此死去的念頭，面對千嬌百美的鮮花，誰會想到死字？鮮花代表美好的生活，雖然短暫，却令人留戀。

身旁的幾大花叢，竟然是牡丹，空空兒認得，他爹娘未死時，家裏亦種植過，但這是什麼季節？牡丹竟在眼下開放？

再向前看，更覺奇特，許多花朵兒，不僅名字叫不出，便連顏色也沒見過。

空空兒斷定自己是餓昏了，不然準是在作夢，他狠狠的擰了下大腿，一陣疼痛，低頭看看，自己依舊是那一身破爛衣裳。

這兒到底是甚地方？空空兒心想。

空空兒想着，向前走去。走了足有半個時辰，花叢前邊又見一片果樹。

果樹上結滿鮮紅欲滴的果子，走近了看看果子均是小葫蘆狀，名稱叫不出來，又走了一段路，突見前面一排桃樹，空空兒直吐舌頭道：「天！這些紅嘴桃子，怎的如此之大？竟似大西瓜一般？」

空空兒正發呆，突地聽到樹叢中有女孩子唱歌的聲音，空空兒見有人聲，心中大喜，便躡手躡脚的摸上前，躲在一棵桃樹後面朝前望去。

一位女娃娃正哼着歌兒摘桃子。瞧她的年齡，似乎比自己還少了二歲。

女娃娃頭上挽着雙髻，穿一件桃紅色短衫，臂掛着個紅色花籃，臉蛋兒紅撲撲的，活像一枚人見人愛的紅桃子。

她在樹上摘了桃子，反手就塞進花籃裏，一連摘了幾十個，也塞進花籃幾十個，但這小花籃看樣子却連一個大桃子也載不下。

眨眼女娃娃已摘光了低一點的，再高一些的她可夠不着，空空兒想是否出去助她，女娃娃却已放下籃子不摘了。

「看樣子也是個懶娃娃，辛苦一點便不幹了！」空空兒心想。

女娃娃却不管空空兒怎麼想她，反而到花叢中玩耍去。花叢中有無數的紅鳳蝶在翻飛，小女娃隨手一招便捏住了一隻，然後又捏住另一隻。

紅鳳蝶在女娃娃手中撲騰着翅膀，似欲掙扎欲飛，小女娃娃格一聲笑，隨口呼了口氣，向紅鳳蝶噴去，紅鳳蝶突然便變作兩隻紅鞋子，不大不小，恰恰是娃娃的脚掌般大。

女娃娃脫了自己的鞋，穿上手中的小紅鞋，挽起花籃子，喝聲「起！」那雙小紅鞋竟各自長出一對大翅膀，煽動起來，女娃娃便飄離地面，在桃林中穿梭來回。她一忽兒高一忽兒低，一忽兒又停在半空，隨手便是一個鮮紅欲滴的大桃子。

空空兒呆了！他委實不知道這小女娃到底是人還是吃人的小妖精！

女娃娃把一棵桃樹全摘光了，這才緩緩降落地面，放下小花籃，換上自己的小鞋子，提起那兩隻小紅鞋，朝空中一拋，笑道：「蝴蝶，蝴蝶，有勞，有勞，這便飛去，改天再會！」

小紅鞋在半空中忽地一晃，便變回兩隻紅鳳蝶，翻飛而去。

女娃娃格格的笑了一聲，嚷道：「回家！回家！不然準挨爺爺罵！」

說罷，提着小花籃，向一條小徑跑去，轉眼沒了影踪。

空空兒發了一回呆，心道：「這女娃娃搗甚的鬼？或許這兒的蝴蝶力氣大，能托人升空，豈不好玩？難道我空空兒便不能麼……」

他抬頭一看，有兩隻紅鳳蝶恰好飛臨頭上，空空兒隨手一抓，果然被他捏住了，他學着女娃娃的模樣，朝蝶兒吹了口氣，也喝聲：「起！」便把手一鬆，滿心以爲會掉下一雙會飛的鞋子，但紅鳳蝶還是紅鳳蝶，撲騰着翅膀飛高了，還在他頭上盤了一圈，似在嘲弄他。

空空兒又羞又氣，嚷道：「空空兒呵空空兒，枉你是男子漢，可比這女娃娃差遠了！」

他怔怔的呆了一會，肚子又餓得難受了。他抬頭看看，紅嘴兒的大白桃子就掛在上面，伸手便可觸及。

空空兒這時也管不了許多，手伸上去，就摘了一個。用手抹了抹，捧到嘴裏就是一口。

「哎喲……」空空兒這咬下去却痛得大叫了一聲。原來他手捧着的並非大白桃，而是一隻生蹦活跳的刺猬！

空空兒慌了，連忙撒手，刺猬跳到地上，吱吱的叫了幾聲，眨眼便爬上樹上去不見了。

忽地有人「嗤」的笑了一聲。空空兒趕忙四下一瞧，原來是那女娃娃，正躲在一棵桃樹後面捂着嘴偷笑。

空空兒又羞又惱，氣道：「你笑什麼？你瞧我再摘一個桃子看看！」

小女娃施施然的轉了出來，笑嘻嘻道：「爺爺說今天有貴客到，要我摘些桃子，招待客人，誰知却來了個偷桃的小猴子！」

空空兒羞紅了臉，却又不甘心道：「什麼桃子？分明是一隻刺猬……但刺猬又變了桃子……我，我是否在作夢？」

小女娃格格笑道：「那有這許多夢？剛才你擰過大腿，既然知道疼，怎的還是夢？」

空空兒一聽，着忙道：「你……你甚的便知道了我擰大腿？那時你又不在場！」

小女娃笑道：「爺爺說，我現在只能知十里以內事，但將來長大了，便知千里外的事哩！我與你相距不到十里，你的事我怎的不知道？我爺爺還知道你是被舅舅舅娘打怕了，才跑出來的！」

空空兒驚得目瞪口呆，慌道：「你！……你是小妖精麼？我聽娘親說過狐狸害人的故事哩……」

小女娃嗤的一笑，道：「你瞧我像狐狸麼？老實告知你，狐仙見了我爺爺，嚇得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一動！你莫怕，我逗你玩哩！這桃子多的是，你要吃，便吃我籃子裏的好了！這個桃林是我爺爺種的，別人偷摘了會變成刺猬，只有我和爺爺摘了才是大桃子！」

小女娃說着，把整個花籃遞給空空兒，道：「你拿去慢慢吃吧！」

空空兒見人家盛情，便不敢失了家教的禮數，向小女娃一揖道：「這個却不敢當也！」

小女娃格格一笑，道：「什麼不敢當也？不如說肚子餓得慌也！汝等讀書人也，偏有這許多禮節也！吃就吃，不吃就不吃，嘴裏說不敢當，肚子裏早餓得發慌啦！」

空空兒被小女娃搶白了一遍，欲要發作，見對方却小臉天眞嬌憨，不忍罵她，把心一橫道：「既然如此，就多謝小姑娘了！」

空空兒說罷，走上去提那花籃，原以爲這小小一個籃子，手指頭一勾便提起來了，誰知他拚盡力氣，掙得滿臉通紅，花籃却依然紋風不動，空空兒只累得直喘粗氣。

小女娃笑道：「你吃了桃子，便拿得動！」說着，從花籃中摸出一個大桃子，遞給空空兒。

空空兒接過了，捧到嘴邊，忽然又不敢咬下去。

小女娃嬌笑道：「吃啊！你怕什麼？還怕它又變作刺猬麼！」

空空兒惱怒的瞪了小女娃一眼，心道：「吃就吃，終還輸了你不成？便算是刺猬，我也一口咬死牠……」

空空兒狠狠的一口朝桃子咬下去，那桃子味道極美，美到空空兒情不自禁的張大嘴巴，桃子就呼的一聲，滾進空空兒的肚子裏去。

空空兒驚得按住了肚子！

小女娃却拍手笑道：「好！好！爺爺說，桃子入肚，便算有緣入門路！」

空空兒哭喪着臉皮道：「什麼好好？這大桃子滾進肚裏，發漲起來，肚皮就被它撐破了！」

小女娃笑道：「不礙事！不礙事！待會你便知道……」

小女娃說着，伸手輕輕的提起籃子，笑嘻嘻道：「走啊！」

空空兒道：「桃子也吃過了，我現在飽得發慌，還到哪兒去？」

小女娃把頭一側，嬌笑道：「去找爺爺啊？這桃子是他送給你吃的，你吃了爺爺的桃子，不去說多謝一聲麼！」

空空兒一想，也說的是，心想：「爹爹說過，一飯之恩不能忘，這一桃之恩也不該忘哩！好歹也得去多謝一聲才好！」

空空兒這麼想着，就服服貼貼的跟在小女娃後面，一直朝林子深處走去。

× × ×

果林走盡，又是花叢，花叢未盡，突見一道竹欄橫在前面，圍着一個小院落，近前一看，竹欄竟是自己從地裏長出來的，一枝緊挨一枝，就是

人手栽種也沒這般整齊排列。

空空兒隨小女娃走進院落，有幾間草屋，草屋是綠的，屋頂鋪的也全是綠草。一位白鬍子老人正在院子裏劈柴，一綹長鬍正隨風飄動着。

老人見兩位娃娃走進來，斧子不停，却向空空兒笑道：「你來了麼？」就像是老相識似的熟絡。

空空兒不禁點點頭道：「是！我來了！」

白鬍子老人道：「妞兒！你先領客人進屋子，劈完柴爺爺就來！」

空空兒這才知道這老人原來便是小女娃的爺爺，正欲上前道謝，小女娃却催他走。

空空兒無奈只好跟了女娃進去。

小女娃指了指裏面，道：「坐呀！」

空空兒四週一瞧，屋裏一張八仙桌，四週空蕩蕩，連張椅子也沒有，却往哪裏坐下？

小女娃見空空兒尷尬模樣，伸手一拍後腦，笑道：「是呀，椅子都跑走了，客人坐哪裏呢？」轉頭便尖叫道：「椅子！椅子！你跑到哪兒去了！」

小女娃話音剛落，一條大黃狗呼的一聲撲了進來，齜牙咧嘴的直奔空空兒，看模樣要咬他的腿！

空空兒大吃一驚，心道：「這小女娃害人，怎的叫來這頭惡狗？」

但要躲開，却已來不及，正驚得半死，那大黃狗已撲到身前，却沒咬他，反而蹲下身來，空空兒眼睛一花，大黃狗不見了，他脚下竟多了張黃色的木椅子！

小女娃笑道：「坐啊！你坐下也不會麼？」

空空兒小心翼翼的瞧了又瞧，又用手按了按，確證這是木椅了，這才敢坐了下去，坐下去倒跟尋常的木椅一模一樣，但空空兒心中却直發毛，暗道：「這到底是黃木椅還是大黃狗？不要被它突地咬一口才好！」

小女娃却不理他，自己伸手到八仙桌上一摸，不知怎樣被她摸出一張椅子來，她大剌剌的坐下了，望着空空兒偷偷的笑。

這小女娃越笑，空空兒心裏就發毛，心道：「這小鬼頭再笑一次，我便吃一次虧，今兒當眞出盡洋相也！」

白鬍子老人這時却走了進來。他瞥了空空兒一眼，呵呵笑道：「我這兒空空如也，空空兒正好上這兒也！」

空空兒大吃一驚，心道：「他怎的連我自己胡亂起的渾名也知道了？」

白鬍子老人却似乎猜透了空空兒的心思，又呵呵一笑道：「空空兒！好！這個名字起得好！空了才能放上好東西，不然便放不進去了！是麼？」

空空兒這時如何答得出半句話來？只是迷茫的點了點頭。

老人笑笑，指指小女娃道：「這是我的小孫女！她學會了幾招雕蟲小技，就拿來戲弄人啦……先別說這許多，我知道你餓了，先塡飽肚子再說。」

空空兒正欲說自己吃了大桃子已全不見餓，老人却把手一招，一個木盤便凌空的飛了出來，穩穩的落在八仙桌上。

空空兒一瞧，木盤有三杯酒，四樣小菜，炒竹筍、黃豆芽、炸花生、三隻鷄腿。但杯裏的酒却少得可憐，只怕淺飲一口就乾了。

空空兒心想：「這白鬍子一家過得也很苦！酒也只能買這少許！」

白鬍子老人却笑着端起杯子，招呼空空兒道：「喝呀！坐着發呆幹麼？我老爺不喜那些客氣俗套！瞧着你順眼，今兒就破例讓你兩個小娃娃喝個夠好了！」

空空兒依言捧起杯子，心中却笑道：「可憐這麼丁點酒，却說什麼喝個夠……」他把杯中的一小口酒一仰脖就喝下肚子去。

空空兒放下酒杯，只見杯中依然有那麼一小口酒，就像方才般的不多也不少，就像從來沒人動過，空空兒不服氣，捧起來又喝了一口，再放下，酒杯中依然是那麼一小口，空空兒接連喝了六、七口，他不禁呆了！

白鬍子老人哈哈大笑，道：「你這般喝法啊，不消一會便醉倒了！」

空空兒又驚又喜，心道：「假如我有這隻杯子啊，就不怕餓肚子了！」

正當他這麼想着，木盤子盛着的黃豆芽忽地嗡的聲，全變了黃蜂，飛了起來，直撲空空兒的臉面！

空空兒嚇得大叫一聲，跳起來就要跑掉。白鬍子老人瞪了小女娃一眼，把手指頭朝黃蜂一指，一窩黃蜂竟掉頭撲向小女娃，小女娃尖叫的大嚷：「爺爺！小丹丹不敢頑皮了……」黃蜂這才落回盤子裏，依然是一盤黃豆芽兒。

白鬍子道：「都是爺爺把你寵壞了！」

小女娃——丹丹道：「誰叫他動了偷酒杯的念頭？」

一句話把空空兒弄得滿面通紅，哭笑不得，心道：「天！這爺孫倆簡直比我肚子裏的蟲還厲害！」

小丹丹這時却嬌笑道：「其實他可以開口向爺爺要嘛，爺爺不給，那時他不偷，丹丹也會偷一隻！」

白鬍子瞪了丹丹一眼，道：「你偷去幹麼？」

小丹丹把頭一側，笑道：「自然是送給這位空空兒哥哥，他有了這酒杯，便不叫空空兒啦，這名字怪難聽的！」

白鬍子無可奈何的朝孫女扮了個鬼臉，爺孫倆樂得哈哈大笑。

空空兒心裏一陣悲酸，心道：「我有這麼一位爺爺就好了！自然還得加上這麼一位妹妹！那時呵，只怕我笑得比你更好聽哩！」

正當空空兒這般轉念時，小丹丹就噗嗤的一笑道：「你呀！既然想有這麼一位爺爺，還要……一位妹妹！那

你還不跪下叩頭叫爺爺麼？」

空空兒果眞跪在白鬍子面前，恭而敬之的道：「爺爺師傅！師傅爺爺……」

白鬍子哈哈一笑，奇道：「怎的又是爺爺，又是師傅；又是師傅，又是爺爺的？你倒是存心要認哪個？」

空空兒道：「我兩樣都想要，兩樣都想認！」

白鬍子道：「爲什麼？」

空空兒道：「我是孤兒，認了爺爺，便有了親人，不再是孤兒啦！但我又被人打怕了，想學一式變蝴蝶爲鞋子的妙着！」

白鬍子奇道：「你既然叫我爺爺，我就是爺爺啦！你還學這法子幹麼？」

空空兒道：「學會了，好像丹丹妹妹一般，被人打時穿了飛走啊！」

白鬍子大笑，道：「爺爺若只敎你這般逃跑的法子呵，沒的來敗壞了爺爺的名頭！況且這不過是一些雕蟲小技的茅山障眼法，學三幾式遊戲人間無傷大雅，但若要憑此行走江湖呵，却是難！難！難也！好！好！好，也是你認爺爺一場緣份，爺爺便教你一套做劍仙的大法吧！」

空空兒道：「劍仙有甚用處？」

小丹丹這時却蹦的跳了起來，嚷道：「呀！你這個小傻瓜！還不向爺爺謝啦！」

空空兒笑道：「我也不知這劍仙有甚妙用？謝什麼？」

小丹丹氣道：「你這小傻蛋！你知道這劍仙兩字是甚麼意思？竟說的這麼輕鬆！你聽着！我念給你聽……劍仙劍之英，青龍霜雪明，銀光照白馬，飄忽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彈指程，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到泰山飲，霜劍橫膝前，三杯一言諾，五嶽倒爲輕，縱死俠骨香，不愧世上英！你聽清了麼？」

空空兒自幼讀了幾年詩書，小丹丹唸的，雖不全懂，却也明了七八分，不禁喜道：「原來這劍仙有這麼大的本事，我學！我學！請爺爺教我！」

白鬍子笑笑，忽然便嚴厲起來，道：「你做了劍仙，日後便將如何？」

空空兒想了想，道：「也沒什麼，我被人打怕了，若眞有劍仙這般本事呵，便教天下窮苦人家休被人白打便是了！」

白鬍子一聽，哈哈大笑，道：「好！好！孺子可教也！」

白鬍子說罷，雙手向內屋虛空一招，一柄青光閃閃的短劍便疾如電閃的飛了出來，其勢猶如金戈鐵馬、鷹擊毛摯，穿雲裂石，銳不可擋！

短劍堪堪直射白鬍子腦袋，空空兒驚呼起來了，白鬍子已輕舒兩指，把短劍穩穩的挾住！

白鬍子把短劍遞給空空兒，道：「你且仔細瞧瞧，好教你見識見識吾道中物也！」

空空兒雙手抖索的接了過來，但見一片冷森森的青光，觸之令人心魄震蕩，驚道：「師傅爺爺，我見不着什麼呢！」

白鬍子笑笑，接過短劍，把劍柄貼於鼻尖，劍尖斜向虛空，目光凝注直瞄劍尖。道：「你依此模樣試試看？」

空空兒接過來，果然依法細看，一瞄之下，不禁驚呼道：「青龍！青龍！這劍身上有青龍動哩！」

白鬍子微笑點頭，道：「你再按劍柄看！」

空空兒果眞依然而爲，這劍柄一轉動，青龍張牙舞爪，似却從劍尖上飛躍出來，空空兒驚道：「青龍要撲出來也！」

白鬍子微笑道：「尚早哩！尚早哩……你再轉動着！」

空空兒又再轉動，這次青龍貼在劍身上，紋風不動了！空空兒奇道：「怎的又不動了？」

白鬍子哈哈大笑道：「方才爺爺以眞氣注入劍身，助你一臂之力，你轉動時青龍才動，此刻眞氣一消，青龍便寂伏不動矣！」

空空兒道：「動與不動有甚分別？」

白鬍子肅然道：「青龍蘇醒，根基初成，此時一任天下名劍寶刀，觸之即折，江湖武林，已罕有敵手。青龍躍動，騰飛欲舞，似欲脫劍而出，此時大功已然初成，森然劍氣，可於十丈外取頭顱！若青龍脫劍撲飛而出啊！嘿嘿……」

空空兒與小丹丹均同聲道：「怎樣了？」

白鬍子雙眉一揚，肅然道：「此其時呵，心動意動，意動氣生，氣生劍飛，疾如飛虹，千里之外，取人首級，不外彈指瞬間事也！達此境界，則吾道大成矣！」

空空兒聳然動容道：「我聽爹爹在生時曾說，取首級於千里外者，乃劍之魂，劍之仙也，如此說，爺爺一家子豈非劍仙世家麼？怪道有如此精深大法！」

小丹丹亦嗔怪道：「爺爺你偏心！」

白鬍子一怔，道：「爺爺如何偏心了？」

小丹丹道：「這般厲害法子，爺爺教這新認的孫兒，却不教原來的孫女，這不是偏心又是甚麼？我不依哪！」

白鬍子呵呵一笑道：「你學這劍仙之道幹嘛？」

小丹丹頭一昂，道：「他要學，我也要學！不然學會了這大神通，豈非要把丹丹比下去麼？」

白鬍子呵呵笑道：「你以爲你能夠永遠勝過他麼？」

小丹丹傲然道：「當然！我自小就學了，他現在才學，他學一年，我也學一年，加起來我還是比他多學六年，小丹丹總勝於他麼！」

白鬍子微微一笑，又愛又無奈的搖搖頭，心道：「空空兒天生是劍仙的料子，不然爺爺亦不會巴巴渡引他到此矣！你雖也能練到劍現青龍，但若像空空兒日後駕馭青龍脫劍而出，只怕難！難！難也！先天所成！夫復何言！」但也不忍傷了小丹丹的心，笑笑點頭道：「好啦，好啦！爺爺便一起教你們便是了！」

從這一晚開始，白鬍子便開始向空空兒和小丹丹傳授他的畢生絕技。

白鬍子教授空空兒的是一套青龍飛劍入門十三式，白鬍子道：「吾道中人，只學入門功夫，功成與否，就看各人日後的歷練和際遇如何了！」

空空兒唯唯謹記，用心學習。他孑然一身，身無所有，名符其實的空空兒，因此學起來心無雜念，凝神貫注，抱元守一，進境神速。

小丹丹學的却是一套湘妃劍。湘妃劍有兩柄，一名「娥皇」，一名「女英」，乃黃帝替二女命名時授與佩於身上，其後二女皆妻舜王，舜王死後，二女奔赴哭之，自殺湘江而死，後人從其殞處得劍兩柄，一書「娥皇」，一書「女英」，知是女中靈劍。

白鬍子見小丹丹乃女兒身，便授與這套「湘妃劍」大法。小丹丹見有兩柄寶劍，在數目上已勝空空兒一籌，因此歡天喜地的答應了。

小丹丹的頑性難改，常常暗地裏作弄空空兒。空空兒自然被她弄得狠狠不堪。

這些，白鬍子自然心知肚明，但他也不去點破，心道：「正好趁此磨練空空兒的應變之力！他只要能應付丹丹這鬼靈精捉弄，那天下雖大，也足可綽綽應付！」

起初三幾個月，小丹丹穩佔上風，空空兒狠狽不堪。

半年後，空空兒已與小丹丹拉成平手。但凡小丹丹意念一動，空空兒就準能及早防範，因此小丹丹也就極難佔到便宜。

一年後，已輪到小丹丹提心吊膽了。雖然她半嬌半嗔的依然作弄空空兒，但她自己心內明白，空空兒只是念着她是妹妹，若然他認眞反擊，只怕自己便吃虧吃到透頂。

匆匆又過了兩年。

空空兒這時已是一位十六歲的少男，小丹丹自然也是一位十四歲的少女了。

漸漸地，小丹丹與空空兒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兩人見了面，在一起練劍，也不像從前那樣吱吱喳喳的說話。反而沉默起來。

他們的心意却已互通，空空兒不快樂，小丹丹就感到悶悶不樂，小丹丹擦破了一點皮肉，空空兒的心就疼上好半天。

人與人的關係到了這個地步，言語也就成了多餘，一切既已盡在不言中，那說出來豈非白費唇舌？

男孩子與女孩子的關係到了這種地步，那與情愛就只差那麼一線，這一條線橫在兩人中間，就看誰敢於踏步邁過去了。

小丹丹似乎要勇敢的踏上一步了！

空空兒却反而向後退縮一步。

小丹丹羞怒的退後一步，空空兒却又趕緊踏前一步。

進一步，退一步；退一步，進一步；少年男女的心事就是這般微妙！

白鬍子老人直瞧得齜牙咧嘴，在暗地裏直叫道：「哎呀呀，進就進，退就退，像這般進進退退，退退進進，何日方是了期！」

白鬍子老人儘管暗地氣惱，空空兒和小丹丹依然是那般模樣。誰知道他倆打的是甚麼主意？

但儘管如此，空空兒的青龍劍也一直苦練下去，漸漸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小丹丹的湘妃雙劍也已然揮灑自如。

這天，白鬍子老人把空空兒、小丹丹召到身前，默默的凝視空空兒片刻，點點頭，便決然的道：「可矣！江湖雖大，你亦足可行走矣！只是務須緊記當初學劍的宗旨！」

空空兒朗聲道：「是！爺爺師傅！若學劍有成，當替天下被打的人竭心盡力維護……但徒孫兒劍尚未學成哩！」

白鬍子呵呵一笑道：「你現時劍中的青龍如何了？」

空空兒道：「已然隱隱躍動矣！」

白鬍子微笑道：「然則已足於十里內取人首級矣！但往後進境如何，連爺爺亦難預料，全憑你自己磨練及際遇矣！吾意已決，二日後你便須下山，不得猶豫！」

空空兒見白鬍子爺爺雖面帶笑容，但其意甚堅，知不可挽回，便點了點頭，道：「是！謹記爺爺師傅之言！只是……捨不得爺爺也！」

白鬍子微笑道：「你並非捨不得爺爺，而是捨不得妹妹吧？若丹丹願意，你倆便結個伴兒吧了！」

丹丹一聽大喜，拍手叫道：「好呵！爺爺到底准孫女出山了！但留下爺爺你孤單一人，丹丹又不放心！」

白鬍子大笑道：「去！去！去！休作兒女狀也！爺爺自知運命尚盛，還須在這世上打滾百年，你還愁沒有相見之日麼……」

話音未落，忽地雙足一頓，身子疾飛如電閃，轉眼已失踪影！

空空兒不捨，大叫道：「師傅爺爺！」

丹丹噗嗤一笑，道：「你叫他怎的？此時呵，他只怕已在百里之外了！」

空空兒一聽，心中又悲傷的，道：「我空空兒有幸遇上爺爺，才不致凍餓死於街頭荒野，更學得一身本事，

此恩深如海也！可惜三年來只知他叫爺爺，連爺爺的名號也不知便要分手矣！」

丹丹微笑道：「你又聽說過李勝其人麼？」

空空兒道：「小時曾聽爹爹說，李勝者，乃天下第一怪俠也，他初出道時，曾在雪夜奔走千里取惡人首級，返回時杯中酒尚微溫也！日後碰上此人，倒要好好見識！」

丹丹噗嗤一笑道：「你已見識矣！」

空空兒一愕，道：「我何時見識？」

丹丹伸指頭一刮空空兒，道：「傻瓜！我爺爺便是李勝也！」

空空兒一聽，不禁呆呆的怔住了！心道：「難怪師傅爺爺有這般神通本領，原來他竟是聞名天下的第一怪俠李勝！咦，那小丹丹豈非也姓李？空空兒呵空空兒，你雖挨了舅舅好一頓打，卻遇上這麼位爺爺，便也值得也！」他心中這般轉念，因而便連毒打過他的舅舅也原諒了。

× × ×

第二天一早，空空兒和丹丹——李丹丹便結伴離開了那個神秘的幽谷。

兩人也不知往何處行，到哪兒去？只依着大孩子的心性，在西湖四周的山峯峻嶺上遊玩穿行。

穿山越嶺，這時對空空兒來說已絕非難事。他的脚上功夫，甚至連身懷茅山障眼術的李丹丹也比下去了。

空空兒也不想去學這些古怪的道兒。李丹丹主動要教他，道：「這裏面有隱身術、大挪移等諸多法寶，你學會了，出入官家富戶，大可順手牽羊，暢行無阻，何等快活？」

空空兒卻笑道：「要那許多財富幹麼？否則便非空空兒也！」

李丹丹被他氣得半死，但又無可奈何。她要使小性子懲治他，但她心意甫動，空空兒便立時醒覺，意動則氣動，氣動則劍身立透森森寒氣，任何茅山障眼術碰上這森森劍氣均不攻自破，原形畢露。

這對鬥氣小伴侶，就是這般的難分難解。

空空兒和李丹丹任性在山中逛遊，也不知過了多少時日。幸好李丹丹有那套茅山挪移術，搬來三餐一頓的飯食倒也並不困難。

這一天傍晚，兩人不知不覺走到一座破廟前，空空兒抬頭朝山門一看，見上面寫了四個大字「君山娘娘」，便笑道：「丹丹！今晚我等只怕要打擾這君山娘娘一宵哩！」

李丹丹嬌笑道：「這君山娘娘是女人呢，你不怕麼？你見了女人便臉紅！」

空空兒道：「誰說我怕女人？」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那你爲甚怕我？連走近一步也不敢！」

空空兒笑笑，知李丹丹那劣性兒又來了，便沒理她。

兩人走近，但見這座廟宇已然破爛不堪，鐘樓倒塌，殿宇歪斜，山門積滿蒼苔，寶閣生滿荒草。兩廊下塑了許多携男抱女的鬼判，多半缺頭少脚。

正殿中間塑了三位娘娘，兩旁也塑了些侍候的婦人。空空兒果然不好意思在女人像前睡覺，便走了出來。

出來到東廊一看，見一個赤髮青面環眼大鬼，與一位婦人站於一處，那婦人兩手捧着個盤子，盤子內盛了幾個小娃兒，有坐有躺，倒有點生趣。

空空兒笑道：「這兩個身軀後面，便是我倆的公館，你進女公館，我進男公館，倒與這鬼物作伴罷了！」

空空兒說着，用衣袖把地下塵土拂了幾拂，斜坐在大鬼背後，將頭向大鬼脚上一枕，打起呼嚕來。

李丹丹心中一陣發毛，她到底是大女娃兒，此情此景委實教她心下惴惴不安。見空空兒不理她，管自睡了，便發嬌嗔道：「喂！不準睡覺啦！」

空空兒道：「不睡覺幹甚麼？天色已經黑了，你就胡亂在女像後面躺一宵就是啦！」

李丹丹嗔道：「這鬼地方怎睡得着？」

空空兒笑道：「你不睡，我可要睡啦！」說罷，又打起呼嚕，片刻後，呼嚕竟越打越響，看似是睡着了。

殿外已然黑沉沉，夜風也響了，呼呼嘯嘯的，恍似有厲鬼呼嚎。

李丹丹心中又怕又驚，狠狠的咬牙罵道：「死空空兒！甫一出山，便欺負我！死傻蛋！哎喲，不好啦，眞的有鬼來啦！」

李丹丹正嘟嘟嚷嚷的罵着，忽爾像見了活鬼似的一個貓竄，竄到空空兒身旁，死也不肯抬起頭來。

空空兒其實只是閉了眼睛逗李丹丹，他的心可比她還要清醒百倍。他閃眼朝殿外一瞧，果然有身影冉冉的飄近廟來。

身影逐漸移近，原來是個婦人，紫衫紅裙，走動如風，在眼前一瞬，已入廟宇西廊。

李丹丹驚道：「這到底是人是鬼？這個時候怎會有婦人獨來？」

空空兒點點頭，見李丹丹驚怕模樣，心中不忍再逗嚇她，便正正經經的道：「丹丹你怕，有我在此，諒鬼物亦不敢作祟也！我進廟之時，便覺此地鬼氣甚重，知有古怪，才收斂心神，令劍氣不致外洩，以引其露面也！此時鬼物已現，正好一試爺爺傳授的本事！」

李丹丹聽空空兒替她撐腰，膽氣登時一壯，頑性兒又來了，格格一笑道：「若是女鬼，你不准出手，由我對付！」

空空兒微笑道：「爲甚女鬼便要由

你對付？你不怕她麼？」

李丹丹笑道：「俗語道女鬼再兇也是女的，較那男鬼自然弱一點，我這是揀弱不揀强，若是男鬼呵，便由你出手好了！」

空空兒笑笑，也不答她，牽了李丹丹的手，一個急竄，已然伏在廟宇西廊的殿後。

那紅裙女子果然就在殿內，她東張西望了一會，又走出殿外，站在台階下，似在眺望甚麼的。

空空兒仔細運目一瞧，見這婦人面若死灰，並無丁點血色，東張西望，兩隻眼睛閃閃爍爍，轉動不停。

一會後，那紅裙婦人又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

李丹丹暗暗心驚道：「瞧她模樣，似在等她的同類哩，若趕來三幾隻猛鬼，我倆完了！」

空空兒悄聲道：「不管他！我這是韓信用兵，小小無區，多多益善！瞧清她的底細，再作裁處便是！」

兩人正暗議間，只見那婦人又跑入廟來，急急的入殿內，又走出來，站在台階上向廟外一望，口裏呱呱的長笑了一聲，猶如母鷄產蛋的叫聲，一會又如飛的跑出廟外去了。

空空兒心中奇道：「天！她這般來來去去，去去來來，到底弄甚鬼名堂？」

一會後，從廟外走進一位少女，年方十七、八歲，雖衣衫破爛，卻神態端莊。

那紅裙婦人正在後面用雙手推着少女。

那少女垂頭喪氣，一直到殿中台階上坐下，眼望着西北面臨安城方向，長歎一聲。

婦人取出個白棍兒，長不過七八寸，在那少女頭面上亂圈；圈畢，又伏倒在地上跪拜。拜畢，將嘴對着那少女耳朵內說話；說畢，又在那少女面上用口吹，吹罷又圈，忙亂不已。

那少女任婦人作弄，就如不見一般，瞪着大眼珠，朝天想着她的心事。

紅裙婦人又如飛的跑出廟外，瞬間又跑了進來，依樣劃胡蘆的做作。

那少女站起來，向那窗框看視，似欲尋甚東西。

紅裙婦人到此，越發急得了不得，連圈連拜，連說連吹，忙亂得猶如風車般急轉。

少女面對着窗框看了一看，搖了搖頭，卻回身坐在台階上。

那紅裙婦人急得吹了又圈，圈了又拜，拜了又說，說了又吹，顚顚倒倒，倒倒顚顚。

突地，那少女雙目緊閉，聲息全無，猛地悲叫一聲道：「罷了！滅門之仇，我一個女孩兒家如何可報？倒不如隨爹娘弟妹去了！」

叫畢，隨即站起，把腰間繫帶解了下來，向那大窗框內進入一半，又拉出一半來。

那紅裙婦人連忙用手替她結成個圈套兒，把她的頭扳住，向那圈套兒亂塞。

少女這時卻立即用手把圈套捉住，面朝廟外又痴痴的想甚麼。

紅裙婦人此時更忙亂百倍，急圈急拜，急說急吹，恨不得那少女即時身死方覺痛快！

少女幽幽的歎了口氣，似已下定死念，把圈套兒往自家頭上一套，身子朝前一撲，便晃悠悠的懸空掛了起來……

李丹丹哇的驚叫一聲，卻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空空兒知事勢危急，不及細思，猛然一運眞氣，依白鬍子爺爺所授之法，眞氣流於指上，直向少女頭上的腰帶一指，一股勁氣絲絲射出，噗的一聲，立時把腰帶射斷了！

少女摔在地上，人事不醒。

紅裙婦人正暗自欣喜，卻見有人射斷少女頸中的圈套，急回頭一瞧，已發覺空空兒和李丹丹兩人藏身之處。

紅裙婦人把頭搖了兩搖，頭髮披拂下來，又用手往臉上一摸，雙眼隨即鮮血淋漓，口中吐出長舌，呱呱呱的尖嘯一聲，如飛般的向空空兒兩人藏身之處撲來！

空空兒甫一出道，便碰上這般古怪事，登時便有點手忙脚亂！

李丹丹更驚，叫了一聲，便躲到空空兒身後去了。

空空兒欲退不能，一時間又不知如何應付這般鬼物，只好帶着李丹丹急疾後退。

但空空兒快，那婦人更快，堪堪便撲到面前，猙獰面目分外可怕，鬼爪已向空空兒伸了出來，口裏狂怒的呱呱亂叫，似因空空兒壞了她的好事，面對着仇人似的。

鬼爪堪堪已抓到空空兒的頭皮！

就在這時，一塊尖石騰的從地上飛了起來，噗的把鬼爪打個正着！

婦人的鬼爪慢了一慢，空空兒這才來得及躲開這致命的一攫。

婦人卻似乎不怕痛，尖石打在她的手上竟似毫無知覺，但身子卻慢了下來。

這尖石原來是李丹丹惶急之下，施出來的茅山術，她眼見空空兒危在旦夕，登時忘了害怕，不顧一切的運動尖石，向婦人的鬼爪打去，恰恰擊個正着，救了空空兒一命。

這一下子出師得利，李丹丹登時膽氣一壯，竟從空空兒背後鑽了出來，大剌剌的與婦人面對面的僵持着！

紅裙婦人似乎有點驚懼面前的李丹丹，心中不忿，踏前兩步，又怕，退後一步，漸漸的向李丹丹逼近。

李丹丹强捺驚惶，口中念念有辭，伸手朝婦人身前一指，喝聲道：「立現銅墻鐵壁！」

喝畢，轉頭向空空兒笑道：「鬼物面前，已豎銅墻鐵壁，她休想再踏前一步！」

空空兒朝婦人一看，婦人果然脚步停了一停，但隨即毅然踏前一步，又一步，向李丹丹逼近，李丹丹的「銅墻鐵壁」竟如泥牛入海般的毫無作用！

空空兒驚道：「丹丹你這法術不靈哩！」

李丹丹心內更驚，又急急的口中唸唸有辭，伸手朝前圈了一圈，喝道：「劃地爲牢！鬼物休想越雷池一步！」

婦人似乎怔了怔，隨即呱呱的尖嘯一聲，身子暴長，呼的一聲，竟似疾風的向李丹丹撲去！

李丹丹嚇得失魂落魄，不知爲甚自己的神通竟然不靈？欲要躲避，卻雙脚發軟，動也休想動一動，這時他的「劃地爲牢」倒似自己着了魔力似的！

紅裙婦人的鬼爪已猛攫向李丹丹！李丹丹驚惶之餘，只來得及把眼一閉，心道：今番死定了！只莫要做隻瞎眼女鬼便是了……」

說時遲，那時快，空空兒眼看李丹丹身陷絕境，心中又急又驚又痛，情急之下，竟不顧一切，霍的拔出青龍劍便向紅裙婦人斬去！

青龍劍疾如電馳，把紅裙婦人攔腰斬成兩半！

李丹丹正欲拍手叫好，那紅裙紫衫婦人的紫色上半截身子，和紅色下半截身子，卻在地上滴溜溜的急轉！李丹丹和空空兒均瞧得目瞪口呆！

李丹丹的驚呼聲尚未出口，那上下兩截的身子竟然復合成原來的紅裙婦人，一個挺身便彈了起來，呱呱的嗥叫着，更兇更猛的向李丹丹撲抓過去！李丹丹這時已差點昏了過去，便連丁點逃跑的力氣也沒有了。

空空兒急怒攻心，絕望之餘，反而冷靜起來，他心知李丹丹已然難以倖免，心中先就存了誓滅此兇惡鬼物的念頭，少了保護李丹丹這層顧慮，心境一派清明，滅怪念頭甫動，心意激發眞氣，直貫於青龍劍上，劍身上的青龍已然躍躍欲動！

就在婦人的鬼爪向李丹丹的腦門接下去的刹那，青龍劍上的青龍竟脫劍而出，快如飛虹，疾如電閃，一道電光繞紅裙婦人周身旋了數轉，紅裙婦人立時成了七七四十九片，向四周紛飛跌落，眨眼便失了影踪！

好半晌，李丹丹才回過一口氣來，她四周瞧了又瞧，直到確信鬼物已然灰飛煙滅，這才驚呼一聲：「我的媽呀！這到底是甚兇猛惡鬼？竟連爺爺眞傳的茅山法術亦不靈了！」

空空兒眨眼便回過神來，他想起方才的情景，不禁怔了怔，聞李丹丹之言，便笑道：「你那茅山術大概應入陰邪一類的神通，因此用來對付鬼物便不靈也！因鬼物亦是陰邪一類！」

李丹丹想了想，不禁點點頭，道：「果然！果然！是極、是極，碰上這惡女鬼，邪之陰極，果然茅山術便不靈矣……」她忽然想起甚麼，拍拍手大叫道：「你！你卻一擊成功！你那是甚麼法術？」

空空兒把手中的青龍劍一揚道：「我也不知是甚原因，起初我雖斬斷惡鬼，但竟可復合還原，幾乎斷了丹妹生命，後來我意料你已難倖免，必死無疑，心中絕望，心神反而專注下來，一心只想滅這鬼物替丹妹你報仇，這劍上的青龍竟然脫劍而出，化一道電光，瞬間便把這鬼物滅了！」

李丹丹心思本就聰慧，方才不過是甫出道便遇上這厲害的鬼物，嚇迷糊了，這時一聽空空兒之言，登時醒悟，不禁又喜又羨又怒的叫道：「你！你好！當我死了，便練成了青龍劍的至高境界！」

空空兒奇道：「甚麼至高境界？」

李丹丹手指頭一戳空空兒的額角，嬌笑道：「你呀，不知是眞傻還是假傻，連自己練成青龍脫劍而出的至高境界亦不知道！你忘了爺爺說麼？青龍脫劍而出，則吾道成矣！千里之外，取人首級，不消片刻工夫。你方才所使的滅鬼一式，正是青龍脫劍而出的大功呵！你神氣啦，你已經是劍仙一道中的一流高手！」

空空兒仔細想了想，覺得李丹丹之言甚有道理，但又並不全信。

空空兒猶豫了一下，便擧起青龍劍，以眞氣催激，竟欲令青龍脫劍而出，但一任他怎麼催激眞氣，青龍劍上的龍影只略爲躍動一下，便依然靜寂。

空空兒歎了口氣，道：「丹妹所言雖有道理，但我這千里取人首級的本事，只怕還未到家哩！你看我方才怎樣催激眞氣，亦難逼出劍上青龍，也不知是甚緣故。」

李丹丹奇道：「方才明明是你乃用青龍脫劍一式取女鬼陰魂生命，爲甚又不能施展了？」

空空兒道：「我也難明所以！」

李丹丹想了想，忽然微笑道：「是了！方才你心無雜念，抱元守一，自然能把青龍催出；但現在你有心求證，心思複雜，自然便不靈了！你雖有一流劍仙的本領，但若有若無，時斷時續，功夫尚未到家哩！」

空空兒默默的想了一會，歎道：「空空兒能練到這若有若無的境界，已屬非份之想，能否再進一步，只好看日後的機緣了！」

李丹丹笑道：「你這是有心等我一程麼？」

空空兒無奈道：「亦非存心，不過隨遇而安罷了！」

李丹丹笑道：「不管怎的說，你已屬劍仙一道，爺爺說，青龍法非同小可，便算初成，亦足以縱橫江湖！但有點缺陷亦未嘗不是好事，不然，任

你威風八面，丹丹瞧在眼內卻如何是味道……」

李丹丹說得高興，空空兒卻突然叫一聲把她打斷了。「哎呀，不好！廟內那位少女不知如何了？」說罷，展開身形，向廟內躍去。李丹丹跟了上去。

空空兒和李丹丹躍入廟宇西廊，少女這時已悠悠醒轉，她睜眼一瞧，似乎吃了一驚，飛身躍起，身手甚爲敏捷，似是有練武底子的人。

空空兒與李丹丹正視一眼，均暗道：「這人是武林弟子哩，怎的自尋短見這般的不濟事？」

「你……你倆是人是鬼？」少女半昏半醒，乍然見空空兒和李丹丹鬼魅般的閃進殿內，禁不住驚呼一聲道。

李丹丹道：「甚麼人呀鬼的？你方才便差點成了鬼也！」

少女一聽是女孩子口音，雖然兇巴巴的，但總算是人聲，她的心便鎮靜了點。她迷惑不解道：「我如何便成了鬼？我言語或有得罪，你也不必如此罵人啊！」

空空兒知少女尚不自知方才兇險，便微微一笑道：「姐姐休怪這位妹妹，她是兇些，但心性兒好極了，請問姐姐，你方才自己感覺有甚異樣？」

少女幽幽道：「天地茫茫，冤情塡胸，但覺苦志難遂，除死方休……是以身不由已，也不知如何是好。」

李丹丹嗔道：「你自忖一死百了，因此便上吊自殺麼？」

空空兒笑笑道：「姐姐既有莫大冤情，自當咬牙自救自强，以報冤仇，所謂志雖苦也，鍥而不捨，精誠所致，金石爲開，又豈怕沒有申訴之日？姐姐心中已着了魔惑，是以陰物方乘虛而入，導你入圈套。」

少女一怔道：「這位弟弟說的甚是，我本來亦有此念，但不知爲何，剛走到此廟外面，忽感心胸一冷，登時便百感交集，心灰意冷！聽你這般說，莫非有人故意伏下圈套，引人入巷麼？」

李丹丹格格一笑，道：「圈套自然是伏下的，但並非『有人伏下』，而是『有鬼伏下』也！」

少女一驚，道：「這位妹妹說的當眞麼？」

空空兒點點頭，便把方才滅鬼之事略略說了，又道：「我師傅教導說，人必先折其志；心神晃蕩，鬼物才能乘虛而入，方才那女鬼乃一吊死鬼也，她急欲尋找替身，正好趁姐姐心神恍惚之時誘妳上當，若然圈套套實，姐姐便作了她的替身也！」

少女一聽，恍然醒悟，向空空兒和李丹丹謝了，又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兩位弟弟、妹妹乃一片俠義心腸，可惜姐姐身負血海深仇，大仇未報，何敢言他？不能報答兩位的救命大恩矣！」

空空兒點點頭，道：「姐姐身手敏捷，想必出自武林世家，到底與誰爲敵，惹來這血海深仇？」

少女沉吟不語，似有莫大隱衷。

李丹丹可沒她這份耐性，便嗔怪道：「你這人眞的痴迷也！你既肯捨命上吊，一了百了，難道是怕說與我等知道麼？你若把我這小傻蛋哥哥打動了呵，再加上我這小妹妹，只怕便有你的好處也！」

少女搖頭苦笑，道：「實不相瞞，家父乃名震武林的皇甫世家子弟，加上兩位兄長，普天之下，只怕無人敢上門挑衅生事，但在一夜之間，突然來了無數高手，家父及兩位兄長浴血奮戰，竟亦同告慘死！這冤家對頭的厲害簡直比魔鬼還更可怕！我當晚在姨姨處過夜，僥倖逃過大難，但返家之時，只見莊毀人亡，連家父及兩位兄長的屍身亦不知去向！憑我一個弱女子，要報此仇只怕今生難遂矣！除非……除非……」

「除非甚麼？」李丹丹急道。

少女心神俱往的道：「除非能遇上江湖傳聞已久的天下第一怪俠李勝前輩，求得他出面相助，皇甫家方可伸雪冤仇！但天地茫茫，李勝前輩來如電去如風，如何尋得着他老人家……哎，皇甫珊苦心尋覓李老前輩的心願，只怕今生難遂矣！」說罷幽幽落淚，悲酸不已。

李丹丹、空空兒這才知這位少女姐姐叫皇甫珊。

李丹丹一聽，忍不住便格格一笑，她心直口快，便欲作聲表白，空空兒忙搶着道：「請教姐姐，你家慘遭滅門之禍，難道事前一點徵兆也沒有麼？」

皇甫珊想了想，忽然若有所思的點點頭，道：「你提醒了我，這似乎是唯一的徵兆……就在我上姨姨家的前一個晚上，先父皇甫德忽然與娘親說話，我湊巧經過爹娘臥室外面，聽得先父突然長歎了口氣，道：『自從偶然在那絕谷中碰到那位古怪老人，我的心神便變得恍恍惚惚，我眞擔心有甚災難降臨在皇甫家頭上！』娘親低低的安慰道：『憑皇甫家在武林的地位，誰敢打甚壞主意？』先父又歎道：『話雖如此，但我碰見的那位怪老人確實古怪之極，他絕非魔怪一類，但我親眼看見他在岩壁之中拖出一具圓盤狀的鐵船，飛身跨上去，鐵船噴出一道强烈的光芒，便疾如電閃的衝天而起！隨後便不知所踪了……哎，這偶然發現，莫要給皇甫家帶來甚麼大災難吧！也怪我當時好奇心重，不愼與那老人打了個照面，和他那眼神碰着，竟連我身上的護體神功亦散去……』隨後先父與娘親又不知說了些甚麼。過幾天我從姨姨家回來，已是家毁人亡不知所踪的慘象矣！」

李丹丹與空空兒甫出道便迭遇怪事，他兩人能否助皇甫珊查探這段莫名其妙的血海深仇？「小劍仙空空兒傳奇故事」之三自有交待。

「此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電話訴心聲

傾訴心事　惹下禍端

「該修一修頭髮了。」美怡坐在梳粧台前自言自語地說。

由上次理髮到現在，已經有兩個月了。畢竟美怡已年紀不輕，雖然明知頭髮吹燙得多會傷害髮質，但還是覺得如果不以頭髮去修飾打扮一下自己，就會眞的變成一個蓬頭垢面的「黃面婆」了。

美怡今天做完瑣碎的事務——例如洗衣、掃地、買菜等，已經是接近下午三時了。

如果不趕快的話——和妹妹美玲的約會就會趕不及了。

美怡見時間已經愈來愈少了，於是拿起手袋，便急步出門。

「錢包不是放在手袋裏嗎？」很久沒有和妹妹一起逛尖沙咀購物了，今天可以說是許久以來的第一次，所以特別由銀行戶口裏提了一筆現欵出來……但始終仍是忘記了。

「眞氣人……」

美怡又開始走回屋內，邊行邊惱恨自己這麼健忘。一走進房間內，電話的鈴聲突然响起來，美怡心裏就湧出了一股不祥之兆，但是不接又不行。

「喂……」

「哦！眞好，美怡，妳還沒出門。」

原來是丈夫志强打回來的。

「要趕着出去了，有什麼事嗎？」

「拜託你等會打電話來好嗎？」

「喂，我可以不打嗎？等會我和美玲逛公司，找電話可不容易。」

「不要緊吧，在尖沙咀的酒店咖啡座找個電話不困難，總言之，打電話來吧。」

「不過上星期我不是打過一次嗎？」

「不要緊的，誰會記得電話的聲音。總言之，你一定要幫我這個忙。」

「好吧，好吧……是五點半嗎？」

「對，是五點半。」

「不過，我要說些什麼？」

「甚麼都可以。不如就說爛賭吧。」

「又要把丈夫說成是一個賭徒。」

「沒辦法啦，上一回是酗酒，今回又要轉換話題了。不過，記着要說得難聽點。」

「不過借電話可沒法多說的，你得明白啊！」

「我明白。」

美怡擱下電話，拿起皮包就趕緊出門去。

美怡的丈夫志强，是電台節目的助理導演。

電台現在推出一個「電話訴心聲」的節目。而電台每次都有專人負責作答，聽衆可以指明嘉賓主持作答，然後接受輔導。

不過，節目的時間有限，每位主持人只有十至十二分鐘的時間作答。其實，一般想訴心聲的人，都會盡量把事情和盤托出，以至作答人都沒有時間作答。

但偏偏在最近兩個月的節目中，其中一位嘉賓主持石谷卻是出乎意料地被聽衆忽略，接連個多星期，都未被聽衆指名作答。

本來是嘉賓主持，倒也不是大問題

，但問題是石谷原來是電視台統籌經理的堂哥哥，製作部的人倒不想令他太難堪。

這麼一來，大家都設法令石谷好過，於是輪流找家人或朋友串通，暗中想辦法令他有表現。

* * *

正在尖沙咀百貨店逛得不亦樂乎的美怡，看看手錶，「哇」一聲地喊了出來。

「怎麼啦？」

「妳的手錶現在幾點了？」

「快五點二十分了。」

「趕快找個地方打電話。」

「不要急，商場樓下有一間咖啡室。」

「我們趕快去。」

咖啡室就在地下，其實這是一間酒店附屬的咖啡店，地點本來不錯，但可能附近競爭多，所以她們走進裏面，很容易便找到一個空位。

咖啡店內有兩具公用電話，而放置的地點也不太嘈吵，可以讓人安心地交談。

「眞好，還可以趕得及。」

「妳要打給誰？」美玲問：「還不是和上次告訴妳的情形一樣，要打給志强嘛！」

美怡再簡單地將情況說一遍。

「豈不很刺激！」

「刺激，我倒覺得討厭，我眞的不想打。」

「呀，可不可以……」

「什麼？」

「我代妳打，好不好？」

「妳有事要詢問嗎？」

「不是，只不過我頗有興趣，更何況我從來沒參加過電台節目。」

美玲比美怡小三歲，她五年前結婚，丈夫是一家公司的主任。對美玲十分呵護備至，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家庭問題，只不過是她生來十分活潑調皮，聽到姊姊有這麼一個難題，她倒樂意幫忙解決。

「好吧，拜託你了。這就是電話號碼，但你一定要說『請教石谷先生』。」

「唔，我知道了，妳放心吧！」

美玲拿起號碼，便向公用電話走去。

兩個電話之中，其中一個正有人使用。

美玲拿起一個一元硬幣，投入電話機中，撥着電話號碼。她爲了要使自己自然點，就背着另一個正在使用電話的人說。

電話接通了，對方接起電話。

「喂，喂，電話訴心聲。」

「姊夫嗎？」

「美玲，怎會是妳？」

「我代姊姊打的。」

「沒問題，痲煩妳了。現在就幫妳接線囉！」

三秒鐘後，聽筒又再次聽到志强的聲音。

「準備啊！」

「——喂！喂！可以請石谷先生回答嗎？」美玲略壓低了嗓門，用沙啞的聲線說。

「喂，我是石谷，請說吧。」

「石谷先生，我不知該怎麼說……我的先生實在太不像話了。」

美玲故意裝出泣不成聲的聲音。

「我丈夫簡直不當我是人，他每天晚上不到兩三點也不回來，而且身上總帶着酒味和不知名的香水味，而且好幾個月也沒給我家用了。我的家計，就靠我一人維持。

「我本來想跟他離婚，但後來我發覺自己有了身孕，想到肚裏的孩子……」

美玲一邊說着，一邊裝着嗚咽的樣子。她那逼眞的表情，眞使人相信這是事實。

「就在這時，住在隔壁的一個年輕人，他很同情我，時常安慰我，更不幸的就是他那份關懷已經變成了愛，而我們亦已經發生了超友誼的關係。石谷先生，你說我應該怎麼辦？」

「嗯……嗯……我相信妳要勇敢面對現實，你不可能再欺騙自己。無論是丈夫、情人或者將來的兒子，你都有一份責任。你要承擔這份責任……」

石谷先生長篇大論的說完以後，美玲掛斷了電話，但此時，她的內心不知笑了幾多次。

而站在她旁邊另一個正在用電話的人，卻一直目送她離去，而她卻一點也渾然不覺。

* * *

美玲與姊姊分手後，立刻趕回家替丈夫準備晚餐。

當她正在洗米時，電話忽然響起來。

「來了來了。」美玲邊用手巾擦手邊說：「會不會是丈夫打回來呢？如果他能夠晚一點回來就好了。」

「喂，這是林宅嗎？」

「是，找誰呀。」

「你是林太？」

「對。」

美玲聽到一把很低沉的聲音。

「林太，我想幫你一個忙。」

「喂，你在說什麼？」

「你不要問，只要你忍耐多一兩天，你就會擺脫煩惱了。」

「喂，你究竟在說怎麼？你究竟找誰？」

「等我的好消息吧。」

電話忽然掛斷了，美玲凝視着聽筒，眞有點莫名其妙。對方的說話一點也聽不明白，可能是一些無聊的電話吧，美玲聳聳肩，再次做她的家務去。

其實，惡作劇的電話時常都有，美玲已不當這次電話是怎麼的一回事。

第二天，美玲準備到超級市場購物的時候，電話鈴聲又再響起。

「喂，喂……」

對方沒有回應。

「喂。」美玲大聲地叫着。

「林太。」又是那把低沉的男人聲音。

「我會盡快幫你解決的。」

「喂，你究竟是誰？」美玲喝問道。

對方沒有作答，又掛斷了電話。

「眞討厭！」美玲放下了聽筒，覺得這人開的玩笑着實無聊。

* * *

美玲的丈夫文偉是一名相當勤力的主任。每一天，他都有相當多的文件要處理。

這一天，他如常的整理文件，尤其是那份厚厚的報價單。不過，電話的鈴聲不由得不令他暫時中斷工作，他有點不高興地皺起了眉頭。

「眞討厭，爲什麼不遲點才打來？」

誰知電話仍是無動於衷地响着。文偉無奈地執起聽筒。

「馬先生。」

「對，請問是誰？」

「我是醫院打來的。」

「甚麼事呢？」文偉聽到是醫院，整個人也緊張起來。

「你的太太因爲交通意外，現在送了入瑪麗醫院，你要立刻來簽名做手術。」

「是，是。」

文偉聽到是心愛的妻子出了事，整個人也呆住了。內心立時籠罩着一股黯然的情緒。而手上的電話筒也砰然滑落跌在地上。

「甚麼事？」鄰座的同事拍拍他，他才恢復意識過來，結結巴巴地向同事說出電話的訊息。

「還不去探望太太？」

「對，對，請痲煩代我請半天假吧。」

「好，立刻去吧。」

文偉拿起手提包，便立刻跑出辦公室。他這時所受的衝擊，帶給他相當大的精神壓力。一離開辦公室，便衝向電梯那邊。

「眞倒運。」文偉滿面焦灼，電梯上了三十樓。

文偉靈機一觸，便往樓梯的方向走去。

他推開了防煙門，正踏足樓梯的時候，忽然一隻手就在他背後把他大力一推。說時遲，那時快，文偉整個人就失去了重心，在樓梯一直滾下去。

文偉整個人就像滾地葫蘆般，一直跌了廿多級才停住。他的手臂、頭、脚就立時痛得像要裂開一樣。他試圖想站起來，但整個人已經支持不住昏了過去。

* * *

在昏迷中的文偉，只覺得有些穿白衣的人抬起他，將他抬起放在床上。到他稍微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已躺在醫院的病床了。

「文偉，文偉。」是美玲的聲音。

「美玲，你沒事嗎？」文偉含糊地說。

「文偉，我沒事，你怎樣啊？」

「還有些微頭痛。不過，美玲，你不是發生交通意外嗎？」

「沒有呀，你爲什麼這樣說？」

「我收到一個電話，說妳有交通意外入了醫院，所以我立刻趕來，但不料在樓梯口被人一推，整個人就在樓梯跌下來了。」

「你是被人推跌的。」

「是呀，是被人推跌的。」

這時，在美玲的腦海中，就突然閃起了那個神秘電話。

「難道……」

美玲將整件事對文偉說。文偉覺得事態可疑，於是提議報警。

當美玲焦急地在醫院走廊的長凳上等候着警察到來的時候。忽然，一名男護士行近她，對她說：「馬先生現在情況怎樣？」

「好多了，現在情況已經好轉，幸好沒有傷及腦部。這都是多謝你們救護人員的功勞。」

對方沉默了一下，點了點頭，再沒有任何表示便離開了。

美玲覺得很奇怪，那有醫護人員詢問病人家屬傷者的情況呢？而且……

對了！他的聲音很稔熟，那聲音就像是那神秘電話裏的聲音！

「難道他就是那個人？」美玲不由得打了個冷震。

那個男護士已經拐過走廊的彎角，正向文偉的病房方向走去。

美玲的心跳突然加速。就在這時，一隻手拍拍她的肩膊，她整個人也嚇了一跳。

「對不起，妳是馬太太嗎？」

美玲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名幫辦。

「是呀！幫辦先生，快！有人要殺我的丈夫。」

美玲指着走廊的盡頭說。

沒等到那幫辦有回應，美玲已經拉着他向病房走去。

走到房門前，美玲大力地推開房門。

只見躺在病床的文偉，這時面色青白得像塊紙，原來那名男護士正目露兇光地用手槍瞄準着他。

那名男護士見有人衝進來，立刻喝令所有人不許動。

「太太，你來得正好，我現在就殺他！」

「不，不要。」美玲懇求地說。

「你不要婦人之仁了，他對不起你，我會替你解決他的。」

「不要啊。我很愛我的丈夫。」

「你不要騙我，你不說是他不理會你，到處花天酒地的！」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別再隱瞞了，你不是曾經打電話給電台的主持嗎？」

「啊！」美玲這時才恍然大悟。「請你相信我，那完全是一場戲。」

「你說到聲淚俱下，那還是一場戲嗎？」

「是呀，那是一場戲。」

但那男護士仍像無動於衷。

美玲見對方這樣，立刻就不顧一切地撲向那男護士，那名男護士冷不提防，跟蹌向後退了兩步，槍也給撞跌了。

幫辦立刻敏捷地撲向那名男護士，一把將他擒着。

「太太，究竟是什麼事？」驚魂未定的文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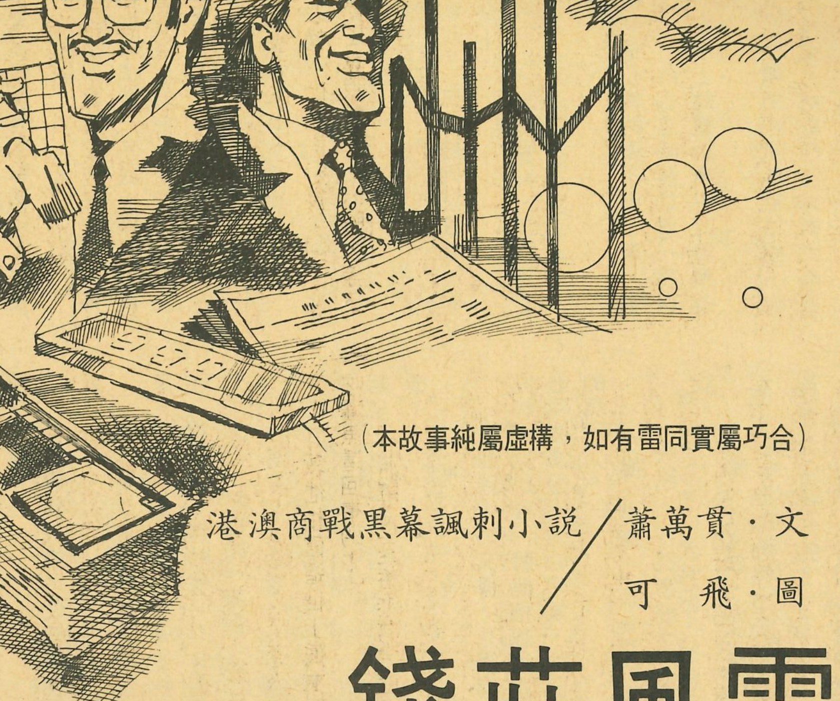
「唉！是電話惹來的禍。」美玲說。

（全文完）

錢莊風雲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上文提要： 由於挽救南託股價之下挫而引致嚴重缺乏現金週轉，而董事之余森牟及雷平康對此不聞不問的態度，引起了方玉嬋的猜疑，但由於方玉嬋對二人早已不懷好感，是以章洋龍對其說法並未加以理會……多明尼財務公司的魯春齡適時向章洋龍求見，談及此次惡性拋售的內幕及主腦人，並願意率先將其手上之大量南託股換購豐捷股，藉此加强外界對南託的信心……

獲得信任 晉升經理

這麼轉念間，鍾坤的臉皮就緩緩的綳緊了：「這個讓我想想，但有句話不知到該不該說……」

「你說！在這兒用不着吞吞吐吐！」

「這個就是，據我所知，初步估算一下，要取得豐隆的控制性股權，少說也得動用二億五千萬現金！這個我怕……我怕……」

「你怕甚麼？嘿嘿，怕我余某人沒這份財力麼？這你少擔心，余某人絕不會託大的！當然，這事還不能說就定下了，你提供的資料越精確，就越能幫助我下這個決心！……你先不忙決定甚麼，先回去好好想清楚再說！但不管怎麼樣，這事都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知道麼？不然，你當然明白後果會怎樣囉！」

余森牟口氣越來越硬，這最後的一句，口氣更沉實，以顯示他對這守密的注重。

在此情形下，鍾坤自知憑自己的角色再難在這姓余的闊佬面前再說甚麼了，他因此打個哈哈，就站了起來，道：「當然，當然，這事我當然明白守口如瓶的重要。就如前次我從這兒下了鳳艇，這一去呀，就天塌下來也忘記了！哈哈，就看這次有沒有這份艷遇……放心吧，余先生，我會仔想考慮這事！」他語氣間、神態中流露着告辭的意思，但雙脚却釘子般錐在原處動也不動，似乎就等着眼前他就極欲得到的甚麼。

余森牟迅速的皺皺眉頭，就打身上掏出一張支票，簽了幾行字，往鍾坤身前一扔，道：「你先拿去快活……可別忘了正經事！三天內我等你的答覆！」

鍾坤往支票溜了一眼，見是五位數字，就趕緊用手指頭噠的彈了一下，「謝謝余先生！我這就告辭啦，三天，不！明天一早我就給你答覆好了！」

鍾坤眉開眼笑的說。然後向余森牟等拱一拱手，就顛着肥屁股走出這龍船的大艙，趕忙着下鳳艇上那溫柔鄉去了。

「這姓鍾的你覺得怎麼樣？可靠麼？莫要事情沒成却被他弄得滿城風雨！」雷平康往那顛着的肥屁股看了一眼，疑惑的說，雖然這姓鍾的算是他的朋友，但他對他却比誰都沒信心，特別眼下這要命的事兒又直接牽涉他自己的頭上。

「看來他是膽小但又貪財好色的貨色吧！人倒是精明透頂！這類貨色不會放過任何他計算過的機會！」

「我也是這麼看。但你有把握捏住他麼？他可是牛鬼蛇神這號人吶！森牟。」

「嘿嘿！看來他也只算是小鬼！你說閻王會怕了小鬼麼？嘿嘿！」

碰上余森牟這神氣，雷平康就把他的觸角縮回套子裏，照例的不再作聲，儘管他的內心依然惴惴不安。

「喲！事情辦妥啦，怎的還老說這個？不厭煩麼？說好今晚兒要好好快活……森牟喲！」朱莉這時撒嬌的格格一笑，趁勢就挽住余森牟的手臂。她這時乾脆就連一句「表叔」也省了，反正雷平康也見怪不怪，只是詐做不知這內裏的乾坤。若換了平日，趁余森牟心情愉快時，朱莉這麼一纏，余森牟多半便會順着她的意思。但這時朱莉却似乎捉錯了余森牟的用神，他有點不耐煩的撥開纏着他的手臂，隨手就把幾張金牛塞在她手上。

「去！朱莉，你先去賭幾手吧！贏了歸妳，輸了算我的……去吧，等下我到裏面找你。」

余森牟拿這個把纏人的朱莉支開了。然後就仔細的望了雷平康一眼，拿起那杯白蘭地，猛的就灌了一大口，漸漸地他那白淨的臉皮就被酒氣染紅了。

「欸！平康……到這地步你心裏還在猶豫？太遲了！你就把自己當做過了河的卒子，不能後退，只有向前面的路走！」

「是啊！森牟！那老頭子這麼一還手，這兩天南託就重新升上去了！還有，今天下午我就聽到一個消息，有個叫甚麼多明尼財務公司的，帶頭把手裏的幾千萬股豐捷換購南託，這無疑就給老頭子的收購行動打了一口强心針！看來他收購豐捷的就會大功告成！好好，等他回過這口氣，那時他的火力就會集中到我們這邊來……老頭子眼下對你我可是恨之入骨！」

雷平康的心事猛的被余森牟勾起來，他提起那「老頭子」依然心有餘悸！

仗着那股酒氣，余森牟的膽氣可就比雷平康猛得多。他嘿嘿一陣冷笑，捧起那大半杯白蘭地一口氣喝乾了。

「想必也是這樣的！反正眼下你我已不是南託的股東啦，犯不着再去瞧他的臉色！這幾年我余某人可真受夠了！好教他相信這世上真有跳虱也能吃鱷魚這回事的！」

「但他畢竟是香港第三位的財經巨頭！森牟，眼下他以章氏家族名義把我們拋出的股權收了大半，他對南託的控股權更牢不可破！日後我們打出豐隆的牌子和他對敵，以他南託的實力相比，實在起不了作用！依我看，反正現金已套現出來，倒不如就乾脆另謀發展算了，犯不着在這行上跟他對碰！」

「咄！這是甚麼話？平康！」余森牟不待雷平康再往下說出他的疑慮，猛的就把他截住了！「你想想，眼下還有甚麼生意比銀行金融更容易獲利？你倒說說看！平康！」

「這……這自然沒甚麼生意比得上！」

「這就對啦！我們幹的是老本行，只是我們另起爐灶罷了！這可是天經地義的事！犯不着怕了老虎就不敢上山，自斷財路！憑你我之力，打入豐隆是必成的事，說實在我們也並非存心跟老頭子唱對台，不外是各自發財吧！彼此留着一分顏面，交起惡來也不見得就怕了他！擺出的樣子挺嚇人，騙得別人騙不了我，看來他不過爾爾罷！嘿嘿，我倒是相信鱷魚虱乸這神話……前怕狼後怕虎這發不了財！平康！」

余森牟還欲說甚麼，他掃了雷平康一眼，眼見他仍然是那副哭喪臉，心裏就一陣窩火，說話也猛的頓住。他的目光在雷平康臉上繞了幾匝，就驀地站起來，順手也把雷平康扯起：「走！上百家樂去！就當跟章老頭賭上一手！」

打「龍船」的大艙下去一層，就是各類賭檔的所在，一個投機、冒險家尋求刺激的人間天堂！

在賭「骰子」的艙房，余森牟探頭望一下，一眼就瞧見朱莉那漲成猪肝色的臉孔，擠在各類喜怒哀樂的臉孔中間，立刻就拉着雷平康退了出來。

「不進去助她一手？」雷平康咧嘴一笑。

「她這副臉孔，看來是輸得精光了！碰上這倒霉氣，當紅也會變黑！別理她，先上百家樂枱去！」余森牟說着，臉色也登時就沉下去，上賭檔碰運氣，撞上大輸家這可是犯大忌的事兒！

百家樂的賭檔，就開在鄰近賭「骰子」的艙房，地方頗爲闊大，踏脚處還鋪了厚厚的地毯。裏面擺了十數張枱，每張枱的座位却只有四副，能夠坐上去的並非等閒之輩，他們的注碼，大都在萬元以上，這小數的有幸直接過手癮睇牌的豪客稱爲「閑家」；每一張枱都有一位「庄家」，「閑家」就跟「庄家」鬥牌：圍在四周的賭客稱爲「散家」，「散家」可以賭「閑家」勝出，「庄家」也一樣賠錢給你。百家樂的勝負就看誰的點數大，最大的點數爲「九點」，賭具是一副銀色撲克牌，「A」就作「一點」計算，而「公仔牌」通作「十點」計算，開賭時派牌者先取一張預先抽出的廢牌計算誰先誰後，然後就向「庄家」和「閑家」各自先派一張，雙方都可以再搏一張牌，然後就看誰的點數大，超過了「九點」那就是最倒霉的「搏爆」。「庄家」是賭場老板，這是鐵定的，但「閑家」則看注碼的大小而定，誰下的注碼大，誰就可以嘗嘗睇牌的刺激味道，在這兒，「錢」也同樣是衡量人之高下的注碼！

余森牟領先走到一張百家樂枱前，他凌厲的往這枱上的「庄家」和「閑家」掃了一眼，虎着臉孔隨手就往桌上擲下三萬伍千元注碼！

「噢！大客！」旁邊的散家就發出一聲驚呼。坐閑家位的一位矮子，溜一眼桌上這大額注碼，就識趣的站了起來，向余森牟拱手說：「請了！該你

看牌!」

余森牟也不打話，大剌剌的就坐上這象徵豪客身份的「閑家」位置。雷平康湊在他身邊，却就成了他的「散家」。雷平康往那注碼瞥一眼，悄聲道:「你倒是要拚命啊!森牟!」

余森牟沒答理他，却向派手吆喝道:「可以啦!派牌吧!」

這時不少散家看此情形也要沾沾這大豪客的福氣，跟下注碼的紛紛擲下。「庄家」估計一下，「閑家」的注碼近六位數字了，心裏就很有點忐忑，摸不準這新來的「閑家」的底細。但這時派手已把第一牌發了下來，「庄家」忐忑不安的拿手指頭緩緩的摸了一下，他的手指倒像是長了眼似的，立刻就斷定自己接到的是一隻威鎮八面的王牌——九點!他於是含笑的望着余森牟這「閑家」。

余森牟把牌揪出，竟是糟極了的A——一點!旁邊的跟下注碼的散家立刻就驚得呆如木鷄!他們的賭經告訴他們:這回是輸定了!果然接下派來的第二牌是「二點」，合計也只是不堪一擊的三點!「庄家」見狀，笑吟吟的把底牌揪起，王牌九點!通殺!「閑家」位置的六位數字注碼立刻就被「庄家」掃去了。雷平康不幸也被掃去一萬元的注碼，他心痛得直在呻吟。

衆散家的呻吟聲還沒來得及響起，就聽啪的一聲，余森牟就已擲下比方才多一倍的注碼——七萬!衆散家的呻吟因而就被震嚇回肚，代之的是一陣驚歎。雷平康也不禁吐吐舌頭:「那裏見過這不要命的賭法!」雷平康在肚裏嘀咕，這次他怎麼也不肯跟着下注了。衆散家雖說被股豪氣震懾，但誰也不願這時候還跟注，因此押上去的只是一些小數目。但結果却是「閑家」的八點對「庄家」的六點!余森牟立刻就加倍的收復了方才的失地!帶契那極少數的散家亦眉開眼笑。

在不少散家搥胸頓足的後悔聲中，余森牟把贏回的連同方才的注碼隨手兒就撥了出去!他連眼毛也沒跳動一下!「嘘!這是十四萬注碼哩!」立刻就有人驚呼起來。因方才的經驗教訓，幾乎所有的散家都拚了命的跟着下注，嘘!嘘!看情形這大豪客福如東海哩，誰失了這財路誰就是猪狗不如的蠢材!眨眨眼押在余森牟上面的注碼竟達近七位數字!這時，就連「庄家」在接牌時的手指也微微打顫了，雖說他是代表賭場老板出戰，但假若一下子輸去這近七位數字，那老板的臉孔相信就難看得很了!他暗地瞟一眼底牌，立刻就驚喜參半的呆住，這把人吊在半空的「五點」!說輸未必，誰贏却又差了一截!但他往「閑家」攤出的牌溜了一眼，又着實篤定了點。

很不幸余森牟執着的是更令人提心吊膽的「四點」!搏與不搏?余森牟的心也突突的跳!不搏麼，這「四點」不堪一擊，瞧「庄家」那烏溜溜的眼神，看來已執着一張雖不說很大但也絕不會小的中章上牌，拿這「四點」跟他碰，豈非兇多吉少?搏麼?這「吊頭四」隨時會令他上吊!一個是穩守以求不敗，一個是突擊冒險求勝，二者機會均等，如何取捨費煞思量。

「算了，森牟!瞧庄家那鬼樣，看來是誘你搏爆!他好坐收漁利!」雷平康在這第三回合咬緊牙關跟了二萬元，他企盼果眞沾上點運氣，把那輸掉了一萬奪回，但不幸却開出這殺千刀的「吊頸四」!他這時心臟就像被人扯緊似的透不過氣來!

「搏!怎不搏?白白等死麼!」那些跟注的散家再也按捺不住，有人失聲的尖叫。

拚了吧!好歹也碰碰運氣再說!一股久潛的熱氣突地竄上余森牟的腦海，他白淨的臉皮漲得血紅，他向派手一招手，猛的就打牙縫擠出兩個字眼:「要牌!」

派手啪的就把一隻覆蓋住的牌擲在余森牟面前，余森牟緩緩的把這隻牌與原來的四點底牌貼到一處，然後又緩緩的一點一點的移了開來。

「二邊!二邊……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顯靈顯聖!來這二邊……來二邊呀!我以人頭保證燒上十座蓮花台給你!不!一百座又如何?只要你來這二邊……」

雷平康這時也渾忘了自己的身份，跟着那些散家就尖聲大叫!他們的脖子伸得老長，拚命的去瞧着逐漸顯露的牌，這牌就活像一隻勾魂使者，把他們的眼珠、五臟六腑狠狠的牽扯出來!

就在衆人驚魂未定的時候，余森牟閃電般的便已探悉這牌的份量!他猛地把這隻牌朝桌面一擲，就得意的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神定氣閑的養起神來。

「嘿嘿!五點!五點!當眞是五點……發啦!」

這五點加上原來的四點，就是天王至尊「九點」!

「庄家」這時勢成騎虎，不能不搏，結果却招來一隻六點，搏爆!通賠!衆人都向余森牟歡呼，余森牟却嘿嘿一笑，收起豐厚的本利注碼，就風度翩翩的站了起來，走了。這時，早有人接替了那位臉色灰白的「庄家」，看來是讓他好好思量如何向賭場老板交待!

雷平康跟着余森牟退了出來，他這時倒有點依依不捨，平白輕易的就添了一筆小橫財，他那哭喪臉就破例的露出笑容來。「呵呵，這百家樂你倒眞有一手呵!森牟!」

余森牟這時正向朱莉的艙房走去，聞言驀的站住，定定的注視了雷平康一會，忽爾哈哈一笑，重重的一拍雷平康的肩膊，好像要借此把他的膽小和狐疑狠狠拍掉!

「是啦!平康，這就叫膽氣!做生意情形也是這個道理，要發財就得狠下心腸去拚去搏!一將功成萬骨枯，你不吃人，人家就吃掉你!懂嗎?平康……」

余森牟頓了一下，突地就把原先的話題扯了出來:「不能再拖啦，平康，眼下豐隆的股價挺便宜，要打主意是最好的時機!要掙錢發財就得抓緊這三兩年!等香港甚麼九七問題提出來，這裏可能就是一座死城!那時就算你哭也太遲了!我們幹我們的，犯不着怕了章老頭而自綁手脚!平康!姓鍾的你要捏緊他，可不要讓這滑泥鰍溜掉!」

× × ×

在章洋龍眼內像惡夢般的二月終於過去了，今日是三月的第一天，在他的預料中必定會轉入佳境的一天!

這時，在南亞信託銀行開業前的一刻鐘，章洋龍已坐車回到銀行，在下車前，他還吩咐雄叔說:「你先開車回去吧，中午不必來銀行接我。」然後他就從側門直上頂樓的總部。這習慣是章洋龍所依循的，但近年來由於他的心臟病不時發作，常常不能安眠，第二天要早起就更感辛苦，加上他的妻子兒女輩已漸能獨當一面，銀行的事務他就可以減輕一點，因此這習慣就漸漸疏懶，甚至漸漸的被人淡忘了。但這幾天，他這老習慣又突然恢復了，那惡夢强烈的刺激着他，他甚至感覺自己又被激發起青春的氣息!但可惜那該死的心臟病又時時令他痛得有點力不從心!看來自己是老了，章洋龍不得不接受這恐怖意念的折磨，也因此他便拚命的去運用他身上所有殘存的熱力!

銀行總部辦事的職員只有一兩個在這之前返來，其他的大概已記不起或者不曉得董事長還會重新依循他那個提前上班的老習慣了。

「早晨……董事長!」因此當章洋龍突然在辦公大堂出現時，先一刻返行的正在仔細塗抹指甲油的董事長室秘書司徒慧，有點失驚的跳起來，向章洋龍打了聲招呼，她見他臉色溫和，才暗地鬆口氣。

章洋龍向她點點頭，說:「韓先生等下有電話來，隨時轉到裏面去，司徒秘書!對了，你去通知邱主任，請他馬上來見我!」

然後章洋龍就逕直走進他的董事長室裏面，秘書司徒慧早在他的辦公桌上擺放了一份昨天的市場形勢報告，章洋龍坐上他那張辦公椅，往桌上的報告文件掃了一眼，却沒拿起來細看。昨天市面的情形，他與魯春齡在帝苑夜總會會面前就已接到韓曉艮的報訊，魯春齡在這節骨眼上的助力，很使他激動了一陣子，因此對他的好感又大大的加深了。他倒是個有衝勁的漢子!南託缺的恰恰是像他這類人才!章洋龍感慨的得出這個結論，他這麼振臂一呼，其他的小散戶情形就一窩蜂地擁上前去!這不但推動了收購，而且還會把南託往上推!雖然昨天的市面情況對魯春齡的行動反應不大，但章洋龍預料，經過半天一晚的徘徊觀望，那些小散戶就會按捺不住的湧上來……至於他說的如何對付反叛者，倒是一個法子!但這是下一步的事，先穩住眼下這大頭再說……

司徒慧這時推門進來，輕聲的詢問:「董事長!邱主任來了，就請他進來麼?」

章洋龍的沉思被打斷了，他的眉頭略一掀，就說:「請他進來!」信用咭部那重大的僞咭案就噗的浮上他的腦海中，方才意料着佳景必臨的好心情因而就被冲淡了大半!

邱雨强推門走進來，他往董事長臉上溜了一眼，那是時下天氣般的陰晴不定，雖然他已料着召他來必定是因爲那僞咭案，但他斷然違背董事長的旨意而按自己的方法處理的那件事，他並沒有上報!因而他在思忖，等下他是否該把這件必定惹他大怒的事和盤托出。

「坐吧!雨强!以前你見了我那麼隨便，不用客氣啊!」

章洋龍往他面前的那張椅子一指，說，待邱雨强坐下，他面色就一沉，劈頭就問道:「那該死的僞咭案弄得怎麼樣啦?雨强!我是說，作案者招供了沒有?這裏面已損失的現金有多少?可能損失的多少?有沒有同伙?南託出了這事傳出去是耻辱!你怎不說話?雨强!有甚麼難處麼?都說出來!」

章洋龍見邱雨强悶聲不響的凝神沉思，就特地加了一句。邱雨强的視線因而就緩緩的抬起，跟章洋龍碰着了，他也丁點沒迴避。

「這案子很要命!我仔細估算過，已損失的已有幾百萬港元，加上可能損失的，可能有幾千萬的巨額損失……」

「甚麼?幾千萬!嘿嘿，看來是要把整座銀行吃掉吧!這可是吃了豹子膽啦……那作案者招供了沒有?供出了多少同伙?乾脆把一干人等送到警局算了!跟這些人渣還客氣甚麼!」

章洋龍咆哮道，這節骨眼上的籠裏鷄作反，章洋龍份外添了幾分憤怒!但邱雨强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甚至吃驚的咧了咧嘴!

「不!董事長，我把作案的李素菊小姐放了!我安排她先休息一段時間再說。」

「見鬼!雨强，你再說一次!爲甚麼把作案者放了!你竟然連我的話也不聽!我請你回來是幹甚麼的?難怪有人背後向我告狀，說你處事囂張、自大狂妄!我是念着老邱的情份，才破例把你提拔上這高位!看來你有點得意忘形啦!」

章洋龍把對僞咭案的憤怒，按捺不住就往邱雨强身上發洩出來!邱雨

強鎮靜的直視着章洋龍暴怒的臉孔，還是把這事說出來了，他心裏反而會輕鬆一點。

「董事長，我正是念着你老待我邱家的情面，才盡心竭力希望把這事處理得更好！我不想別人因這事說你的長短！」

邱雨强站起來，禮貌地但却異常鎮靜的說。章洋龍對這答話嘿嘿一聲冷笑！但隨後口氣就放緩了。

「嘿嘿！扣起犯案的賊別人敢說甚麼長短！不馬上送往警局就算便宜了他！莫不成要把銀行吃掉才採取行動麼？嘿嘿！且把你的法子說來聽聽！雨强，你坐下，慢慢說。」

「按初步掌握的線索，我懷疑銀行裏面有人勾結外面的僞鈔集團，否則不可能幹得這麼漂亮！所以我希望利用這機會，放長線釣大魚，把內外的牛鬼蛇神一網打盡，才能徹底地杜絕後患！所以我決定先把人放了，讓她回家休息，對外就說是因病渡假，把這件事暫時掩蓋起來，才不致於打草驚蛇！如果這事我做錯了，董事長，你老就將我辭退好了！」

邱雨强把他的計劃扼要的說了，然後就勇敢的迎着章洋龍的目光，毫不畏懼的等待他的裁決。這似乎把章洋龍的心意打動了，他的臉色亦因此而放緩了。

「嘿，那你是打算利用那作案者作餌囉？雨强，但你需要多少時間才能破案？如果在這空檔期間那些人加緊犯案使用僞咭，銀行的損失豈不是沒個底麼？雨强！」

「這是沒法子的事，董事長，小小的損失是爲了徹底杜絕後患！但只要加强電腦的審查系統，就可以及時發現僞咭，以及僞咭的使用者，同時銀行的損失也可以減到最少！至於那肇事的女職員，我並不期待在她身上有甚麼發現，按眼下的情形分析，她可能是無辜的代罪羔羊！」

「你敢擔保電腦系統能及時發現僞咭麼？這樣銀行的損失倒是可以接受的！」

「不！我不敢擔保！董事長，如果我這麼說，那是騙人的鬼話！因爲這不是我個人的能力所及，需要整個信用咭部以及銀行整個電腦系統的配合！但我擔保自己會盡心竭力！」

「好！我倒忘了你這位業餘電子專家！」章洋龍不禁咧嘴一笑，邱雨强的回答令他很滿意，如果他竟敢全部擔保，那他就會斷定他是自大得發瘋了！說實在的，他之所以挑選他擔任保安部這要職，除了顧念老邱那開業老臣的情份外，泰半的原因是他欣賞邱雨强處事實實在在不加掩飾的性兒，憑他的經驗他相信這類人才護主爲主的忠心耿耿，這就夠了！

「這個我就答應你，但要盡快破案！你有甚麼打算？要不要通知警方，尋求他們的幫助？」

「不，這樣做警方必定要來現場查探、找人要口供，那就會打草驚蛇！而且，據我所知，警方對這類商業罪案破案率不高，原因可能是他們對這類案件的作案手法不太熟悉，而商業罪案調查處處理的也不是這類特殊的商業犯罪案件，所以還是自己想辦法好。眼下我已掌握了一些寶貴線索，我打算來個釜底抽薪，派人打進僞鈔集團去卧底，然後伺機把他們一網打盡！至於具體細節，請原諒我暫時對董事長你也不能說！」

末了，邱雨强口氣强硬的說。這使章洋龍怔了怔，但隨即也明白了其中的含義。

「好吧！你不說，我就不問。但我須提醒你，你這個辦法好是好，但非常危險！那些黑道中人隨時會吃掉你！你千萬要小心，我不想又看着你變成浮屍！有甚麼特別需要隨時提出來，我會知會下面優先處理！」

章洋龍說，這末了的幾句就很帶了點感情了。他忽爾又想起了甚麼，補充說：「對那個肇事職員的處理就按你的方法吧，但僞咭是在她身上出現，總要負上一份責任！在銀行裏賞罰不分明下面就會作反！休假期間按規定不發薪金！事情未弄清以前也不准復工！就按這去辦吧！」

邱雨强出去後不久，章洋龍就接到韓曉艮從交易所打來的電話，這時是上午十一時多，交易所的早市已在喧騰騰的熱鬧。

接了這電話，章洋龍的臉色迅速的平緩了，但他的嘴角棱線却急抖了一下。略爲沉思了一會，他啪的就按着對講機的按鈕。

「司徒秘書！通知伯祥、玉嬋他們上我這兒來！」

一會後，黃伯祥、方玉嬋走進來。黃伯祥似乎亦有話要對章洋龍說，但章洋龍却興奮的搶先就說道：「好極了！剛才曉艮打市場來電話，南託股價開市後不久，捧場客不少，短短一個鐘價位就上升了五毫！眼下已漲到七元六毫！還有，他的經烈證券投資公司，亦有不少豐捷的散戶，湧去辦理換購南託的手續！爲表示南託的大方，我吩咐曉艮，換股條件暫時保持不變，五換一，這可是給了豐捷散戶不小便宜！現下可是兩線都恢復生機啦！再堅持兩三天，我敢說這場惡仗就打勝了！」

趁章洋龍這陣子的興奮，方玉嬋不失時機的就接口說：「是呀！這其中還眞多虧了魯春齡！他昨天這麼振臂一呼，搶先出閘，那些散戶就唯恐遲到吃虧也向前跟着快跑！洋龍呵，小仙綺的目光還算不錯吧？嘻嘻！」

方玉嬋此言一出，就連黃伯祥也點頭了：「是呀，魯春齡這一下恰到火候，對收購豐捷助力不少！否則，市面對南託的信心恢復，大概還得花上一段時間，這樣，我怕在現金調動方

面會吃不消囉！」

「我也是擔心着這個！伯祥他可瞧得清清楚楚！洋龍，我們剩下可調動的現金已不多啦，幸虧這時候魯春齡來了這一下子！」

「嗯！這魯春齡倒是一個人才！我們南託缺的正是這個！」

黃伯祥、方玉嬋對魯春齡的讚賞，把章洋龍請他們進來的原意提出來了。

「他這雪中送炭，這個情我算領了！收購豐捷已成定局，將來豐捷董事局的人事安排，眼下就得計劃，魯春齡若毅然轉到南託旗下，怎麼說也算是南託的股東之一，况且他也確實是個人才，我打算派他出任豐捷改組後的總經理，直接向南託董事局負責！怎麼樣？你們看。」

章洋龍決然的說。顯然，這是他思慮已久才決定的事，因此黃伯祥不便說些甚麼，他沉吟不語。方玉嬋乍聽很有點驚愕，她想不到姓魯的魅力居然强烈到如此地步，僅數面之緣就把這倔强、自尊心極强烈的章洋龍的心也打動了！居然連豐捷總經理這要職也讓他坐上去！但魯春齡却又是她和章仙綺力邀出來的，在此時再說甚麼便有點自打嘴巴的味道，因此，雖然她隱隱覺得此事太倉猝，却轉念若趁機把這小子籠絡住，日後對自己的助力不少！於是，她輕輕一搖羽毛扇，就對章洋龍說：「豐捷確實需要一位强而有力的執事大班，靠原來董事局那班半死不活的傢伙就無論如何弄不好，依我看，魯春齡算得上一個人才，總經理這位子他大概會勝任！但我們總得派個人去瞧着，依我看，洋龍，趁這機會讓仙綺歷練一下也好，是不是讓她兼任豐捷財務的執行董事？」

「你看呢？伯祥！」

當着黃伯祥面前，章洋龍不想讓他產生章家獨斷獨行的反感，因此特地加了一句。

黃伯祥沉吟道：「魯春齡這人的底細我不太熟悉，但你判定他是個人才，你閱人的眼光强，讓他出任豐捷總經理試試也好。不過既然有了總經理，就不該拿執行董事這位子去綁住他的手脚，况且仙綺畢竟還年輕，我就怕她對金融的細節事務還不太熟悉！是不是就讓她兼一個豐捷普通董事？這樣人家也不會說你閑話。」

章洋龍沒作聲，望了黃伯祥、方玉嬋一眼。方玉嬋一陣惱怒，就要發作，但轉念間却點頭道：「是嘿，洋龍，伯祥所慮的也是道理，仙綺就掛一個豐捷普通董事銜也好，反正她是代表南託董事局利益的，作用也是一樣！」

「好啦，這麼說這事就定了吧！但當然還得經董事局通過囉！」

章洋龍用決斷的口氣說，因爲就連他自己也確知，眼下南託的一干事務，只要在座的三人首肯，那幾乎就已算鐵定的事兒！因體會過被人反叛的痛苦後，章洋龍反而覺得有一陣的輕鬆！

「董事局會就在後天舉行吧，到時也該把余森牟他們退出南託董事局的事正式向外間宣佈一下！我不想看到他們還拿着南託的招牌在外面招搖撞騙！」

方玉嬋因想着魯春齡和章仙綺的事已有了着落，該去趁機落一落嘴皮，便推說有事先告辭走了出去。剩下兩人時，黃伯祥突然想起他最初的來意，趁機向章洋龍湊近一點，小心翼翼的說：「馬來亞七洲酒店那宗貸款有點不妥哩！洋龍！我調查過，這酒店在那裏的總資產值不過是二千萬港元，但他拿作抵押的借貸數目却是三千五百萬，這不妥哩，我打算只批給他一千五百萬算了！這樣也算給足面子啦！」

章洋龍沉吟道：「唔，南託現存的流動資金總額還剩多少？」

「正確的數字要等會計部報告，大約是十四億二千萬吧，這比法例規定不少於存款總數二十五巴仙已低了很多了！如果讓政府銀監處摸底就很嚴重吶！依我看，貸款條件還是收緊一點好！」

「嘿！怕甚麼？不過是低了幾億元罷！在銀監處面前，可以拿銀行的秘密公積金頂數！只要到期的貸款收回來撥回去就是了！」

「眼下放出的貸款已達一百億，其中不少已遠遠超過還款期，再不收緊貸款條件，發展下去會有危險的！洋龍！這話我想說許久了。」

黃伯祥固執的說。這突然的執着，使章洋龍一陣惱怒，特別是在眼下他心情因打贏一場惡仗而興奮的情形下！

「太敏感了呢！伯祥！南託光存戶存款就達一百億！加上股本、物業，資產總値一百二十億！這偌大的銀行，做生意怎能像纏脚女人？因此放貸一百億這不是問題，只要存放保持平衡就成！放着我章某人在，那百億存款看來不會突然提光吧！放着四億五億的現金，就足夠應付那日常的支出，必要的貸款還是要放出去，不然擺在銀行它會生財麼！這樣成得了甚麼氣候！

「但算了！伯祥，七洲酒店那張老板你總該知道吧，早年我在大馬出道時，他對我的助力着實不少，不看僧面瞧佛面，他眼下因酒店生意不景，正四面楚歌哩！放着那份舊情我怎能見死不理？但既然你對他有點不放心，算了，就給他二千五百萬吧！」

章洋龍正說着，突覺對老搭檔那口氣有點不妥，就驀地一頓，口氣就轉緩的說。

黃伯祥苦笑一下，也沒再開腔。他雖然瞧出這裏面的潛伏的危機，但他凡事總往好處着想的心性又阻礙着

他往深處想，而章洋龍眼下的心緒，他深知再說下去也沒用處，因此只好暫時放下，等有機會再說，而七洲酒店張老板這式千五百萬貸款看來是唯有照準了！

× × ×

第二天一早，南亞信託銀行保安部主任邱雨强和他的助手王志平，便駕着供保安部專用的車子駛向九龍官塘。

王志平的臉色青白，邱雨强一見便知他昨晚準又跟人鬥酒去了，他越多酒下肚，臉皮就越青白，但好飲兩杯的人都知道，這才是最能飲的「青面鬼」，因此許多人就偏偏找他鬥酒，似乎只要能鬥敗他，就是酒界中的英雄豪傑似的。王志平仗着自己身子精壯，總是來者不拒，能眞正令他敗北的人却不多，拿王志平自己的話說：「眞正令我折服的酒鬼還沒出世哩！」因此他的三山五嶽朋友就特別多，自然，他那種講義氣的性格也令這些江湖好漢折服。

「老邱！昨天老頭子找你去，着實教訓了你一頓吧？他對你擅放嫌疑犯怎麼說？」

「他很生氣！」

「嘿嘿！如果讓他知道你現在又巴巴地去探訪她，他還不活活剝你的皮！」

「他是銀行的大老板，銀行出了這事，他當然上火，處理就難免過火一點，沒確實證據把人家拘押是犯法的！他是人，人家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尊嚴，隨便把她扣起來，你叫她以後如何見人？況且這不但於事無補，相反會打草驚蛇！我把我這意思坦白向他說了！他最後也同意我這做法！」

「呵呵！你這般維護李小姐，不是瞧上了她吧？我可得提醒你，老邱呵，千愛萬愛在這時候你不能愛，因爲你這一愛呵，老頭子準把你當同犯跟她一起抓起來！」

「開甚麼玩笑！志平！換了她是亞嬸亞婆，我也會同樣處理，難道說我就愛上那亞嬸亞婆麼！」

邱雨强想着因這事已在董事長面前挨了一頓火頭，他想起來就一陣委屈，王志平這笑話把他的心事勾出來，一股氣頭就衝上腦來。他狠狠的把軚盤一扭，把車子轉入通向茶果嶺的一條小路。王志平偷偷一笑，沒敢再逗笑了。其實他對拘押李小姐這事比邱雨强更動火，要不是邱雨强把他壓住，憑他的火性，他甚至會跑去董事長室問個究竟！合則來不合則去，大不了東家不打打西家！

「這事你打算怎麼辦？李小姐身上的資料，問來問去也就是那麼一點點啦！你這再次問也是白費心機！」

眼看快到目的地，王志平忍不住又問了一句，邱雨强在路邊把車停了，走落車，向前面那間漆成白色的石屋走去：「看情形再說！等下不要亂說話，不管怎麼說，李小姐也是嫌疑對象之一！幹我們這行的，千萬別動眞感情！」邱雨强扭頭叮囑王志平說。

那是一間建在茶果嶺下、面向海灣的古老石屋，按着銀行登記的職員資料，邱雨强和王志平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兒。石屋的門外幸好還設有現代的電鈴，因此倒不必像鄉村尋人般破喉高叫。

門鈴响過，那石屋的木門就依呀的打裏面推開一條小縫，立刻就有一個小腦袋打門縫中探伸出來，那烏溜溜的小眼珠朝來人轉了轉：「誰呀？叔叔……你們找誰呀？」這娃娃稚嫩的聲音就响了起來。

「小弟弟！你長相跟李小姐一模一樣，那我們是找你姐姐來的，是銀行的邱先生！」邱雨强用極柔和的聲調說。他雖然拚命的警告自己不可動眞感情，但不知因了甚麼，瞧見這張極相似的臉孔，他的心就硬不起來。

這點，王志平立刻就聽出味道來，他不禁暗暗的在心裏偷笑。

小腦袋一晃就不見了，大約是跑去向大人請示去了，但門還是虛掩着的，好一會，這小腦袋又重新出現了。

「我姐姐說請邱先生進去！但姐姐病了！」

小腦袋嚷了一句，木門就被他拉開了。邱雨强這才看清原來是一個年方六歲大的男孩，站在門口，烏溜溜的眼珠直瞪着他們，然後一個轉身，搶先跑了進去。

進門處，是一個小花園，栽了清一色的茉莉花，雖經歷了早一陣子的那場暴風雨，但雪白玲瓏的小花朵依然强韌的掛在深綠色的枝條上，香味四溢。小花園後面有一道側門，是打開着的，望出去在十幾丈遠的岩下，儼然是一望無際碧波萬頃的內海灣，蒼灰色的海鷗，紅間藍的海燕在海灣上面飛翔嬉戲，不時貼着海面，向這邊飛掠而來，就連海鷗雪白的、海燕橘黃色的腹部也清晰可見。

裏屋是兩房一廳的格局，還算寬敞。廳中擺了幾張木桌木椅，桌上有一部單喇叭的收錄音機，算是室內唯一的高級消費品，客廳的一角，坐着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在摸索着穿着塑膠花，搶先跑回來的小腦袋這時正挨在婦人的身邊，不時用小手指點着塑膠花嚷：「亞媽！是這個，是這兩個叔叔哩！」

「媽媽！是那個邱先生來了！」

邱雨强和王志平剛踏進客廳，那小腦袋就尖聲的叫了一句。邱雨强知道這婦人定是李小姐的媽媽，便走上前去，打聲招呼說：「伯母！我們是李小姐銀行裏的同事，有事來找她談談，她病了麼？」

婦人驚疑地抬起頭，下意識的拿眼睛向邱雨强這面望過來，邱雨强這

才發覺，這婦人的雙眼被一層厚厚的白色網絲蒙住。

婦人的臉對着邱雨强說：「我老婆子眼睛瞎了，看不清你，但我知道先生你在這兒……你告訴我，邱先生，亞菊到底出了甚麼事啦？她一連幾天沒回家，昨天一回來，就說銀行放她的病假！說了這句就哭了，也沒第二句，好端端的人放甚麼病假哪！好啦，不幸言中，她就當眞病了，發高燒，才去了看醫生打針吃藥回來……亞菊在銀行到底出了甚麼事哩！」

李素菊的母親嘮嘮叨叨的訴說着，淚水也打她被白網蒙住的眼眶滾了出來。王志平狠狠的哼了一聲，連忙別過臉去，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淚！

「伯母！沒甚麼，沒甚麼，我們只是順道經過，就……就來瞧瞧李小姐。你患眼疾……怎地還穿膠花？」

邱雨强說，不知爲甚麼，他的說話也竟然吶吶不清？就連原來的話題也突然轉了，他實在不忍心告知她眞相。

「要生活哪！不穿怎成？一家三口就靠亞菊在銀行的那份收入！小弟還要讀書，開銷大，我老婆子眼睛瞎了，幹別的不成啦，幹這個摸索着還能對付，碰上難的就靠他提示啦……」李母說着，手指頭憐愛的點了小腦袋一下：「他叫小海，是亞菊改的名字，他亞爸在他出世三個月就從地盤棚架上摔下來死了！以後就靠我老婆子帶大她姐弟倆，滿心瞧着他長大成人，可眼睛却挨瞎了，他現在六歲了，可我只記得他三歲那年的模樣！眼下亞菊又不知出了甚麼事，我知道她是給折磨成病的……老婆子也不知那世作了孽，今世要受這沒完的折磨！天，折磨我好了，可不要纏着她姐弟倆哩！」

邱雨强和王志平面面相覷，到此地步，他倆也不知說甚麼才好！

幸而這時李小姐——李素菊終於打房裏走出來，這才把邱雨强兩人從不知所措的困境中解救出來。李素菊的嘴唇緊緊的閉着，走到邱雨强面前：「邱主任……還有甚麼話要找到這裏來問我……」她的語氣極不友善，甚至有一點敵對的怨恨。

邱雨强往她臉上溜了一眼，情不自禁又趕緊移了開去，因爲他實在害怕在這時與她的視綫相觸！方才被李母弄得浮蕩的心緒，這時更有如泉湧，天啊！短短幾天的光陰，竟就把一位俏麗的少女弄成這般模樣！她原那水晶般亮的眼睛混濁了，而且爬滿了紅色的血絲，光潔白淨的臉蛋竟然變得灰白，疾病加上强烈的委屈、怨恨的折磨，柔滑的額上竟然添了二條皺紋！幾天前她還是一位青春的少女，但幾天後的眼下却已經活像飽歷滄桑的中年婦人！在這霎間邱雨强甚至抱怨自己來錯了，在這麼一個家庭，面對這麼一位少女，誰又忍心再在這瓦上加霜！

「你……你的病不要緊吧？要不要進醫院看看？要不，就坐我的車子！我送你去！……李小姐！」邱雨强說，他自己也奇怪竟會突然就說出這探病的話來！要知道他是來專程查僞咭案的呵！

「多謝！還死不去！這時候我不會讓自己不明不白的死去……邱主任！」

「你怎麼啦？亞菊！邱先生他們是來探病的！這樣說話不怕他難堪麼？到底出了甚麼事呀？亞菊，求求你別這樣好麼，現下一家人就靠着你生活的啊！」

母親說着，淚水就不絕的淌了下來。她雖然眼盲，但心清，大概已瞧出有甚麼不幸的事兒已降臨到女兒的身上！她把捏着的塑膠花一扔，摟着小海就嗚嗚的哭了。

邱雨强再呆不下了，他霍的跳起來，向李素菊一點頭，說：「李小姐，你屋後海灣眞美！我想看看那低飛的海燕！你領我去，行嗎？如果你身體能夠支持！」

李素菊一怔，但立刻也明白邱雨强不想在她母親面前談那件事，免令她更加不安心，便點點頭對母親說：「亞媽，我去一會就回來！你別胡思亂想，沒甚麼大不了的事！」

「那……你多穿件衣服，後海灣風很大哩！邱先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我眼睛看不見，但我知道他是好人，心腸好，爲你的事，我聽得出他也很難過哩，有甚麼事都對他說說，不是聽你喊他主任麼？他職位高，會有主意幫你的！」

母親一面用手背抹淚一面說，這時無論怎麼說，她都斷定女兒是有事了，她處於這般彷徨無助的心境，就像在海裏遇溺的人，就碰上一根水草，她也會死死的攫住！

母親這話，使李素菊在怨恨委屈中又添了一點羞意，她狠狠的瞪了邱雨强一眼，欲說甚麼，但終於還是咽住了，改口說了另一句話：「知道啦，媽媽……請吧，邱主任！」

一直悶不作聲的王志平這時像獲赦似的跳起，苦着臉對邱雨强說：「你們去吧！老邱，我在車上等你！」說罷，唯恐會受到阻攔似的連忙溜了出去。

邱雨强笑笑，也沒說話，他自然明白王志平這時的心意！因爲就連他自己也感到開口說這事的爲難！

李素菊領引邱雨强打從花園側門步出，又把木門掩上了，默默的向海灣那面走去，然後就在海邊的一塊岩石上停住了脚步，一動不動的凝望着碧波萬頃的海灣，海風吹起她的長髮向後飄拂着，她就像一尊向海佇立的女神石像！

這至少在她身後的邱雨强感覺中是如此！他突然產生了這麼一個古怪的念頭：如果沒發生這該死的僞咭案

，如果自己並非負責這案子的見鬼保安部主任，又……又如果眞像她母親所說的是她的男朋友！那該多好！雖然就算那樣他也不曉得怎樣安慰她，但至少他不必在這時提起這難堪討厭的話兒！

「你有話就問吧……邱主任！」

李素菊頭也沒回的說，她的眼自始至終凝視着海面，她似乎在期待這世上眞有奇跡出現，把她身上的不幸像浪淘沙般的冲掉！這幾天被秘密拘押的恥辱像毒蛇般吞噬着她的心，她自中六畢業後就進了這南託工作，六、七年來她都是小心翼翼地工作，在業務上從沒出過差錯，因爲她知道自己肩上的生活擔子有多重，母親挨瞎了眼也供她讀上中六，期望她日後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她不能負了母親的一番心血，她要供養母親、弟弟，她還要供弟弟讀上中學、大學！因此她拚命的警惕自己要努力、小心做事，況且銀行的待遇也算不錯，一家三口的生活總算還能夠對付，她對銀行有一份報答的感情，在信用咭部她是以「百分百業務全優」出名的，但想不到呵，這僞咭案的災難竟降臨在她的頭上！我做錯了什麼？但當時我收回的却的確是百分之百的眞咭啊！不知甚麼時候就變了僞咭……她被秘密拘押審問，到昨天才總算把她放了，却被告知上頭要放她長假，待事件澄淸後才准她復工，大概這份工是不保了，要另謀高就麼？她背着這隻黑鍋試問又有誰敢聘請她？一家三口以後的生活如何活下去……這世上人情冷暖，有誰還會相信她？同情她？向她伸出援手？她不敢想像！這姓邱的人人都說他精明，但處理這事還不是一樣糊塗？更不必說他對自己的冷酷無情了！這時，李素菊直覺這世上所有的人都在敵視她、懷疑她、憎恨她！她的心靈受不住這巨大的壓力，開始破碎了，她但願自己可以永遠面對着這雖然冷但却無憂無慮的海水，她開始討厭甚至憎恨她背後那個繁業熱鬧但却佈滿吃人陷阱的世界！

「你在想甚麼？李小姐！」

邱雨强說，李素菊這沉默使他極不好過，他亦知道她這沉默是她對他以至對整個銀行的無聲的抗議！但他能夠解釋甚麼？他很想立刻就對她說：我相信你是淸白的！但是，他能夠這麼說麼？他的職責提醒他：不！絕對不能，你能夠說的就是懷疑，懷疑，再懷疑！他忽然對自己的職業更憎恨了。但這憎恨却又更强烈的刺激着他：不是麼，我這手法天衣無縫！就連你這個自負精明的保安部主任也因此憎恨自己的職業！你打退堂鼓吧，投降吧，你根本沒法子破這案子……是麼？嘿嘿！魔鬼！你儘管躲在暗處冷笑吧，儘管你的手法高明，但也不見得就毫無破綻！你連一個無辜的少女也忍心下毒手栽贓嫁禍，憑這點你就該死！

這憤怒把邱雨强浮蕩的心緒狠狠的壓住了，他的臉色亦因此而冷峻起來。

「請原諒，李小姐，有句話我不能不問你，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你問好啦，反正是捕是殺，都操縱在你們手裏！」

「你抱這種抗拒的態度對你自己並沒有好處！李小姐，唯一能救自己的辦法是盡量跟我們合作……請你告訴我，所有跟你有來往的親戚朋友的詳細資料，這是我想知道的！」

「你問這個幹麼？難道所有跟我有來往的人都變成像我一樣的嫌疑犯麼？我有權拒絕回答這些私人資料！邱主任！」

「不！你必須回答，因爲這對你會有一定的幫助！請你相信我！李小姐！」邱雨强固執的說，他的口氣甚至是冷淡的帶命令式的。

陷於痛苦絕望中的李素菊被他這種似乎是欺人太甚的態度激怒了，她猝地轉過身來，佈滿血絲的眼睛直盯着邱雨强：「相信你？這世上沒有人値得相信！我信你，把事情眞相原原本本地向你報告過了，你們就算不信任我，也該先拿出證據才把人拘押！才把人變相解僱！但你們會這樣做麼？你們財雄勢大，隨便一句話把人置於死地也不會犯法，對我這樣一個女孩子，還不是如一隻小蟻一樣麼！」

「發生了這事情，我很抱歉！詳細的情形請原諒我不能對你說，我唯一能夠對你說的，就是我能夠做的我一定盡力去做！」

邱雨强緩緩的一字一字的說，他坦然的迎着李素菊那充滿敵意的目光，固執的凝注着，他極希望她能理解他這時的心意。李素菊的眼睛與他的粘着了，好一會，她與他就是這般倔强的、頑固的對視着，都渴望從對方的眼神裏瞧破對方的眞正的心意！終於，李素菊把目光移開了，因爲她終於挖掘到他眼內深隱的但却是强烈的同情，這立刻就把她絕望中的倔强攻破了，她發覺自己的淚水正要壓抑不住的湧出來，因此連忙別轉臉去，因爲她不想讓他瞧見自己的眼淚！良久，她終於重新轉過臉來，向邱雨强點點頭，說：「……你認爲有用處，我就告訴你好了……邱主任！」

李素菊說罷，就在岩石上坐下來，邱雨强也凑近了一點坐下，然後，兩人低聲交談起來，邱雨强掏出筆記本，不時把要點記了下來。

海水冲刷着他和她脚下的泥沙，她和他肩並肩的細說着，她不時凝注着海面沉思，他不時細心的引導她把遺忘了的記憶找尋出來。他和她倒像一對甜蜜中的戀人，又那裏像正討論着一宗驚人的大案呢？

終於，邱雨强告辭了，他走了幾步，又突然折轉身去，掏出身上的銀

包，把所有的銀紙全部抽了出來，遞給李素菊，說：「啊，我差點忘了？這是公司發給你的病假薪水，我順道把它帶來了！你用着，別想那麼多，有病可得趁早治好，有需要幫忙你隨時給我電話！」邱雨强見她迷惑的猶疑着沒接過去，猛地把話頓住，把銀紙往她的手裏一塞，就逃跑似的飛快的跑進那小花園的側門去了。因爲他實在害怕在她面前證實，她已被董事長親自下令變相解僱的內情！

× × ×

南亞信託銀行保安部的專用車子駛出茶果嶺，轉上觀塘道，然後就向西面飛快的駛去。不一會就駛出觀塘道，轉入太子道，在世運公園前面，揸車的王志平突然把軚盤一扭就轉入界限街，車速也緩慢了。

車子這突然緩下，把坐在後座中的邱雨强從沉思中拉回現實去。「不是過隧道麼？怎的駛到這兒來？」他瞥一眼車外，隨口問道。

「你說這兒是甚麼地方？哈！」王志平頭也不回的說。

「界限街！你當我是娃娃？」

「對啦，老邱，是界限街！一街之隔，北面就只剩下十七年期！一九九七年租約到期，大陸必定收回！現在就有許多人爲這憂心得半死啦！」

「那是有錢人家的事！你我是窮光蛋，得與失也跟我們無關係！凑這些熱鬧事幹麼？」

「說實在的，你怕不怕？老邱！」

「我？我怕甚麼？我所有的家當就是爸爸留給我的那層樓房住家，怎麼也不會收回這個啦！況且大陸那邊還有住房分配哩，斷不會像那些人所說的那樣糟糕！」

「哈哈！對對，老邱！到時我只怕也分到一所住房，不怕挨眼下這該死的貴租哩！有酒喝，幹累了還能上夜總會泡一泡，我就心滿意足啦，是大陸的地方，當然得歸還大陸，欠債還錢，俗語都有說啦！哈哈！」

王志平逗着邱雨强開心的說，說着，他把軚盤一扭，就轉入通向海底隧道的公主道去。

邱雨强却丁點沒這份窮閑心！直到此刻，他眼前還浮現着李素菊的影子，她家境的悽涼，她現下的境況，還有她那最初是怨恨敵對，最後是絕望幽怨中求助的眼神，這一切在狠狠的蹂躪着他。

「志平！我問你，假如你是僞鈔集團的大亞哥，你要物色製造僞鈔僞咭電版的技工，你會打那兒入手？」

「那當然是印刷廠啦！還有甚麼比這更好的地方……但你問這個幹麼？你是否看出端倪來了？」

邱雨强在車後座突然沒頭沒腦的一句，王志平一怔，但隨即便醒覺的道。邱雨强又沉思了一會，他對自己這個突然被觸發的大膽推斷驀地覺得惴惴不安了，這案子假如眞的與那人沾上邊兒，那事情就更加複雜得多！但這個突然的想法却又如此牢固的纏繞着他，他下意識的拚命甩脫也甩不開！

「我告訴你一件事，你想想這裏面是否有聯繫！信用咭部主任林尙輝原來是李素菊的男朋友！這是她剛才終於向我透露的。她說最初是林尙輝主動向她追求的，那時候他對她無微不至，除了上班那段時間，就繞着她團團轉，後來她也被他打動了，和他着實來往了一段不短的日子。但後來不知爲甚麼，姓林的對她突然疏遠了，直到發生了這件事，對她不加安慰也罷，就連問一下也沒有！他是主任，他知道李小姐突然被放長假是不尋常的！李小姐說，姓林的向她追求，是從她接手信用咭部銷存保險櫃那段時間開始的！這就是說，除李小姐外，林尙輝是最接近保險櫃鎖匙的人！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李小姐透露，有一次她和他去吃西餐，他身上的CALL機響了，他抽出來按了一下，機面就現出對方的電話號碼，他去打電話，回來對她說是銀行的一個朋友。她想證實他對她是不是忠實，就按她偸偸記下的那個電話號碼打去，却根本不是甚麼銀行，而是一家印刷廠的倉庫，林尙輝打電話去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二點了！這點，李小姐本來已忘記了，是她訴說姓林的寡情薄義無意中流露的！」

（未完・五）



塞外風雲錄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拜謁皇帝　墮入陷阱

上文提要：黃長河一干人等在沙漠中遇到龍捲風，幸好人畜無恙，安全避過，當下連夜趕路，不敢歇息……至一營帳，獲主人哥德熱誠招待，豈料夜裡遇上與黃長河狹路相逢的范長鎮，因而揭開黃長河的眞正身份竟是洛陽的「千面神捕」，范長鎮自知己方不敵，趁機挾持哥德之女兒麗姬，雙方終於協議暫時和解，並分批混進興慶府在梁家廢宅相會……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常恨春發瘋似的狂攻十七招，把龔雙龍迫退了幾步！

龔雙龍以前曾與常恨春有幾面之緣，對其武功只有耳聞，未曾目睹，如今見他這般了得，心頭暗暗吃驚，但仗着自己人多，仍然不怕，出口撩撥，「姓常的，咱念在一場兄弟份上，替你向總指揮求個情，赦你一死，只要你投降，說不定不但能保住生命，尚可得賞賜！」

常恨春喝道：「你少廢話，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龔雙龍冷笑一聲：「你要求死，那還不容易？你們上來，將他擒下！」旁邊的侍衛立即上前助戰，常恨春登時吃驚，龔雙龍則鬆了一口氣。

忽然遠處傳來一個聲音：「常大哥不用怕，咱們來助你復仇！」

常恨春抬頭望去，只見段秋山和楚嘯雲一刀一劍，雙雙殺了過來，他人面冷心熱，忙道：「不可過來，速速後退，常某的仇自己報！」

龔雙龍道：「將那兩人攔住，不許放過來！」可是段秋山和楚嘯雲在人叢中，仍能逐步前進，常恨春什麼事也不管，只求衝殺過去，殺了龔雙龍，他大發神威，長槍過處，一口氣挑了七八個人，侍衛兵雖然驍勇，見狀亦不由膽寒，慢慢讓他衝殺過去。

猛見一道人影迅速移至，却是黃長河，「常兄，今日不宜久留，既知仇家下落，尚怕他能飛上天去不成？先突圍再說！」

常恨春瞿然一醒，忖道：「我常恨春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豈可為己私仇而誤了朋友的生死？黃長河說得好，還是先脫險，再圖報仇，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當下回頭望去，那指揮使已被手下救走，頗生悔意。

黃長河又道：「擒賊先擒王！」他一路避重就輕，向指揮使迫去。那指揮使驚魂甫定，忙令手下上前攻擊。

「畢啪」一聲，郭全煥的長鞭隔遠向抽他去，那指揮使不肯示弱，舉刀一撩，郭全煥手腕一沉，用鞭梢纏住了刀，用力一扯，指揮使虞不及此，鋼刀脫手飛出，他大驚之餘，慌忙令手下圍在四週，再不敢逞強。

常恨春見附近的侍衛兵越來越多，又驚又愧，急道：「諸位速退，不必理常某！」

段秋山道：「這如何使得？說明生死與共，怎能夠將你一個丟在這裡！」話說出口，方猛覺生死與共這四個字，易使人生誤會，一張俏臉登時飛紅了。

張啓林十分驍勇，他滾落地上，吳鉤劍專鉤西夏兵之雙腿，只殺得些西夏兵哇哇大叫，不過號角之聲，彼落此起，遠處傳來一陣陣腳步聲，對方人員有增無減。

常恨春撇掉龔雙龍，向指揮使殺

去，他長槍連刺，渾身上下均是血跡，既有別人的，也有他自己的，神態凶猛嚇人。

那指揮使見他如此神勇，心頭大駭，忙令手下保護着他後退，嘴上却厲聲道：「一定要將這幾個南蠻擒下！」話音剛落，喉頭突然一緊，身子驀地騰升，未待他定下神來，身子已在屋頂，後背一緊，脖子一涼，這才醒覺被人用繩子吊上屋頂，已然受制，忍不住罵道：「你們這些飯桶……」

制服他的是侯知機，只聽他冷笑一聲：「他們是飯桶，你也好不了多少，識時務的便立即下令停手！」

指揮使臉色大變，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你們暫時停手……有話先說清楚，再斯殺未遲！」

下面有名中年將軍道：「野利將軍，這個恕難從命！」

指揮使野利鴻怒道：「張建浦，你敢違命？」

副指揮使乃漢人，回道：「將軍，咱們侍衛軍負有保衛京師之責，如今賊人未曾受制，怎能收兵？」

「好，你說他們犯了什麼罪？不過有人報稱他們有不軌行動而已，却未有實據，且本將也沒說要放他們。只不過暫停，先將事情弄清楚而已！」

副指揮使無言以對，只好下令手下停手，常恨春急道：「上！」當下衆人紛紛躍上屋頂，只有段秋山因江湖經驗不足，反應稍慢，被龔雙龍截住，常恨春大驚，急又躍落地面，喝道：「龔雙龍，你眞要找死？」他人未至，雙掌先發出兩股掌風，將龔雙龍迫開，隨即又道：「段姑娘，快去！」拳腳齊施，將龔雙龍纏住。

龔雙龍冷冷笑一聲：「此處非在中土，豈輪到你發惡？教你來得去不得！」

常恨春道：「常某一條命賤得很，要我的命不難，先拿你墊背！」他攻勢越來越盛，緊緊將龔雙龍罩住，但龔雙龍那把厚背刀亦非省油燈，常恨春要想殺他，絕非一百招內之事。

張建浦道：「你們將他圍住，先扣住他再說！」屋頂上之野利鴻連下數次命令，張建浦都不聽；但常恨春却似沒將此事放在心上，他自從妻子沒後，若非為了報仇，早已隨她到黃泉，先前是恐連累了朋友，方生退意，此刻了無顧忌，一心只求將龔雙龍擊斃，了却心願！

張建浦抬頭道：「野利將軍，你不是要問話？為何還不開口？」野利鴻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

侯知機道：「咱們在宋國呆不下去，所以逃生來貴國，並無其他目的，只求偷生，於貴國何害？要用此手段對付咱們！」

張建浦冷笑一聲：「像這位姓常的，可就不是這個目的，宋人狡猾，你的話誰肯相信！」

侯知機道：「你本不是宋人麼？宋人在西夏狐假虎威，反客為主，難道不怕招人忌？」張建浦一張臉漲紅，一時無言以對，侯知機續道：「趕快停手，方是上策，否則殺了你們野利將軍！」

張建浦冷笑一一聲：「你們若殺了野利將軍，必死無葬身之地，料你也不敢冒險！」

侯知機嘴硬心軟，「反正咱們無家可歸，拿一位西夏將軍墊背，算是風光大葬，有何不敢！」

野利鴻大驚失色，罵道：「張建浦，本將早知道你存心取我之位，不過今夜你未必能得償所願，錯過今夜本將必取你小命！」

張建浦似有恃無恐，道：「將軍，你還是擔心目前的安危為上，明天的事，誰也不知道！」他回頭對手下下令。「把箭搭好，瞄準姓常的宋人，他們若敢動將軍一根汗毛，便教姓常的萬箭穿心！」

羣豪們都暗暗替常恨春擔心，但常恨春反而十分坦然，眼中只有龔雙龍一個人，根本不知道四週有無數的長箭對着自己，他越鬥越强，攻勢如長江水般，滔滔不絕，龔雙龍逐漸支持不住，不斷後退。

張建浦道：「教練，要不要本將派人助你？」

龔雙龍心怯，沉吟半晌道：「龔某無心與他磨菇，張將軍瞧着辦吧！」

張建浦道：「大家聽着，準備發箭！」常恨春攻得更急，並且不斷轉換方位，緊緊纏住龔雙龍，使弓箭手不敢貿貿然射箭。

楚嘯雲道：「你們也聽着，誰敢亂射一箭者，咱們立即先殺了野利將軍！」

野利將軍忙道：「不許亂來，違令者斬！」雙方就這樣僵持着。

常恨春大急，忙道：「諸位不必管我，快跑！」忽然遠處傳來一陣陣鐘聲，西夏將士臉色齊是一變。

張建浦驚道：「快去查看發生了什麼事！」一個探子剛離開，另一條小巷即有人跑過來，張建浦喝問：「什麼事？」

那侍衛兵道：「啓稟副將軍，皇宮不知為何失火！」

張建浦臉色再一變，道：「分一半人回去救火，其他的仍守原位！」

野利鴻道：「張建浦，你莫執迷不悟，萬一皇上有事，你別說想升官，連腦袋都未必保得住！」

侯知機接道：「照呀，保護皇上，比弄死野利將軍升官更快，這可是個良機！」

張建浦有點心動，但一時下不了台，又怕野利鴻日後報復，是以冷笑一聲：道：「張某若走了，野利將軍豈非要白白犧牲？咱們先來個交換條件，你們放了野利將軍，咱便放這姓常的回去！」

侯知機道：「你算盤打得太精，這

筆生意做不成了！」

野利鴻道：「那就一齊放吧！」

楚嘯雲道：「不行，咱們信不過姓張的！」

張建浦見內宮告急鐘聲不止，心頭焦急，忙道：「弓箭手先收弓退開！」西夏侍衛兵立即後退，張建浦道：「如何？還不放人！」

黃長河恐常恨春不肯，急道：「常兄，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既然龔雙龍在此，便不怕他飛上天去！咱們要去高昌，萬不能因此誤了行程！」

話未說畢，常恨春忽然捨了龔雙龍，拔身向屋頂射去，龔雙龍氣喘咻咻地道：「你們還不放人？」

黃長河道：「你們先退開二十丈再說！」張建浦下令將士後退，黃長河才道：「走！」當下衆人捨了野利鴻，向另一端急馳。

一路上但見侍衛兵們都向定一個方向跑去，段秋山訝然道：「不知是誰放的火？」

毛元章道：「誰管它，總之現在不走，稍候可能便無機會！」

黃長河道：「說不定是范長鎭？」

楚嘯雲道：「我還以爲你聰明，原來如此執迷不悟，至今對他尚未死心！他日見到他，我頭一個不放過他！」

周晋道：「這些事稍候再研究，問題是如今不能在興慶府安身，該去何處？」

黃長河道：「先離開興慶府再說，日後還怕無機會再來！」當下羣豪一直向前急奔，黃長河把張立鼓拋給毛元章，道：「老四替替手！」

未幾到城牆前，黃長河揮手止住大家，道：「有人守住城門，要出城須另想辦法！」

侯知機笑嘻嘻地道：「有我在還擔心什麼？」他伸手拍拍張立鼓的肩膊，道：「先解了他的穴道。」

黃長河解開了張立鼓的穴道，沉聲道：「不許叫喊，否則取你狗命！」

楚嘯雲則問侯知機：「你到底有什麼辦法，事關重大，不能信口雌黃！」

侯知機輕哼一聲，伸手自懷內掏出一塊虎符來，道：「看看這是什麼東西？有此物，何憂他們不開城門？」

楚嘯雲冷笑道：「你忘記范長鎭說過，地方駐軍的密將不許到京師麼？這管得什麼用！」

「這是野利鴻的！」

羣豪聞言，精神均是一振，衆人商量了一下，當下大模大樣向城門走過去，尚未至門前，禁軍已喝道：「站住，否則發箭！」

侯知機沉着臉走前，將野利鴻的虎符遞前，道：「有人潛入內宮放火，凶手已從南門溜掉，野利將軍令咱們繞路追趕，速速打開城門，若然誤了大事，唯你是問！」

那士兵立即回身跟上司商量，隨即下令打開城門，羣豪慌忙出城，那隊長問道：「既然是要追趕凶手，爲何不騎馬？」

黃長河斥道：「飯桶，咱們是秘密行事，若果乘馬豈非要暴露行藏，趕快關好城門，不許再放人出城！」那隊長唯唯諾諾，連忙將城門緊閉。

楚嘯雲道：「至今在下方安心，快走！」當下羣豪慌不擇路，沿途急馳，未幾到了一條河流之前，羣豪覓橋過河，誰知道只找到一座破橋，中間已截斷，不能渡河，楚嘯雲輕咦聲：「這橋好像是被人斬斷的！」

侯知機道：「奇怪，爲何會將橋樑斬斷？」

楚嘯雲抬頭望去，黑暗中，隱約見到對面有龐大的木寨，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此便是西夏皇帝惠宗被囚之地？」當下道：「咱們想辦法過河！」

毛元章道：「此河既深，無橋無舟，如何過得去？」

楚嘯雲心頭焦急，不斷引頸四處張望，嘴上道：「若有橋樑，何須想辦法，簡直是廢話！」

毛元章道：「依毛某之見，咱們尚未脫離險境，不如繞路走吧，何須因此躭誤時間？」

楚嘯雲怒道：「放屁，西夏境內到處都是險境，難道要跑到宋界？你們要走大可以隨便，楚某絕不勉强，反正咱們合作到此爲止，也該結束了！」

常恨春雖不常開腔，但心思縝密，忙問：「楚兄急於過河，必有原因，可否透露一二？」

楚嘯雲沉吟道：「沒有什麼原因，總之各走各的就是！你們都走吧，楚某與侯知機另想辦法。」

段秋山道：「你不說清楚，咱們便不走！」

楚嘯雲沉聲道：「你們再不走，楚某可要翻臉了！」

毛元章冷冷地道：「君子不强人所難，如此後會有期了！老大，咱們走吧。」

黃長河仍在猶疑，常恨春又道：「其實要過河也不難，這條河雖深，但不寬，只須找幾塊木板借力，憑楚兄和侯兄輕功，必可平安抵達對岸！」他邊說邊向黃長河等人打眼色，示意離開。

黃長河抱拳道：「楚兄，咱們相處日子雖不長，但生死與共，共患難，無疑是好朋友，不管大家來西夏的目的是什麼，黃某都不會忘記你和侯兄，希望日後尚有機會再見，屆時大家再痛飲幾杯：祝兩位一切順利，後會有期！」

楚嘯雲微微動容，剎那間也覺得難分難捨，但想起老母和妹子的安危，只好鐵着心腸，冷冷地道：「咱們合作只是爲了活命而已，並無……後會有期！」他本想說並無朋友之情，但話至口邊，終說不出口。

當下雙方揮手作別，侯知機望着

他們的背影，低聲道：「這姓黃的，原來便是大名鼎鼎的『千面神捕』！不知他巴巴趕來西夏有何目的？莫非是爲了追查什麼凶手？」

楚嘯雲道：「咱們自己的事都顧不了，還理得了別人？趕快找木板過河方是上策！」

侯知機一把將他拉住，道：「且慢！侯某問你幾句話，司馬駢馳要你來此保護西夏皇帝，可有說明時間多久？」他見楚嘯雲搖搖頭，不由頓足道：「你眞是頭呆鳥！」

楚嘯雲手掌立即落在刀柄上，怒目以視。「你說什麼？不說清楚，休怪楚某刀下無情！」

侯知機見他神態嚇人，退了兩步道：「慢來慢來，假如梁太后要囚西夏皇帝十年，難道你也要在此保護他十年？你有此意思，侯某却無此雅意，請恕失陪！」

楚嘯雲臉上立即閃過一抹殺機，道：「司馬駢馳要你協助楚某，你親口答應，竟敢食言？再退後一步，楚某寶刀立即出鞘！」

侯知機色厲內荏地道：「姓楚的，侯某素來喜歡鬥智，不喜鬥力，你莫以爲我怕了你！當時我只是答應協助你找到惠宗，並無說要助你保護他，相信你還記得！」

楚嘯雲神色微微一呆，半晌方道：「但如今尚未找到他！」

「對面木寨裡不就是他的囚所麼？」

「未去過你怎知道？待見過他再說！」

侯知機實在有幾分忌他，只好聳聳肩道：「好好，俺幫你找幾塊木板過橋就是，誰教我當時鬼迷心竅，一口答應了司馬駢馳？」

「你莫忘記，楚某不是白要你幫忙的！」楚嘯雲反問：「你要我幫你找誰？難道你也有仇家躲在西夏？」

侯知機再聳聳肩，道：「待找到了惠宗再說！」

此刻，天已朦朦亮，楚嘯雲道：「趁如今不見有人，趕快找尋！」兩人在附近找了好一陣方拾到兩塊半霉之木板，楚嘯雲將它拋進河內，道：「你先跳過去！」

侯知機强笑道：「你要在下獻醜，侯某恭敬不如從命！」言畢身子輕飄飄地射出，脚尖在木板上一點，借力竄前，再一點已騰上對面岸！他武功雖不紮實，但輕功甚爲了得，木板在河面上只微微一沉，好像承受的只是一隻麻鷹，看得楚嘯雲暗暗喝采。

楚嘯雲見他過了河，自己亦依樣畫瓢，利用木板借力，飛越河面，到了對岸。

過了河，那座木寨看得更加清楚了，木板新舊交錯，相信是因爲皇帝被囚於此，然後再加建的，木寨佔地看來不小，四週都有木牆圍繞，週圍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楚嘯雲向侯知機揮揮手，他抽出寶刀，在前帶路，來至木牆前，侯知機忽然低聲道：「且慢。」

楚嘯雲回頭瞪了他一眼，不悅地道：「你又想變卦？」

侯知機怒哼一聲：「別在門縫裡瞧人！侯某只是覺得奇怪，梁太后將惠宗囚禁於此，爲何不派人看守？」

楚嘯雲道：「也許守衛的人都在寨裡？」

「所以咱們必須格外小心，提防裡面有埋伏！」侯知機道：「以我之見，還是由寨門進去的好，反正咱們手上有野利鴻的虎符，也許尚能混進去！」

楚嘯雲考慮了一下，終於點頭，道：「這幾句話還中人聽，你來帶路！」當下侯知機反先繞牆而行，到背後方見一寨門，原來木寨是背河而建的。

侯知機見寨門外沒有人，向楚嘯雲打了個眼色，然後大模大樣地走進去，忽然沉聲問道：「守衛在何處？」他邊問邊向內走，穿過兩道木栅，方見裡面趕來兩名西夏武士，手上都提着刀，楚嘯雲知機，立即將刀入鞘。

一位武士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他們幾眼，喝道：「站住，你倆是什麼人？竟敢擅闖禁地，難道不怕殺頭？」

侯知機將虎符遞過去，問道：「你們認得麼？」

那名武士看過問道：「這是侍衛軍野利將軍的虎符，怎會在你們手中？快從實招來！」

侯知機劈手將虎符奪回去，怒道：「昨夜有人潛入內宮，幸而弟兄們發現得早，兇手們行刺不遂，結果放了一把火，兇徒狡猾得很，侍衛軍四處圍堵，仍然被他溜掉，爲恐他們來此搗亂，故此，野利將軍派咱倆來巡視一下！」

「原來如此，兇徒好大的膽子！」那武士道：「此處昨夜至今毫無動靜，兩位可以回去覆命！」

侯知機冷哼了一聲，道：「將軍派咱們來，說明必須到處走一遍，若就此回去覆命，將軍盤問起來，教咱們如何作答？」

那兩位武士低聲商量了一下，然後道：「兩位就在圍牆內走一匝吧，寨內若無命令，連咱們也不便進去，尚請原諒！」侯知機向楚嘯雲打了個眼色，兩人跟隨那兩名武士，在木寨圍牆內，沿過道步行。

楚嘯雲道：「兩位在這裡倒是頗清靜得很，眞是羨煞兄弟！咱們可是天生的勞碌命！」

一名武士苦笑道：「兄弟這樣說，不是明擺着挖苦咱麼？在這裡名義上是保護皇上，實際上跟坐牢，有什麼分別？」

侯知機道：「這就見仁見智了，有些人喜歡過平淡清靜的生活，若派來此處，倒是件優差！」

右首那名武士喜道：「看來兩位都

喜歡在此守衛，不如咱們對調一下如何？」他見侯知機臉有難色，又改口道：「對調一個月也行！」

左首那名武士道：「只怕總管不肯，除非兩位肯說項！」

「這倒可試試！」楚嘯雲道：「你們這裡一共有多少個人？」

左首那名武士喚乞哈，毫不思索地道：「一共有三十來個人，還有些娘兒們。」

「都是皇上的？」

右首那個叫李英，接道：「皇上只有三名妃嬪相隨，其他的女人是給咱們消乏解悶的。」

楚嘯雲輕輕推了侯知機一下，道：「原來還有女人消乏，咱們眞該留下來，兩位可否帶咱們去見總管？」忽又低聲問道：「總管叫什麼名？」

李英道：「是俺堂叔李拔南大人，不過還有一名副總管……」

侯知機截口道：「只要總管同意，還管他有幾個副總管！吸，咱們對調一個月，互相輪流，大家出去快活快活！可不能食言！」那兩名武士那有不答應之理？忙不迭拉他們進內。

木寨既有外高牆，內面尚有一道矮垣，過了矮垣方是寨房，而寨房尚分內外寨，西夏皇帝惠宗當然是住在內寨。四人一踏上外寨的廳堂，柱後便跳出兩個人來，喝道：「乞哈，你帶兩個陌生人來幹什麼？忘記了規矩麼？」

乞哈忙道：「他倆是侍衛軍野利將軍派來視察的！」

左首那位武士年過三十，腰肢如標槍一般，站在那裡竟有氣蓋山河之威，只聽他道：「侍衛軍向來管不到咱們，這兩個不是假冒的吧？」

李英忙道：「隊長放心，他倆有野利將軍的虎符！」當下侯知機忙將虎符遞上，又把昨夜內宮失火的事說了一遍。

隊長道：「咱們此處一切平靜，多謝野利將軍關心，兩位可以回去覆命了！」

李英又道：「他倆遠來，而且此事重大，似乎該通知總管方合！」

那隊長對李英似乎頗有顧忌，沉吟道：「你們四個且在此等候，不可亂走！」他又交代了同伴然後走進內裡。

楚嘯雲和侯知機表面上十分鎮定，其實心頭異常緊張，若露出馬脚，不但前功全廢，甚至有生命之憂，過了好一陣，方聞裡面傳來一陣脚步聲。

接着便見到那隊長帶着一名中年漢來，身材瘦削，但眉眼間流露出一股威嚴，不問自知，此人必就是總管李拔南，果聞李英行禮道：「參見總管叔叔！」

李拔南冷哼一聲，道：「本官說過多少遍，上下必須分明，公私必須清楚，總管叔叔這算是公，還是私？」

李英不敢吭聲，乖乖地道：「卑職參見總管大人！」

李拔南揮揮手，示意他免禮，目光却落在楚嘯雲兩人身上。「你倆便是野利將軍派來的？昨夜的事到底如何？」

侯知機隨口編造了一篇精采的故事，只聽得廳內諸人心往神馳，悔恨自己不在場。李拔南冷冷地道：「你口舌伶俐，難怪野利鴻派你來！兇手是什麼來歷，可已查清？」

「卑職來時，尚未有眉目。」

李拔南冷笑一聲，道：「不用問也知道是那些孤臣孽子買兇幹的！回去告訴野利鴻，就說李某多謝他關心了，此處之安危，根本用不着他操心，他亦無資格操心，以後還是做好他本份職務，至爲所盼！」一頓又道：「昨夜此處平靜如同往昔，你倆可以回去覆命了！」

楚嘯雲忙向李英打眼色，李英大着膽子道：「叔……總管，他們希望過平靜的生活，想與卑職兩個對調職務，乞總管恩准。」

「胡說！」李拔南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們要求調職，這不是要本官去求野利鴻？簡直胡鬧，以後連想也不許想，退下！」

侯知機忙道：「總管，野利將軍那裡，自有卑職去說項，用不着總管開口。」

李拔南冷笑道：「本官可不是三歲小孩，野利鴻要派人來臥底，你道本官瞧不出他的心思？告訴他，他是枉費心機了！你倆再不走，本官可就要以軍令處罰了！」

楚嘯雲知道不能明來，只好道：「如此卑職兩人告辭了，皇上那裡請代請安。」

兩人剛轉身抬起一隻脚，忽聞一個刺耳的聲音道：「想溜走？豈有這般容易的，站住！」

「颼」的一聲，廳外忽然走進一名漢族老頭來，披頭散髮，鬢髮已白，相貌堂堂，但渾身上下却散發着凌厲的殺氣，教人不敢迫視。

乞哈等人忙口稱副總管，恭恭敬敬地行禮，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奇怪的是李拔南對他態度亦甚恭敬：「副總管來得正好，此兩人不知是否野利鴻要派來臥底的！」

侯知機機靈地道：「卑職參見副總管，兩位總管請明察，卑職只是奉命而來，並無惡意，而野利將軍亦無其他命令，他只是擔心皇上被人擄劫！」

那副總管冷笑一聲：「簡直是胡說八道，野利鴻又非不知老夫之能，你倆分明是西貝貨！」

侯知機道：「卑職等有野利將軍之虎符，怎會是西貝貨，副總管萬勿誤會。」

副總管冷笑一聲：「虎符是死物，活人自可偸之！老夫看你倆根本是來自中土的高手，快招供，爲何來此？」

楚嘯雲暗吃一驚，忖道：「這老傢

伙不知是甚麼人，爲何目光如此犀利，今日可得小心應付，免得陰溝裡翻船。」嘴上却道：「副總管越說越離經，依你之見，咱們是宋國之奸細？」

「正是！」副總管冷冷地道：「若非學了中土上乘之輕功術，試問你們如何過河？」

李英道：「也許他們是乘舟來的！」

「住口！你以爲老夫與你們一般見識？老夫已去看過，河上不見一條船，却有兩塊木板！」副總管踏前一步，沉聲道：「兩位再不老實招供，老夫可不客氣了！」

楚嘯雲反稽道：「學了中土上乘的輕功，便不許爲本國效力？閣下也是來自中土吧？爲何在此當副總管？這又是甚麼道理？」

副總管臉色一變，道：「嘴巴上的功夫還不錯，只不知手底下如何？你好好準備吧，再不動手，老夫便不客氣了！」他身上的殺氣忽然濃烈起來，令旁人心頭都如壓了塊大石板般。

楚嘯雲冷冷地道：「閣下苦苦相迫，卑職只好向您討敎幾招了！」他「錚」地一聲，便將刀抽了出來，踏前一步，揮刀便砍。

副總管斜閃一步，道：「不過爾爾！」

楚嘯雲手腕一翻，第二刀更快，只見白光一閃，刀鋒已到副總管的腰圍，當眞疾如閃電。這一刀連楚嘯雲自己亦十分滿意，自忖天下間能閃得過此刀者，不會超過二十個，副總管當然也閃不過。

可是他預想中的，全部錯了，蓋這一刀既砍不中副總管，而副總管根本亦不閃避，只見他手掌一翻一沉，便將楚嘯雲那一刀震開！

這一掌更使楚嘯雲的信心大消，副總管出手快捷俐落，重要的是動作異常乾淨、實用，每攻一招，都令楚嘯雲有手足無措之感！

侯知機雖在旁觀戰，同樣感受到那份壓力，不必仔細比較，他也知道楚嘯雲不是副總管的對手。忽然他心頭一動，脫口道：「老楚小心，此人極可能就是『屠魔』上官百山！」

副總管哈哈大笑：「算你還有點眼光，想不到老夫遁跡江湖二十年，來至西夏尚有人認得！」

楚嘯雲吃了一驚，暗道：「怎地這老魔尚在人間？」他心頭微懍，立即反攻爲守，先求無過，再思良策溜掉。侯知機比他更急，趁他們不覺立即向內竄去。

不料上官百山雖在激鬥中，仍能做到耳觀四方，侯知機剛走動，他立即發覺，喝道：「快攔住他！」

侯知機知道此計難逞，他反應亦快，立即一個倒縱，騰身躍起，越過李英等人頭頂，落在上官百山附近。上官百山左袖一捲，立時將他罩住。「今日你倆插翅也難飛了，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侯知機退回來，便是欲與楚嘯雲聯手合作，希望能取勝，只要能制住上官百山，其餘者不足畏懼，但上官百山三十年前便縱橫中原無敵手，苦於後來因殺人太多，惹起公憤，在二十年前被五大門派聯合派人狙擊，才消聲匿跡，他今日仍可在中土叱咤風雲，是以多了個侯知機，仍讓他搶了上風。

楚嘯雲想不到在此處竟有高手防衛，如今如騎上虎背，不由暗生悔意，尋思道：「此人在此看守西夏皇帝，他有甚麼目的？是爲誰而來的？」他分神之下，反應較慢，上官百山一袖拂來，閃避不及，腰上着了一記，吃痛之餘，蹌退幾步，上官百山得勢不饒人，向侯知機全力進攻。

侯知機有楚嘯雲之助，尚且難敵，更何況單打獨鬥？只幾個照面已遇險招，幸好他輕身功夫十分到家，施展移、挪、騰、閃的小巧功夫閃避，方可保住生命。

楚嘯雲喘了幾口氣，見他危殆，正想再上前，忽聞有人道：「楚兄且歇歇，待某家來會會他！」人影一閃，廳內已多了兩個人：常恨春和段秋山，楚嘯雲登時鬆了一口氣。

上官百山對手下喝道：「飯桶，還不趕快敲鐘召集人馬？趕快截住他們！」話未說畢，常恨春已來至身前，上官百山收掌退後，抬頭看了他幾眼，冷冷地道：「老夫還以爲來了甚麼高人，却是個小子，快報上名來！」

常恨春道：「在下常恨春，尚未請敎閣下大名。」

上官百山冷哼一聲：「無名小卒，口出狂言，動手吧！」他吸了一口氣，雙脚不丁不八地站着，淵停嶽峙，竟有氣吞山河之氣概。

侯知機喘息既定，道：「常兄小心，此人乃『屠魔』上官百山！」他言畢即上前助段秋山戰李英等人。

常恨春一聞上官百山之名，心頭立時一沉，但他歷過無數風浪，依然把持得住，站在上官百山八尺之外，挺立如山，上官百山見狀心頭微微一怔，暗道：「這小子有點道兒。」

兩人挺立在廳堂中，就像兩尊石像，一動不動，可是氣氛却突然緊張起來。四週目光在半空中交替，莫小覷互瞪着對方這一點，那是精神和意志力的比鬥。

兩盞茶工夫過去，上官百山已無輕敵之心，他實料不到常恨春年紀比自己輕很多，而竟有此功力；反之，常恨春亦覺得心頭如被巨石壓住，幾乎連呼吸也有困難，可是表面上仍不能有絲毫之退讓。

由上官百山身上發射過去之無形壓力，越來越重，常恨春自知功力不如對方，再不發動攻勢，意志力必然會崩潰，是以突然發出一道長嘯！

嘯聲不是暗號，只是振奮心志，

嘯聲未了，倏地大喝一聲，常恨春首先採取攻勢。他豹子般向上官百山撲去，左掌護胸，右掌擊出。

與此同時，上官百山亦猛喝一聲，右掌向對方之右方迎上去，左掌斜砍常恨春之腰側。

誰知常恨春這一着只是虛招，待上官百山出招，他倏地回收。但上官百山是何許人也？你收他不收，脚尖微微用力，飛身追緊，左右雙掌，去勢不變！心中暗暗冷笑：「到底年紀輕，始終嫩一點。」

心念未了，常恨春突然立定，但他上身向前一俯，右脚蹬出！這一腿來得突兀，但仍傷不了上官百山，他左掌斜劈，切向常恨春之足踝，右掌繼續擊去。

說時遲，那時快，常恨春上身俯近地面，雙掌在地上一撑，以此借力，右脚落下，左脚又再蹴出！

上官百山那一掌擊在空處，左掌在外不及迴收，電光石火之間，又來不及閃避，上官百山只覺左腿一痛，已被踢個正着，一時站不穩，蹬退了三步！

常恨春動作疾如閃電，一踢中對方之後，雙掌再用力，身子彈起，凌空出腿，飛踢上官百山之臉門，上官百山右臂剛抬起，常恨春另一腿又蹴出！幸好上官百山尚有左掌，可是常恨春第三腿、第四腿、第五腿，接連踢出！

他在那凌空短暫之一刹那，竟能一口氣踢出七腿，上官百山應付狼狽，迫不得已吸氣向後倒退！

上官百山一倒退，常恨春才落地，他不讓上官百山有絲毫喘息之機，脚尖一點，如離弦之矢標前。

上官百山大喝一聲，雙脚如山聳立，上身不動，但雙眼睜得似鴿蛋，準備應付常恨春之連環飛腿！不料常恨春臨近其身，突然斜飛，自他身邊竄過！

上官百山剛剛一怔，常恨春在奔跑中，左腿突然橫踢，踹向上官百山的腰側，這一腿突如其來，令人防不勝防！萬幸上官百山是成名的老魔，平生歷過無數風浪，千鈞一髮之間，仍然及時以雙臂夾住，可是因爲來不及提運眞氣，仍被常恨春的腿突破，踢在其腰上，所幸被雙臂攔截，力量不大，只將上官百山迫退兩步！

常恨春一腿踢中，突然轉過身來，雙掌齊出，向上官百山攻去。

上官百山十數年來，未曾吃過虧，今日在一名後輩手下，連吃兩次虧，又驚又怒，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出來，可是心中亦暗暗佩服常恨春出神入化之腿功！他不肯再退，見招破招，但被常恨春爭得先機，一時間難以扳回，只好先採取守勢。

旁邊的楚嘯雲因擊倒了乞哈，有機會將剛才之情景看在眼內，對常恨春之腿功更是佩服！忖道：「常恨春的雙腿，使來比人家之雙臂還聽話，恐怕在武林中難以找到第二個，應得腿王之稱號！」

其實常恨春亦暗暗叫苦，剛才他出其不意，未能重創對方，已知取勝之機，幾乎全失，接着下來，很快便會落在下風，是以不時以腿協助進攻，增加威力。

上官百山功力深厚，經驗豐富，經過一陣穩守之後，站穩陣脚，又逐漸摸到常恨春之武功路數，慢慢取得了均勢！

上官百山雙掌威力漸漸展開，常恨春出脚的機會越來越少，終於由上風轉爲下風，忽然有人道：「常兄且休息一下，待小弟來領教一下！」黃長河取刀躍出，一刀向上官百山後背砍去，常恨春立即抽身而退。

上官百山虎吼一聲，射前向常恨春撲去！但常恨春並非無再戰之力，只見他身子硬挺挺地跌落地上，這種功夫稱爲「硬殭屍功」，身子一沾地，動作突然加快，雙脚如剪，向上官百山雙腿絞去！

與此同時，黃長河亦緊追上來，寶刀「刷刷」攻去，全取上官百山的上盤。

上官百山雖然驍勇，却自知不能在兩大高手之下得到好處，是以躍開喝道：「你們是要以多爲勝，還是用車輪戰法？」

黃長河淡淡地道：「隨你選擇！」

上官百山轉頭望，見地上躺下的屍體，都是自己的手下，而告急鐘聲已响過幾次，來馳援的人却不多，又驚又詫，此刻楚嘯雲亦走過來，與黃長河、常恨春成品字形，將上官百山夾在中間。

上官百山喝問：「你們帶了多少人來？」

黃長河道：「老兄若指望手下會來助你，黃某勸你速速取消此望，因爲他們都自顧不暇！」

上官百山色厲內荏道：「彼此河水不犯井水，你們來此地，有何目的？」

黃長河反問：「閣下爲西夏梁太后辦事，又有何目的？是因爲中原無立足之地？」

上官百山冷哼一聲：「老夫的事，用不着你管！莫以爲老夫無法逮下你們！」

楚嘯雲道：「咱們並無特別目的，只是想見見西夏皇帝而已！」

上官百山仰頭打了個哈哈，道：「你們都把老夫當作三歲稚童？嘿嘿，千里迢迢跑來西夏，只想看看西夏皇帝？你們與他有親？不知諸位可曾去過大內探過趙家皇帝？」

黃長河道：「咱們要去高昌，路過此處，聞得惠宗崇尚漢禮，引起好奇，故此順便來看看，信不信由你！」

上官百山眼珠子一轉，沉聲問道：「眞的如此？好，老夫且信你們一次！」說至此他轉頭向四處望了幾眼，

然後悄悄向黃長河打了個手勢。

黃長河會意，急急跑前，把倒在地上的，不管是活的，還是死的，通通都補上一指，封了其暈穴。

楚嘯雲道：「你還有話便快說！」

「老夫雖然心狠手辣，但身上流的，到底是漢人的血，當年因殺人太多，不能在中土立足，故此跑來西夏修煉，期待有朝一日，東山再起。誰知後來西夏行漢禮，使老夫頓生感觸！一個人在異地和異族人生活，民族感特別强，是以對惠宗大爲好感。

「後來惠宗被囚禁起來，老夫居然衝動到爲他出山，向梁太后毛遂自薦，來此看守惠宗，實則老夫是來保護他，免遭朝內奸臣暗害！」

黃長河道：「正如你所說的，與他非親非故，爲何要保護他？」

上官百山嘆息道：「這一點，連老夫自己也說不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乃因他存心與宋修好，假如西夏由他當政，最低限度邊境黎民百姓，少受許多戰亂之苦，」他臉色倏地一沉，道：「此乃秘密，你們若不想邊境百姓受苦的，便得保守秘密！」

黃長河三人見他言詞誠懇，不由肅然起敬，道：「前輩能如此，當可減輕以前濫殺無故之罪孽矣！」

上官百山搖手道：「老夫辦事但求自己高興，不必多說！嗯，剛才還有兩位貴友，如今去了何處？」

黃長河道：「大概去找同伴吧！」

上官百山道：「老夫不便帶太多人却見惠宗，只帶你們三個去，而且要快，否則連老夫也會暴露。」

楚嘯雲忙道：「你放心，若有人要加害他，咱們也不允許！」

上官百山道：「如此最好！諸位跟老夫來！」他昂然自黃長河和常恨春之間走過去，竄進一條暗廊，黃長河三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急隨他去。

穿過暗廊，後面是座庭院，院中有棵大樹，枝多葉少，看來有點荒涼，四周稀稀疏疏地擺了好幾盆不知名的花草。上官百山轉頭望了一下，不見有人，向後揮揮手，急射過去，他兩個起落，已在樹下，騰身而起，落在樹上。

黃長河三人亦向大樹飛去，在樹下，耳畔又聞上官百山道：「你們且在樹下等等，待老夫看看有沒有人監視，然後帶你們去見惠宗！」黃長河三人只好站在樹下等候，抬頭望着上官百山。

只見上官百山伸手抓住一根樹枝，用力一扳，黃長河三人同時覺得雙脚一虛，身子畢直跌下去，耳邊但聞上官百山一聲長笑，緊接着眼前一黑，雙脚疼痛！

直至此刻，三人方知墜了上官百山的狡計，被困在陷阱中，這刹那，三人懊喪至極，半晌常恨春才嘆息道：「想不到上官百山不但心狠手辣，而且奸狡！」

黃長河喟然道：「如今嘆息亦嫌太遲！你們誰有火摺子，先看看這是甚麼地方！」楚嘯雲首先亮起火摺子。

火光一起，三人才發現那是一個深逾三丈五六之深坑，地洞呈長形，寬一丈餘，長兩丈多，四面都是石壁，却不見門窗通道。

楚嘯雲驚道：「操他奶奶的熊，想不到咱們不死在刀下，却要被活活餓斃！」

黃長河道：「不必沮喪，先來找出口！」他首先用刀柄敲打石壁，常恨春則用銀子敲打。楚嘯雲問道：「你們在作甚？如今只能望侯知機來搭救！」

常恨春擔憂地道：「那老傢伙不但狡猾，而且武功十分厲害，還有蝦兵蟹將相助，恐怕他們自身難保！」楚嘯雲不斷咒罵。

黃長河心頭火起，罵道：「笨驢，你能罵死上官百山麼？要緊的是爭取時間找尋出路！」

「這是個坑死人的陷阱，還會有出路？」

黃長河道：「此處設了那巧妙的機關，相信絕對不會只挖一個深坑，必還有其他甬道相連，不管如何，咱們都不能坐以待斃，未至最後關頭，都要努力！」

楚嘯雲沒奈何只好也以刀柄敲打石壁，深坑越來越熱，過了兩頓飯工夫，三人已累得一身大汗，楚嘯雲坐在地上道：「原來咱們用不着餓死，而是窒息而死，操他娘的上官百山！」

忽然「轟隆」一聲响，左首那道石壁突然現出一道門來，自內走進幾個人來，神態十分狼狽，正是侯知機、段秋山和毛元章等六個人。

楚嘯雲一躍而起，道：「想不到咱們竟然死在一塊兒！上官老魔呢？」他只顧說話，黃長河和常恨春則反向石門內走去，段秋山見常恨春走，她也連忙轉身返入去，其他人魚貫進入。

石門之內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常恨春喚道：「楚兄快拿火摺子進來！」

楚嘯雲連忙走在前面。

黃長河問道：「剛才你們由何處進來的？」

毛元章道：「由上面跌下來的，因聽見石壁上有聲音，所以大家找尋開關，幸好找到，却料不到不是出口，而遇到你們！」

楚嘯雲回頭道：「你們都是中了上官百山的詭計？」

侯知機道：「這倒不是！郭全煥放了火，引開西夏武士，咱們已快衝進惠宗的居所，但地板突然打開，便先後跌下來！」

「如此說來，惠宗的居所，就在上面不遠之處！」常恨春問道：「侯兄由何處跌下來？」

侯知機道：「沿甬道往前走，起碼二十丈！」當下衆人快步而行，未幾，前面已是盡頭。

（未完・六）

上文提要： 蒙英從劉府屋頂穿瓦而出，見到嚴令，正想解釋自己並非是害他兒子的人，而嚴令迫他再落下去，協同劉天豪將蒙英和丁獨殺掉，但無意中看到了索命血魔影印在牆上，劉天豪怕他向外宣揚，對自己不利，便和子女合力將他擊殺滅口，而喪門幫的人趕來，以爲嚴令是被雙兇殺死，便領回屍體告辭……劉天豪繼續審查劉能所幹非法之事……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　可飛・圖

俠義世家

追問口供　好色闖禍

孫洪道：「劉大公子上那裏去？」

劉能道：「自然再到金鼎震天南吳大俠府上，去拜見吳姑娘！」

孫洪哈哈笑了起來道：「你就這樣去了麼？」

劉能原就不甚懂事，一聽得孫洪這樣問自己，不禁一呆道：「還要怎地？」

宇文青道：「你剛才不是說，傷了吳姑娘的大哥麼？你若與吳姑娘成了親，他便是你的大舅，你傷了大舅，連罪也不賠一下麼？理應備上幾色厚重的禮物，由兩個跟隨挑着，前去謝罪這才是道理！」

劉能劍眉緊蹙道：「叫我去謝罪，我不幹！」

孫洪笑着，在他的肩上一拍道：「大公子，若是不低聲下氣些，怎娶得如花似玉的妻子？大丈夫能屈能伸，就算武林中人知道了，也定然傳爲美談，絕不會有人來非議你的，要不然，你未到門口，就被人趕出來了！」

劉能伸手搔頭道：「這個……這個……我是和家父一齊出來的，身上的銀兩也不多……」

宇文青忙道：「這值得幾何？我們有，大公子大可拿去用。」

劉能心存感激，忙道：「多謝兩位，日後一定奉還，有了銀兩，却還少兩個跟隨！」

鍾山雙絕相互望了一眼，孫洪裝作若無其事的神色道：「若是大公子不棄，我們二人，倒願意暫充大公子的跟隨。」

劉能一聽得二人如此說法，心中大吃一驚，雙手亂搖道：「這如何使得？這如何使得？」

須知鍾山雙絕在武林的地位頗高，也可以說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劉能固然不知輕重，也知道要鍾山雙絕這樣的人物作自己的跟隨，那是萬萬不可的，是以連忙拒絕。

却不料兩人一齊嘆了一口氣道：「大公子，你年紀雖輕，但是自有一股威嚴之氣，叫人心儀折服，我們若能隨你執鞭隨蹬，那是榮幸之極，武林中人提起來，鍾山雙絕能和劉大公子在一起，那連鍾山雙絕的身份，也隨之提高了，大公子如何不肯提携？」

像這樣的話，實是稍有人格的人，都不肯說出來的，鍾山雙絕若不是另有陰謀，自然也不會講這樣的話的。然而劉能聽了，却是大大開懷，頗有飄飄然之感，心中也已活動了，口中尚在道：「這如何說得過去？」

孫洪和宇文青二人，一邊一個，推着劉能便走，道：「去吧，我們先進城去採辦禮物，必需要辦得風光些才好。」

劉能身不由己跟着他們向前，奔了出去。

姑蘇城中，百物齊備，鍾山雙絕又多的是金銀，轉了一轉，甚麼都已買齊了。

二人又買了兩套家丁的服裝換上，將頭上的六角帽低低地戴着，在錦衣玉帶的劉能身邊，垂手而立，看來的確是兩個跟隨，一切準備妥當，已是傍午時分，一行三人，又直奔吳天慶的府第，到了門口，劉能打開了大門，朗聲道：「相煩告知吳大俠，晚輩劉能，特來向吳大俠，吳大哥賠罪的，尚祈賜見！」

劉能的內功，本已頗有根底，他站在大門口朗聲一說，聲音傳進了內堂，吳天慶父子和吳素蘭三人，也正在談論劉能的不是，驀然聽到了劉能的聲音，吳英傑當時便「哼」地一聲道：「爹，我看算了吧，咱們受不起他的賠禮。」

吳天慶搖手道：「英傑，這便是你的不是了，君子有容人之量，他既然一心賠不是而來，我們又怎能拒人於千里？來，我們去見見他，素蘭，你也來吧！」

吳素蘭一扭身道：「我不去！」

吳英傑又抗聲道：「爹，這樣的人，你還要妹子去見他麼？」

吳天慶嘆了一口氣，也不再說甚麼，和吳英傑二人，一齊走了出去。

到了大廳之上，只見劉能已然坐着，在劉能的身後，却有兩個跟隨站着，大廳之中，則放着八色厚禮，吳天慶搖了搖頭，道：「劉賢侄去而後轉，莫非就是爲了送禮來麼？」

劉能在大廳上等了半晌，見只有吳天慶父子出來，而不見吳素蘭，心中已然十分不自在，這時勉强站了起來，却一開口便問道：「吳姑娘呢？」

劉能說話如此不倫不類，吳氏父子二人，已有些怒意，但是總看在劉天豪的份上，未曾發作，吳英傑冷冷地道：「閣下前來，究竟是爲了甚麼而來的？」

劉能一想，若是把話說僵了，那可更不容易見到吳素蘭，不如暫且賠個不是，又怕甚麼？是以他連忙站了起來，雙手一拱道：「我是特地來向吳大哥賠罪……」

他下面「而來的」三字尚未出口，突然之間，只覺得背後一股極大的力道，湧了過來，那股力道之大，令得他再也站立不穩，身子不由自主向前疾仆，向吳英傑直撞了過去。這一下變化，可以說來得突然之極，劉能只覺在電光火石之間，自己的身子已將和吳英傑直撞了過去。同時，吳英傑「呼」地一掌，已向自己推了過來，劉能在百忙之中，逼得也向前猛地拍出一掌，「叭」地一聲，雙掌相交，吳英傑的內力，在劉能之上，劉能又是倉皇出掌，力道也不曾用足，雙掌一對，劉能整個人向上飛了起來，竟飛高了一丈五六，直撞到了一根橫樑之上。

劉能一抄手，扳住了樑木，正待向下躍來時，却見大廳之中，形勢已然大變，一直呆着不動，在冒充跟隨的鍾山雙絕，一個的雙袖雙手中，發出了數十種暗器，銳利呼嘯，向前電射而出，簡直成了一張由暗器交織而成的網兒一樣，一齊向吳天慶罩了下去。而另一個雙袖揚處，衣袖之中，「嗤嗤」之聲不絕，數十條細如手指，長可尺許，五色斑爛的毒蛇，一齊自他的衣袖之中竄了出來。

那些毒蛇的去勢極快，一齊向吳天慶的下盤攻到，連同那百數十枚的暗器，簡直如同天羅地網一樣，向吳天慶罩了下去。而且，鍾山雙絕是在一將劉能推出之後，便自發動的，事先一點跡象也沒有，吳天慶固然是老於江湖的大俠，也是做夢都想不到，劉能帶着的二個跟隨，却會向自己下這樣的毒手！

等到暗器、毒蛇一齊向吳天慶襲來之際，吳天慶心知不妙，却已避無可避，百忙中，他一聲怒吼，右袖已向上疾揚了起來，發出「轟」地一聲巨響，一股勁風，向上盪起，首先將暗器震飛了一半。而他揚了起來的衣袖，由於他內力貫足，雖是布帛，這時却是硬得和鐵石一樣，將一齊射來數十枚暗器打了上來，發出了「拍拍」的聲音，一齊震了開去。

而在此同時，貼地竄起的毒蛇，也已到了吳天慶的足下。吳天慶足尖一點，身形疾拔了起來，身在半空，一聲斷喝道：「鍾山雙絕，原來是你們！」他左袖反捲，勁風排盪，匝地捲出，將那八十條蛇兒，捲得緊緊地盤成一團，不能動彈。

這一切，全是電光火石之間所發生的事，劉能一手抓住橫樑，身子尚懸在半空，一見到這等情形，不禁整個人盡呆了。也就在他發呆之間，「呼」的一聲，吳英傑已在他的身邊掠過，停身在橫樑之上，五指如鈎，已緊緊地抓住了劉能的後頸，用力一提，將他整個人都提了起來。劉能的後頸被吳英傑捉到了橫樑之上，伸足踏住了他的胸口，劉能心中叫苦不迭，心知這次可以說是上了鍾山雙絕的大當，但是，事到如今，後悔也遲了！

就在劉能被制的一瞬間，大廳下面的形勢，也已改變，鍾山雙絕在陡然之間，上下夾攻，滿以爲一舉便可以得手的，但是，他們却未曾想到，吳天慶的功力居然如此之高，只不過衣袖暴起，兩股袖勁，已然上拒暗器，下迎毒蛇，令得他們二人的暗算，盡皆落空，而且吳天慶也已認出了自己的眞面目來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再多耽擱下去，那可以說絕沒有好處！這二人當眞奸猾，一擊不中，說走就走，身子一躬，向後便退，「砰砰」兩聲響，將大廳的大門，撞得塌下了兩扇來。而二人也已到了天井之中，身子斜拔而起，「刷刷」兩聲，便出了圍牆。

吳天慶本來待要立時追了出去的，但是又怕那數十條毒蛇，因自己一

走，而在宅中亂竄害人，是以手臂連震，中指「波波波」彈之不已。每一指彈出，都有一股十分勁疾的指風隨之而發，指風襲中了毒蛇，蛇身便自伸直，蛇頭也自碎裂，刹那之間，地上直挺挺的，滿是死蛇，腥不可聞。等到吳天慶盡殲毒蛇，再趕出來看時，鍾山雙絕早已走遠了！

這時候，宅中早已驚動了，吳素蘭也已奔了出來，一見地上滿是死蛇，樑上，柱上嵌滿了暗器，大都是藍殷殷的，一望而知，是餵毒暗器，吳素蘭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間，吳天慶已趕了回來，吳英傑也在樑上大叫道：「爹，走了兩個，還有一個，將他如何發落？」

吳素蘭抬頭看去，這才看到，在樑上還有兩個人在！吳天慶沉聲道：「將他帶下來！」

吳英傑一抬脚，竟將劉能自樑上直踢了下來。劉能跌到半空，勉力一挺身，想要站在當地時，却不料吳英傑也跟着下來，又是一脚，踢在他的腰眼之上，劉能身子一軟，「叭」地一聲，跌在地上。吳英傑一抬脚，又已踏住了他的背心，劉能口向下，掙扎不得，偏偏又有兩條死蛇在他的口邊，腥血之味，中人欲嘔，痛苦之極。

劉能這時，實在可以說狼狽不堪，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身下去！吳天慶在交椅上坐了下來，道：「放他起來吧，諒他也走不了的。」吳英傑一抬腿，劉能手在地下一按，已站了起來。

劉能才一站起，便想低着頭，覓路而奔。但是他隨即發覺，那是沒有可能的事情。因爲吳天慶、吳英傑和吳素蘭三人，正將他圍在中心，而且三個人對他都十分不屑，十分鄙視的目光望着他。劉能一接觸到吳素蘭的那種眼光，心便向下一沉，刹那之間，他明白，一切全都完了！吳天慶利刃也似的眼光，在他的身上掃來掃去，道：「劉賢侄，你所作所爲，令尊知道麼？」

劉能陡地一震，這件事，如果給他父親知道，會有甚麼樣的結果？他實是不敢想象。其實這件事，他可以說十分無辜，然而他却生性倔强，不肯將受騙的經過說出來，他認爲如果將事實經過情形說了出來的話，即使可以博得吳氏父子的釋放，但自己居然如此好壞不分，一個大傻瓜似的，被鍾山雙絕利用來作爲報仇的工具，那更是丟臉的事，還不如不出聲算了。

是以儘管他心中又驚又急，只是一聲不出。吳英傑「哼」地一聲冷笑道：「爹，這種人，和他多說甚麼？交給我好了，我將他押到劉大俠家去，聽憑劉大俠處置就是了！」

吳天慶却搖了搖頭道：「不，我自有主張，你二人且退下！」吳天慶的家教十分嚴，他既然這樣說了，吳英傑雖然尚有些話要說，也不敢多言，和他的妹子一齊向外退了出去。

吳天慶背負雙手，緩緩踱了八步，來到劉能的面前道：「劉賢侄，你年紀尚輕，不識好歹，江湖險惡，人心難測，若是誤交匪類，那後果實是不堪設想的，你要步步小心才好！」

吳天慶苦口婆心，字字金玉良言在勸着劉能，但劉能聽了，却不是慚愧悔過，倒反更是惱怒，心想，我如今落在你手上了，還不是你愛怎樣便怎樣，說上些廢話，我便會感激零涕，向你痛哭認罪不成？他竟是越聽越起反感，冷笑道：「你要殺便殺，要剮便剮，我那有精神力氣，來聽你的廢話？」

劉能竟這樣衝撞吳天慶，倒令吳天慶爲之一呆，望了他半晌，搖了搖頭，不怒反笑道：「劉賢侄，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你若是不喜歡聽，自也不能勉强，你自管去吧。今日之事，我不會向令尊提起的，只要你自己以後檢點些，也就算了！」

吳天慶本意，劉能多半是年少無知，是以才所交非人，經過此次教訓，當不敢再胡爲了，何必再告訴他的父親知道？這種事，若是叫劉天豪知道了，怕不打個半死？是以他才令劉能離去，並且告訴他，自己會代他隱瞞此事。却不料，吳天慶大錯特錯了！若是依吳英傑的話，把劉能押回家去，交給劉天豪嚴辦，劉天豪總不成殺了自己的兒子，罰得雖嚴，性命可保，而劉能也會得到一次眞正的教訓。像如今這樣，劉能一聽，喜出望外，頓時生了僥倖之心，以致日後生出無數事端。吳天慶宅心仁厚，以寬厚待人，却不料有等人，狼子野心，是對之萬萬不能寬厚的。

却說當時劉能心中大喜，却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唯恐吳天慶說了不算，一面向後退去，一面大聲道：「你若是愛作弄是非的小人，只管去說，我還怕你麼？」吳天慶聽了，並不說甚麼，只是長嘆了一聲，在吳天慶的長嘆聲中，劉能一轉身便掠了出去，他一口氣奔出了半里許，不見後面有人追來！這才鬆了一口氣，刹那之間，驚定思驚，雖在雪地之中，遍體大汗。

他停了片刻，才又向前奔去，不一會，又來到了那個亭子之前。劉能奔了進去，想起剛才的事，正像是做了一場惡夢一樣，他長長的呼了一口氣，忽然聽得頭頂之上，傳來了「哈哈」一笑。

劉能大吃一驚，一面搶出亭子，一面抬頭看去，却見鍾山雙絕二人，飄然而下，自亭上落了下來，二人居然還一齊向劉能拱拱手，道：「劉大公子，你已無事了麼？」這一來，劉能倒不禁呆住了。

他只當經過了吳天慶家中的事後，鍾山雙絕一定是聞風遠去，再也沒

有臉來見自己的了。却不料他們二人，竟是若無其事！而且，看他們從亭頂上飄身而下的情形，竟還像是早匿身亭上，等自己來的一樣。劉能呆了一呆，怒道：「你們還有臉來見我？」

鍾山雙絕一聽，一齊互望了一眼，孫洪「咦」地一聲道：「二弟，我們可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劉大公子麼？」

宇文青也是一面無辜的神色道：「算來不曾啊，却不知劉大公子爲甚麼生氣了！」

劉能聽得他們二人一唱一和，竟想將剛才發生的事，賴了個乾淨，不禁怒不可遏，厲聲道：「你們二人在胡謅些甚麼？」他本是大少爺脾氣的人，一面喝，一面「呼」地一掌，便向孫洪的臉上摑去。

却不料他這一掌，還不曾碰到孫洪，手腕突然一緊，已被孫洪抓住。孫洪的五指，鋼鈎也似的抓住了他的脈門，令得他半邊身子酥痳，動彈不得。可是孫洪的面上，却仍然帶着笑容，道：「劉大公子，我身上的暗器甚多，你可別亂動了，觸動了機簧，對你恐有多少不便。」

宇文青也笑道：「我身上毒物也不少，劉大公子可要小心點。」

孫洪五指一鬆，一股大力送出，將劉能震得向後退出了一步，劉能又驚又怒，心知打不過二人，但却不肯就此退去，僵立在當地，不知怎樣才好了。

孫洪笑道：「劉大公子，像剛才在吳家的事，大可不必計較，怪只怪我們太心急了些，看出吳姑娘似乎對閣下並不無意，是以想下手將吳天慶幹了，搶了吳姑娘便走的，卻不料吳天慶這廝，恁地了得，居然未曾得手，劉大公子不必見怪，一計不成，還有二計呢！」

劉能給孫洪講得莫名其妙，他皺了皺雙眉，道：「原來你們剛才在吳家出手，是爲了我！」劉能說這句話時，原是充滿了譏諷之意的。

可是二人却老實不客氣地點頭道：「正是啊！劉大公子以爲我們是爲了甚麼人？」

劉能在一時間，不禁也說不出話來。他只得揮手道：「不管你們是甚麼人，總之你們二人的甚麼妙計，我是再也不去領教了，咱們就此各走各路吧，請了！」

孫洪嘆了一口氣道：「二弟，這豈不是可惜了？」

宇文青也道：「是啊，眼看我們的妙計一行，吳姑娘必然會向劉大公子投懷送抱，可惜劉大公子又要趕我們走，我們只有告別了！」二人一拱手，便要離去，可是他們剛才講的話，却已聽得劉能心癢難當。

是以二人走不幾步，便聽得劉能叫道：「兩位止步，究竟是甚麼妙計？不妨說來聽聽。」

鍾山雙絕站定了脚，但二人却一齊搖頭道：「還是別說了，妙計行了，快活的又不是我們，若是不行，只怕又要被人家當作仇人了。」

劉能無奈，只得向二人拱手道：「兩位，剛才算是小弟的不是，兩位請說來聽聽。」

孫洪「哈哈」一笑道：「吳天慶有一本崆峒派第七代掌門人一海散人所著的內功秘笈，劉大公子知不知？」

劉能道：「自然知道，爲了這件事，崆峒派與吳大俠不知爭吵了多少次，武林之中，誰人不知？」

鍾山雙絕大點其頭道：「劉大公子果然見多識廣！」一句話，又將劉能講得飄飄然起來，將心中的怨氣，一起拋開，催促道：「那和你們的妙計，有甚麼相干？」

孫洪低聲道：「這本東西，吳老頭視若至寶，若是能得到手，不要說一個女兒，便是他有十個女兒，也換給你了！」

劉能怦然心動，暗忖：對啊！說得對啊！可是一轉念，這不是廢話麼？既然吳天慶將它珍若拱璧，自己如何取得到手？他心中大是懊喪，搖頭道：「說了等於白說！」

宇文青却道：「是白說麼？吳老頭和令尊，情同手足，令尊不是有一部內功秘笈，叫做『天清二十四式』麼？那是一串二十四片玉片，是也不是？」

劉能的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那「天清二十四式」究竟是何等模樣，連他自己也未曾見過，但那是二十四片玉片，他却也是知道的。是以他點頭道：「不錯，那是二十四片玉片！」

孫洪道：「是甚麼玉色？多麼大小？上面大約刻些甚麼字？」

劉能其實並不曾見過，然而他却又不肯承認，心想，反正孫洪也未曾見過，自己亂說一通，他也不會知道的，是以便胡亂說了幾句。

孫洪一拍手道：「這就是了，咱們去弄二十四片玉片來，冒充是令尊的天清二十四式，却將假天清二十四式去換吳老頭那本東西，聲稱是令尊換來看看，天清二十四式，乃是內家氣功的眞訣，非同小可，吳老頭自無不肯之理！」

劉能搔了搔頭道：「那有甚麼可能，吳老頭不會不辨眞僞麼？」

宇文青笑道：「我們二人拿去，他自然不肯信是眞的了。」

劉能想起剛才在吳宅之中的情形，不禁搖頭道：「我也不行了。」

孫洪緊接着道：「那你可以找你大姐出馬啊！」

劉能苦笑道：「我大姐脾氣最暴，她肯答應麼？」

孫洪笑了起來道：「我們早就想妥了，你大姐脾氣雖然不好，但是見到珍珠寶貝，却總是眉開眼笑，絕不會發脾氣的，是也不是？」

劉能想起自己大姐劉鳳貪得無厭

的情形來，也不禁好笑，孫洪一伸手，掌上已多了兩顆明珠。那兩顆明珠才一出手，劉能便覺眼前陡地亮了一亮！

劉鳳喜歡珍寶，所藏不少珍品，有的還是巧取豪奪而來的，有時在劉能面前展視一番，是以劉能也見得多了，可是，劉能却未曾見過這麼大，這麼光潔如銀月的大珍珠。他失聲道：「好珍珠，怕不值九萬銀子！」

孫洪道：「劉公子不免小看了它了，這一對珍珠，大內總管秦公公，出到二十四萬兩銀子，我尚不肯脫手，秦公公惱羞成怒，派人找我岔子，我這才離京南來的！」

劉能聽得嘖嘖之聲不絕，孫洪將這兩顆珍珠，向前送了送道：「大公子，你若將這兩顆珍珠，給你大姐，再請她來江南走一遭，她定然肯答應的。」

劉能一聽，不禁傻了，他呆呆地道：「孫……大哥，你是說，將這兩顆珍珠給了我？」

孫洪道：「是啊！你還懷疑我的誠意不成？」

劉能忙道：「自然不是，自然不是，可是這兩顆明珠，大內總管出你二十四萬兩銀子，你不肯賣，又拚着得罪了他，你……却送給我？」

孫洪在劉能的肩頭之上，用力一拍道：「劉公子，咱們是朋友，是不是？爲朋友赴湯蹈火，尚且不辭，何況是兩顆明珠？他大內總管是甚麼東西？二十四萬兩銀子又算得甚麼？你說對不對？」

這幾句聽來豪氣萬千的話，聽得劉能不住地點頭，道：「對，對，你老哥說得對，可是孫大哥，小弟……無功受祿，未免太慚愧了。」

宇文青插嘴道：「自家兄弟，說這種話，未免見外了，事不宜遲，你快去找劉女俠，我們去僞造這二十四片玉片，你對劉女俠不可道及我們，我們自會在此亭相候，到時再將二十四片假玉片交給你，由劉女俠帶去吳府，那本東西一到手，交給我們，再替你出妙計！」

劉能此際，對二人感激得五體投地，連聲道好，疾奔而去！

一個月之後，已是春暖花開，鶯飛草長的季節了。劉鳳和劉能二人，一齊騎着快馬，向姑蘇城進發。

在他們兩騎來到那個涼亭之前的時候，只聽得有人叫道：「劉大公子，敬請留步！」

一路上，劉能正在擔心鍾山雙絕不知是不是已將假的「天清二十四式」準備妥當，這時突然聽得孫洪的聲音，心中不禁大喜，一勒馬韁，便停了下來。

孫洪和宇文青兩人，也自涼亭之中疾掠了出來。

劉能一停，劉鳳也勒住了馬，鍾山雙絕一來到二人的面前，劉鳳陡地一聲大喝道：「你們是誰？」

別看她是女子，這一聲陡喝，却當眞也具有無上的威勢。

孫洪和宇文青二人一怔間，劉鳳再是一聲大喝，手中的馬鞭，突然「呼」地一聲，盪起一股勁風，向孫洪蓋了下去。

孫洪的身子極其靈活，陡然一縮，「颼」地一聲，便向後如箭離弦也似的退了出去。

然而，他退的勢子快，劉鳳却更不慢，她一鞭砸到一半，孫洪已向後退去，她也立時收住了鞭勢，左手在馬鞍上一按，人已離鞍而起，向前直追了去！

劉能見自己的大姐，一和鍾山雙絕見面，竟不由分說地動起手來，心中大急，忙叫道：「大姐住手！」

劉鳳趕到了孫洪面前，「刷刷刷」一連三鞭，都被孫洪身形騰挪，避了開去。

她一聽到劉能的高叫，厲聲道：「住手？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劉能道：「我知道，他們是我的朋友鍾山雙絕。」

劉鳳的身子，突然旋風也似倒捲了回來，捲到了劉能的身邊，反手一鞭，便向劉能沒頭沒腦地抽了下來。

這一鞭來得極其突然，劉能的身子，忙向後一仰，一鞭正抽在他的腰眼之上，痛得他坐不穩，一個倒栽葱跌了下來。

劉鳳一俯身，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像擒小鷄也似地將他擒了起來，厲聲道：「你與匪人爲伍，待我打發了這兩個畜牲之後，回去見阿爹去！」

劉能面色發白，連聲音都在微微發抖，結結巴巴道：「大姐，他們……不是壞人……你瞧了如此喜歡的那……兩顆大明珠……就是他們給的。」

劉鳳一聽，便呆了一呆，雖然她面上仍是滿面怒容，但是一開口，講話的語氣，却已平和了許多，道：「他們爲甚麼給你珍珠？」

劉能望着鍾山雙絕，宇文青面帶笑容，緩步走了過來道：「劉女俠莫怪，我們二人，久仰女俠英名，無緣結識，是以才趁相識劉公子之便，送上兩顆明珠，以作爲進階的。」

劉鳳一瞪眼道：「正邪如水火，積不相容，你們是甚麼東西？誰稀罕你的明珠？」

她口中雖說「水火不相容」，但却也沒有動手，和剛才她一認出對方二人乃是惡名昭彰的鍾山雙絕時，立即揮鞭相向，已然大不相同了！

宇文青仍是滿臉笑容道：「劉女俠說得是，那兩顆明珠，確然不值得稀罕，比起那寶庫中別的東西來，可差得遠了！」

劉鳳一聽，在不知不覺之間，已將抓住劉能的胸口的手鬆開，大有興趣地問道：「甚麼寶庫？」

這時候，她似乎更顧不得「正邪不相容」了。宇文青像是自悔失言一樣，支支吾吾地，不再講下去。

孫洪此時，才踏向前來道：「二弟，我們想和劉女俠傾心結交，這寶庫雖是一個極大的秘密，但和劉女俠說說，又有何妨？」

劉鳳在一見到那兩顆明珠之際，便大喜若狂，此際，更聽說連這樣大的明珠，尚且不足道，那麼，這寶庫中的其他寶物，其珍貴罕見之處，實是難以想像的了。

她搜羅珠寶，炫耀於人，貪婪之心早成，這時聽說有那麼好的機會，如何還肯放過？忙道：「是啊，既然是朋友了……」

她這句話一出口，心中便暗忖：這樣說法，只怕有些不妥，自己和鍾山雙絕這樣的下三濫人物，又怎可以稱朋道友？但是她立即又想到那個寶庫，心一橫，暗忖，就這一次，等他們講出了那寶庫所在後，再來翻臉不認，也還來得及，是以她又再重覆了一句道：「咱們既是朋友了，說來聽聽又有何妨？」

孫洪和宇文青二人，立時異口同聲道：「蒙劉女俠不棄，在下實是感激莫名，那寶庫在苗疆深處，是苗疆異人金猿祖師所有的。」

劉鳳一聽，不禁勃然大怒，厲聲道：「放屁，你們可是有意在取笑我麼？」

須知武林中，盡人皆知，金猿祖師的武功，在正邪各派之外，另成一家，非同小可，早年曾圖稱霸中原，但爲中原武林中人，先得消息，在苗疆金猿祖師之旁等候，金猿一出，羣雄便與之作戰，金猿祖師在一十六日之內，連敗七十八名高手，最後才被少林寺一名高僧點化，未曾再和人動手，便退回苗疆。

他雖然未曾來到中原，但是那十六日苦鬥，却也令得他名震中原。

如今鍾山雙絕二人竟說那寶庫是金猿師祖所有，那怎有希望據爲己有？說了也等於白說，也難怪劉鳳立時大怒了。

可是孫洪却立時笑道：「劉女俠請別發怒，你有所不知，容我們細說。」

劉鳳一聽，似乎事情還有轉機，忙道：「說，說！」

孫洪道：「金猿祖師，想將整座寶庫，換一件東西，而他自己又因爲昔年的誓言，不便前來中原，而我們二人，恰好有苗疆之行，是以祖師才託我們二人，來找主顧的。」

劉鳳喜得搓手不已道：「他要換甚麼？啊，那寶庫，你們二人自然是進去過的了，裏面有些甚麼寶物？」

二人一齊「啊」地一聲，讚嘆了起來道：「劉女俠，那苗疆數十峒，千萬年來藏寶的精萃，金猿祖師邀我們觀看後，要我們自己各揀一件東西，我們不好意思揀最好的東西，只將次等的明珠，揀了二顆，一到京師，便有人出二十四萬兩銀子了。」

劉鳳聽了，不禁心神嚮往的道：「那不知他要換甚麼？」

宇文青道：「就是這一點困難，他要換的，乃是江南大俠金鼎震天南吳天慶的那部武功秘笈，我們曾和吳大俠談過，但是話不投機，被他發狠趕了出來！」

鍾山雙絕此際所講的話，劉能在以前都是從來也不曾聽過的，因之此時，聽得他不住地眨眼睛，但是，他却又怕壞了大事，是以不敢胡亂發問，只得心中暗自納悶。

劉鳳聽得宇文青這樣講，也不禁雙眉緊蹙道：「這倒麻煩了，爲了這部武功秘笈，吳大俠和崆峒派大鬧了幾次，他珍逾性命，我們如何弄得到手？」

宇文青笑道：「如今，不但劉女俠要得寶庫，便非這武功秘笈不可，便是劉公子要娶嬌妻，也要在這部秘笈上着手哩。」

劉鳳斜着眼望定了劉能道：「這是甚麼意思？」

劉能不敢隱瞞，紅着臉，將事情的經過講了一遍。

劉鳳又發起怒道：「那算甚麼？只有一部武功寶笈，又要給他換老婆，如何還能給我換寶庫？」

孫洪又道：「劉女俠不必心急，寶笈一到手，在下自有妙計。」

劉鳳點頭道：「也好，你們弄好的假貨呢？」

孫洪一伸手，自懷中取出一串二十四片玉片來，那全是十分晶瑩的古玉，上面刻滿了篆字，看來倒的確不像是凡品。

劉鳳提住了那串玉片，心中又暗忖了片刻，她明知自己假裝奉着父命前去，又有這串玉片在，一到吳大俠府上，是一定可以將那部武功寶笈，借了出來的。

但是，吳天慶一上了當，也立時會發覺的，這事情却如何了局呢？若是追究起來，父親又會怎樣處罰自己呢？劉鳳一想到了這些問題，便忍不住猶豫不決起來。

但是，金猿祖師的寶藏，又具有太大的誘惑力，她儘管猶豫，那一個「不」字，却是始終說不出口來。

孫洪在一旁，早已看出了劉鳳尚在顧忌，他立時「哈哈」一笑道：「江湖傳言，劉女俠女中豪傑，遇事極有決斷，如今一見，果然不虛，能夠結識得劉女俠這等豪傑，也不枉一生了！」

劉鳳本來的確委決不下，這時給孫洪一捧，更是難以說出一個「不」字來，將心一橫道：「好，咱們就上吳大俠處去！」

姐弟二人，飛身上馬，鍾山雙絕也呼嘯一聲，兩匹健馬，四人一齊向姑蘇城中，疾馳而去！

到了吳天慶的門前，劉能和鍾山

雙絕先下了馬，只在街角相候，而劉鳳則直趨府前，通名求見！

劉鳳進去了之後，劉能不免埋怨鍾山雙絕，道：「你們二人，何以竟將這部武功寶笈許給了我大姐？她一向有我無人，我……如何再以這部寶笈，去向吳大俠求他的女兒嫁我？」

宇文青以手中摺扇，輕輕地敲着他的肩頭道：「你若是放心信得過我們，那麼你便不要心急，我們自有道理。」

劉能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只得在街角處焦急地等着。其實只不過等了半個來時辰，但劉能却已急出了一身汗來。

好不容易，看到吳天慶宅前，劉鳳走了出來，劉能幾乎忍不住要撲了過去，但却被宇文青拉住，等到劉鳳來到了近前，劉能緊張得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還是劉鳳先開口笑道：「二位的妙計，果然不差，吳大俠已將他那部寶笈，交給我了。」

孫洪拍手笑道：「有趣有趣，這部秘笈，武林喧騰，不知究竟是甚麼樣的東西，劉女俠請給我看一看。」

劉鳳這時，也已將二人當作了好朋友，一聽得孫洪這樣說法，絕不猶豫，便將一隻已然紅得發光的竹筒，遞了過去道：「就在竹筒……」

她下面「裏面」二字，還未曾說出口，孫洪一伸手，已接過了那隻竹筒，同時，他的身子，突然向後退了出去，在此同時，宇文青手揚處，刹那之間，「嗡嗡」之聲大作，一大羣金光閃閃的毒蜂，電也似疾向前飛了過去。

劉鳳和劉能二人，突然之間遭到如此的變改，不禁呆了一呆，而就在一呆之間，那一大羣毒蜂，已到了他們的近前，劉鳳一聲大喝，手揚處，「呼」地一掌，向前疾拍了出去。她掌風過處，將那羣毒蜂的來勢，擋了一擋，向前看去，只見孫洪已將要轉過了街角，而宇文青也正在向後退去。

就在此時，又是一件出乎劉鳳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只見將要轉過街角的孫洪，左手一揚，晶光閃耀，十數枚暗器，一齊向宇文青射到。

宇文青是背對退開的，而孫洪所發的暗器，又是了無聲息，等到宇文青發覺時，兩柄飛刀已插進他的背部，宇文青的身子猛地一挺，打了一個旋，轉了過去，另外幾個枚暗器，就在此時，一齊釘入他的身中，宇文青只怪叫了半聲，便已倒了下來。

劉鳳又是一呆，再是兩掌攻出，劉能也是衣袖揮舞，姐弟二人，一齊向前疾追了出去，他們二人，掠過了宇文青之際，宇文青雙目圓睜，人早已死了。

他們掠進了那條橫街，却已不見了孫洪，二人連忙又穿出了小街，可是仍然看不到孫洪。

劉鳳和劉能二人，大街小巷地轉着，但是，姑蘇城中，大街小巷，何等之密，孫洪既然已走先了一步，而且，在走先一步之際，還來得及下手，將和他一齊多年的老搭擋宇文青殺死，獨吞了吳天慶的那部武功秘笈，存心逃走，如何還會給劉能和劉鳳二人追到？一直到天色黑了下來，二人仍然一無結果。此時，二人的心中，實是沮喪之極！

到了天黑，二人垂頭喪氣，停了下來。劉鳳怒氣冲天的，但是孫洪連蹤影不見，這一口惡氣，便自然而然地出在劉能的頭上，直將劉能罵了個狗血淋頭。劉能一是怕這個大姐，開始時只是一聲不出。但是，他自己上了一次當之後，竟然第二次又上當。當眞是怒氣冲天，再給劉鳳不住地罵着，心中越來越怒，忍不住頂撞道：「你別罵了，你還得了兩顆明珠，我得了些甚麼？」

劉鳳聽得劉能居然還口頂撞，更是火上加油，手揚處，一掌便向劉能劈下來。

劉能看出劉鳳這一掌，當眞是用了極大的力道，嚇得慌忙向外逃了開去。但是劉鳳掌風捲起，却仍然捲得他踉跟向後，退了出去。

劉鳳雙手叉着腰，喝道：「你不服氣麼？」

劉能接連吃虧，此時又明知不是劉鳳的敵手，滿腔怨毒之氣不敢再向劉鳳發作，當下，他緊緊地咬着牙，從牙縫之中，迸出了一陣異樣的怪笑聲來。

劉鳳「呸」地啐了他一口，自顧自地離開了。

劉鳳離開去之後好久，劉能帶着滿腔怒火，也離開了姑蘇。

他是忍着氣，回到家中，向父親跪地認錯的。在接下來的日子，他確發奮練武。他資質本就不壞，可算是個聰明人，劉天豪的武功，又是正宗的內家氣功。是以三五年之後，他功力已然大進了。關於用假的天清二十四式，騙走了吳天慶的武功秘笈一事，劉鳳和劉能姐弟二人，却絕口不提，是以劉天豪也被瞞在鼓裏，一點也不知道。

自從那次在吳家碰了釘子之後，劉天豪也不曾再上吳家去過，只有人從江南來，說起吳天慶的近況，說他正在閉門練功，甚少見客，一直到最近，那已是五年之後的事情了，有人從江南來，帶來吳天慶的消息，說他練功不愼，走火入魔！

這個消息，在劉天豪聽來，可以說是突然之極。但是，對劉能來說，却一點也不。其時，劉能的武功見識，均已大進。他也知道，當日那二十四片假的天清二十四式，能夠輕而易舉地將吳天慶騙過。不單是因爲持玉片前往的人，乃是劉鳳之故。而且，也因爲在這二十四片玉片之上，所刻的字，的確是和一門極其深湛的武功

有關的。那可能是鍾山雙絕不知從甚麼地方，偷弄來的武功，當然不會齊全，但吳天慶却信以爲眞，照玉片上所載去練，以致走火入魔，那可以說是意料中的事情。

劉能一聽到這消息，心中不禁感到一陣快意。他爲人極其記恨。這五年來，他無時無刻，不記起他在吳家所受的侮辱。而他之所以下苦功練武，也是爲了有朝一日，報仇雪恨。但是他自忖，武功雖然精進，要勝過金鼎震天南吳天慶，那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才一直將復仇之意，藏在心中。此際一聽吳天慶已走火入魔，他如何按耐得住？

而在那位江南來客口中，他更得知前豫北諸家堡堡主，帶了兒子前去吳家求婚，已經訂下了親事。吳英傑會在短期之內，護妹北上，到諸家堡去完親。而且在江南七十三家鏢局，一聽到了這消息，還請吳英傑兄妹，保着一批紅貨前赴洛陽，想借金鼎震天南的名頭，免得在路上出事。吳英傑也答應了下來。

劉府之上，高朋不絕，接連幾個人來，全是如此說法，分明護妹送鏢這件事已然人盡皆知。吳英傑少年英雄，也可算得風光之極了！

吳英傑越是得意，劉能的心中，也越是憤恨。他向父親說了一個託詞，在一個黃昏時分，帶了六匹駿馬，輪換坐騎，日夜兼程，聽江南過來的人提起，吳英傑以七十三家鏢局總鏢頭的身份押鏢，趟子手開道，綠林人物便立時遠避的威風情形，更是咬牙切齒，恨不得立時衝過江去，和吳家兄妹，拚一個你死我活，若是在五年前，他一定會如此做了。

然而，這五年來，他長了不少閱歷，人也深沉得多。他知道五年之前，自己遠不是吳英傑的敵手。這五年來，自己的功力，雖然突飛猛進，但對方也不可能閒着。自己獨力行事，只怕還是不能成功的。那非得另出計謀不可，絕對不能魯莽從事的。他已經打聽得，吳英傑兄妹二人，一定在這裏過江北上的。是以一連兩天，他都在渡口左近徘徊。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正站在江邊，望着浩浩江水，思量着如何才能報仇雪恨之際，忽然覺得，有人正悄悄地向自己走了過來。

劉能一覺出有人向自己走來，心中已然戒備，但是，他却不動聲色，只是右手向後，微微一揚，食指已搭在劍柄之上。他再聽得那人悄然走近，已來到了離自己背後，只有四五尺之處，這才陡地振臂出劍，反手一劍，向後刺出！

劉能右手一劍，反手刺出，左手一探，早已將另一柄劍拔了出來，身形同時疾轉，左劍也自上而下，斜斜削出，他一上來，右手的反手一劍，原來是虛招，等到他身子轉過來之際，右劍招數倏變，自下而上削來，兩柄長劍，如兩條游龍一樣，變幻莫測，刹那之間，劍光繚繞，在他身後的那人，陡然一呆間，劉能的兩柄長劍，招數已然使老！

這兩柄長劍，全是削向那人頸際的，招數使老之後，當眞是立時可將自身後掩近的那人，腦袋削了下來的。但劉能在劍鋒一挨到那人的頸際之時，便突然收住了勢子，兩柄鋒銳之極的長劍，一左一右，架在那人脖子上，劍刃緊貼着皮肉，雖然還未將皮肉割破，但那種生死一線之驚心動魄之處，却比身負重傷更甚！那人面色慘白，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劉能向那人看去，只見那人三角臉，倒吊眉，分明不是甚麼好東西，他正待喝問時，忽然看到另一個中年人，身形起伏，向前掠了過來。一到了面前，便長揖道：「壯士劍下留情。小可的同伴，本無意冒犯，尚請壯士高抬貴手！」

劉能冷笑道：「他無意犯我，何以偷偷向我身後掩來？」

那中年人笑道：「我們幫主想請壯士前去一叙，這小子不知好歹，居然不恭敬相請。尙請壯士看在我們幫主面上，放了他吧！」

劉能心中大奇，道：「你們幫主是甚麼人？」

那中年人道：「長江下游，青鯉幫幫主程耀青。」

劉能心中陡地一動，「嗯」地一聲道：「原來是人稱『三躍龍門』的程耀青，程幫主！他要見我，却是爲了甚麼事情？」

那中年人走前一步，低聲道：「壯士連日來在江畔徘徊，那是在打吳……」

他講到這裡，陡地將聲音壓得極低，又十分神秘地一笑道：「是不是打吳氏兄妹的主意？」

劉能又一呆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那中年人又低聲道：「請壯士和我們幫主一談，就知道了。」

劉能道：「你們幫主在甚麼地方？」

那中年人伸手向江心處正在緩緩前進的一艘大船一指，道：「幫主在船上恭候。」

劉能雙劍一收，向後退出兩步，吁了一口氣，面色也漸漸地復原。

那中年人向江邊的一艘小船一指，道：「壯士，請！」

劉能的心中，又猶豫了一下。這青鯉幫的幫主程耀青，乃是長江下游的一個異人，他的武功，並不值一提，但是却另有專長。水中功夫之好，普天之下，可以排到第三，僅次於黃河金鯉童波，和東海飛鯊王涙，在水底伏得九日九夜，而他另有所長，便是能鑄造許多水底使用的兵刃。

青鯉幫幫眾又多，一擁而上，縱使是一等一的好漢，在水中也難與之

對敵。而長江又是南北必經之路，是以青鯉幫勢力龐大，幫主名聲也頗响亮。劉能心想，聽那中年人的口氣，像是程耀青也想打吳氏兄妹的主意一樣。自己正愁一個人難以成事，如果有青鯉幫協助，那再好也沒有了，他心念電轉間，一聲長笑，道：「好，去就去！」身形掠起，輕飄飄地，落到小船之上。那二人則沿着江波，走了幾步，才落到小船，立即盪起槳來，向前划了出去，江面浩蕩，小船去勢快，轉眼之間，便到了那大船之旁。

在大船船頭之上，站着五六個漢子。爲首的一個，五短身材，穿着一襲青袍，膚色黝黑，一臉精悍之氣，身子便斜斜向上拔了起來。那大船的船頭，足有一丈來高，但是，劉能身形拔起，竟拔高一丈五六高下，眞氣再向下一沉，已落在甲板之上。

這一手輕功，雖然算不上驚世駭俗，但是，以他的年紀而論，也着實不易了！他一站定，看到船上幾個壯漢的臉上，都頗有欽羨之色。他心中大是得意，一抱拳道：「那一位是程幫主？」

那矮小子漢子立時道：「在下程耀青，壯士高姓大名，可能見告否？」

劉能本來已想將自己的名字叫了出來的，可是轉念一想，自己與青鯉幫只怕將要合作，對付吳氏兄妹，眞姓名還是別提的好，是以他「哈哈」一笑道：「萍踪寄跡，姓名何必一提？幫主有何事見教，但請直言便是。」

青鯉幫幫主乃是何等樣人，自然一聽之下，便明白對方不願將姓名講出。他哈哈一笑道：「請壯士進艙講話。」

劉能心想，自己不諳水性，若是青鯉幫要對自己不利的話，在甲板之上，地方還大些，可以施展得開。若進了船艙，豈不吃虧？是以他搖頭道：「船在大江之心，別無他人，有話不妨直說。」

程幫主忙道：「痛快，痛快！壯士身懸雙劍，在劍法上，定然有非凡造詣了！」

劉能忙道：「不敢！不敢！」

程幫主又道：「閣下和江南吳家可是相熟？」

劉能一聽，心中暗道：「那話兒來了。」他雙眉微蹙道：「幾年之前，略有一些兒過節。」

程耀青笑道：「是以閣下這次想來找找吳家兄妹的麻煩，是也不是？」

劉能沉聲道：「正有此意，貴幫可是也有此意？」二人開門見山的講明了來意，一齊大笑起來。

程耀青又道：「閣下武功修爲甚高，這是我們需要借重的地方。我們已探到，明日上午，便是一十二車珠寶渡江之時，到時渡船上，全是敝幫之人。船到中流，敝幫人一齊跳入江中，在船底鑿洞。唯恐吳家兄妹發威，是以要閣下相助一二。」

劉能心中大喜，這正是他求之不得之事，忙道：「好極！」

程耀青又笑道：「明人不說暗話。事成之後，壯士要分多少？」

劉能道：「所有財帛，盡數歸貴幫所有，我一點也不要！」

程耀青不禁爲之一呆：「壯士無心合作麼？」

劉能道：「當然不是，我只要人。」

程耀青頓時恍然笑道：「是了，英雄配美人，正該如此。我定然吩咐敝幫兄弟，小心吳姑娘，別傷了她。好完完整整地交給閣下。」

一時之間，青鯉幫上下，盡皆大喜，只等明天中午，那一十二車珠寶過江，船在江心之時，便做手脚。

劉能當晚睡在大船的客艙之中，也是興奮得翻來覆去，幾乎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旭日東昇，映得遼闊的江面之上，放出了萬道光芒，那些光芒在江面之上亂竄，像是有無數條金紅的蛇兒，在江水之上亂竄亂放，實是罕見的奇景，不一會，太陽漸漸地升了起來，江面之上的金光，也漸漸斂去，劉能在船艙中焦急地踱來踱去，青鯉幫的幫衆，早已有很多躍下了江中去，游至江心，又沉了入水中。那些幫衆的水性很好，實是令人嘆爲觀止，一潛入水中之後，便再也不見他們浮上來。劉能的心中，十分緊張，因爲這樣公然地來對付吳英傑，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一失敗，就算逃得出去，那也是天地雖大，也沒有他立足之地的了。但是，在緊張中，他却也有喜悅，他眼看青鯉幫計劃得如此周詳，又看到青鯉幫幫衆所持的，程耀青設計在水中使用的武器，是如此巧妙，那成功的希望，是十分大的。只要成功的話，他就可以得到吳素蘭。那時，不論吳素蘭從與不從，他都可以……劉能一想到這裏，實是心癢難熬！

等到江面上的金光斂去之後，劉能聽到青鯉幫幫主程耀青的聲音自甲板上傳了過來道：「壯士，快請出艙來。」

劉能按了按腰際的雙劍，一彎身，穿出了船艙，來到了甲板之上。

只見程耀青站在船身上，已穿好一身魚皮水靠，手中持着一柄三叉分水峨眉刺，向前一指道：「你看，他們的渡船來了。」

劉能連忙抬頭看去，只見一艘極大的渡船，正由對岸緩緩駛來，船兩旁，至少有七八十名划手。船槳翻飛，整齊劃一。而在船上，放着十幾輛鏢車，每一輛鏢車上，都插着五色繽紛的旗子，那是七十三家鏢局的旗號。而在船首，則是一面紅旗，在紅旗之中，用金線綉出一隻大鼎，在鼎的正中，乃是一個黑色的「吳」字。紅、黃、黑三色相映，鮮艷奪目，氣勢非凡。劉能乍一看到金鼎招展，心中

不禁十分氣餒，但是他立即又看到，在船首的大旗之下，站着一個一身淡黃衣服的少女。

這時，劉能的船在江心之中，距離渡船尚十分遠，他根本看不清那少女是甚麼人。但是，劉能却也立即知道，那少女正是他日思夜想，多次出醜，而仍然無緣結識的吳素蘭。想起等一會事成之後，自己既可以報仇雪恨，又可以美人在抱了，他緊緊地咬住了牙道：「程幫主，我們甚麼時候發動？」

程耀青的雙目，瞇成了一道縫，向前看着道：「快了，渡船下面，這時已全是我們的人了，船到江心，便開始下沉了。」

劉能又道：「那麼，我作甚麼？」

程耀青道：「吳英傑的功夫非同小可，水性也是了得，縱使船沉了，他落在水中，也可以發威，所以，我們已特備一船。請你對付他，你看！」

程耀青伸手向下一指，劉能轉頭向江面看去，只見傍着大船停着一艘怪船。那艘怪船是圓形的，徑可六尺，四周圍全有鐵皮包成的高舷，而已有八名划手，在高舷的保護下坐着，長柄船槳自高舷的孔中伸出，船槳之上，也包着鐵皮。

劉能看了片刻，不明白是甚麼意思，抬起頭來，程耀青不等他發問道：「你站在此船上，吳英傑在何處，划手便會將船划近他，令你可以對付他的，只要不給他躍上船來，我想，居高臨下，你自水面上對付他，我們的人在水底下夾攻，那麼，可以奏效了！」

此時，渡船已來得漸漸地接近了，劉能沉聲道：「我尚有一事請教，這次吳英傑乃是受了七十三家鏢局所托行事的，事成之後，難道青鯉幫便不怕別人來尋仇麼？」

程耀青笑了起來道：「那閣下大可不必爲我們擔心，我自有辦法，倒是閣下要小心些！」

一句話提醒了劉能，他忙道：「程幫主，請你借一隻面具給我！」

程耀青一笑道：「當然可以！」

他伸手入懷，取出了一隻人皮面具來，劉能忙接過來，戴在臉上。

渡船越來越近，已的確可以看到，在渡船船首的那個少女，正是吳素蘭了。劉能雙眼遠遠地定在她身上，心頭劇跳起來，連那渡船之上，何以突然响起驚叫聲來，也不知道。直到程耀青猛地推了他一下，他才陡地驚起，向前看去，只見剛才還好好地行着的渡船，已然傾側了。船上十數輛鏢車，一齊側倒，有九輛已經滾跌江中。而船上的划手，也在紛紛跌落水中，趟子手和鏢客，在傾側了的船上，亂成了一片，人聲鼎沸，只聽得一個人在大叫道：「別亂，別亂，甚麼人和吳某過不去？當江截鏢？」

程耀青一聲叫道：「大江青鯉幫！」隨着這一聲叫，他雙手一舉，身子向上躍起了兩三尺，陡地向江中插了下去。程耀青的武功平常，但是，他的水性却的是非同凡响，入水之際，幾乎連聲响也沒有。

劉能一見程耀青已下了水，他連忙一提氣，也從大船之上向下躍去，人在半空之際，「錚錚」兩聲响，兩柄晶光錚亮的長劍，便已然出鞘。他此時的功力甚高，躍起之後，穩穩落在那艘圓船之上。

圓船上的八名划手，發一聲喊，八槳齊動，船便向前飛也似地划了出去。

前後只不過極短的時間，那只大渡船，便已有一半浸到了水中，渡船上的一切東西，幾乎全已跌進了水面，沉入了江中。

青鯉幫的幫衆，個個全有極其驚人的水性，東西進了江中，那便是等於跌入了他們的口袋之中一樣，渡船之上，只有數十頭牲口，韁繩無人解開，還在大叫大跳，掙扎不已，也有幾匹馬力道大，掙斷了韁繩，在水面上，亂游起來，本來伏在水底的青鯉幫幫衆，也有一半浮上了水面來，不斷高聲而又整齊地叫着：青鯉幫！青鯉幫！呼叫聲瀰漫江面。

大江之上，本來來往的船隻很多，可是一聽到「青鯉幫」三字，不是立時停了船，便是慌不迭地掉頭而去，那一大段遼闊的江面上，竟聽憑青鯉幫在白晝行劫，可知青鯉幫在江上，確有極大的勢力！

而在江面之上，這時已是亂到極點，捉對兒厮殺的人，搞得江面上生出了一團又一團的水花來。在水中動手，除非是內力特高的，否則，一樣要不開來，而且，就算再精妙的招式，也一樣因爲水的阻力，而變得遲緩了，根本就施展不開的。而青鯉幫的幫衆，却佔了極大的便宜，他們全是一身緊身衣靠，而他們的兵刃，全是又長又尖的尖刺，或是分水峨眉刺，在水中使來，極其靈活。再加上他們的水靠，全都浸過好幾次的桐油，兵刃砍了上去，力道若是不夠大，根本砍不到他們的身子。江面上的惡鬥，立時便分出了勝負，鏢局中人，不是負傷，拚命想泅水游了開去；便是浮屍江上。從他們的身子之上，所化出來的一灘灘，一絡絡的血水，將江面染得通紅，只有兩個人，在江面上活動得如同大魚一樣，身形反覆傾躍，所向披靡，劉能看出這二人，一個身形矮小的，正是吳英傑，另一個則是青鯉幫的幫主。

青鯉幫幫主似乎避免和吳英傑正面相遇，吳英傑一向他游去，他便立時避了開去，劉能拚命在找尋吳素蘭的下落，却又看不到她的影子，劉能正在情急間，只聽得江面之上，青鯉幫幫衆又大聲叫道：「吳家大姑娘捉住了！」

（未完．四）

上文提要： 于得水及毛錦秋分別委托窮家幫追查豹俠及柳條包的事，却料不到窮家幫竟施反間計，故意造謠，使于、毛二人互相猜忌，坐收漁人之利……梁松和王冠宇到刁家要回柳條包，與刁秀英大打出手，此時，却被張海川與毛錦秋悄悄將它盜去了，二人爭持不下，張海川終於死在毛錦秋的鍊刀下，毛錦秋離開後，豹俠即至，跟着是張盈盈，盈盈乍見此等情形，誤將屈能伸當作行兇者……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爲報父仇 接近豹俠

受了冤枉似地苦笑攤著手，「飄二爺」道：「張姑娘可以作證，窮家帮兩大長老，以二對一，狠命招呼，把俺累得連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咧！妳說，世上那還有是非黑白？俺被人家欺負了，還落了個兇手之名，眞他奶奶的天地良心！」

這工夫黃鼎文已托起孫堅的屍體，一聲不響就往外走，而張盈盈也要帶走其父張海川的屍體，屈能伸道：「盈盈，妳要到那裡去？」

冷漠悲悽地，她甩甩頭，道：「張家的事，不用你操心！但是我要告訴你，我打不過你們，並非不報此仇，我不信這世界上沒有人能拾奪你們……」

「飄二爺」道：「張姑娘，這樣好不好？如果小屈殺了妳爹，就叫俺下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妳想想看，以小屈的身手，要殺張海川，還用得著鞭、匕齊出嗎？就是赤手空拳張海川也接不下二十招呀！」

這話是可信的，可惜講這話的時候不對。張盈盈道：「柳條包已空，大概東西已經到手了，也說不一定毛錦秋也被打倒哩！何必？有本事殺人，沒本事面對它。這算什麼人物……」托起張海川的屍體跟在黃鼎文後面出了門。

「飄二爺」可不是求爺爺禱奶奶那種人，但爲了小屈，他再次忍下，道：「張姑娘，請妳冷靜想一想，小屈不是這種人，信任一個人需要很大的勇氣……」

她厲聲道：「不要跟在我後面！要不你就殺了我！」

屈能伸道：「盈盈，這樣好不好，讓我們帮助妳葬了令尊，然後，妳願意聽我解釋那當然好，要不，終有一天事實可以證明一切。妳曾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會……絕對不會的……」

張盈盈道：「你殺了我爹，却又要安葬他，我爹在地下也不瞑目。你還是少操這份心吧！」

「飄二爺」還要跟出去勸解，屈能伸暗暗揮手示意阻止他。眼見張盈盈出門而去，「飄二爺」道：「小屈，這件事要是不說清楚，奶奶的！這個黑鍋是揹定了！這犯得着嗎？小屈，人是你殺的嗎？」

屈能伸道：「廢話！」

「飄二爺」攤攤手，道：「到底是誰，莫非……」「啪」地一聲拍了後腦勺子一下，道：「俺明白啦！八成是孫堅和黃鼎文這兩個雜碎，爲什麼剛才沒有想到？」

搖頭揮手，他表示不對，道：「八成不是。如果是他們幹的，他們沒有必要現身，即使不必搧火，張盈盈也以爲人是我殺的。這個殺人嫁禍者好陰險，也好厲害。」

「飄二爺」道：「要說不是他們，俺就想不出來是誰咧！小屈，要不要暗暗跟着看看，張盈盈要去何處？」

屈能伸點點頭。此刻張盈盈托着張海川的屍體。

黎明前的空氣清新而稍帶冷冽。畢竟是十月初了，樹葉已大部份脫落，未落的在夜風中顫抖著，發出的聲音也失去了春夏之季的清脆，枯澀的葉子已失去了應有的光澤。

這本是另一個美好日子的開始，但在張盈盈，這似乎是一切美好憧憬的休止與結束。這工夫前面的黃鼎文的脚步慢了下來，待二人相距不足五七步之時，黃鼎文道：「張姑娘，殺妳父親的人是不是屈能伸？在下不敢武斷，但要爲令尊報仇，却須好好斟酌。」

張盈盈本已淚眼模糊，長了這麼大，沒有出過遠門，也沒有一天失去長輩的照料與呵護，而現在，她感覺自己是這世上最孤寂的人了。她道：「斟酌什麼？就沒有人殺得了屈能伸嗎？」

黃鼎文深深嘆口氣，道：「張姑娘，這『豹子』的身手有目共睹，不是長他人的威風，不是絕世奇人，絕對沒有把握逮住他。不過，姑娘如果打定主意報仇的話……」

張盈盈冷澀地道：「怎麼？你以爲我還沒有打定主意報仇？」

黃鼎文以傳音入密道：「在附近能爲姑娘報仇的人，只有一個人有八成以上的希望。那就是刁大公。本帮長老梁松還不是他女兒的敵手，而他的女兒，也不過是姑娘這等年紀。他住在……」說完，黃鼎文加速奔行，消失在薄薄的晨霧之中。

* * *

張海川一死，「天風堂」就等於在江湖上除了名，過去的食客或等閒人物，未死未殘的都投奔了于得水。除了「嶗山五鬼」老三和老四已死，其餘如大悲道人、不空和尚以及「狠姬」等人，雖受過傷，大部份還是囫圇的。

于得水得自孫堅的消息，說毛錦秋已找回了柳條包，於是他的人傾巢而出，去兜捕毛錦秋。

第一次刁大公去找百里光，老叫化不在家，第二次，正好在家，百里光不想見也要見，却不禁驚愕地道：「米倉，原來是你，所以呀！我百里光幾乎把個鳥頭都想裂了！還是想不出一個姓刁的高手來，這就對哩！除了你老鬼那還有誰？」

百里光窮張羅，叫部下上茶點。

梁松親自端上茶點，米倉道：「百里光，我米倉辦事兒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不著興轉彎抹角。要是沒有事，你就是用八人抬大轎去抬我，我還是不來。」

百里光打著哈哈道：「老米，窮家帮也沒有那麼大的派場用八人抬大轎去抬你，除非你的老妹子要出閣，而嫁的人正好是我這窮鬼！」

小眼睛一亮，米倉嚷嚷著，道：「老龜羔子！你這是裝窮，作一檔子生意就有幾百兩黃金的進帳。嘿嘿！就算平常富豪之家，誰能立刻端上京裡福昌泰的『沙奇馬』和『核桃酥』以及這雨前龍井名茶？」

這辰光百里光的鼻子頭更紅了，道：「媽的！莫不成本帮作生意還要向你米倉報稅不成？」

手一揮，米倉道：「百里光，閒話少說，臭屁少放！你自己說，派了你的長老到舍下去明裡叫陣，却又派人手陰著幹，牽走了我的東西。你怎麼交待？」

百里光正色道：「老米，你的什麼東西掉了？開玩笑歸開玩笑，果眞有這碼子事兒，可要弄清楚，雖說咱們都是作無本生意的人，向同行下手，咱們窮家帮可就不幹這種下三濫的事了！」

米倉臉色一沉，道：「百里光，你是說你部下那些龜羔子根本沒有到我那兒去折騰過嗎？」

百里光道：「這事的確有過，不過，他們是白跑一趟，回來被我臭罵了一陣。」

米倉道：「百里光，可不是我說你，那東西本是犬子弄到手的黑貨，要說道上見者有份的規矩要分一杯羹，也好商量，你這個老龜羔子派人去明搶陰奪是什麼意思？」

百里光這半天一直是低調的，雖說窮家帮有數百口之衆，却不是全在這兒安窰立寨，散佈很廣。再說，管用的也不過是長老、堂主和香主，加起來也不過二十來口子人。米倉雖只父子女三人，却是個個不含糊，一旦抓破了臉，踢破了蛋黃眞幹起來，一方面是人多，但也行動不便，就像一個拖家帶眷的人和一個無家無業的流浪漢幹上了是一樣的，流浪漢能打則打，不行就撒枒子，湊空再來整你一下，打了就跑。叫你不痛不癢。這就叫著赤脚不怕穿鞋的。而現在，梁松在旁，窗外還有黃鼎文，對方一句一個老龜羔子，他的老臉實在掛不住。冷冷一笑，道：「姓米的，我是看你都這把子年紀了，犯不著臉紅脖子粗，這才對你客氣，可不是生來比你矮三輩，媽格巴子！那柳條包的失主就是王冠宇，我的部下帶他去要東西，你說，誰是苦主？誰又是陰著幹的？」

米倉厲聲道：「少他娘的亂扯一通，王冠宇不過是十八流的扒手，眞正的苦主是一位揚州的富商……」他當然也是胡扯。

站在一邊的黃鼎文又躬身道：「米前輩恐怕是弄錯了吧？眞正的失主是于得水的老婆和已死的張海川，『豹子』和『飄二』此番到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來，就是找這兩個人，因爲那個柳條包還牽涉著一件兇殺案。所以，自你那窩裡順手牽走那柳條包的不是本帮中的人，若不是毛錦秋，也必是『豹子』和『飄二』。前輩你懂了嗎？」

米倉道：「老夫還是不懂，因爲老

夫當時只看到梁松帶著王冠宇去要東西，另外逮住了陰著摸魚的黃鼎文，雖沒看到牽走柳條包的人，想必就是你三隻手的嘍囉！」

百里光冷森地笑笑，道：「姓米的，你可別以爲窮家帮是個好捏的軟柿子。也別以爲你那兩套能把人唬得一楞一楞地。要不，你是閻王不嫌鬼瘦，想來敲兩文？那你可眞是壽星叫門——壽頭到家囉！」

米倉站了起來，道：「百里光，如果你有種，咱們就找個風水好的地方玩玩。你以爲你『三大聖手』是什麼？哈！武大郎賣涼粉，人熊貨哆嗦……」

黃鼎文和梁松要擋駕，百里光揮手示意，二人閃了開去，米倉來到院中，道：「龜羔子！幸虧你們沒亮爪子，嘿嘿，老夫能叫你們一跤摔兩個響！你們信是不信？」

百里光揚聲道：「老雜碎，在那裡玩？希望你盡快決定，應該不會是說幾句狠話下台階吧？」

米倉一路大笑，出門而去。百里光的臉色更陰沉了。

* * *

毛錦秋已逃出了近百里，天黑才落店，而且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客棧。居然打扮成一個二十七八歲，鄉熊模樣的男人。大約一天沒進飲食，先叫了幾個餑餑、一盤豬頭肉正在猛呑。她知道即使已逃了一百里，仍不安全，決定塡飽了肚子再趕一夜。

這想法本就沒錯，只可惜在她四週的人，也都不是老太婆上雞窩——奔「笨」蛋，才吃了一個餑餑，門外晃進一個元寶頭，塌鼻陷目的漢子，像是根本未注意毛錦秋這個易容化裝的假貨，一屁股坐在毛錦秋的對面。伙計上來招呼道：「這位爺，你是打尖還是飯後落店，早來早訂客房，免得到時候……」

「狗蹦子」像趕蒼蠅似的揮揮手，道：「娘的！怎麼出門不把眼珠子帶出來？這不是一道的嗎？我兄弟要留宿，我當然留下，他要打尖，我一個人留下幹什麼？」

伙計向他的元寶頭梭溜了一眼，再看看毛錦秋，不知道是堂兄還是表兄？這工夫「狗蹦子」拿起一個餑餑就啃，還挾了塊豬頭肉塞入口中，道：「伙計，再給我兄弟切一盤醬牛筋、三個松花蛋和一碗酸辣湯……」

伙計剛切好了醬牛筋和松花蛋，酸辣湯還沒出鍋，毛錦秋一抹嘴，站起來丟下一塊銀子就走。伙計走過來，拿起銀子，道：「這位爺，要不了這麼多，還要找零哪……」

可是毛錦秋已上了街，而「狗蹦子」把餑餑掰開，把牛筋及松花蛋往中間一夾，邊吃邊追出了來，道：「伙計，俺這個兄弟就是這種倔脾氣，當然囉！俺長得不大養眼也是原因之一，他常說俺在他的身邊，等於帶著猴子去拜年，八成會抓了親戚的臉……」

「狗蹦子」一路追下來，不久就出了鎮，秋夜碧空如洗，繁星滿天，秋天是宜人舒暢的，誰說秋天蕭煞而逗人哀思？前面有一片黑暗的林子，相距百十步，毛錦秋停下來，却未轉身，翹首雲天道：「『狗蹦子』，你一直跟着老娘，是動了凡心，還是另有企圖？」

「狗蹦子」搔搔元寶頭，道：「毛大姐，要俺回答這問題可眞難爲情。俺能說沒有動凡心，只是另有企圖嗎？」

毛錦秋「咯咯」笑道：「你是說對老娘挺有點意思囉？」

「狗蹦子」道：「這麼說有多難聽？妳才三十郎當歲，什麼老娘不老娘地？妳有一身細皮白肉，八成還有點眞『功夫』，要不，張海川那個老甲魚會被妳的迷湯灌得暈頭轉向，還送了老命？相反的，張海川那個人老心不老的硬殼子，要是沒有點硬功夫，妳這騷貨也不會看上他那塊老薑。不過話又說回來哩！俺『狗蹦子』還是個童子，長相不好看，可也不會看上一個淨吃零嘴、打野食的浪貨咧！」

毛錦秋轉過身來，乾笑著道：「這麼說，你是爲了那東西而來的了？」

「狗蹦子」道：「事有湊巧，俺正好在石榴鋪附近看到了妳，知道妳想開溜，也就一路跟了下來。」

毛錦秋坐在一塊大石上，道：「只有你一個人，你不以爲實力太單薄了些？老天爺刮風下雨，那叫著風雲莫測，自己那兩下子似乎應該顚得出來吧？」

「狗蹦子」晃著元寶頭，道：「毛錦秋，俺這個鳥人有點運，有時候只要是該作的，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妳這個騷娘們太陰也太毒，那東西在妳手中實在太危險了！俺『狗蹦子』爛命一條，也就豁出去哩！」

毛錦秋笑笑，道：「這東西在什麼人手中不危險？你說說看。『豹子』和『飄二』來到石榴鋪宰了多少人？東西在他們手中不危險嗎？還是在于得水乃至於在窮家帮手中不危險嗎？」

大聲扯著嗓門眼，「狗蹦子」道：「屈、康他們宰的是些什麼人？娘個皮！妳也有資格和他們二位比？」

冷冷一哂，毛錦秋道：「他們在你的心目中是號人物，在我毛錦秋眼目中，不值幾文錢。告訴你，這東西是天竺番人的，誰得到就是誰的。」

「狗蹦子」「呸」地一聲吐了口唾沫，道：「放妳娘的春秋屁！那東西固是天竺高僧的遺物不錯，却託付屈大俠的師兄白雲和尚保管，遇到有緣者而且必須是心性純正光明磊落的年輕人才可賜予。白雲和尚要是不夠鄭重，他大可把這好處贈予他的師弟屈能伸，因爲小屈的心性善良，光明磊落。但白雲和尚仍未輕率從事，打算繼續考核暗暗觀察三五年後再說。爲了愼重，這才把藏匿地點紋刺在腿根內側，不意竟被妳這個騷女人捷足先登。

不過俺就想不通，你們得手這麼多年，爲什麼還沒有把那金丹取回來？」

毛錦秋此刻倒也不忌諱他，她以爲要拾奪這個楞頭青，不過是舉手之勞。她仰望天際，良久才深深吸口氣，道：「當然，出了難題……」

「狗蹦子」道：「是不是沒有找到？」

毛錦秋語氣冷澀下來，道：「你猜對了！到底是找錯了方位？還是未能充份悟解那兩句聯語的含意？這些年來一直沒有弄清楚。可是照目前這些高人爾虞我詐，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看來，又寧可信其有。『狗蹦子』，你說呢？」

「狗蹦子」道：「常言說得好，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俺他娘的這副鳥架子看起來不順眼，可不是裝了一肚子漿糊。毛錦秋，妳把那兩張人皮拿給俺瞧一瞧，說不定俺能給妳出點主意。」

毛錦秋當然知道這小子想動念頭，但她深信，有五個「狗蹦子」也是白搭。當然，他也不敢撕掉這兩張人皮。她拿出一個紙包，取出人皮遞了過去。

「狗蹦子」還眞沒想到她眞敢拿出來，因而他懷疑這是不是眞的？他沒見過風乾的人皮，也就不敢確定這兩張薄薄半透明的東西是不是人皮？但看看那右上角的「華山毛女峯毛女洞踏罡步斗」以及左下角的「水自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聯語，還有中間用藍色紋刺的溪流、山石及花木等等，他那知是眞是假？反正能弄到手，就算他「狗蹦子」有本事，他摺疊著人皮，包於油紙之中，道：「毛錦秋，妳可別說俺胡謅八扯，這兩張人皮是假的。」

毛錦秋一楞，道：「『狗蹦子』，你對這個內行？」

打了個哈哈，「狗蹦子」道：「這多新鮮？俺胡冲以前在江南名醫余問樵身邊當過學徒，他爲了研究人的皮膚疾病，常常派俺去剝無名屍體的皮，什麼男人皮、女人皮、老的、少的，什麼皮都有，雖然俺不敢說對人皮研究到家，普普通通的皮，俺一看就知道是眞是假？」

毛錦秋有點失望，道：「『狗蹦子』你……你眞懂嗎？不是熊人？你說說看，眞皮是什麼樣子？假皮又是什麼樣子？」

「狗蹦子」嘆口氣，道：「這眞是隔行如隔山。最簡單的鑑別方法是眞皮有毛孔，也就是放在唇邊一吹就透氣，如吹出口水，另一邊還會冒氣泡，假皮不透氣，當然也就不會冒泡了！」

點點頭，有點信服，當然也就有點洩氣了，這些年來，勾心鬥角，提心吊膽，裝壞扮傻，冒充一個身手有限的女人，還有幾次差點送了命，到手的東西居然是假的。這辰光整個人像斷了箍的桶——散了板哩！

連連搖頭，表示惋惜，「狗蹦子」道：「假的就趕緊丟，這玩藝放在身上就必然會引妳走上錯路，甚至危險的岔路上去。娘個皮！到頭來什麼也沒得到，說不定還要送上一條命，這是不祥之物，丟掉算了……」順手一揮，被夜風吹到山溝中去了。

毛錦秋面色一變，道：「『狗蹦子』，你……」

攤攤手，「狗蹦子」道：「一個人要有決斷，能放得下才行，既然是假的，還揣在身上過乾癮幹什麼？」

毛錦秋大怒，道：「你放屁！是眞是假，就憑你幾句話……」

「狗蹦子」苦笑道：「毛大姐，人不可貌相。況且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天生我材必有用。俺說是假的，它就眞不了……」

毛錦秋本是坐在岩石上，一長身已逼上來，在「狗蹦子」的印象中，這娘們除非回爐重造，永遠也不會有這等身手。

但事實擺在眼前，要扣「狗蹦子」的手腕，差點扣住，狗蹦子近來在屈、康二人處學了不少的緊急自衛訣竅，急退中撤下十三節亮銀鞭，施展開來。毛錦秋不屑亮兵刃，折騰了約二十五六招，把胡冲踢了個踉蹌，胡冲暗暗心驚，這娘們眞是扮壞裝傻的老祖奶奶輩。

他發覺什麼折騰都不成，在基本上差距很大，這工夫被揪住鞭身一抖，胡冲向前一衝，不知道對方是怎麼弄的？把他舉起來往地上一摔。

在出手之前，胡冲穴道被制而動彈不得，摔出之後，距地面太近，速度太快，還來不及作任何動作，身子已在地面上發出「蓬」然大震，他昏了過去。

毛錦秋拍拍手，道：「你想動老娘的念頭，呸！門兒也沒有，你先躺一會，待我取回那兩張人皮再回來收拾你……」

她來到溝邊，不由心頭一緊，溝中居然有十二三個人之多，有「天竺三仙」、大悲道人、郭一刀、狠姬、不空和尚、「笑面屠」曹虎、「海裡怪」葛昆、「開山手」蔡倫、以及「崂山五鬼」之三。(吳老三和吳老四已死)

這工夫，「天竺三仙」老大拉瑪早已撿起兩張人皮。毛錦秋的雄心很大，雖知「天竺三仙」了得，此刻也豁出去了，道：「把我的東西還給我……」說著奔入溝中。

山溝不太深，很寬也不太陡，蔓草過膝。毛錦秋本是撲向「天竺三仙」的，這辰光却被「笑面屠」曹虎攔住。此人好色，而毛錦秋這種女人也正合他胃口的那一類。

曹虎甜著臉道：「毛大妹子！妳要什麼，咱們就給妳什麼？先給點甜頭或者叫聲好聽的如何？」

毛錦秋道：「好哇！上呵……」曹虎的雙刀還沒亮開，人已撲了過來，

伴攻雙目，下面却是「騎馬毒」，曹虎手底下本就不怎麼俐落，尤其酒色過度，淘虛了身子，好歹避過了雙目，也勉強閃過「騎馬毒」的一脚，却在雙方交錯中，被劃了一刀。曹虎的腰部被劃了半圍，差點繞了一圈。

「嗷……」嗥叫聲在夜空中迴盪，人已搖晃著退出三步倒下，滾向溝底。他們本在溝壁一半處動手，雖不甚陡，動起手來却要看底子純不純了。

「海裏怪」葛昆天生一張河馬面孔，加上一雙金魚眼，眞是名符其實。在水中是個人物，在陸地上就很蹩脚了，但他和大悲道人及「開山手」蔡倫先後撲上來。

毛錦秋的反應很快，儘管他的對敵實戰經驗並不太豐富。可是她工於心計。現在是能幹掉的盡快先打發了，難纏的在後面以逸待勞，她不能不有所計較。

先撲上的「海裏怪」葛昆，攻出一蛾眉刺落空，四鍊乍現，石火閃電，其快絕倫，一條左臂自膀上被斬下一大半，接著是大悲道人及蔡倫。一用㯻一用劍，他們第一是未料到毛錦秋的底子到底有多厚？二來是毛錦秋速戰速決的決心。鍊刀瞬間伸縮了七次，逼得大悲道人退了兩步，蔡倫一㯻猛掃過來，毛錦秋挫身閃過的同時，鍊刀倏地掠了出去。

「嗷——」又是一聲悲嗥，兩腿自膝蓋稍上部位各被掃中，連腿骨都被切斷，雙腿突然失力，人被沉重的㯻一帶，整個人向溝下栽去。「海裏怪」斷了左膀還不死心，在草中一蹦，蛾眉刺猛捅她的後腰。

但是，雪亮的鍊刀比他的蛾眉刺先到，切入的部位也正是葛昆脖子上的刀口，少許的皮肉相連，人頭在脖子上滴溜郞當地往下滾動。

絕未想到，大悲道人眼見這幾個活蹦亂跳的人不一會工夫已去其三，不由膽寒，略一分神，金風砭骨，匹鍊已至，倉卒運劍，竟被捲去了長劍。大多數的人此刻都會倒驢不倒架，仍有點不信邪，就這一念之差，寒芒電射，他自己的劍竟射入他的胸膛之內。

其餘諸人互視一眼，那一眼眞是包羅萬象，其中包含了自尊的瓦解、兔死狐悲的悸動及死亡的威脅。而最大的却是一種沒落的悲哀。於是，郭一刀、狠姬、不空和尚和「嶗山五鬼」之三，人牆似地撲上。

「狗蹦子」已醒來，他看到了剛才的一幕，一股寒氣自脊樑猛往上昇。走吧！那兩張人皮不能不要，不知已到了何人手中？不走吧！說不定和這些人的命運差不多。能囫圇著伸腿瞪眼也就不錯了。他藏在溝上岩叢之後，還是不捨得走。

而「天竺三仙」站在一邊，似乎要作個「觀棋不語」的眞君子，眼見刀來斧去，就像在看賣膏藥或賣藝者在玩鎗弄棒，招徠觀衆似的。

狠姬的雙刄斧飛瀉，白髮旋舞；不空和尚的戒刀在鍊刀上飛濺出一溜溜的火星，蔓草在刀浪中激射旋舞；郭一刀首先貼了上去，而「嶗山五鬼」之三的熟鋼棍「嗡嗡」狂鳴中，時伸時縮，掃砸劈戳，同伙的刀斧交織的光網所留下的孔隙，已被棍浪補上。

「狗蹦子」看得眼花撩亂，心想：「騷娘們，這下子妳可要摸個地方到陰曹地府去賣風流哩……」那知這工夫忽見血光崩射，「嶗山五鬼」老五已被開了膛，他的怪嗥震懾了所有人的心坎。因爲這不像是人的嗓門眼發出的聲音。

剩下的「嶗山五鬼」之二，手足連心，以血肉之軀硬往上貼，老二作餌，老大就玩命，連刀帶人往上壓，這一手在衆多人手羣毆下還眞有用。

毛錦秋挨了一刀，但吳老二求仁得仁，頭顱被一剖兩開。幾乎同時，郭一刀想在後面打埋伏，鍊刀自毛錦秋自己腋下穿過，戳入郭一刀的小腹之中。

現在除了「天竺三仙」，只剩下了五鬼的老大、狠姬和不空和尚了。而毛錦秋雖然挨了一刀，也僅僅是左肩臂之間，傷勢不重。直把「狗蹦子」看得目瞪口呆，這娘們到底是什麼人？這身手不是和「飄二爺」差不多嗎？娘格皮！要不是這些人來墊底，有二十個「狗蹦子」也早就被掛了點哩！

這一會可惱了狠姬，雙刄斧已經沒有那麼虎虎生風了，白髮沾在額上，牛喘著道：「『天竺三仙』，你們都是聾子的耳朶——擺飾呀？還等什麼？我們都倒下了，你們還不動手，怕我們礙事是不是？呸！媽的！吊死鬼賣皮，死不要臉……」

吳老大更是火爆三丈，五兄弟只剩下他一個人了，揮著刀，抹著汗，道：「快上啊！淨是看眼啊！操！是怎麼回事兒？」「吭」地一聲，他的身子仰著却往前栽出三步，仆在地上，但戳在背上的鍊刀一抖就彈了回去。

毛錦秋已是嬌喘吁吁，左肩上、背上及屁股上，都是血汗不分，要不是狠姬和不空和尚已是強弩之末，她這光景可能還要挨上幾下。

一邊的「天竺三仙」面色木然，絲毫沒有出手之意，一直未開口的不空和尚忽然開了口，道：「你們三個天竺王八蛋……既然打定主意不出手……何不快滾？」這是和尚的談吐，綽號「不空」，名符其實。正因爲一時惱火，罵人也分了神，因爲至少也要看看被罵者是否有何反應，因而「嘩啦啦」聲中，鍊刀纏在他的脖子上，一抖之下，刀又飛回，喉管切開，鍊刀纏在他的脖子上，濺起血注，人也滾下溝坡。

只剩下了狠姬一個人，沒出三招，把雙刀斧捲飛，這個騷娘們造成了

極大的震撼，死亡的威脅，在這最後一人來說，等於死了十來次，死，的確是艱難的，狠姬忽然掉頭就跑。

這一手出乎任何人的意料，順著山溝奔向下坡，而毛錦秋也死追不捨，似乎不想留一活口，而想造成一次殺光的紀錄。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的，她要是不走，「天竺三仙」任何一個就能擺平她，她已力盡，而借機下台，要下得天衣無縫。在「狗蹦子」看來，這女人眞是絨毛猪仔——難脫落呀！

一逃一追，不一會消失在視線之內了。草中還有沒死的仍在呻吟，不過就算未死，大概也差不多哩。

「天竺三仙」走上溝頂，老大拉瑪道：「狗先生……狗先生……出來吧！」

「狗蹦子」心頭猛跳，心想：「原來他們三人不出手是要專門對付我『狗蹦子』的。可惡呀！怎麼可以叫我狗先生？莫非他們以爲我姓狗？」

二仙道：「狗先生，我們知道你還在這兒，出來吧！你是好樣的，和狠姬的貪生怕死之輩不同……」

三仙道：「大哥，二哥，此人不姓狗，他姓胡。」

「狗蹦子」走出岩叢，雙腿雖有點軟，可是想想人家屈大俠和「飄二爺」，在任何場面上可沒有場過台，就眞是明知不敵，脊樑還是挺得直直地，「狗蹦子」想到這裡，本來有點駝背的他，胸脯也挺起來哩，道：「三位天竺大俠，俺可是親眼看到，毛錦秋的東西丟在山溝中，不知三位有沒有撿到？」

拉瑪道：「撿到了！」

「狗蹦子」道：「這東西是『豹先生』的，娘格細皮，總算自那騷娘們手來挖了出來，那東西嘛！並不值什麼，既不能吃，又不能換錢，何不交給俺轉交給『豹先生』？人家『豹先生』很場面，不像俺這種鳥人，一定會好好酬謝三位的。」

忽見拉瑪探手入懷，掏出了兩張人皮，道：「胡先生，東西在此，就交給你轉交給『豹先生』吧！」

「狗蹦子」大出意料，是這三個天竺鬼子不知此皮的妙用，還是想誘他走近趁機像捏死一隻蟑螂一樣弄死他？人家說明要還給他，怎麼能不上前去拿？就算我胡冲不是好樣的，可也不是沒種吧？他大步走近，伸手去接。

眞是怪透了，拉瑪把兩張人皮交給了他，道：「胡先生，請好好收藏，盡快還給『豹先生』。此刻毛錦秋往南去追狠姬，你就馬上往北走吧！」揮揮手，三人往東邊去了。

摸摸脖子，「狗蹦子」恍如隔世，同時不禁心想，天竺黑鬼要不是缺個心眼兒，一定都是這麼忠實厚道吧？無怪佛教是天竺傳來的哪！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東西來得這麼容易。一時興奮感佩，「狗蹦子」追上數十步大聲道：「謝謝三位……」

「天竺三仙」回頭揮揮手逕自走了。「狗蹦子」又楞了一會，這才跳了起來，道：「娘格細皮，這就叫著時來運轉，屈大俠和『飄二爺』都辦不到的事，『狗蹦子』却到手哩！這不就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了嗎？」於是他小心收起兩張人皮，向北急竄而去。

* * *

夜風甚烈，刮著那兩扇黑色大門，「呼嗒呼嗒」地響著，一個小女孩來到門前，猶豫了一會，才敲了三下門。

不一會有人在內應門，道：「誰呀？這麼晚了……」

女郎道：「我姓張，有事要求見刁老爹。」

門內的人正是刁順，他知道老爹一定不管這種閒事，道：「對不住！張姑娘，我爹到親戚家去了，他不在家。」

門外的女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眞不巧！明天再來好啦！請問刁老爹明天會回來嗎？」

刁順道：「明天嘛！我爹可不一定能回來，他老人家到了那裡都是拖三拉四，窮磨蹭著不走，這我就不敢打包票哩！」

少女又嘆了口氣道：「乾脆，我後天再來。」

刁順好奇地自門縫望出去，這大門已破舊，門縫很大，看出去並未把人看扁，反而心頭猛跳，在刁順來說，他一生中沒見過這麼好看的姑娘。記得老爹常說，他自己的樣子不耐看，刁順的模樣更難看，只有刁秀英長得美，可是女兒終要嫁人。要改良刁家的品種，必須討個好看的媳婦才行。

刁順心中癢癢地，既興奮又自卑。「別他娘的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哩！就憑我這副邋遢相？」可是他還是開了門，道：「張……張姑娘……很抱歉！因爲我爹很少見生人……不大愛管閒事……剛才我發現姑娘焦灼的樣子，八成有什麼急事，實在不忍，就算我爹責罵我……我也認了……」

張盈盈已經下了石階，回身道：「你是說刁老爹沒有到親戚家去？」

刁順攤著手笑得很不自然，一個人一旦自卑，連自己的表情和擧措都無法控制了。道：「還不是推搪之詞，有時候不找個藉口，對方會下不了台的。張姑娘請進吧！」

張盈盈看了刁順一眼，這副德性和「狗蹦子」差不多，上額低削，鼻子扁平，既像他爹，眼睛就不會大，皮膚之黑和「天竺三仙」略似，樣子頗像原始人。

張盈盈進入大門，刁順閉上門順手一讓，然後在前面引路，到了院中，道：「爹，有位張姑娘要見你老人家，人家有急難求您幫忙……」

蒼老的聲音自屋內傳來，道：「龜羔子！是你需要幫忙還是別人需要？爹的老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

刁順急步入屋，低聲道：「爹，求求您！行行好吧！人家可是誠心誠意的！」

米倉道：「王八羔子，你是怎麼回事兒？你過去有這份善心嗎？」老傢伙坐在床上支著一腿在吸旱烟，斜睨著一雙小眼睛瞄了米順一眼。

米順忽然跪在床前，低聲道：「爹，您過去常唸嘟，說是咱們米家需要改良……如今來了機會，爹……能不能改良……這成敗利鈍全握在您的手中了！」

「巴滋巴滋」地吸著旱烟，米倉瞇著眼想了一下，突然貼到窗前，就著窗櫺間的糊紙上的小孔向外望去，正好張盈盈正面對這邊，在低頭看自己的鞋尖。老傢伙一看心中直嚷道：「好一個龜羔子！就憑你，居然想討這麼個天仙似的媳婦？你是沒照過鏡子還是暈了頭？」

米順見老爹偷看張盈盈，不由心喜。那知米倉低聲道：「你眞是癡心狂想，俗語說：人貴自知，而你這個龜羔子以爲自己是什麼？美如子都，貌似潘安？」

米順道：「爹，別忘了！她是有求於你的呀！」

米倉又吸了兩口烟，磕磕烟鍋，道：「好！叫進來問問看。這不過是有一搭沒一搭地，爹可沒有一點把握。」

米倉磕了個頭，道：「爹，這檔子事兒誰也沒有把握，只要爹肯爲順子出點力就感激不盡了。」

不一會，張盈盈被請了進來，屋中倒還拾奪得頗乾淨，這當然是米秀英整理的，可是味道不佳，充滿了烟味、汗味，甚至還有臭腳枒子的味道。

米倉伸手讓讓，道：「坐吧！順子說你姓張，找我有什麼事啊？妳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米家很窮，在這方面我們幫不上妳的忙，當然囉！有錢就有勢，沒錢就沒有勢。所以有人說：大丈夫不能一日無錢，也不能一日無權。老夫沒錢沒權，也不是大丈夫，因而我就想不通，我能幫姑娘什麼忙？」

張盈盈道：「可是前輩的身手極高，也只有您老人家能爲小女子報父仇。」

米倉一楞，道：「報仇啊，妳爹是誰？」

張盈盈泫然道：「家父張海川……死於屈能伸之手。請前輩見憐，代小女子報仇，小女子當刻骨銘心。」

米倉又在吸烟，他在思考事情時一定會吸烟，他吐著青青的烟，道：「誰叫你找老夫的？」

張盈盈這辰光可沒想得這麼多，和一些人際間的微妙關係，道：「是窮家幫長老黃鼎文說的。」

米倉冷笑一聲，他自然知道這是一石二鳥，要他和「豹子」正面卯上，窮家幫也好坐收漁人之利。他本想找個緣由推掉，但再仔細看看張盈盈，瞄一下身邊撓耳摸腮的米順，米倉改變了主意，道：「張姑娘，『豹子』爲了什麼要殺令尊？」

張盈盈說了一切，尤其是屈能伸殺張海川及「飄二爺」殺孫堅那一段說得很詳細。米倉心裡清楚，這兇手可不一定是「豹子」，當然，「豹子」的嫌疑最大。但他也不拆穿，這個老傢伙和百里光差不多，說他是個大壞蛋，未必盡然，要說他是個好人，可就當之有愧了。

張盈盈道：「前輩如能幫忙，小女子自當有所表示……」

米倉胸有成竹地吭巴著旱烟袋，道：「張姑娘，這個忙我是想幫的，老夫可不能接受妳的孝敬……」

張盈盈道：「這是一點禮貌，前輩說個數字也成。」

揮揮手，米倉斟酌一會，道：「張姑娘，既然妳非要老夫接受點報酬不可，老夫也就不客氣，現有兩個方式，任妳選擇一種。只要妳答應了！老夫就去找『豹子』。」

張盈盈突然拜倒，米順要去扶她，又覺得唐突，道：「張姑娘，不必客氣，不要客氣……」

米倉道：「順子，把姑娘扶起來，這碼子事兒等於各取所需，任何一方面也不必有什麼虧欠的感覺。」

這工夫張盈盈站了起來，道：「刁前輩肯幫忙，我的報答是應該的。」

米倉道：「老夫姓米不姓刁，那是假名，至於這條件，妳先不必看輕，先聽了之後再說。」

張盈盈道：「請前輩賜告。爲了父仇，晚輩以爲沒有不能接受的條件。」

米倉笑笑，道：「第一個條件是嫁與犬子米順，作米家的媳婦……」說完，一雙小眼睛十分晶亮地瞪著張盈盈，咄咄逼人，似要她爲她剛剛說過的話負責。

張盈盈猛吃一驚，事先沒料到會有這一條。其實這是應該想到的，眼角一瞄旁邊的米順，見他又在手足無措，撓耳摸腮，而雙手又不知怎麼擺才好。現在，她受到了考驗，即使爲了父仇，她也不願和一個不喜歡的人廝守一生，因而猶豫不決。

米倉是何等經驗，自然看得出來，再說自己的兒子這份德性還不知道嗎？他道：「還有一個法子，妳能辦得到也成，那就是把那兩張紋身人皮弄到手交給老夫。」

又是一窒，這兩件事沒有一件是好辦的，只怪她自己太天眞了。也足見殺屈能伸可不是簡單的事，要不，對方也不會提出這種條件來。她道：「米前輩，聽說那紋身人皮是在毛錦秋的手中。」

米倉搖搖頭，道：「妳不知道，本

來在她的手中，後因她逃走被人追上，以『天竺三仙』爲首，共十餘人之多，而跟上她的，還有『狗蹦子』，結果這女人很會藏拙，一口氣幹了妳爹以前的一些同黨，如大悲道人、『海裡怪』、『開山手』、『笑面屠』、郭一刀等人，只剩下狠姬，最後兵刃出手，嚇破了膽，掉頭狂竄。最後留下了『天竺三仙』和『狗蹦子』。」

張盈盈道：「兩張人皮落入『天竺三仙』手中，『狗蹦子』一個人怎麼會……」

米倉表示不解地搖著腦袋瓜子，道：「是啊！誰也會這麼想，可是事出意外，據說『天竺三仙』竟把到手的兩張人皮送給了『狗蹦子』，叫他轉交屈能伸。」

張盈盈茫然地道：「米前輩，世上有這等事嗎？『天竺三仙』會敗於屈能伸手下，怎麼會送這份人情？這恐怕是以訛傳訛吧？」

米倉道：「事情千眞萬確，那東西目前應該在屈能伸手中。張姑娘，這兩件事之一，有一件妳能辦到，老夫馬上就動手。如果妳答應後者而無法辦到，就要答應第一個條件，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張盈盈一想，第二個條件也不能答應，但總比第一個好些，道：「米前輩，晚輩決定答應第二個條件。」

米順很失望，但是他以爲還有一線希望，萬一第二個條件辦不成，還要履行第一個條件。看來這隻天鵝一時還飛不了的，而放眼當今武林高手，而且在附近的，除了他爹就找不到第二個能有把握擊敗「豹子」的了。

* * *

張盈盈來時，屈、康、胡三人正在喝酒，而康莊正在口沫亂飛地嚷嚷著，道：「小屈，這碼子事兒，俺就想不通，這辰光那個不想這兩張東西？『天竺三仙』到了手，甚至於他們不拿出來，在當時『狗蹦子』也不確知在他們身上，這三個黑鬼是犯了什麼毛病，他奶奶的竟交『狗蹦子』轉交給你。莫不成，你們多少有點淵源？」

屈能伸苦笑搖著頭，道：「我和你一樣，想不通！」

「飄二爺」塞了一大口的紅燒肉，道：「天竺黑鬼不會不知道這兩張東西的妙用，也不是他們笨得不吃食，會不會……他奶奶個熊？把人皮掉了包？」

「狗蹦子」急了，道：「二爺，你可別見了風就是雨瞎猜一通，當時俺雖然昏了一段時間，却以爲那麼多的人在現場，還有毛錦秋在，他不可能掉包。再說，他們也不可能事先弄好兩張假的放在身上呀！」

屈能伸道：「雖然我也想不通這理由，却相信那兩張人皮是眞的。還有一點，儘管『天竺三仙』是于得水的部下，爲他賣命，但上次動手，不失爲君子風度，還有，這次大悲道人等和毛錦秋搏殺，他們一直未動手，由此可見，他們並不支持那個狡詐的于得水。」

「飄二爺」道：「對對！說不定『天竺三仙』崇拜你『豹子』，這只是一個交之前的見面禮吧？」

搖搖頭，乾了一杯酒，屈能伸道：「事情不是這麼單純的，好在這事不久會有頭緒，希望能盡快見到『天竺三仙』，向他們道謝，此地事已了，咱們要盡快走人！」

「飄二爺」道：「我就會出去走走，順便找找『天竺三仙』……」他吃飽之後就出去了。不久有人敲門，「狗蹦子」開門一看竟是張盈盈，道：「張姑娘……歡迎妳回來……屈大爺經常惦記著妳……怕妳涉世未深在外面吃了人家的虧！娘格皮！這年頭那有什麼好人……」閉上門引導入內。

張盈盈道：「屈能伸在不在家？」

「狗蹦子」道：「在……在……」在院子裡就吆呼著：「屈大爺……張姑娘回來哩！」

張盈盈進屋，「狗蹦子」沒進去，却在外間豎起了耳朵。

屈能伸道：「盈盈，也許妳終於想通了吧？妳爹不是我殺的，我不會騙妳的。胡冲……」

「狗蹦子」道：「屈大爺有何吩咐？」

屈能伸道：「再去弄點酒菜回來。」

「狗蹦子」這人很忠，只要是屈、康二人的喜事，就像他自己的喜事一樣；壞事，他也如同身受。先添了一副杯筷就出了門。

張盈盈道：「不用張羅，我吃過了！」

屈能伸道：「不用客氣，妳現在無家可歸，我們應該照料妳的。」爲她篩上酒，照照杯子，道：「盈盈，慶祝妳無恙歸來，也慶祝我們的重逢……」他乾了，張盈盈小吸了一點。她的目光中有一瞬的冷芒閃過，屈能伸當然不會覺察，道：「盈盈，這些日子妳在什麼地方？」

她低頭挾菜，道：「我回過家，也去過親戚家，當然……也常去我爹和我娘的墓地。」

屈能伸喟然道：「妳爹和妳娘合葬了？」

搖搖頭，她幽幽地道：「他們生前經常爭吵，到了陰間還會不和，我考慮再三，沒有那麼作。我想不通到底他們是誰的錯？」

屈能伸道：「當然不是妳娘的錯。」說了這話又覺得稍嫌武斷，急忙持杯飲酒。

張盈盈望著他，冷冷地道：「你會知道我們的家務事？」意思是說，可見你是個善於說謊的人。

屈能伸道：「據說，令堂與令尊結婚之前的戀人，是一位正人君子，儘管此人的性子稍有偏激。」

茫然地望著他，她道：「你是說『劍魔』是個好人？好人的綽號會用上個『魔』字嗎？」

屈能伸道：「魔、道本爲一體，實不可分。修道者也會走火入魔，而魔也能成道，那只是修習者的兩個不同境界的層次罷了！況且，『劍魔』這綽號是武林同道所賜，不是他自己取的名字。」

張盈盈道：「你似乎對『魔劍』頗有好感。」

他喟然搖頭，道：「我只是這麼想，令堂絕不會和一個邪派人物交往，妳說是不是？」

張盈盈道：「長輩的事，我不想置評。屈能伸，你說沒有殺我爹，那你說我爹是什麼人殺的？」

苦笑著，他道：「本來『飄二爺』以爲是窮家幫的兩個長老殺的，我推翻了這個看法。因爲如果是他們殺的，也不會在現場出現，何不一走了之？盈盈，我也想不出是誰來？鑑於令尊當時死去不久，我以爲殺人者並不是用其他兇器殺人，而必是用自身的兵刃。所以想想一些可能的人物，又沒有人的兵刃會造成令尊頸上的傷痕。」

張盈盈沒有說什麼。屈能伸道：「聽說這件事牽上了窮家幫和另外一位高人，看來這是非之地也不便久躭了！」

張盈盈道：「你要走？」

屈能伸道：「要找的東西已經到手了，雖風傳毛錦秋曾按圖索驥去找過而未找到，以爲是假圖，不過我以爲不大可能是假貨。」

張盈盈道：「那人皮是什麼樣子？」

他取出來交給她，還一一解釋。

張盈盈心頭猛跳，這東西只要交給米倉，他就能爲她報仇。但要取走這東西，還要費一番手脚，動文動武，這「豹子」都不是好對付的。她道：「這副聯語是什麼意思？」

屈能伸道：「我也沒弄清楚。『水自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這從字面看來十分空泛，也可以這麼說：水自石邊流出冷，不是水本身冷，是因爲石頭之故，風從花裡過來香，也不是風本身香，而是風把香味帶了過來……」

對這說法很有同感，即使如此解釋，那又暗示了什麼？兩人都還參不透。世上有些事，也許越是參不透、悟不通，才有人趨之若鶩吧？要是一目瞭然，大概就興趣缺乏了。

「狗蹦子」買回不少的酒菜，讓他們二人邊吃邊談，兩張人皮還給屈能伸，眼見他放在內袋中。然後，挾了兩塊醺魚和火腿放在她的碗中。她的表情很奇特，心頭也痙攣了一下，這個人是虛僞在演戲嗎？他關心我是假的，旨在使我不懷疑他是殺父仇人嗎？她感到十分矛盾。但是，自她去找米倉，她已下了最大的決心。

在她看來，現場上就那幾個人，誰能在她父親的頸上造成蝎尾鞭的傷痕和彎匕的創口？爲什麼自己這麼沉不住氣？一點小惠就動搖了？

屈能伸道：「胡冲，爲張姑娘騰出一間屋子來。」

「狗蹦子」道：「是的，屈爺，就把你的內間讓張姑娘住吧！也好有個照應。娘的！這辰光不但咱們有對頭，連張姑娘也要防著點！于得水那個老甲魚就是其中之一。」

她無法馬上下手，但也不想久拖，她很担心自己會軟下心腸放棄復仇計劃。早在「豹子」初來石榴舖到張家去找碴時，她就對這父親的對頭寄予同情。這點微妙的意念，常常困擾她，腐蝕她的決心和計劃。

深夜，她已上了床，他還進屋爲她送進一床被子，親自爲她蓋上。那自然流露的關切和眼神，使她不由自主的陶醉。母愛她記不清楚了，父愛和這種情愫又不一樣，有生第一次她感到那種愛的觸覺伸了過來，而且自己也忍不住要伸出去。他的大手爲她掖掖被角，理理枕頭，道：「夜裡很冷，有沒有蹬被子的習慣？」

有一種幾乎想流淚的衝動，她需要這種體貼，尤其是這個人的。她的目光由冷冽而柔和，像最最柔軟的羽毛，她不知道這目光對屈能伸有多大的鼓勵？他突然握住了她的手。

雖然僅僅是握手，這在男女之間，實在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表示，更不是煽情的動作，然而，在有心人的感受上就截然不同。這些日來她孤獨、無依，她悲苦徬惶，她不相信這世界上除了一些色迷迷的目光之外，還有眞正熨心的眼神、舉措和能使她感恩心跳的人。

而這人居然是他——一個涉嫌重大的殺父仇人。

她收回手，動作稍嫌粗魯，似乎對他的舉措導致的心湖盪漾而感到惱火及羞澀。

他搓着手，道：「盈盈，此時此刻，妳不諒解我甚至恨我，我也不怪妳，但只希望妳不要衝動而自暴自棄。任何事都能查個水落石出，只是時間問題。而有些話我本不想說，現在我以爲，只要是足以改變妳對我的懷疑的話，都該說出來。本來看在妳的份上，加之妳爹只是被毛錦秋蠱惑，而且僅是從犯，殺人的又不是他，收藏人皮的也不是他，我本打算放過他的。結果仍然發生了這種事，所以我並不以爲這是巧合，似乎有人想爲我們之間製造痲煩和仇恨……」

她揮揮手，道：「不早了！我要睡了……」

屈能伸道：「好，妳睡吧！有什麼事隨時叫我……」

他退出來閉上門，在另一間屋中，「飄二爺」探出頭向他招招手，屈能伸進入屋內。「飄二爺」低聲道：「小屈

，這話我雖然不該說，却又以爲非說不可，不說就不舒服。」

屈能伸道：「可別把你憋出毛病來，你就說罷。」

「飄二爺」低聲道：「小屈，俺是地藏王菩薩，俺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所以別人不說俺是非說不可。這丫頭失踪了一段日子，奶奶的！她回來得很陡然，你想想看，上次在毛錦秋的巢穴中，張海川被殺，她一口咬定是你，且聲言誓報此仇。過些日子回來就會改變了？說到天亮俺也不信，依俺猜想，她不是被人利用或煽動回來行刺你，就是爲了那兩張人皮。」

屈能伸道：「老康，盈盈是個倔性子，她有那種先入爲主的成見也無可厚非，如我是她，也會那麼想。我心裡有數也就是了！說正格的，她也怪可憐的。」

「飄二爺」道：「俺也沒說她不可憐，由於她在外面晃盪了這幾天，行止交待不清，小心點沒有錯，第一是東西在你身上，其次是咱們樹敵太多。」

屈能伸道：「你有沒有什麼發現？」

「飄二爺」道：「窮家幫戒備森嚴，似乎調回的人手不少。于得水那邊按兵不動，似乎這兩邊的人都在找毛錦秋。」

屈能伸道：「不對吧！他們知道東西在我手中，應該找我才對。」

「飄二爺」道：「知道東西在你身上的人只有『天竺三仙』，他們要是不說，就沒有人知道，在那現場上的人全部死光，只剩下一個狠姬嚇破了膽，狂竄而去，諒她再也不敢到這一畝三分地上來咧！你說，還有誰知道？」

屈能伸道：「至少毛錦秋也該知道吧？」

「飄二爺」道：「毛錦秋只看到『狗蹦子』把兩張人皮丟入溝中，接著就開始廝殺，最後狠姬嚇跑了，毛錦秋佯作去追，所以她絕對想不到東西會由『狗蹦子』轉交給你，必然以爲在『天竺三仙』身上。」

屈能伸肅然道：「『飄二爺』，你這麼一說，我倒爲『天竺三仙』操起心來了。毛錦秋果眞不知東西在我身上，她必然會對付『天竺三仙』。」

點點頭，「飄二爺」道：「小屈，咱們注意點就是了！可也別淨爲旁人操心，小心點啊！」指指那邊房中。

* * *

百里光收到一張便條，這是米倉寫的，約他到鎭外小破廟一見。繼而百里光去了，米倉又要和他換個地方。

百里光齜牙咧嘴地，就像要咬人的後腿似的，道：「媽格巴子！你是不是還在穿開襠褲子？要不，換地方幹什麼？怕我宰了你？到什麼地方還不是一個鳥樣？」

米倉道：「這可不一樣，你的下面，小龜羔子太多，老夫雖不在乎，讓一些癩蝦蟆跳在脚背上，總是不咬人格癢人，不如找個絕對清靜的地方玩個痛快！」

「呸」地一聲，百里光吐了口唾沫，道：「姓米的，老夫以前倒是把你估高啦！好吧！你就說個去處吧！我猜想，八成那地方是『牛眠穴』或是『龍脈』，地理仙都已經給你『盤線』、『消砂』、『納水』、『連山歸藏』等統通弄好了，只待你擇吉躺進去哩！」

米倉道：「老賊，跟我走……」向西方掠去，百里光沒有動。

米倉道：「怎麼？你這個老龜羔子要飯還要上癮啦？還沒活夠，怕死呀！」

百里光道：「你老賊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米倉道：「再換地方，才不會有人預先埋伏好施襲，怎麼？防你老賊一手，有什麼不對？」

百里光道：「媽格巴子！你倒是比個龜還精，你怕我事先有埋伏，再換地方你事先就不會有埋伏了嗎？」

米倉道：「好！由你指定地方，但不要在這兒說，咱們邊走邊說如何？這樣才不會出紕漏。」

百里光拗不過他，二人向西疾奔，米倉道：「老龜羔子，你的鬼心眼還眞多，這樣換地方有什麼用啊！你的紫竹杖『唏哩嘩哩』地猛響，你的龜子龜孫在幾里外都能聽到，老龜羔子、搭槳、縮水還褪色，你眞不是塊料子！」

（未完・七）

上文提要：陸翰飛、楚湘雲和靈岩大師分手後，二人來到安陸，駕車的人怕有驚險，雖未到傍晚，只好落店，第二天繼續趕路，又遇上沙無忌，說是邀請郝眞人出來，護送他們到石鼓山去；厲山雙煞也趕來，見是老相識郝眞人，也信口說是護送他們而來的，陸、楚二人無意中遇到老者贈送避毒珠二枚，在客棧楚湘雲被人劫持去，不知踪跡……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秋霜因何被擄　湘雲下落不明

船老大陪笑道：「公子爺，你老沒走過這段水路，再過去是一個大轉彎，水勢極急，從鄧家口，牌洲，一直要過了新灘口，少說也有三十來里，咱們下行船隻，通常都在這裡停泊。」

陸翰飛急道：「那怎麼成，我妹子被强盜劫走，今晚要連夜追上去才行，你多少船金，我加倍給你就是！」

那船老大一聽追趕的是一夥强盜，不禁嚇得臉無人色，結結巴巴的道：「公子爺，你老是追强盜，你怎不去向官府報案？小老兒瞧你單身一人，追上了也不管用，咱父子兩人……」

陸翰飛深知一時失言，知他心中害怕，當下朗笑一聲，道：「船老大，你不必害怕，只要追上他們，自有重賞，一切都有我呢！」

說到這裡，右手凝足功力，猛的向江面上劈去。

他此時功力，足可躋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這一下凝足力道發出的「無形掌」，威力何等强勁？

只聽三丈外水面上，「蓬」的一聲，好像投下一塊千斤巨石，水柱激起一丈來高的嘩啦啦浪花四濺！

陸翰飛早已負手而上，回頭笑道：「船老大，你瞧我單身一人管不管用？」

船老大父子，幾曾見過這般功力，嚇得爬在船上連連叩頭道：「公子爺，你老神人，小……小老兒失言，小老兒實是好意，咱們這就升火做飯，吃飽了就開船。」

陸翰飛道：「我答應你船金加倍，決不食言。」

船老大連連應是，放下跳板，小毛子捧着炭爐，到沙灘上揀了些木柴，正待升火！

忽然滿臉驚惶，三脚兩步奔上船來，低聲說道：「爸，張阿六的船，就停在蘆葦裡！」

船老大也着了慌，急急問道：「你瞧清楚了？」

小毛子喘着氣道：「孩兒那會瞧錯？」

陸翰飛一聽賊船就在這裡，早已一下掠出船艙，急急問道：「他們在那裡？」

小毛兒用手朝左側蘆葦一指，道：「就在那裡面！」

陸翰飛來不及多說，伸手從懷中取出一錠五兩來重的銀子，塞到船老大的手中，匆匆說道：「船老大，你們等到天亮，如果我不回來，就不用等了。」

船老大接過銀子，低聲道：「公子爺且慢，小老兒的船，停在對面港灣裡，你老回來，招呼一聲就是。」

陸翰飛知他怕事，略一點頭，便縱身往岸上躍去，一連幾個起落，便已掠近蘆葦。

果然蘆葦深處，正有一條船擱在淺灘上，似有藉蘆葦掩蔽之意！

陸翰飛藝高胆大，一下掠上船頭

，艙中空無一人，只有艙尾柁旁，蜷伏着一人，似是船老大打扮，急忙飛身過去，俯身一瞧，那人臉色發黑，分明業已身中劇毒，死去多時！

再向四周略一打量，發現蘆葦中也有一個船伕打扮的人，倒臥泥水之中，敢情也已中毒身死。

陸翰飛瞧得暗暗切齒，五毒門的匪徒，好毒辣的手段！

他心頭又急又怒，尋思這些匪徒既在這裡捨舟登陸，想必離他們巢穴不會太遠，當下掠出蘆葦，向四處一陣張望。

沿江一帶，地勢荒僻，此時天色昏黑，遠處景物極難辨認。

陸翰飛那還思索，展開「八步追風」輕功，向前疾奔，兩隻眼睛却不住的向四周搜索。

正在飛掠之間，驀見前面不遠，依稀有一絲燈光閃鑠了一下。

要知黑暗之中，即使是一點燈火，也可老遠瞧見，陸翰飛估計那燈光閃鑠之處，最多也不過里把光景，不由精神一振，脚下加緊，一個身手直若電閃風飄，急起直掠。

瞬息工夫，便已奔到臨江，住足一瞧，原來前面已是一座土崗，那一絲燈光，是從崗右一處疎林中透出！

他救人心切，正待向林中穿去，那知他自從服了大量蝮蛇寶血之後，目能夜視，一瞥之間，發現林邊人影閃動，正有兩個人踞坐在路側一株大樹之下，似在低聲說話！

不由心中一動，急忙閃入林中，悄悄掩近身後，果然，這兩人一身化子裝束，正是五毒門的匪徒！

只聽右邊一個說道：「郭大叔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不要出了岔子？」

左邊一個冷笑道：「郭大叔外號調龍手，在咱們教裡，也數得上一把好手，還會有什麼岔子？洪大叔是走水路來的，當然先到一步。」

右邊一個又道：「洪大叔帶來的這個妞兒，到底是誰，值得咱們這般勞師動衆，連教主都要親自趕來？」

陸翰飛聽得心中一寬，湘雲妹子果然落在這裡！

左邊一個嘿道：「這妞兒來頭可大哩，聽說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都想劫持她，不是咱們下手得快，還不容易手到擒來，就是這樣，還怕沿途出事，咱們教主才要親自趕來。」

右邊一個道：「這到底爲了什麼？」

左邊一個道：「聽說是兩件什麼寶物。」

陸翰飛覺得這兩人只是五毒門的爪牙，知道得有限，自己還是救人要緊，正待轉身，瞥見一條黑影一路如飛奔來，遠遠望去，身手甚是不弱，這就依然站着不動。

一會工夫，那條黑影逐漸奔近，兩丐一齊站起身來，高聲問道：「來的可是郭大叔嗎？」

陸翰飛擧目瞧去，只見來人正是昨晚黃鶴樓上的那個乞丐！

他奔近兩人身前，問道：「教主到了沒有？」

左邊一個躬身道：「教主要在明晨才能趕到。」

那乞丐哦了一聲道：「洪老大回來了沒有？」

左邊一個道：「洪大叔從水道來的，現在正在屋中。」那乞丐不再作聲，逕自朝裡走去。

陸翰飛急忙跟在他身後，穿林而入。

那是圍着土垣的三間茅屋，中間一間點着燈火，那乞丐剛一走近，只聽裡面一個粗大喉嚨問道：「是郭老三嗎？」

郭老三推門而入，應道：「洪老大，你回來得好快。」

洪老大笑道：「你也不慢。」

陸翰飛等他走入屋中，立即施展「八步追風」身法，悄無聲息的落到窗前，朝裡望去。

只見那叫洪老大的人，生得身材魁梧，臉色黝黑，此時坐在一張板櫈上，面孔朝外。

郭老三坐在他對面，伸手倒了碗茶，一口氣喝完，四下一瞧，道：「噫，姥姥呢？」

洪老大道：「姥姥已經睡了。」

郭老三左手往桌角上輕輕一拍，「唉」了一聲，道：「說來慚愧，小弟這趟眞是栽到家了！」

洪老大驚道：「你碰上了什麼棘手人物？」

郭老三道：「先前小弟也不知道，後來才想起他可能就是毒神。」

毒神！陸翰飛聽得驀地一驚，昨晚黃鶴樓上的那個老者是毒神逢巨川？

洪老大吃驚道：「你怎會遇上逢巨川？」

郭老三正在述說昨晚經過，陸翰飛陡覺身後一陣金刄劈風之聲急疾逼來，同時有人大聲叫道：「有奸細！」

陸翰飛心頭一驚，一掌向後拍出！

「砰！」那襲到身後的人被他一掌震飛，摔出老遠。

陸翰飛動作如電，右掌才出，身子業已閃到門口，左手推開板門，一脚跨了進去，冷笑道：「兩位想不到區區會貪夜趕來吧？」

這時已有十多個人手提兵刄，從右邊一間屋中湧出！

洪老大敢情在五毒門中地位不低，他臉上微微一怔，立即鎮定下來，望着陸翰飛抱拳道：「兄弟洪長勝，平日很少在江湖走動，不知尊駕貪夜光臨，有何見教？」

陸翰飛氣定神閑，朗朗一笑，兩道目光掃過衆人，道：「不錯，在下和各位素不相識，既無宿怨，也無新仇，你們五毒門何以勞師動衆，遠去江

夏，將在下妹子擄來，我是向諸位請教來的。」

洪長勝被他說得一怔，勉强笑道：「尊駕就是南嶽門下了，洪某奉教主之命行事。」

陸翰飛俊目如電，冷冷的道：「在下正是南嶽門下陸翰飛，我妹子就是你擄來的？」

郭老三獰笑道：「小子你自己送上門來，那是最好不過！」

話聲出口，右手一探，就朝陸翰飛抓到。

陸翰飛心想他們人多勢衆，自己只有單身一人，可不能客氣！心念轉動，沒等對方近身，左手「無形掌」業已搶先發出！

郭老三身形才動，忽覺右肩如中巨杵，口中「啊」了一聲，身形晃動，向後連退了四五步！

這一下，直把五毒門的人全都驚得目瞪口呆，誰也沒瞧到陸翰飛出手，郭老三怎會負了傷？

陸翰飛冷笑一聲，倏地向洪長勝逼去，口中說道：「洪朋友把在下妹子藏在那裡？」

洪長勝早已瞧出對方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嘿然笑道：「尊駕身手不凡，洪某就叨教幾招！」

他雙手一揚，露出黑黝黝的手掌，蓄勢待發！

陸翰飛驀然想起自己師傅說過嶺南五毒門，擅長「毒砂掌」，看來此人練的正是這類功夫，自己倒要小心，一面依然冷笑道：「好，在下就領教領教你的『毒砂掌』也好！」

說話聲中，身形倏退，雙掌驟揚，對準洪長勝劈去！

洪長勝見他身向後退，還當對方瞧到自己「毒砂掌」，心生怯意，雙掌作勢，只是虛招，正待跟踪發掌！

那知「毒砂掌」還未發出，陡覺兩股無形潛力，業已撞到身前，再想還擊，已是不及，一個身子直被推得往後連退！

「哈哈，毒砂掌也不過如此，在下領教了！」

陸翰飛敞笑一聲，施展「八步追風」輕功，身形一閃，往左邊房中衝入！

原來他方才見到十多個五毒門的人，從右邊房中湧出，推想湘雲妹子可能就被囚在左邊一間，他一衝入內，向四下一瞧，只見房中闃無一人，靠壁一張床上，却布帳低垂！

陸翰飛救人心切，伸手往布帳中揭去！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陡覺脈腕一緊，自己雙手已被鳥爪般兩隻枯黑手指緊緊扣住！

「桀！桀！桀！桀！」怪聲入耳，床上坐起一個滿頭白髮，形如鬼魅的獨目老嫗！

陸翰飛心頭大驚，雙腕用勁，右手向外一奪，左手反扣獨眼老嫗右腕。

要知他自從服下蛇血，武功大進，這一奪一扣，行氣似珠，運勁若鋼，一下就把對方手腕拿住。

獨目老嫗沒想到這年輕人竟然如此了得，騰出左手，連擊三爪，都被陸翰飛右手化開！

這瞬息工夫，他目光瞥過，瞧到木床裡邊，躺着一個腰身苗條的女郎，生似被人點了穴道，一動不動！那不是湘雲妹子是誰？

他無暇細看，左手猛力朝外一帶，硬生生把獨目老嫗向左拉開了幾步，身形一偏，身軀搶近木床前面，右手正待往湘雲抓去。

這獨目老嫗，人稱獨眼乞婆區姥姥，乃是五毒門高手，輩份比現任教主還要高出一輩，不但武功極高，而且善於用毒。

她只是沒想到來人有這等功力，一時大意，才被陸翰飛扣住右腕，身落人手，直氣得她「哇」「哇」亂叫。

此時一見陸翰飛側身撲近床去，再也顧不得疼痛，右腕奮力一奪，左掌如刀往陸翰飛脅下拍去！

「小子，拿命來！」

毒砂掌洪長勝，調龍手郭老三兩條人影相繼撲入，他們瞧到區姥姥被陸翰飛扣住脈門，急急奔來相救，身後十多個人，也一湧入內！

陸翰飛陡然大喝一聲，奮起神威，左手用勁，抓起區姥姥揮了一個圈子！

獨眼乞婆區姥姥只覺右腕如折，劇痛無比，她一身功力，竟然沒處可使！

毒砂掌，調龍手也怕傷了姥姥，不敢逼近。

陸翰飛趁機躍近床前，一把撈起楚姑娘嬌軀，轉過身來，這一轉身，不由把陸翰飛瞧得大怔！

原來被五毒門擄來的，那是什麼楚姑娘？但她，自己並不陌生，她是厲山雙煞門下的冷姑娘秋霜，此時雙目緊閉，好像睡得極香！

陸翰飛喝道：「你們把我妹子，藏到那裡去了？」

毒砂掌洪長勝聽得一楞，反問道：「難道她不是你的妹子？」

陸翰飛知道他們弄錯了人，把冷姑娘當作湘雲妹子擄來！

那麼湘雲妹子？又被誰擄去了呢？

他心頭不由大急，暗想：這冷姑娘雖是厲山雙煞門下，但自己既然遇上了，自應把她救出去再說。

心念疾轉，這就沉聲喝道：「你們把她怎樣了？」

毒砂掌洪長勝獰笑道：「她中了咱們的『七日斷魂香』，如果沒有獨門解葯，七日斷魂，陸朋友，你先放下姥姥，咱們決不難爲於她，只要等教主駕到，有屈兩位，同往石鼓山一行，到時自會奉上解葯。」

果然爲了石鼓山藏寶，陸翰飛重重冷哼了聲，一手抱起秋霜嬌軀，左手一帶朝獨眼乞婆喝道：「就煩姥姥送我們一程吧！」

話聲一落，大踏步往房外走去。

五毒門衆人眼睜睜瞧他拉着區姥姥往外走去，但誰都不敢貿然出手！

陸翰飛堪堪跨出房門，聽身後有人吹起一聲唿哨！

這唿哨一起，只聽屋外同時响起幾聲唿哨！

陸翰飛心知這互打唿哨定是五毒門的暗號，可能就是要門外之人攔擊自己，心中想着，依然大踏步往門外走去！

身後毒砂掌洪長勝，調龍手郭老三率同十多個大漢，也跟着走出，只是不敢太過逼近。

陸翰飛堪堪走近板門，陡覺一股腥穢之氣直衝鼻孔，舉目瞧去，只見屋外一片空地上，到處都是青黑相間的毒蛇，昂首遊來。

這些毒蛇身子極細，但一顆蛇頭全作三角形，想必奇毒無比，只要被任何一條咬中一口，那就非送命不可！

心中暗自後悔，要是身邊帶上毒神逢巨川送給自己的「避毒珠」，此時就不必怕毒蛇爲患。

調龍手郭老三瞧得洋洋得意，冷笑道：「小子，還不放下姥姥？只要答應跟咱們走一趟石鼓山，五毒門保証不傷你一根毛髮，而且和你化敵爲友，你自己琢磨吧！」

陸翰飛怒道：「那麼你先把蛇陣撤去。」

調龍手陰笑道：「牠們雖然劇毒無比，但沒有我的命令，決不傷人，你先放下姥姥。」

陸翰飛暗想自己有獨眼姥姥作爲人質，他們還顧忌投鼠忌器，如果放了她，五毒門的人豈肯罷休，那時自己就得聽他們擺佈。

他心念轉動，瞥見這些毒蛇遊到自己脚下，好像遇上尅星似的，畏縮得立即向旁遊開。

心中一奇，故意向前跨出一步，果然毒蛇躲閃，心知也許是蛇羣怕他服過蝮蛇寶血之故，當下胆子一壯，敞聲笑道：「你們認爲區區毒蛇，就能唬得倒南嶽門下？」

話聲一落，邁步向前走去！

調龍手想不到自己豢養的毒蛇，竟然會紛紛讓開，心下一急，口中發出一聲唿哨，幾名飼蛇的大漢，同時吹起哨子。

這羣毒蛇，平日訓練有素，此時聽到哨聲，立即奔騰竄躍起來，但牠一任哨聲吹得極急，對陸翰飛似乎甚是害怕，沒有一條敢朝他身邊竄去。

陸翰飛扣着獨眼乞婆脈門一直走出土垣圍牆，功運左臂，朝裡一送，口中朗笑道：「有勞姥姥相送。」

話聲一落，立即施展「八步追風」輕功，身如電射，往來路疾奔，耳中只聽五毒門的人在身後大聲吆喝，紛紛追來。

陸翰飛雖然不怕，但自己手上抱着一個冷姑娘，終究雙拳難敵四手，一路只是盡力飛馳，那敢稍停。

要知「八步追風」，原是東方矮朔公羊叔獨步武林的絕世輕功，再加陸翰飛此時功力大進，這一輕功展開，眞像電馳風飄，流星橫空，只覺耳旁生風，衣袂飄揚，眨眼工夫，已把獨眼乞婆和毒砂掌調龍手一干人，丟落老遠，那能追得上他？

陸翰飛回到停船之處，縱目一瞧，那有自己那條船的影子，心下大急，這就向對港大叫了兩聲：「船老大！」

果然，在他喊聲方落從對港一片蘆葦中，緩緩搖出一條小船，往自己這邊駛來。

那船老大站在船頭，喜道：「公子爺，果然回來了，小老兒一直沒敢睡熟，等着你老。」

陸翰飛不等他靠岸，縱身躍起，輕飄飄落到船頭，船老大拭了拭眼睛，瞧到陸翰飛手上抱着一個姑娘，不由驚喜的道：「公子爺，你老眞把這位姑娘救回來了？」

陸翰飛道：「船老大，你快替我開船吧！」

船老大聽說就要開船，不期怔得一怔，忽然他想起强盜可能還要追來，身子一陣哆嗦，慌忙沒命的搖櫓，一面又不迭地催促小毛子扳槳，小船駛出港灣，船老大揚起布帆，漸漸向江心駛去。

陸翰飛此時早已把冷秋霜抱入中艙，放到舖上，匆匆從包裹裡取出「辟毒珠」，向船老大要了一個粗瓷飯碗，用水磨了少許，撥開冷秋霜銀牙，徐徐灌了下去。

「避毒珠」果然靈效無比，一會工夫，冷姑娘口中「嚶嚀」一聲，倏地睜開眼來。

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轉之下，忽然發覺艙舖邊上，還站着一位英俊少年，他正是自己時常無緣無故想起的他。

她只覺十分奇怪，自己怎會躺在船上？目光之中流露出驚惶羞澀，驀地翻身坐起，急急問道：「我怎會到船上來的？」

陸翰飛喜道：「冷姑娘，你醒過來了？」

冷秋霜眨了兩下眼睛，道：「我問你咯，我怎會到船上來的？」

陸翰飛道：「姑娘中了五毒門的『斷魂香』，被他們擄來……」

冷秋霜不待他說完，又道：「什麼叫五毒門？啊，『斷魂香』，是不是聞了會死？是你把我救醒？」

她瞧到自己身側放着一隻粗瓷飯碗，和一顆烏黑有光的藥丸，心中明白了大半。

陸翰飛被她兩隻亮晶晶的眼睛盯着直瞧，趕忙避開道：「五毒門是嶺南慣於使毒的一派。」

冷秋霜好奇的道：「他們爲什麼要使毒？」

陸翰飛覺得她問得天眞，笑了笑道：「使毒是他們擅長，譬如姑娘練的『九陰神功』。」

冷秋霜道：「哦，我知道啦，使毒就是他們的功夫。」她說到這裏，又懷疑的道：「那麼他們爲什麼要害我？」

陸翰飛道：「那是他們弄錯了，他們把姑娘當作在下的妹子擄來。」

冷秋霜螓首微側道：「是啊，你還有一個妹子，她人呢？」

陸翰飛劍眉一蹙，道：「在下妹子被人劫持，至今下落不明。」

冷秋霜想了一想，道：「對了，那天晚上，我跟着師傅師公，同到一家客店的房屋上面，我一個人站着，好像鼻孔中聞到一陣香氣，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他們爲什麼要擄你妹子？啊，你還沒說怎樣救我的呢？」

陸翰飛這一陣功夫，發覺這位冷姑娘天眞純潔，世事知道得極少，就把自己師傅發現石鼓山大石鼓上四句題詩，認爲可能和武學有關，帶上少林寺去。

後來經靈山大師認定這是兩百年前一對武林奇人白衣劍侶金玉雙奇埋藏兵器武功的秘密，因此恩師和北嶽司空師叔遭人害死，靈山大師被人擄去，自己和楚湘雲找上武陵山，以及江湖上覬覦藏寶，暗生劫奪，認爲自己兩人已知藏寶隱秘，沿路攔擊。

一直說到楚湘雲失蹤，自己追蹤趕來，五毒門的人誤把冷姑娘當作自己妹子擄來詳細說了一遍。

冷秋霜聽他一路抱着自己，不禁臉上一紅，心頭有些甜甜的感覺，低聲道：「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她說到這裏，忽然抬起頭來，笑道：「哦，陸大哥，我幫你一同去找你妹子可好？」

陸翰飛聽她這一聲「陸大哥」叫得十分甜脆，不禁呆了一呆！

冷秋霜一雙秋波望着他又道：「陸大哥，楚姐姐會不會就是我師傅師公擄走了？」

陸翰飛悚然一驚，睜大雙目，正待問話！

冷秋霜嫣然笑道：「我只是猜想咯，瞧你，急成這個樣子！」

她不待陸翰飛問話，繼續說道：「前幾天，我就聽師傅師公商量，說我『九陰神功』被少林禿賊無意破壞，如今只有三成功力，只有得到石鼓山藏寶，才能稱雄武林，那時我還不知道石鼓山是藏着什麼寶物，現在我知道了，師傅和師公也想搶着你們的東西。那天晚上師傅師公帶着我到一家客店的屋上去，現在想來，一定是你們住的那家客店了，在路上飛掠之時，我好像聽師公說過，那小子不好對付，我們只要一個就夠，後來師傅要我一個人在屋上等候，他們跳了下去，我就在這個時候，被五毒門的人擄來了。」

陸翰飛聽得一怔，厲山雙煞，果然被湘雲妹子說中，他們還說什麼師傅對他們有惠，原來也覬覦藏寶，心懷叵測！

冷秋霜見他沉吟不語，幽幽的道：「陸大哥，你說師傅師公，是不是好人？」

她兩眼望着陸翰飛，滿臉表露出希冀之色，好像只要陸翰飛說她師傅不是壞人，就不是壞人了。

陸翰飛知她從小被厲山雙煞帶入山中，很少和人接觸，心潔如玉，自己不好傷了她的自尊心，這就說道：「冷姑娘兩位尊師，已有二十年不在江走動，在下也不知道。」

冷秋霜臉上飛起一絲嬌笑，道：「是啊，我想師傅們不會是壞人的，他們一直對我很好，陸大哥，如果你妹子眞是師傅師公捉去了，我們只要趕到石鼓山去，師傅知道你救了我，他老人家一定會放楚姐姐的，陸大哥，是不是在生師傅的氣了？」

她說到最後一句，暈紅嫩臉上，滿含着關懷神情！

陸翰飛笑了笑道：「沒有，我想，一路上有很多人覬覦白衣劍侶的藏寶，都想劫持我們，也許我妹子不是師傅擄去的。」

冷秋霜柳眉一展，愁容盡歛，笑道：「這樣就好，我怕你生師傅的氣，不理我呢！」

她心地純潔，只知道自己心裏喜歡陸翰飛，就怕陸翰飛生了師傅的氣，不再理她。

陸翰飛聽得心裏一凜，知她天眞無邪，但一時却答不上話來。

冷秋霜緩緩低頭，不見陸翰飛回答，連忙說道：「陸大哥，我說錯了話麼？」

陸翰飛先是一怔，繼而笑道：「沒有。」

冷秋霜放心的笑了笑，隨手拿起「避毒珠」，問道：「陸大哥，這是什麼？」

陸翰飛道：「這是『避毒珠』，佩在身上，毒蛇毒虫都不怕。」

冷秋霜纖手輕輕摩着，笑道：「我知道啦，所以你不怕五毒門的毒蛇。」

陸翰飛搖搖頭道：「我以前吃過蛇血，不怕毒蛇，姑娘如果喜歡，就給妳吧！」

冷秋霜臉上泛起喜容道：「陸大哥，你眞好，我就是怕蛇咯！」說着忽然粉臉一紅，搖搖頭道：「啊，陸大哥，我不要，你送我『避毒珠』我送你什麼呢？我身邊什麼都沒有。」

陸翰飛道：「姑娘既然怕蛇，就請收了，我也是人家送的。」

冷秋霜這才喜孜孜的用線穿了，掛到頸上，一面低低的道：「陸大哥，

我見不到你的時候，看到這顆珠子，就和看到你一樣。」

陸翰飛心頭又是一凜，急忙指指天色，道：「冷姑娘，妳瞧，天快要亮了，妳還是睡一會吧！」

冷秋霜抬頭道：「陸大哥，妳呢？」

陸翰飛道：「我只要坐一會就好。」

冷秋霜道：「那我也只要坐一會好了，以前師傅教我練功的時候，就不准我睡覺。」

陸翰飛怕她再說，便在艙中盤膝坐下，闔上眼睛。

過了一會，只聽冷秋霜叫道：「陸大哥，你睡熟了沒有？」

陸翰飛睜開眼來，只見冷秋霜睜着眼睛，靠在舖上，道：「陸大哥，對不起，我想起一件事來，才把你驚醒了，師傅師公都叫我秋兒，你也叫我秋兒好啦！」

說着嫣然笑一笑，緩緩闔上眼皮。

一會工夫，只聽她蘭息輕勻，已靠着船艙，沉沉睡去！

陸翰飛瞧她純璞無邪，絲毫不知江湖上人心險詐，不由暗暗替她躭心。

東方漸吐魚肚白，陸翰飛盤膝瞑坐，思潮起伏，那能定得下來？

他想起冷姑娘的話，湘雲妹子多半已落在厲山雙煞手中，但怎會想到他們的徒兒，反被自己救出，結伴同行？

又想到即使湘雲妹子不是厲山雙煞擄去，但無論何人，劫持湘雲妹子的目的，無非是爲了覬覦白衣劍侶的藏寶。

那麼目的地也一定就是石鼓山，自己一葉扁舟直放衡水，算來比走路要快得多，自己定可趕在他們前面抵達。

心中想着，忽聽水聲嘩嘩，似乎有兩隻極快的船，一左一右，掠過自己小船。陸翰飛心中一動，探頭瞧去，只見兩條梭形快艇，已破浪如飛而去！

小毛子敢情已睡了一覺起來，接替船老大掌柁，船老大搥搥腰背，鑽進後艙。

此時江面遼闊，一帆風順，舟行相當迅速，陸翰飛給曉風一吹，只覺精神爲之一爽！

再看冷秋霜臉上帶着一絲甜笑，睡得正濃，給晨曦一照，更顯得她秀麗絕倫，一直把陸翰飛看得一呆，順手取過一條薄被，替她輕輕蓋上，自己退到角落上，盤膝坐下，調息運功。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覺船身似乎不動了，睜眼一瞧，果然已停在一處江邊，敢情船家正在升火做飯，正待站起身來！

只見眼前人影一閃，冷秋霜臉含嬌笑，手上端着幾盤熱騰騰的菜肴，放到艙板上，嬌聲說道：「陸大哥，時光不早了呢，你瞧，不是快晌午了？你洗把臉，就可以吃飯啦！」

她話聲才落，小毛子也捧了一鍋飯進來，傻笑道：「公子爺，大小姐嫌小的手不乾淨，這菜，都是大小姐燒的。」

冷秋霜臉上一紅，嗔道：「好啦，你快去吃飯吧，別多咀了！」

小毛子吐吐舌頭，退回艙去。

陸翰飛起身笑道：「姑娘輕功當眞高明，幾時出去的，在下居然一無所覺！」

冷秋霜小咀一噘，道：「瞧你，還是姑娘在下的，聽得人家多彆扭，我叫你陸大哥，你叫我秋兒咯！」

陸翰飛聽得心頭一凜，暗想：「看樣子，這小姑娘對自己情意極深，可是自己心目中，早已有了湘雲妹子……」

他心中想着，抬眼瞧去，冷秋霜正張着一雙大眼望着自己，秀目中情意無限！

不由一陣惆悵，急忙移開目光，匆匆走出船艙，捧着江水洗了個臉。

回到艙中，冷秋霜已替自己裝好了飯，招手道：「陸大哥，菜快涼了，快來吃飯啊！」

陸翰飛和她對面坐下，擧筷道：「秋兒，妳怎不先吃？」

冷秋霜聽他果然改口叫自己秋兒了，心中一喜，滿臉都是歡容，粲然笑道：「我就是等你咯，啊，陸大哥，你嚐這菜可合口味？」

陸翰飛一連吃了幾口，雖然只是青菜魚蝦之類，却做得件件可口，不由讚不絕口。

冷秋霜更是心頭甜甜的，春花似的臉上，一直掛着羞澀的笑容，陸翰飛只看得心中直冒寒意！

飯後，小毛子收過碗筷，又替兩人泡了一壺香茗，正待開船！

忽然從上頭駛出一點舟影，浪花翻飛，快得有若浮矢，在水面上飛掠。

遠望過去，船頭上站着一個身穿白衣的人，雖然還瞧不清面貌，但在舟行如箭，浪花起伏之中，這人白衣飄忽，身形絲毫不見晃動。

不過瞬息工夫，那隻小船業已逐漸接近，對方船頭似乎正對着自己這邊駛來。

陸翰飛心中方自一動，冷秋霜偏頭問道：「陸大哥，來的是不是五毒門的人？」

陸翰飛凝目瞧去，只見船上站着那個白衣人，書生打扮，看出最多不過二十來歲，生得玉面朱唇，目似點漆，腰間橫着一柄長劍，碧綠絲穗，和他一身白衣飄忽，越是顯得洒脫不羣。

不由搖了搖頭，低聲道：「不是，這人我昨晚見過。」

話聲未落，小船業已駛近，白衣書生目光向兩人掃了一眼，立即抱拳道：「兩位可是南北雙嶽門下的陸少俠，楚姑娘嗎？」

陸翰飛還沒答話，冷秋霜已粉臉一繃，道：「是又怎樣，你是什麼人？」

白衣書又作了個揖，脆聲笑道：「幸會，小弟溫如玉，久慕南北雙嶽之名，無緣一見，今日得遇雙嶽門下高足，亦足快慰平生。」

這時來船業已和自己這邊相併，溫如玉說話聲中，不待陸翰飛謙讓，便一脚跨了上來！

陸翰飛攢眉道：「尊兄和在下素不相識，乘舟枉駕，有什見教，何妨直說？」

溫如玉星目流動，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磁般的細齒，傲然說道：「南北雙嶽，俠名蓋世，陸少俠和楚姑娘名門高徒，自是不凡，小弟是討教來的。」

他開門見山，說出來意，是要和南北雙嶽門下比試武功！

陸翰飛暗暗哼了一聲，對方求教為名，當然另有目的，看來這場為了白衣劍侶的藏寶，許多人當眞各有各的花樣！

心中想着，冷冷一笑道：「溫兄乘風破浪而來，原只是為了向兄弟較量？」

溫如玉臉上一紅，慌忙抱拳道：「陸少俠你可誤會，小弟嗜武成癖，此來除了誠心向少俠討教，別無他意。」

陸翰飛俊目放光，敞聲笑道：「別有他意，也自無妨，溫兄要如何比試，只管劃下道來。」

溫如玉瞥了陸翰飛一眼，格格笑道：「陸少俠快人快語，小弟欽佩得緊，船上不宜動手過招，小弟在岸上候教吧！」

說到這裏，不待陸翰飛回答，雙足一點，人已斜斜飛起，往岸上縱去，這一下當眞像飛燕掠波，白衣飄揚，美妙已極！

陸翰飛見他身法快得異乎尋常，心中也不禁一驚，暗想他一身輕功，已是如此了得，武功自然大非庸手！

心念才動，瞥見紅影一晃，冷秋霜嬌小人影，宛如流星追月，和溫如玉同時掠落沙灘，站在溫如玉對面，冷冷的道：「陸大哥本領比我大多啦，你要和他動手，先要勝得過我。」

溫如玉臉色微微一變，接着脆笑道：「楚姑娘果然不愧北嶽高弟，但溫如玉不慣和女孩子動手，姑娘且請稍待，我還是向陸少俠請教吧！」

他對着冷姑娘說話，星目流動，卻望着冷姑娘身邊的陸翰飛瞟去。

冷秋霜道：「你是瞧不起我北嶽門下？」

對方把她當作楚湘雲看待，她也居然自承是北嶽門下起來！

溫如玉眼珠一轉，淺笑道：「楚姑娘既然說出陸少俠本領比妳大得多，那麼我先和妳動手，不管誰輸誰贏，等到我和陸少俠動手之時，早已精疲力竭，豈非吃了大虧？」

冷秋霜披咀道：「一招兩式，我就打發你啦，你想贏得了我？」

這一句話，激得溫如玉心頭發火，脆笑一聲道：「姑娘好大的口氣，溫如玉原是想討教北嶽門下的絕世武學的。」

陸翰飛忙道：「妹子，這位溫兄既然找我來的，還是由我來領教的好，免得叫溫兄說咱們用車輪戰，吃了虧去。」

他因溫如玉人格不俗，這般突如其來，自己連人家來歷出身，一無所知，萬一對方是正派門下，只是為了年輕好強，想鬥鬥自己，那麼如讓冷姑娘出手，她「九陰神功」奇寒澈骨，溫如玉豈能擋受得住？是以出言阻攔。

冷秋霜被他這聲「妹子」，叫得心頭好不高興，回眸望陸翰飛一笑，溫婉的退到邊上。

陸翰飛拱手道：「溫兄請賜教吧！」

溫如玉格格一笑，他姿勢早就站好，這時白衣飄風，倏地跨上一步，口中叫道：「陸少俠接招。」

掌隨聲發，右掌疾拍出去！

他本來雙掌當胸交叉，拍出來的右掌，極似攻襲自己上三路，但掌出手發到一半，忽然化掌為抓，變成斜取腰肋脅！當胸左手，也要出未出，五指微微顫動，蘊蓄成另一種淩厲手法！

陸翰飛一看對方出招變化，十分迅速，雙手所罩的部位異常奧妙，尤其是那隻左手欲出未出，暗藏幾種變化，全是殺手妙着，奇詭無比。

心中微微一驚，立即左腕疾沉，使出「流雲飛掌」中一式「雲垂天野」，直切對方右腕，右手一招「片雲流影」，掌緣斜出，猛截左臂。

要知「流雲飛掌」，顧名思義，掌而稱飛，自然以快速為主，招式如電，使人目不暇接。

陸翰飛這兩招，出手在溫如玉之後，但掌勢一發，却搶到溫如玉之先！

溫如玉右掌化爪，左手正欲跟着猝發，猛覺自己這一招蘊含六七種變化的攻勢，竟然來不及使出，對方掌緣業已切到。

尤其正待發出的左手已被對方完全封住，無論以那一種變化出手，都在他掌式威力之下。

溫如玉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側身斜退兩步。

兩人如電光石火般一觸即分，溫如玉脆笑道：「陸少俠果然好掌法。」

身形倏退乍進，腰身不住的扭動，雙手伸縮之間，似爪非爪，似掌非掌，連續向陸翰飛攻出！

這一輪快攻，不但雙手翻飛，忽

拍忽啄，毫不放鬆，奇詭凌厲，而且身法扭動之間，靈活無比，遠遠望去，宛如一條白色大蛇，在盤旋飛舞。

果然這一下被他搶制了先機，眨眼之間，已把陸翰飛逼退了四五步之多！

陸翰飛在他一輪快攻之下，展開「流雲飛掌」，以快打快，雖把對方如爪似掌的怪異手法一一化解，但對方身法當眞怪異已極，繞圈游走，四面八方都有對方的影子，正好把對方困在當中。

兩人各展所學，快打快接，對拆了五六十招，沙灘上只見人影翩翩，那還分得清是誰？

溫如玉一雙雪白的手腕不住的伸縮，繞場遊走的身子也不住的扭動，但因陸翰飛防守嚴密，自己連換方位，連變手式，都被對方封解，找不到一絲空隙，心中漸感不耐。

驀地冷笑一聲，身形騰空，一團白影中，忽然飛出一脚，朝陸翰飛踢到。

他這一脚發得無影無聲，快逾閃電，陸翰飛想不到對方會突然凌空踢來，就因他身子凌空，即使避開頭臉，自己身子也全在對方籠罩之下，他可以借着一躍之勢，踢中其他部位。

心念閃電疾轉，百忙之中，身形順對方踢來脚勢疾轉，左手運勁，五指箕張，同時對準脚尖抓出！

他仗着自己功力深厚，出手如電，一下就抓住了對方薄底快靴！

這下當眞奇快無比，五個指頭堪堪抓住靴尖，陡覺手上一震，溫如玉驚呼一聲，掙脫靴子，一下飛出老遠。

站住身子，滿臉飛紅，怒聲叱道：「想不到南嶽門下，出手會有這等輕薄！」

這是什麼話？陸翰飛手上還握着那隻薄底快靴，聽得不期一怔，但這不過一瞬間事，當他目光往溫如玉脚下一瞥，不由更怔得目瞪口呆。

原來他掙脫了靴子，赫然露出隻紅菱似的三寸繡鞋！

他……她原來是易釵而弁的姑娘家！

陸翰飛這下當眞十分尷尬，一張俊臉登時脹得通紅，口中「啊」了一聲，慌忙跨前一步，把薄底快靴送溫如玉跟前，拱手道：「在下不知溫兄……」

他一覺得下面不好措詞，頓了一頓，道：「在下多多冒犯。」

「哼！」

溫如玉鼻孔中哼了一聲，迅速穿上靴子。

「嗆！」

她伸手掣出一柄金光閃閃的金鈎，嬌滴滴的喝道：「陸少俠，溫如玉在兵器上討教吧！」

她方才柳眉倒豎，好像十分生氣，但轉眼之間，却又臉含嬌笑，一雙點漆似的眼睛死盯着陸翰飛，流露出無限風情！

陸翰飛後退了兩步，抱拳道：「姑娘遠道趕來，究竟為了何事？」

溫如玉格格笑道：「噫，我不是早已說過了，向你討教來的？你怎不亮出劍來？」

陸翰飛道：「在下和姑娘無怨無仇，何用在兵刄上相見？」

溫如玉跺脚道：「我存心討教，你這是瞧不起人！」

冷秋霜道：「陸大哥，她要你用劍，就用劍咯，還和她客氣什麼？」

陸翰飛微微一笑，從身上撤下長劍，抬頭道：「姑娘請吧！」

溫如玉粉臉一板，冷冷的道：「你倒眞聽她的話！」

刷的一劍，斜斜砍來。

陸翰飛撤身橫劍，使了一招「火中化鶴」，往外封出，那知溫如玉劍上帶着一個鈎子，劍鈎相接，她皓腕倏地一縮！

「叮！」

一聲金鐵輕震，陸翰飛只覺手一緊，長劍已被對方鈎子鎖個正着，心頭不由一驚，急忙抽劍後退。

溫如玉嬌笑一聲，金鈎輕輕一轉，奇快無比朝陸翰飛執劍右腕削到！

這一下，她變鎖為削，出手奇快，陸翰飛終究因長劍被人絞住，稍為慢了一步，人影倏分，一件簇新的藍衫，袖口已被鈎子勾破！

陸翰飛心中暗暗吃驚，她招法恁地怪異！

溫如玉也啊一聲，脆笑道：「這怎麼好，勾破了陸少俠的袖子啦，等咱們打完，你把長衫脫下來，我拿回去給你縫咯！」

她口中說着，人却隨聲欺近，手上金光閃閃，一招「毒蛇吐信」，又分心刺來！

陸翰飛又是一怔，他想不到溫如玉在軟語如珠之時，突下殺手，但這下他早有準備，右手一振，金蝎劍淬有劇毒，鈎上見血封喉，可不是玩的。

她說來又是溫柔，又是關切，但出手却毒辣無比，招招都指向人身要害，兩者頗不相稱！

陸翰飛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暗想：她好好一個女子，竟然花玉其貌，蛇蝎其心，想來決非正派中人，聞言不由朗笑道：「姑娘自己小心了！」

他此時一柄長劍，業已展開師門「丙靈劍法」，大開大闔，左右掃蕩，劍風呼呼，劍氣如虹。

南嶽「丙靈劍法」，冠絕武林，出手變化，快捷如電，凌厲劍風中，莫測虛實！

打二十來合，溫如玉已被迫得連連後退，她心中一急，嬌喝一聲：「好！」

金蝎劍劍勢一變，使出「鎖」字訣向陸翰飛劍上鎖來！（未完・八）

上文提要：司馬洛和李秀媚坐直升飛機回到自己的住所，他開了電視機，却不是看甚麼節目，而是收聽莫先生那邊的資料，莫先生把研究那個巨大螺絲的資料輸送過來，它是一種罕見的合金所製造，又輕又硬，可能是飛行物體掉下來的螺絲。跟着二人又坐直升飛機返回昨夜的地方，再和莫先生聯絡，他並且知會有兩個殺手又來對付李秀媚……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迷城

蜃樓石窟　難明構造

「你有能力回去傳話一聲，」司馬洛說：「不要麻煩她，你們找是你們的事，她交不出你們的人。」

「你認爲這樣就可以算了？」那美國人說。

「你回去照講好了。」司馬洛說：「他們要來，我們也可以週旋到底。但是假如他們是想找回那兩個人，他們在這位小姐身上浪費時間人力物力就沒有意思了。」

「但是……」那美國人說：「你却知道有這兩個人！」

「我們也是正在找他們却找不到，」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是正在做一件與他們無關的事情，假如他們來找麻煩，那他們是會找到他們應付不來的大麻煩，你們兩個應該最清楚了。」

那個美國人看看那越南人，那越南人聳聳肩道：「我們現在也只能講話而已！」

「好吧！」那美國人說：「我們反正也是要報告！」

司馬洛點點頭，拉拉李秀媚。

他們走出了木屋外，走向他們停在遠處、藏在林中的車子。他們的車子不能太接近的，否則這兩個人就會看出情形不對。

她說：「你這一次並不殺他們！」

「不需要，」司馬洛說：「這兩個又好些，不像上次那兩個，沒有那種紀錄。」

她說：「你還是放他們回去再做那種工作？」

「別傻吧！」司馬洛說：「腿子受了傷還能再做那種工作？做那種事情，身體需要有非常好的狀態，受過這傷就不能夠做了。」

「他們也不能夠離開。」她說。

「這個你大可少担心，」司馬洛說：「他們也不是沒有辦法的人，他們沒有死就有辦法。」

那兩個人也果然有他們的辦法。

他們兩人都是腿子受了傷，但他們是上過戰場的人，他們懂得如何處理傷者，現在他們自己是傷者，就可以互相處理。

他們既有宿營的設備，就更好辦了，因爲其中必有一隻急救用的箱子。他們先行把傷口暫時包紮和止了血，然後就把車子的武器都丟掉，就把車子開出去。

兩個人每人都有一條腿子不能用，但另一條腿子却是可用的，開車需要用兩條腿子，他們就每人使用一條腿子，合作起來，雖然是鈍一些，但車子開得慢些就沒有問題，他們只要找到電話，就可以求救。

他們會向他們的上頭報告司馬洛的話。

＊　＊　＊

司馬洛說：「即使他們還是要來找麻煩，我們也是不怕，他們是來不到的。」

李秀媚說：「莫先生有那許多人截

住他們。」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會找到麻煩！」

這時他們已在帳幕之內了。

他們來是很容易的，直升飛機把他們送來就可以了。

他們現在當然不是在上次那個地點，那個地點發生過命案，心理上不大好。荒野上地方多得是，他們隨便找一處都可以紮營。

「莫先生是一位很值得交的朋友，」她說：「他能給我安全感。」

「安全感！」司馬洛說：「你到底還是一個女人！」

「安全感是一種很可愛的感覺。」她說。

「但是現在妳的安全都是要靠我了，」司馬洛說：「他給妳的安全感，我也能給妳。假如這裏發生什麼，我會陪着妳，但是莫先生却是鞭長莫及。」

「我知道，」她說：「所以我也喜歡跟着你。」

她撲到了他的身上。

他也把她擁在懷中。他們實在相處得很好，他和她一起，有一種很可愛的溫馨感。

她這一次却不單祇是撲在他的身上，而且還輕輕吻着他。後來她說：「今晚天氣太好，沒有雨下，就太熱了。還要躲在帳幕裏！」

「那也沒有辦法呀！」他說：「這裡又沒有冷氣。」

她離開了他的身邊，跪起來，把身上那件日本和服脫下來。

在這裡，她就穿她那一套。而她在這裡面就沒有穿什麼了。

她在地上鋪的被子躺了下來，而被子乃是鋪在一大塊的油布上。

司馬洛仍是坐在那裡。

她說：「你來！」

「在這裡？」司馬洛說。

「這裡有什麼不好？」她說：「離開任何人都那麼遠；在你那大廈裡，離開樓上樓下和左右的人都是那麼近，祇是看不到吧！」

「而且我們也沒有在這裡做過。」他說。

「是呀！」她說。

「而且這也可能是一個最後機會。」他說。

「別講那麼多理由好嗎？」她說：「我又不是要求你解釋。」

他過去在她的身邊跪下來，輕吻她。

這是一件他甚爲享受的事，雖然理由多多，但是最重要的理由還是他喜歡做。

後來，他們都靜了下來，一起躺着，這時他們就更加熱了，一身都是汗。

但是這種熱却又是另一種不同的熱，熱也是熱得可愛。

其實他們是可以到外面去，對着夜空的，但是他們又覺得，這可能會有「對方」的眼睛看着他們。在帳幕裡，對方又是否就不能看見呢？這却是另一件事，總之他們是盡了他們所盡的人事。

她說：「你不會不要我吧？」

「這個……」

「我是說，我們永遠都是朋友？」

「永遠都是朋友！」他說。

她緊緊捏着他的手。

跟着她就入睡了。其實這裡夜間又並不是熱得那麼厲害，祇要不是做劇烈運動就不熱了，她身上的汗也很快就乾了。

他也是放鬆了身子，讓自己休息，讓體力回復。

後來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們忽然都跳了起身，因爲有好幾個的警號都響起來。

他們的電視機也是自動亮了。

李秀媚叫道：「來了！」

他們第一件事就是匆匆穿上衣服，一面看着電視機。他們可以從電視中看到，那團光又來了。

這是與上次看到在直升飛機旁邊出現的差不多，也是因爲射綫受到干擾而看不清楚。

他們在這附近裝設了探測儀器，也是望遠電視眼首先看到的，就響起了警告。

而跟着，同樣的事情就重演了。

那東西對正電視機，似乎一伸手，就把電視眼破壞掉，螢幕上變成一片空白。

李秀媚叫道：「又失掉了！」

「也許不是失掉，」司馬洛說：「也許是想甩掉也不行，它是來找我們的！」

「我們看不見！」

「來呀，」他說：「我們的眼睛，恐怕不會給弄壞吧？」

他們以創紀錄的速度穿好了衣服鞋襪，就跑出去，爬上了一塊石頭上，用望遠鏡向那個方向望去。

今夜沒有風雨，還有半邊月亮，不必用夜視設備亦可以看到。

他們的眼睛不是用什麼射綫，果然就不會受到破壞，通過普通的望遠鏡望過去就是可以看到。

那果然是一個很高大的機械人，有許多隻脚，看來有些像一隻巨大的八爪魚。

那許多隻脚，就使它可以直立而行。

機械人要如人類那樣祇用兩脚行走是非常困難的事。

那是由於平衡的關係。

那許多隻脚？然而它上次却不是留下那麼多脚印。

他們看着就明白了。那機械人是中間有一支圓柱支持它的重量，周圍那些八爪魚似的脚則是不觸地的，似乎有一種噴射的力量使它能夠浮動着前進，有如氣墊的那樣。不過，那圓柱還是間中就要降下來一次，一觸地

面。

這就是解釋了何以它留下如此少的脚印。

「它能夠浮！」司馬洛說：「那爲什麼要觸下地面呢？」

「你問我？」她說。

「你猜一猜看！」司馬洛說。

「我猜嗎？」她說：「我猜就是它是借用自己的重量，着地一下，就可以得到能量，使用這能量浮動，所以就不需要補充燃料！」

「不需要燃料的行動機器！這是我們多年來都研究不成功的事。」

「這研究總是差了一線，譬如說，汽車行動，車輪可以推動一副發電機，發出來的電力就可以用以推動車輪，那就不必補充燃料，但可惜這樣發出來的電力總是不夠用，可以使燈亮起來，而不夠推動車子。其他的機器也是一樣，總是敵不過地心吸力。」

她說：「我們不是他們。」

他說：「這是很值得研究的東西！」

「現在可能是它來研究我們，它正在來找我們，我們怎辦好？」

「這不正是我們想的事嗎？」

「我知道，」她說：「但是……但是……」她說不害怕，此時却也發抖了起來。

「我們不是已經準備好了一切嗎？」司馬洛說。

「是的，但是……」她說着忽然像唸經似地提高一些聲音，說道：「我們是沒有惡意的，我們是善意而來。我希望研究一下，而且我們有兩個人昏迷不醒，我們需要把他們弄醒。」

她這是對那個機械人講的。再大聲也沒有用，聽得見就是聽得見，聽不見就是聽不見，聽得懂就是聽得懂，聽不懂就再大聲也是聽不懂。

那機械人停了下來。

它應該是沒有表情的，但是它却似乎是正在遲疑着。

「來呀，」司馬洛說：「讓我們好好地談！」

他是顯得天不怕地不怕似的，心內則未必一定是如此，但他必須要表現强硬，假如他也害怕起來，她就更會手足無措。

她說：「對呀！我們需要的是和平，我們雖然帶來了武器，也不是用來對付你的！」

她不停地唸着，大致都是那個意思，也許更大的作用乃是讓自己能夠鎮靜一些。

那個機械人忽然一轉身，又離開他們而行。

「唏，不要走！」她叫道。

它是向他們相反的方向走，顯然就是改變主意，不要來了。

司馬洛也是情急起來，同樣叫道：「不要走！」

來又怕，走又心裡焦急，這就是人之常情，人總是如此的。

那機械人假如聽見的話也沒有理會，祇是走它的。

「它怎麼了？」李秀媚說：「我們害怕，它也害怕。」

「我並不害怕！」司馬洛仍然否認。

但那機械人就是離他們而走。

「也許我們還是設備太多了，」司馬洛說：「它不敢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全無準備，連它來也不知道。」

她說：「它不見了！」

那機械人已走到了一處亂石構成的小山崗，從縫隙中過去就不見了。它已被遮住。

「叫也沒有用，」司馬洛說：「去追吧！」

「我去？」她說。

「我們一齊去！」司馬洛說。

他們沒有車子，就祇好徒步跑過去。

那是望遠鏡的距離，沒有車子，那就跑步也是相當之遠了。他們也不能夠跑得太快，太快就會氣力不繼，祇好用跑長途的方式追去。

他們也用不着向莫先生報告，他們身上有無綫電，一切莫先生都可以聽到，本來是還可以看到的，但是視覺的器材已破壞了。莫先生已講好過不插手。

他們終於跑到了那亂石構成的小山崗，爬上去，望向山崗後面，那裡是一片較低的平地，却什麼也看不見了。

那機械人已不知所踪。

「假如飛走，」她說：「我們也看得見的。」

「低飛就未必看得見。」司馬洛說。

這時到底是夜間，遠處有山，不是一望無際的地平綫，一件物體假如低飛就會被黑暗的山阻礙了視綫。

那機械人可能會飛行而低飛，假如是低飛而飛走，他們就看不見了。

他們在那亂石堆的山崗處找尋了一陣，都沒有找到。那機械人祇是留下了很少的脚印，在有石頭的地方，它就根本不會留下脚印了。

他們在那裡找來找去，就是失望。

後來，她洩氣地坐下來道：「還是失敗了，他們祇是對東西和死了的人感興趣，對活人不感興趣。」

「但是，」司馬洛說：「溫碧霞也是活人。」

「現在也差不多變了死人。」

他們用望遠鏡遠望各個方向，也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後來，她却忽然說：「你看那邊！」

他也是幾乎與她一齊說同一句話：「你看那邊！」

他們都放下望遠鏡，伸手指，指的是相反的方向。

他們又拿起望遠鏡，望向對方所

指的方向，却都沒有看到什麼。

她說：「我明明看到那邊有些光。」

他說：「我也是。」

他們各自轉身，再望回剛才的方向，兩人背對着背。

「又看見了！」兩人一齊說。

他們又立即轉身，此時是互相對面望向對方的背後。

又看不見什麼。

再轉過來望另一邊，又看見了。

這樣幾次都是如此。

司馬洛說：「你看得見的我看不見，你看不見的我看得見。」

「這邊也是一樣！」

那是一種奇異的閃光，好像是從地上一個地方透出來的，但是即使兩人同時望向同一方向，還是一個看見，一個看不見，一個指點着形容着，另一個還是一無所見。轉向另一邊又是這樣，剛才看見的一個什麼都看不見，看不見的一個看見。

最後，司馬洛放下望遠鏡，嘆口氣道：「對方是在跟我們開玩笑！」

「開玩笑也是有一個目的。」她說：「他們大可以不讓我們看到什麼的，讓我們兩個人看到不同的，那一定有一個目的。」

「也許目的就是要我們分開。」司馬洛說：「我去研究我看得見的，你去研究你看得見的。」

「也許我們就是應該這樣做。」她說。

「我不要這樣做，」司馬洛說：「我不喜歡給人牽着鼻子走！」

「但假如不去看……」

「我祇是能作有限度的讓步，」司馬洛說：「我不要分開，我祇是要去一邊，兩個人一齊去。」

她似乎亦是很贊成如此，有他在身邊，她有許多安全感。她說：「但是應該去哪一邊呢？」

「擲毫！」司馬洛說。

他拿出一個硬幣，抛起來再接住，張開手掌看看，說：「你那邊。」

「我們走吧！」她說。

他們就向她看見有光那方向步行而去。

他們一面走，仍是一面在討論着，主要是講述他們沿途所見，以便莫先生從無綫電中可以聽到。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莫先生這時已經聽不到。

莫先生這個人，表面上是不露形色的，在慌張中，他仍然是不露形色，與他一起監察這件事情的手下則慌張起來，因爲他們已失去了聯絡。

無綫電受到了干擾。

莫先生仍是主張不動。

正如司馬洛所講，行動也是沒有用處，對手的科技是遠高於他們的，他們充其量也祇是能派飛機去搜索，但也不見得可以找到。

司馬洛與李秀媚仍在步行着。

李秀媚是可以看到前面的地上升起一些光，他却仍是看不見。那是「某種顏色」的光。這是她從未見過的顏色，因此就不能夠說那是什麼顏色了。

司馬洛忽然停住：「我也看到了！」

「這是什麼顏色呢？」她問。

他張開了嘴巴，却沒有機會回答。

因爲此時他們已經到了一座城門口。

這城門是用金屬的磚砌成的，閃閃生光，那光就是那種形容不出來的顏色。

這城門就在一座山的山脚，門是開着的，裡面顯然別有洞天。城門很亮，却看不見裡面有些什麼，就是因爲亮得太刺眼。

明明沒有山，却忽然有了一座山。

而且這山坡還是垂直向上斜去，高到看不見頂。

這有如是幻象，海市蜃樓。

司馬洛說：「也許我們走對了方向！」

她說：「也許走另一邊亦會是一樣的，本來是並不存在的東西，却出現了。」

「也許是的，」他說：「我們進去。」

「來到了這裡，」她說：「難道還可以回頭嗎？」

他們一齊走向城門口。

當他們一踏入城門時，角度就忽然變了。

那山坡向前斜去，脚下的地面升起，他們就向城門口跌進去。

在被吞沒之前，他們有一瞬的時間看看周圍，就明白這山坡實在是他們一直所走的平地，而城門是平地上的一個洞。他們的方向感被擾亂了，前面當成了是上面，也因此這山坡似乎高而不盡，實在乃是那平地，向前伸展得很遠。

他們踏入城門，也就是跌進了一個地上的洞中。

他們在那奇光中一直跌下去，看看進口關上了。

他們可不是跌得很快，祇是慢慢地飄下去。

後來跌到了底，就是坐在地上。

那光仍是很炫目，使他們看不見什麼，但是漸漸，那光暗了下來，他們就可以看到。

周圍是石壁，這裡是非常大的地下洞窟，是由某種機器開出來的。

看不見人，祇是看見有好幾個方形的洞口，伸向不同的方向。

他們面面相覷，呆了一陣。

司馬洛說：「我不相信莫先生知道我們到了什麼地方！」

「我們也是不知道我們到了什麼地方，」她說：「不過我看即使莫先生知道了也未必就是更好，他不知道也許

還會好些！」

「也許是的，」他說：「對方顯然祇是想讓我們兩個人來，那就多找些人來也是沒有用。」

「但是我們還是見不到對方。」

「這裏有許多洞口，我們可以進去。」

「進哪一個呢？又是擲毫決定嗎？」

他們遲疑着，望進每一個洞口。那些洞口內是光亮的，但是有轉角，轉角之後就不知道到什麼地方，轉角之前則祇是一條一條方形的隧道，隧道之內什麼都沒有。

他們看到光不知從何來，並沒有光源，但這裏面却是光亮如白晝，而那奇怪的顏色亦已沒有了。

他們可以見到這些洞的洞壁也是甚不尋常的，這裏的地底全部都是石頭，却開鑿得很齊整，牆壁平滑到發亮，假如由人手開鑿和打磨，雖然也是可以弄成如此，但是花耗的工程和時間就非常之大了。假如另有先進科技……

李秀媚並不選擇擲毫，她叫道：

「喂！這裏有人嗎？」

一叫，聲音就從各處反彈而迴響起來。這是在地下的洞穴中必然的現象。

迴響之中，他們聽見有兩個男人的聲音叫起救命來，那叫救命之聲也是在反彈迴響，他們不能肯定是來自哪一個洞口。

她又叫道：「繼續叫，不要停！」

她的計劃就是到每一個洞口處去聽一聽，那就可以知道聲音是從哪一個洞口傳出來了。

但是他們又未需要如此聽就已經分辨出是哪一個洞口。因為忽然沒有了迴響。

就像有人扭動了音響控制設備，使迴響的作用沒有了，聲音就清清楚楚地從其中一個洞口出來。

司馬洛與李秀媚立即向那個洞口走去。

這一次他們進去就不會是跌進了。

他們轉了幾轉，就到了洞的盡頭。

那裏又是一座很大的石窟。

這石窟的地面是平的，頂和牆壁則是由一塊一塊多角的平面砌成，依着斜度，有如精緻的水晶玻璃瓶。這也許不是爲了美觀，而是那種開鑿的工具本來就是如此的，開一個洞就是有這花紋。

石床上就躺着兩個人。

「卡羅士和高察克！」司馬洛低聲說。

那兩個捲逃了黑帮的錢的人。

怪不得找不到，原來他們是在這裏。

「救命！」卡羅士叫道。

高察克也是苦着臉。

「你們……」李秀媚沒好氣地說：「你們走不動嗎？」

她認爲他們應該走出來迎接，沒有理由單單躺在那裏叫。

「我們出不去，」高察克說：「也許你們能進來吧！我不知道！」

「不能出來？又沒有門！」她走上前去。

但她忽然被擋住了。

並沒有什麼東西把她擋住，連玻璃都沒有一片，但她就是給擋住了。她伸手去摸摸推推，就像是按着一片玻璃似的。

一片看不見的玻璃。

怪不得那兩個人說他們不能出來。他們不能出來，一如她的不能進去。

卡羅士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總之我們不能出去。」

她知道這大概是什麼，司馬洛也知道這是什麼，這是某種能量，當然也不是地球人的科學家目前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在道理上則是如此。不過她並不對他們解釋。

司馬洛說：「你們兩個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高察克說：「我們跌了下來。」

卡羅士說：「就是突然一跌！」

他們也許認爲司馬洛與李秀媚是不明白的，但是兩人剛好明白，由於他們也是如此莫名其妙地跌了下來的。

司馬洛說：「你們兩個，怎會在一起的？」

這仍是他最好奇的問題之一。

卡羅士說：「你……你認得我們？」

高察克叫道：「他們是來捉我們的！他們是來殺我們的！」

司馬洛說：「我不是來殺你，但是你們的老板卻派了許多人來殺你們，死的活的都要！」

「那你是……」

「我也是要找你們，」司馬洛說：「不過我不是要來殺你們，我是想找你們回去協助調查。」

「哦！這個……」卡羅士說。

司馬洛說：「不過現在，我們則是能不能出去也有問題的。」

「是呀！」卡羅士說：「這是一個很古怪的地方。」

「我實在很奇怪，」司馬洛說：「你們兩個，是怎會在一起的？你們不知道你們這樣等於是自判死刑嗎？」

卡羅士說：「我們相愛！」

高察克說：「沒有人能夠分開我們。」

司馬洛與李秀媚面面相覷。他們忽然明白了，而這也實在是一個相當之簡單的理由。兩個人是同性戀，祇有如此，他們才會這樣昏了頭腦。

高察克說：「假如能夠……我們可以合作！」

「這事稍遲再商量吧！」司馬洛說：「你們已經在這裡多久了？」

「那次集會的時候……」高察克說。

「我們就是這樣忽然跌了下來。」卡羅士說。

「有些什麼人在這裡？」司馬洛問。

「沒有人，」高察克說：「我們喊破了喉嚨都是沒有見人，也沒有人跟我們講話！」

「那你們吃什麼？」司馬洛問。

「吃倒是有的，」高察克說：「洗澡洗手間都有。」

他伸手在墻壁上摸索一下，就有一部份墻壁滑開了，露出一扇門，門內就是一座浴室。

卡羅士說：「我們也是很久才摸到這個。至於吃的，就從這裡出來！」他指指墻壁：「這個我打不開，吃的東西祇是自動出來，吃完了又自動收回去。」

「好極了！」李秀媚說。

「這不是那麼妙！」卡羅士說：「我們在這裡，就像坐牢似的。」

「你們一齊安全地關在這裡，那不是很好嗎？」她說：「你們也沒有別的要求，祇是得到對方。」

「我們還需要自由。」高察克說。

司馬洛拔出槍來。

那兩個人大爲吃驚。他們說：

「你……你們眞是來殺我們的！」

「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要試一試。」

他還是特別提高聲音這樣說，使對方明白他是爲什麼用起槍來。

他放了一槍，不是對準卡羅士和高察克，而是對着旁邊的墻壁。

槍聲在這裡也沒有迴响，槍彈則是穿過去了，在那石窟的墻壁上彈來彈去。

卡羅士與高察克二人嚇得目瞪口呆，給反彈的槍彈射中也不是好玩的事，而他們又是無從閃避的。不過在懂得害怕的時候，事情已經過去了。

卡羅士叫道：「不要！不要再這樣做！」

司馬洛說：「槍彈射進去了！」

高察克叫道：「你們打破了！打破了！」

他戰戰兢兢地走上前去，伸出手在前面，但是一到了那「隱形玻璃」所在的地方又停了下來，不能透過去。

高察克嘆一口氣：「還是沒有破！」

「槍彈是小的東西，可以通過去。」司馬洛說：「也許這就像一張網，有網眼，人在網內不能出來，槍彈那麼小，就可以進去了。」

他所講的雖然也有道理，但他並不是那麼相信自己所講的道理，他是心中另有道理，祇是沒有說出來。

卡羅士說：「你們……能想辦法救我們離開這裡嗎？」

「耐性一些！」司馬洛說：「我們先研究清楚，你們在裡面等着吧！」

「等什麼呢？」卡羅士說。

司馬洛沒有理他們，轉身就走。李秀媚也是跟着他走。這裡沒有什麼可以研究的資料，卡羅士與高察克二人又不能提供什麼，就沒有留下來的必要了。他們要到別處去看看。

他們轉了走廊，李秀媚低聲說：「眞奇怪！這兩個活寶貝，怎麼會在這裡？」

「顯然是作研究和觀察用的。」司馬洛說：「就像我們的科學家的實驗室中的白老鼠。」

「幸而我們不是如此，」李秀媚說：「否則的話，我們也要給關在這裡幾個月……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出去，又不能與什麼人溝通。」

「我奇怪爲什麼我們又會受到特別優待？」司馬洛說。

「我們……也許比那兩個傢伙有用。」她說：「我們是自願來的，我們是善意而來的，我們是來研究的。」

「希望是如此吧！」司馬洛說。

他們又回到了剛才那個中央的洞窟。在這裡，他們可以另揀一個門口進去。他們仍是沒有什麼選擇的根據，但是那些門口卻可以幫助他們。忽然之間，其他門口的光都暗了下來，祇剩一個門口有光。

這即是說他們應該選擇這個有光透出來的門口，而這亦很可能是一種暗示。

他們就走入了那個門口。

司馬洛也把槍收起來了，槍在這裡實在沒有什麼用處，發揮不出威脅性，拿着也祇是會顯示敵意而已。

他們沿着其內的一條走廊而行。

光從何來，他們仍然是不知道，並不是從墻裡出來的，而墻外又沒有燈，也不是從走廊之內射出，因爲這光綫很均勻，假如是從走廊射出的話，一定會在出口處微弱，而越前進就越强。

剛才都是這樣，就像這光是液體，灌進了一個瓶中，瓶中就均勻地有。

他們這一次要走的路是長些了，走完那走廊，就進入了一個很大的石窟。仍然是那麼光亮，仍然是沒有人，却有很多奇形的儀器，似乎是一間實驗室，但是那些儀器又全部都是沒有電綫通連。

那兩個失踪了的殺手屍體就在這裡，躺在兩張石桌上，衣服都沒有了，也沒有了傷痕。

李秀媚失去了的車子及其他東西也是在這裡，司馬洛失去的那部直升機亦是在這裡。車子和直升機都已經給拆開了，零件散在地上、桌上。

人到底是重要的，司馬洛與李秀媚都立即衝前，到了那兩個殺手的屍體旁邊，伸手去摸。傷口沒有了，也許這兩個人是活着的，也許進了這裡

面之後就有辦法起死回生，死人亦變回活人。

但他們摸不着，又是有一重隱形的「玻璃」擋住了。

但這一次是擋住了他們的手而不是擋住去路。

他們的手觸不到屍體。

他們小心地摸着，就摸出了原來是一個長方形的看不見的罩子把屍體罩住。

李秀媚叫道：「喂！你們！你們！」

他們既然剛才可以與卡羅士高察克交談，那他們的聲音應該是能透過的。

那兩個殺手並沒有反應。

他們小心地細看。兩個殺手就像正安詳地睡覺。

她說：「完全沒有呼吸，我猜他們是死了。不同的！」

她所指的不同，是與莫先生的總部裡那兩個正在「冬眠」中的人不同。那兩個人還是有很慢的呼吸，胸部有很慢的起伏，這兩個殺手則是完全沒有。

司馬洛說：「我看祇是屍體保存起來。他們已經研究過了，也許已經拆開了，又再砌回。」

「很可能是的，」她說：「但是，是誰這樣做？」

沒有看見人，連那機械人亦不見。

她又叫喊起來：「喂！這裡有人嗎？喂！」

她喊了好一陣，都是沒有反應，也沒有回聲。

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們是把我們引進來談！你們又不出聲！現在要我們怎樣呢？」

又是沒有反應。

李秀媚說：「我感覺我們像是兩隻白老鼠，正在接受觀察。」

「我也有這感覺，」司馬洛說：「好，他們觀察，我們也觀察吧！」

他們反正已經來了，要走亦不知道走到何處去，連門口都沒有，便索性放棄而走來走去，走每一個門口，觀察一下。

他們回到那中央的石窟中，向上面望去。

他們跌下來那個洞口早已經沒有了，洞頂完全沒有縫隙，假如是有一個開口的地方，他們也是看不出來。

而且，即使那上面是開着一個洞，他們亦是出不去。那麼高，除非他們能飛。

他們看看那些門口，這一次又是每一個都有光了。

對方似乎並沒有給他們選擇。

他們不選擇剛才去過的門口，而是選擇其他的。

第一個門口進去，轉了一個彎，就前無去路。

就像這走廊或隧道的開鑿並未完成。

但他們都不相信。

司馬洛說：「這裡關上了，這是一個不歡迎我們進去的地方！」

「那就另選一個門口好了。」李秀媚說。

司馬洛却不大滿意，他喃喃着說：「既然不要我們進去，就不要亮，何以害我們多走一遭？」

「他們的一切安排都有一個目的，」李秀媚說：「祇是我們不明白罷了。」

她似乎又是猜得對了。

他們走遍了餘下的門口，都是一樣，一轉彎就是前無去路。後來，他們還是回到了中央的石窟。

她嘆一口氣，在地上坐下來，說：「現在如何呢？」

這樣說着時，墻壁却開了一個洞，一塊石板伸出。

這石板上有一頓豐美的晚餐，而且餐具也不馬虎，有如是一流的大餐廳所奉的。

李秀媚說：「我覺得肚子很餓，我還沒有開口說出來，他們就知道了！」

「我也是，」司馬洛說：「吃吧！看看味道如何。」

那一頓的味道非常之好，雖然心情影响，應該會是食而不知道其味，但是他們却能很享受。

他們吃完了，那石桌就連同剩餘的食物及餐具縮回去。那洞又關上，什麼痕蹟都沒有。

跟着另一邊墻壁又移開了，出現一座精美的浴室。

李秀媚說：「他們也知道我們要用。」

司馬洛忽然哈哈笑起來。

她說：「有什麼好笑？」

他說：「我想起了武俠小說。有些人入山修練，在山洞裡把自己關起來，練功二十年，再出來，就成爲武功蓋世的人。但是在這期間之內，大小二便的問題如何解決呢？他們却是比武俠小說家想得周到，每天都要解決的事，他們也讓我們解決。」

「看着我們解決？」她說。

「有什麼辦法？」他說：「也許他們有辦法連我們的內臟亦已看透了。」

他們也甚爲大方地使用，並且還洗了一個澡。

然後他們又在地上坐下來。沒有什麼地方好去，他們就祇好談。她說：「我們眞的是成爲了白老鼠，正在接受觀察了！但又不是與卡羅士及高察克一樣。」

「有一些自由，」司馬洛說：「但是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

他們是可以到處走，但是又走不到什麼地方去，卡羅士和高察克則是被困在那房中，不能離開。

李秀媚坐在那裡，交叉着腿子，閉上了眼睛。

他說：「你在幹什麼？」

「我在冥想。」

「什麼叫冥想？」

「冥想就是冥想，是一種集中精神的能力，使心境平靜下來。」

「你在這個時間來玩這個？」司馬洛說。

「我不是玩，」她說：「這是一種科學，當一個人鎭靜下來時，頭腦就會很清醒，許多以前未想到的事情也會想到。有許多時候，問題就是這樣解決。」

「很好，」司馬洛說：「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你做什麼？」她問。

「我要上去看看，」他說：「找一條離開這裡之路。」

「我看也沒有什麼用，」她說：「但是又不妨一試。」

司馬洛也坐了下來，小心地看着這大石窟的頂，她則是閉上了眼睛去實行她的冥想。

司馬洛看的是頭上那些石頭的結構。那上面又不是那麼平滑，亦不是由有規則的圖案合成的。

他終於找到了一個目標，就從腰間一個袋子裡拔出另一把手槍。他的腰間是有一條腰帶的，這腰帶上有許多袋子，袋子裡放着各種用品。不是武器，祇是賴以生存的工具。

這樣一發射，就是射出一隻小小的三叉鋼鈎，拉着一條綫而且飛出去。

這鋼鈎射中了他的目標。那裡就是一塊特別突出的石頭。鋼鈎就在上面鈎住了。

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爲一定要準，否則鈎子就會彈開而跌下來。他仍可以再射，由於槍是用彈簧的，不過再射又麻煩些，一下就能成功，當然是最好的。

他一下就成功了。

他拉拉那幼繩，又把全身的重量都墜在繩上試試，覺得也夠穩固了，就沿着繩子向上爬。

這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要這樣爬，恐怕也爬不了多高，但司馬洛則是有這身手。

萬一那石頭支持不住而崩了，他亦會跌下來。假如發生這事，他的身手亦幫不了他。但他要冒這個險，一個人不能夠永遠都祇做絕對有把握的事。

他這樣做，主要是顯示他有不屈的精神。

假如對方不讓他們出去，他這樣爬上去也不見得就可以找到出路。但他一定要有一些表示。

他爬到了頂，就伸出槍柄在那石頭上輕敲。他的另一手和雙脚都纏住繩子以支持體重。

那裡敲出的聲音顯示石層很厚。

但他却看到了有條縫隙。

他把槍插回腰間，試試用手扳那縫隙。

那縫隙竟然輕易移動了，石頭滑開，就露出一個方洞。他可以看到天上的星及被月光照得相當亮的夜空，

這方洞總有二十呎深，也即是蓋住他們的石層有那麼厚，不過中間既有這方洞，他們就可以爬出去。

司馬洛再拿一隻鈎子裝入槍中，通過方洞發射。

這一次是容易得多的，鈎子射了出去，就一定可以鈎住外面的石頭什麼的，也會很穩。

果然一如他所料。

鈎子射出去，在上面的地上鈎穩了，司馬洛就移到那鈎子連住的繩子爬上去。

他爬到了頂上。

外面就是先前他們所在的地面，那片荒野。

司馬洛伸頭出外看了一陣，又沿着繩子爬回下面。

李秀媚仍是在作她的冥想。

他就在她的旁邊坐下來等着。

她終於張開了眼睛。

司馬洛說：「你看！」他一指上面。

她慢慢抬頭而望，想了一會，然後說：「爲什麼你又不逃出去呢？」

「爲什麼我要走？」司馬洛說：「我要逃走的話，我根本就不會到這裡來。我來了，我還未達到我的目的，我就不走。」

「你想的和我差不多，」她說：「這裡有許多幻象。」

「幻象？」他說。

「你這個洞，也可能是幻象，你要走的話，又未必走得掉。我們吃的東西，這樣精美，又有這樣精美的餐具，與這環境不符。也許那祇是幻象，總之是讓我們一飽。」

「爲什麼單單餐具是幻象呢？」

「那是我們吃東西時希望吃到用到的，」她說：「對方迎合我們的意念，就給我們這些幻象。」

「那爲什麼不給我們一間豪華的房間？」

「也許這就是他們的居室，勉强可以與我們共用，但是吃的東西與食具就不同。」

「那又如何？」司馬洛問。

「意思就是我們仍然缺乏溝通，」她說：「我們不知道對方想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他們可以給我們幻象，那要講什麼也可以給我們幻象。」

「那不是溝通，而是控制。」

「那我們又能給他們什麼呢？」

「聽那聲音！」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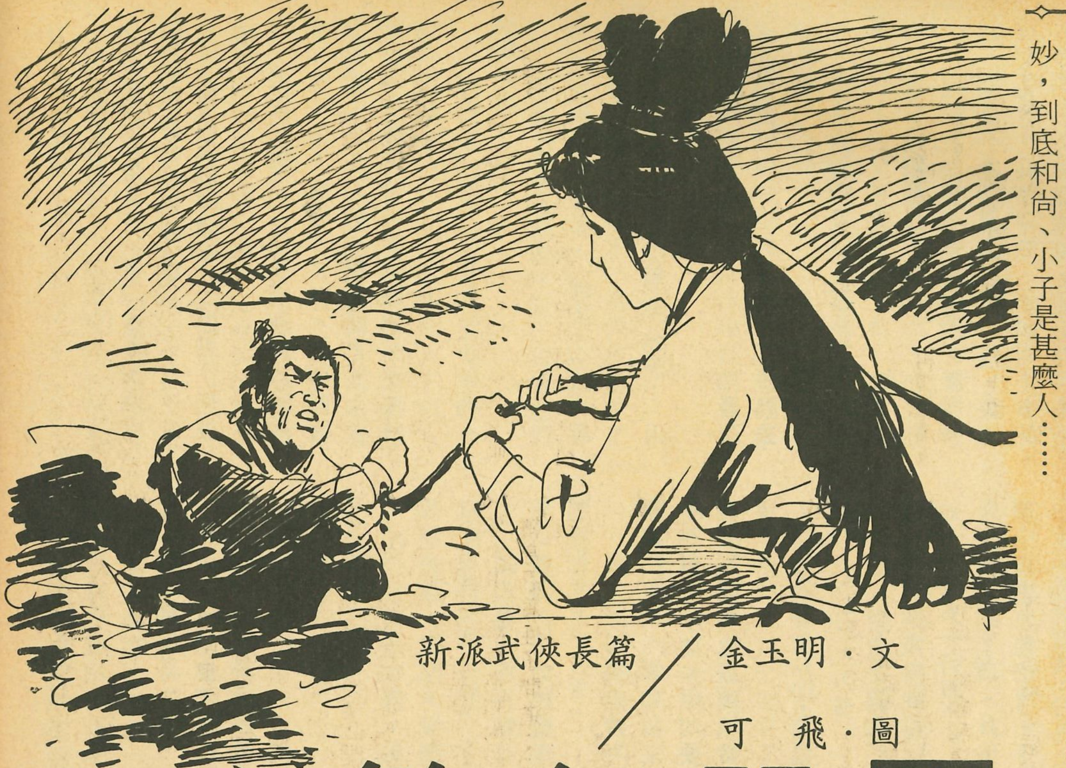
這裡又並不是完全靜的，一直都是有些輕微的聲音，而司馬洛一直以爲，這乃是抽氣系統的機器發出的聲音，他現在也仍是以爲如此。

他說：「我聽到！」

「這是一種訊號，」她說：「是電腦的訊號。」

（未完・五）

上文提要：雲萬里要脅王儉向嚴霜下毒藥，她幾乎上當，幸好沒有喝下毒酒，王儉以爲吃了雲萬里的「解藥」沒事，反而喪了命。嚴霜只捉到大洪山主葉三州，証實房珏在勾漏山，並追踪雲萬里，又遭到他們的截擊，中了蛇毒昏迷，醒來却睡在床上，原來是一個和尚將她救治，說是一個小子送她來的，更使嚴霜莫名其妙，到底和尚、小子是甚麼人……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老頑固不認輸　惡婆婆發善心

嚴霜叫這和尚弄得哭笑不得，道：「在毒蛛咬傷我的前一刹那，已有人作了警告，因此我才能很快的應變，首先將全身穴道封住！」

和尚哦了一聲，道：「妳看妳看，妳若不說出內情，我和尚還幾乎當妳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呢？這是從何說起！」

嚴霜聞言不由一笑，才待開口，那知和尚已接着又道：「由此看來，事非眼見之後，並查個清楚，眞不敢亂下判斷，否則還不知道要寃枉多少有心人呢！」

嚴霜似覺這和尚話裏有話，但却沒放在心裏，因爲她始終對自封穴道被人解開的事不安！

當和尚說話完了之後，嚴霜立刻問道：「高僧說我那救命的恩人，的確是救了我，但……」

和尚接口道：「對了，我還沒說完呢，這小伙子在查明妳一身穴道業已自己封閉後，傻了眼，沒了主意！」

嚴霜皺眉道：「這是什麼原因？」

和尚道：「簡單嘛，這小伙子治傷是個能手，但要叫他解開妳自封的穴道，却似挾泰山而超北海，他辦不到！」

嚴霜哦了一聲，道：「是誰解開我穴道呢？」

和尚一拍禿頭，道：「當然是我！」

嚴霜心頭一懍，功力聚於雙目，仔細看這和尚的面目！

那知現在天更暗了，和尚坐在黑暗裏，除非是生成夜眼，否則任你功力多高，也休想看清和尚的模樣！

嚴霜聚功注目和尚，被和尚發覺了，和尚眼一瞪道：「妳瞧，這種看人法有多不好，這是我和尚，要是換了剛才救妳的那個小伙子，若不出事才怪了呢！」

嚴霜聽了和尚這些話，是又氣又想笑，但她聽和尚前一句話，承認穴道是他解開的，不由改變了想法！

於是嚴霜試探的說道：「高僧是位武林奇人吧？」

和尚哈哈一笑，道：「不！是個怪人！」

嚴霜不知怎樣再開口才好，和尚却已接着說道：「妳可喜歡聽人勸？」

嚴霜心頭一動，道：「敬聽示教！」

和尚搖搖頭道：「可別這麼說，我和尚講的也不一定全對，不過和尚却是不由的覺得，殺人不如活人，報仇不如施恩！」

嚴霜聞言大驚，道：「高僧何人，何不示下法號？」

和尚長嘆一聲道：「此生已隨草木朽，何必再談姓名事！」

嚴霜想了想，道：「高僧不願示知，我自不敢勉强。」

話鋒一頓，接着恭敬的又道：「我有急事在身，如今傷勢已癒，必須趕路，若高僧別無教示的話，恕我要向高僧拜別了！」

說着，嚴霜深深一禮，拜了下去！

和尚仍未起座，竟然實受了一禮，道：「妳大概是到『勾漏山』去吧？」

嚴霜心頭一沉，道：「高僧似是無所不知！」

和尚一笑道：「人知我即知，我知人

亦知，這是最普通的道理！」

嚴霜眨了眨眼，突然問道：「那救我的人，可是姓王？」

和尚道：「我連姑娘的名姓都沒問過，姑娘請想，我會去問那個小伙子姓什麼嗎，何況姓名祇是記號，又何必問！」

嚴霜沒話回答了，於是轉身再次要走。

和尚煞是怪道，竟又開口說道：「姑娘走好，和尚不送，但在姑娘走前，和尚贈言一句，此去勾漏山，小心一個姓佟的老東西！」

嚴霜一愕，道：「姓佟的，可是名叫佟鍾？」

和尚搖頭道：「妳說的這個人，是他的兒子！」

嚴霜心頭又是一沉，道：「這樣說來，這姓佟的老者，一定是位非常有名望的武林前輩了？不過我却沒有聽人說起過……」

和尚道：「姑娘以爲我和尚如何？」

嚴霜道：「必然是位佛門中的武技奇客！」

和尚道：「姑娘認得我？」

嚴霜搖頭道：「不認識，再說屋裏太黑了，也看不清……」

和尚已接口道：「不錯，像我和尚這樣的人物，江湖上還多得很呢，那姓佟的就是其一，姑娘不能因其名不傳，就輕視呀！」

嚴霜沉思未答，半晌之後，突然說道：「高僧似乎對我的事，非常清楚！」

和尚道：「那『復仇紅花』，業已傳遍武林，誰不知曉！」

嚴霜猛地一驚，道：「高僧竟能叫出那小紅花的名字來……」

和尚哈哈一笑，道：「復仇山下復仇谷，復仇谷中復仇花，姑娘有心人！」

嚴霜聞言越發心驚，才待開言，和尚却已接着又道：「姑娘前途珍重，恕我和尚不送！」

這是逐客之令，嚴霜性格又傲，立即把要說的忍在心頭，霍地轉身，推開了室門！

就在這一刹那，嚴霜忽然想起來一件大事，認爲這和尚必然知曉，遂再次轉身忍着性子問道：「高僧可還願……咦？」

原來當她說到「還願」的時候，方始抬頭去瞧那趺坐的和尚，那知就這眨眨眼的時間，和尚已沒了踪影！

和尚坐處，不靠窗，更沒有第二道門戶，嚴霜深知此時自己的功力，在十丈之內，誰也休想瞞過自己而不被發覺！

話是這樣說，可是那個活生生好端端的和尚，偏就沒了影子，這一驚，使嚴霜額都驚出了冷汗！

若非適才她曾和這和尚談說甚久，幾疑非眞！

驚雖驚，可是嚴霜方寸却毫不慌亂！

她緩步走近了適才和尚的坐處，心中的驚訝和懍駭，更勝過了先前，並且不由自己的點頭暗佩不已！

原來剛剛她看得分明，那和尚是趺坐在一個厚有五寸，圓如巨甕的大蒲團上的，此時和尚和蒲團，皆已失踪！

和尚突然失踪，嚴霜雖驚，但却並無駭意，這大的一個蒲團，竟也不翼而飛，就着實使嚴霜駭懍了！

因此嚴霜對這無名和尚，興起了敬佩的心意！

嚴霜在屋內又掃視了兩眼，別無發現，遂反身而去！

嚴霜走後約隔盞茶光景，屋中已經到了伸手不見五指的深黑，突然，一點火光出現在室內，接着亮起了一盞油燈！

油燈乍亮，光輝極弱，仍難看清一切，待燈光大明之後，原來那和尚却仍然趺坐在原處，似是根本沒有動過！

刹時之後，屋外有了脚步之聲，和尚適時開口道：「是你這小子？」

屋外，來的這個人應聲道：「是我這小子！」

說着，門被推開，進來的人竟然是王克業！

克業首先向那和尚撲身跪倒，道：「師父，她全好了吧？」

一聲師父，無異指明這趺坐角落之上的僧人是誰，難怪能使嚴霜驚駭不已，原來她遇上了糊塗和尚！

糊塗和尚此時把面一板，道：「好小子，見了師父，不先問問師父是否已經調息復了原，却祇顧問那小妮兒好了沒有，你算什麼徒弟！」

克業反而笑道：「弟子若是先問師父，又該說弟子言不由衷了！」

糊塗和尚道：「少廢話，人來了沒有？」

克業道：「業已引到了此處，就看你老人家的了！」

糊塗和尚哼了一聲，道：「你想閒着？」

克業道：「這不是師父事先吩咐的嗎？」

糊塗和尚笑了，嘻嘻兩聲，道：「收了你這種徒弟，作師父的這輩子被你吃定了，先是交給我個中毒的小妞，這次更好了，來了八個瘋子！」

克業道：「除了師父能恢復八大掌門的心智外，極目當代武林，誰也沒有這種功力，這是功德，師父……」

糊塗和尚擺手道：「滾滾滾！那自命快活的老乞婆，功力就比我高，去找她去，看她願不願意幫你小子這個忙！」

克業道：「人家徒弟懷着殺家的仇恨，報仇還來不及呢，自然就不肯再給寃家來幫忙了，可是師父您老人家……」

糊塗和尚接口道：「我還是省點力氣的好，誰叫這八個老東西，當年連善惡是非都分不出來，今朝發瘋，是活該應該！」

克業道：「你是弟子的師父吧？」

糊塗和尚道：「那錯不了！」

克業道：「人家仙婆，爲了徒弟不惜用心傳授絕技，還在暗中維護不已，弟子祇求你老人家一施無邊佛法！」

糊塗和尚面色一正，道：「我問你，你管這個閒事幹嘛？」

克業道：「嚴霜祇顧復仇，不知已造

無邊殺孽，房珏老兒竟會和那佟老怪聯手，使八大掌門人心智皆失！若非弟子巧將金鈴騙到手中，八大掌門恐怕早已和嚴霜偕亡於那辰州西山之上……」

糊塗和尚哼了一聲，道：「說了半天繞彎子的話，還不是心疼那小妮子！」

克業搖頭道：「更是為八大門戶中的晚輩着想！」

糊塗和尚道：「說的好聽！」話鋒一轉，又道：「這次你沒有弄錯，是佟老兒吧？」

克業道：「沒有錯，我親耳聽到，雲萬里稱呼他佟老爺子！」

糊塗和尚道：「很好，你躲得遠一些，尤其是要將那八位掌門人的穴道封死，免得稍待那老兒施展迷心大法時，受了感應！」

克業應一聲是，道：「恩師，姓佟的老兒，惡行可多？」

糊塗和尚長嘆一聲，道：「告訴你你也不知道，就少問幾句吧！」

克業道：「弟子想在一旁看個熱鬧！」

糊塗和尚想了想，道：「也好，順便自已試試定力，不過我可事先警告你，當你感覺無法忍受的時候，千萬不要妄動！那時候最好是用師門的『慧禪神功』，將頭腦心肺護住，否則若被魔音乘虛而入，師父可救不了你啦！」

克業道：「弟子自知小心！」

適時，糊塗和尚突然探手道：「快走，先封了八個掌門人的穴道，佟老兒已經來了！」

克業靜心而聽，剛要開口，糊塗和尚已低聲怒叱道：「快，敢不聽話！」

克業無奈，自後方窗口飛身而去！

果然！

就在克業剛剛越窗而出之後，前庭已有了動靜！

克業疾射而行，到了他安排八大掌門隱身的地方，這地方，就離開糊塗和尚借來的院宅不遠，相距僅有數十丈！

克業遵諭將諸掌門點睡，立刻回程，在十七八丈之外，心靈上已生了警兆，不敢大意，立將神功提護全身！

克業剛剛準備妥當，耳邊已傳來了奇特的聲音！

聲音刺耳而淒厲，似隨風搖曳旋飛東西的無名鬼哭！

克業已受乃師嚴囑，又深知來者之出身和功力，因之在聞聲剎那，立將「慧禪神功」提聚，護守神魂！

人却停也未停，以最輕巧的功力，緩緩前行！

就如此，他依然不敢過份欺近，終於停步在相距那家孤宅的八丈以外，手足並用，爬上了樹幹！

他首先找個能夠穩坐的枝椏，然後耳、目併用，注意而靜聽着即將發生的變故和一切聲音！

只不過是霎霎眼的工夫，孤宅前，院落中，已多了一人！

這人身量高大的怕人，模樣兒更是威猛無比！

赤紅的一張臉，就像傳說中的「關老爺」！兩道長眉，似能揚飛而舞，如今正顫動不已！

極為好看的長髯，飄逸的垂在前胸，增加了望之令人尊敬的份量，也減少了人們對他的三分畏懼。一身雪也似的長衫，淺灰的雲履，淺灰色的腰束，淺灰的髮、髯，襯得是那樣自然而威風！

老者若看年紀，大不過五十歲，但是克業却知道，少說點，老者已有七十開外，和乃師是同代的武林人物！

此時，老者停步古宅前院中，正舉目四顧！

室內，正適時傳出了喃喃誦佛經聲！

直待室內念佛聲停，老者才冷冷的哼了幾聲！

冷哼聲停住，老者沉聲問道：「室內的主人，請出來答話！」

室內的糊塗和尚，哈哈一笑，道：「外面那位施主，何不室內相談？」

老者冷冷地說道：「你眞的是個和尚？」

糊塗和尚道：「施主眞的是位施主？」

老者雙眉一皺，沉聲道：「問的好，和尚你聽着，老夫平生不受任何人的恩惠，室非老夫所有，是故老夫不能進去！」

糊塗和尚哦了一聲，道：「老衲佩服施主這種性格，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四個字後，再也沒有聲音。

老者似等下文，見久無聲息，不由發話道：「所以要和尚你出來談談！」

糊塗和尚沒有答話，靜靜的，似已入定！

老者惱了道：「難道你沒有聽到？」

糊塗和尚依然沒有接答，任這老者自說自話！

老者雙眉倏忽飛起，怒聲道：「和尚，老夫叫你出來！」

這次糊塗和尚發了話，深沉地說道：「你有恩老僧嗎？」

糊塗和尚也不客氣了，在自稱上由謙虛的老衲變作老僧！

老者答話很快，道：「沒有，但是很可能有仇！」

糊塗和尚道：「沒有仇，老僧不認識你！」

老者不耐煩了，道：「好，就算兩者皆無，又怎麼樣？」

糊塗和尚道：「你曾作聲明，平生不受任何人的恩惠，可對？」

老者叱道：「當然！」

糊塗和尚嗯了一聲，道：「那就好，你既然如此，又無恩老僧，若老僧聞呼即出，不論相答何事，豈非都是恩惠？」

老者語塞，半晌沒說出話來！

糊塗和尚接着又道：「所以老僧要你進來，這樣你就不是受人恩惠了！」

老者沉聲道：「老夫固然不受人恩，但更不受人使喚！」

糊塗和尚念一聲佛號，道：「那就只好我走我的陽關道，你過你的獨木橋！」

老者怒哼道：「你敢？」

糊塗和尚哈哈一笑，道：「不信就試

試，除非你受我的恩惠……」

老者皺眉不語，好久好久，才答口道：「和尚，就照現在這樣，隔室答問好了！」

糊塗和尚道：「先時不知你有這種性格，老僧自是有問之而則答之，如今不行了，老僧有老僧的事，恕不相陪！」

果然，在這句話說完之後，任憑老者說問些甚麼，糊塗和尚就像耳朵聾了一樣，絕不答話！

這可惱了老者，他嘿嘿兩聲，道：「和尚，你當老夫沒有辦法叫你自願出來？」

糊塗和尚仍不開口，他說過了，不再相陪答問！

老者在被冷落之下，動了眞氣，道：「和尚你聽明白，老夫來此，並非尋事，只因有人暗中留柬，約來這裏，說相談犬子失踪之故！這裏只有此宅，宅中只有你這和尚，是故老夫若不問你，又問那個？何況說不定寄柬之人和你有關！只是老夫未見你面，不能單憑構想行事，才一忍再忍，你若再不奉召而出，或隔室答問，老夫就當……」

老者後面那「你是寃家看待」的話尾，尚未出口，室內突傳經聲，一聲佛號聲接一聲，聲聲不停！

老者聲調提高，道：「和尚，老夫業已警告過你了，給你盞茶時間想上一想，那時再不答話，怕你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佛號越來越響，梵音一聲高似一聲，沒人理他！

盞茶時刻，刹那已過！

老者紅臉之上，泛起了殺氣！

他低下頭去，沉思了刹那，再次揚聲向室內道：「和尚，這是最後一次警告，若再不答……」

話未完，室內已傳出了叮噹鐘聲！其聲十分清脆，不類寺院巨鐘！

不過這幾聲鐘響，却無異是答覆了老者！

老者嘿嘿笑出聲來，自語般道：「很好，老夫正好試試你這佛門弟子的定力如何？」

話罷，老者右袖輕拂，可說是連一點灰塵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接着，老者自袖中取出了一巾方帕，鋪於地上，趺坐上去，雙手微抖，兩袖已揚捲臂上，如有人相扶般！

坐於樹上的克業，看得分明，不由暗中咋舌！

老者這一身功力，的確是已經到了罕絕之境！

老者雙臂外露之下，克業這才看到，老者雙臂上帶着不少零碎，似女子的環，鐲之類，計數不少！

老者斜看了室內一眼，想了想，又自語道：「叫他知道厲害好了，免得誤殺！」

克業暗中點頭，聽老者話聲已知悉，老者仁心尚存。

此時，老者取下一只似鐲之物，手一抖，鐲雙開，變作了碗口大小，但却細了一半有餘。

然後鐲上抽絲，多出了七根如髮的長弦，扣於下端！

如此一來，這東西成了一個奇形的怪琴，可撥可彈！

老者左手拇、食、中指，扣緊怪琴的半弧，右手五指伸屈了幾下，這是彈弄怪琴前的手指準備事宜。

一切束齊，老者再次斜瞟了室內一眼，揚聲道：「和尚，你信的是佛，自然是會聽佛說過的話，佛家有語曰『當頭棒喝』，如今老夫先賜你一棒！」

話聲中，老者右手五指在那怪琴的琴弦之上，一拍一撥，立即傳出了奇妙之聲，如山崩地裂，聞之心驚！

但那怪琴眞能發出之聲響，却僅僅是可比蚊哼！

不過聽入人耳，却變成了無比的巨震，是琴作怪，抑或是人作怪，箇中人不難分得清楚！

撥弦一聲天地震驚，克業心頭如遭重擊，全身不由猛地一動，若不是他十分小心，此時怕不已摔下了樹來！

老者在撥弦出聲後，並未繼續，停指發話道：「和尚，滋味如何？」

老者語聲乍止，糊塗和尚已接口道：「滿好聽嘛，可惜……」

可惜一兩個字後面，竟然沒下文！

老者不由問道：「可惜什麼？」

糊塗和尚道：「可惜你沒有半點仁心！」

老者嘿嘿冷笑幾聲道：「你若無法消受，何不出來呢？」

糊塗和尚一聲哈哈，道：「久已不聞此音，正想聽個過癮。」

老者怒聲道：「那又說什麼『仁心』……」

糊塗和尚道：「你弄錯了，我和尚不在乎這種聲音，但是此地還有其他無辜，你若存半絲仁念，應該想到這些！」

老者嗤笑一聲，道：「老者早已用神功搜過左右，五丈之內絕無他人！」

糊塗和尚道：「不錯，可是你這琴音，却遠佈到十丈！」

老者道：「怎麼，難道十丈以外，有你的朋友？」

說着，那雙眼睛，閃出了寒光，向四下搜視着！

糊塗和尚却冷哼一聲，道：「少疑神疑鬼，老僧指的是蟲介之類！」

老者哦了一聲，道：「蟲介怎樣？」

糊塗和尚道：「十丈中，有不少蟲介，俗語說的好，螻蟻尚且惜命，你若還有半絲仁念，就聽老僧的幾句話！」

老者道：「你說吧！」

糊塗和尚道：「你要賣弄琴藝，老僧正是知音，此室在五丈之內，你何不將一切技能，都限於五丈之地區？聽說你有詳和的奇聲，能驅蟲介，此時正好有用，何不先將蟲介之類逐出五丈之外，以示上天好生之德？」

老者沉思有頃，道：「聽你話中之意，你要一試老夫這琴聲之威了？」

糊塗和尚道：「知音難覓，莫非老僧要求的過份？」

老者哈哈一笑，道：「好好好！就這麼辦！」

話聲中，老者輕撥琴弦，琴聲奏出

，果然，蟲介之屬紛紛自動爬出，遷向五丈以外，刹那走了個乾淨！

老者琴聲倏止，道：「和尚，你要小心了！」

糊塗和尚道：「且慢，這座古宅，乃老僧借自善心施主，若被你那『動天眞音』震塌，老僧豈不罪過！」

老者皺眉道：「你毛病不少，有何心意快點說出來就是！」

糊塗和尚道：「老僧不善誑語，約你前來的人就是我……」

老者沉聲接口道：「很好，犬子何在？」

糊塗和尚道：「這件事，此時言之過早！」

老者道：「何時能說？」

糊塗和尚道：「別慌別慌，請聽老僧說清心意。」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你有要事想問老僧，老僧也不慣受人吩咐，你既想以琴技屈我，我們正好借此機會一賭東道！」

老者慨然道：「行，你劃個道兒吧！」

糊塗和尚道：「老僧出來，和你面距丈遠對坐，聽上你幾曲妙樂，以一個更次爲限，老僧若無消受之福則認敗……」

話未說完，老者已接口道：「老夫一個更次之內，若不能以一身琴技屈你，則認輸，那時老夫願輸任何東西，包括項上這顆人頭！」

糊塗和尚却道：「慢來慢來，這賭注太大了些，再說老僧出家之人，要人頭無用，咱們非要另說另講才行！」

老者道：「由你，你說吧！」

糊塗和尚道：「這樣好了，我若輸了，非但告訴你令郎之事，並願給你一個要求，這要求除殺人外，都必須代你辦到！你若輸了，却要承諾老僧兩個要求，當然，老僧決不會要求你去殺人，你認爲可以嗎？」

老者道：「爲什麼我要以兩個承諾換你一個？」

糊塗和尚道：「因爲我解答令郎的問題，已經算是一個了！」

老者沉思有頃，道：「倒也公平，只是……只是還能再有商量嗎？」

糊塗和尚道：「你說出來聽聽再講！」

老者道：「老夫不幸若敗，願意承諾三個要求，但却要你仍將犬子之事，詳盡的說明白！」

糊塗和尚道：「可以！」

老者道：「那就一言爲定，你請出來吧！」

糊塗和尚道：「再等等，老僧話還沒有說完。」

老者皺眉道：「出來面談不好嗎？」

糊塗和尚道：「談好了再見吧！」

老者無奈，道：「那就快說！」

糊塗和尚道：「你可知道老僧是誰？」

老者道：「未見你的面目，誰知道你是那個！」

糊塗和尚道：「我們談好了的東西，在見面之後，算是不算？」

老者聞言一楞，道：「有這樣嚴重？」

糊塗和尚道：「老僧是怕你見了我之後，又變卦……」

老者沉聲接口道：「就算你是『如來佛』，老夫也是說了就算數！」

糊塗和尚道：「仍如前約，加添一個承諾？」

老者不耐煩的說道：「別老囉嗦好不好！」

糊塗和尚道：「還有一句話了，難道就等不得？」

老者道：「等得，說吧！」

糊塗和尚道：「你可是那『魔中魔』，崑崙魔宮舊主人『天魔叟』？」

老者面色陡變，但轉瞬就恢復了自然，道：「不錯，老夫佟……」

糊塗和尚接口道：「不必報出尊名，老僧知道。」

天魔叟哈哈一笑，道：「那就請出來指點老夫些琴藝吧！」

糊塗和尚道：「前談之約，請以魔宮之規，立個誓言！」

天魔叟哈哈一笑，道：「和尚，你知道的事情不少嘛？」

糊塗和尚冷冷地笑說道：「包括你怎麼離開崑崙的！」

天魔叟嘿嘿兩聲，道：「往事不必說它！」

糊塗和尚道：「正是，人該迷途知返！」

天魔叟冷嗤一聲，道：「和尚，少來這套佛說！」

糊塗和尚道：「那就請立個誓好了！」

天魔叟道：「前約的事，老夫若違所言，魔啖我魂！」

糊塗和尚揚聲唸了個佛號，道：「和尚糊塗，願以此身，一試魔音！」

話到人到，糊塗和尚連所坐蒲團，已到了天魔叟的丈外地上，和尚對天魔叟合個十，端然趺坐了下來！

天魔叟聞聲而驚，和尚人已到達，端的神速無倫！

糊塗和尚合十而坐，天魔叟已冷冷地開口道：「老夫這次眞是夠糊塗的了，早該想到是你！」

糊塗和尚道：「現在也不晚呀！」

天魔叟道：「一別數十年，你好？」

糊塗和尚道：「黃鼠狼給鷄拜年，和尚我消受不了！」

天魔叟嘿嘿一笑，道：「大概你的修爲，又勝過當年了吧？」

糊塗和尚也一笑道：「聞聲知人，你那『天魔之音』，怕不更玄妙了幾分！」

天魔叟冷哼一聲，道：「早知是你，就算沒有別的事，老夫也要和你一戰！」

糊塗和尚却一笑答道：「若不是談好條件，和尚也要和你一戰！」

天魔叟沉聲道：「如此說來，你是穩操勝劵了？」

糊塗和尚道：「半斤八兩！」

天魔叟似是聽了這句話，消了些氣，道：「這還差不多！」

糊塗和尚却突然說道：「但我勝在機會多些！」

天魔叟目射寒光，道：「哦，如此自信？」

糊塗和尚頷首道：「不錯，我有必勝之道！」

天魔叟壓住怒火，道：「願聞其道！」

糊塗和尚搖頭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天魔叟哼了一聲，道：「怕等你想說的時候，已經開不得口了！」

糊塗和尚道：「那也好，緘默本是美德！」

天魔叟氣到了極點，厲聲道：「準備好了沒有？」

糊塗和尚道：「靜待賜聆絕妙之音多時了！」

天魔叟不再開口，雙臂抖動，將一身零碎都取了出來，因之那些似環若鐲之物，堆了一地！

接着天魔叟開始湊配起來，刹那之後，在他身前的那堆零碎，已不剩半點，但却多了張奇異古琴！

克業居高臨下，雖說相距甚遠，却也看得清楚！

他對這天魔叟，又加了幾分佩服，圈圍於雙臂之上的那些東西，誰也想不到，會是一張古琴！

當然，這張古琴能殺人於不知不覺間，更是沒人想到！

奇琴置於老魔身旁，糊塗和尚盯了兩眼，道：「魔叟，這是那張『滅絕神琴』？」

天魔叟頷首道：「不錯，你可以仔細的看看！」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此琴自到了老夫手中，從來沒有人能坐在這麼近的距離，看過老夫安裝，和尚你是第一個！」

糊塗和尚道：「福氣福氣。」

天魔叟却冷冷一笑，道：「是福是禍，現在言之過早！」

糊塗和尚哦了一聲，道：「你斷定和尚要死？」

天魔叟道：「怕活不了！」

糊塗和尚一笑，道：「很好，我死之後，請告訴下一位目睹你安裝此琴的施主，叫他坐得遠些，躲避開死神！」

天魔叟冷哼一聲，道：「如今你儘管多說兩句諷刺話吧，稍待……」

糊塗和尚却接口道：「喂喂，我說咱們是不是就這樣閑話沒完？」

天魔叟沉聲道：「你想得好事，留心了！」

話聲中，天魔叟將琴挪近，即將彈奏！

糊塗和尚却已開口道：「別忘記，五丈以外仍有活物！」

天魔叟哼了一聲，道：「老夫此次琴音威力，不出兩丈，你高興吧？」

糊塗和尚道：「十分高興，如此妙音，我不願他人分享！」

天魔叟怒瞪了糊塗和尚一眼，道：「所賭開始了，記住，是一個更次！」

糊塗和尚哼了一聲，沒再答話，臉上的神色，也不像先前那般兒戲模樣，換上了莊嚴和肅穆！

天魔叟嘿嘿一笑，道：「糊塗和尚，你已經『着相』了！」

糊塗和尚對天魔叟這種稱謂，並不氣惱，反而微微一笑，似是承認他本來就很糊塗，天魔叟並沒喊錯。

對於「着相」之譏，糊塗和尚更不反駁。

天魔叟接着又冷哼出聲，道：「糊塗和尚，音韻未起，難道你已經不敢開口了？」

糊塗和尚依然不答，仍以微含笑意之臉，對着天魔叟。

天魔叟雙眉一揚，道：「歲月催人老，功力人自深，糊塗，聽一曲吧！」

話聲中，天魔叟五指撥動，怪琴隨指發聲，音調婉轉，美妙動聽，糊塗和尚此時却緩緩合閉上了雙睛。

天魔叟自五指撥動之後，早已雙目垂下，以已陶醉在他那美妙的音響之中，不聞外界事物！

這是一曲古調「賀新婚」，每一音響，每一曲調，都是形容新婚夫婦之樂，聞之令人遐想不已！

隨着此曲無邊妙奏，糊塗和尚却吐聲開了口！

他似是對不懂此曲之人，在講解曲調中的含意，講解得十分仔細而清楚，令人聞琴弦之音而喜，聆其講述而明！

他喃喃說道：「天地分陰陽，萬物有雌雄，吾人生男女……情愛深復重，歡悅日一日，子孫繞膝行……紅顏成白髮，百年轉瞬空，此時需夢醒……」

琴弦倏然而止，講述也適時而停！

天魔叟盯了糊塗和尚一眼，悻悻之色現於臉上！

雖然沒有說些什麼，但已足夠表示出來，他這第一曲沒能收效，被糊塗和尚的解述所屈了！

接着，琴弦音動，由無邊美妙的「賀新婚」，變成了「送征人」，一聲聲如泣如訴，幽怨無已！

糊塗和尚却也聲調一變，喃喃誦起了佛號！

克業坐在樹上，相距天魔叟八丈有奇，若按音聲來說，不論其聲調低到什麼地步，也能夠聽到。

那知却大謬不然，克業竟連半絲琴音都聽不到，非但如此，糊塗和尚的講述和佛聲，他竟也未聞！

能使琴音話語，止於兩丈地區，似此功力，可說已經到達了化境，克業是位行家，不由越加注意着未來的發展！

此時，他只見天魔叟手指又是一停，雙目射出了赤而兇狠的光芒，盯了乃師一眼，接着又開始撥劃琴弦不已！

再看乃師，此時却以左掌當胸，二目垂閉，雙唇啓闔甚急，一望即知是在喃喃誦經不已！

克業雖知乃師和天魔叟，是以罕絕的內功修爲在較搏，但因未聞其聲，故而在不知不覺間，疏忽了本身的防禦！

面面相對的天魔叟和糊塗和尚，此時却已到了性命交關的時候，天魔叟業已施展出「天魔拘魂神音」！

兩丈地區之外雖然悄寂無聲，但在兩丈地區之內，却是山崩地裂般的震響

，傳聲不已！

琴弦奏出了哀音，一聲聲淒厲喊叫，如喚靈魂！

喚時幽淒，止時琴音如震！

在這幽淒泣喚之聲，和巨震雷鳴之中，頻傳梵唱，一字字，一聲聲，佛號不停，魔音梵唱，攻守井然！

克業不聞其聲，却能看得分明，只見那兩丈地區內的雜草，老是不停顫動，繼而色呈枯黃，移時頹而粉碎！

再看那些花木碎石，竟在不知不覺間，已紛紛解體！

克業色變，暗中咋舌不已。

一個更次的較搏，已過去了一半有多的時間，天魔叟和糊塗和尚，依然難分輸贏，但是他們兩個人，却皆已感覺得了疲憊！

不過此時業已勢成騎虎，下來不得！

天魔叟魔音無法停止，否則糊塗和尚所發的「大慧禪覺」神功，必將趁虛而入，使天魔叟功力盡失！

甚或在無法截斷眞氣魔音前，天魔叟將走火入魔！

糊塗和尚雖說目下還有收轉神功的餘力，但是在收轉功力之當空，却仍然無法使已身不被魔音所迷！

因此兩個人事前雖然說好，只作一個更次的神功較搏，但當到了這個時候，却都欲罷不能了！

兩個時辰的限期，就要到了！

天魔叟如今是以雙膝來夾着怪琴，十指撥動如飛，兩道長眉，挑、揚、垂、擺不已，紅臉上已現汗珠！

糊塗和尚寶相越法莊嚴，經聲不停，平靜的臉上，泛上了紅霞，額頭竟也透出了濕痕！

克業看出事態嚴重，因之不由喘息急促起來！

適時，天魔叟的音琴變了！

變作一聲聲的擂鼓震響，咚！咚！咚！咚！

聲音由兩丈地區逐漸展向外面，克業已能聽到！

不過，他聽到的聲音，非常低弱，尚無他疑。

經聲，略遲於琴音，也自兩丈禁區傳出！

以神功眞氣修爲而相拚搏的天魔叟和糊塗和尚，都已無法以功力禁住所發的聲音了，這是危險信號！

克業却不能理解，更忘記自身業已陷入了危境！

金鼓聲！更慢了！咚！咚！咚！

一聲又一聲之間，已有了間隔，是極爲單調的聲音！

經聲却仍能相接，但也慢了許多許多！

再隔片刻，鼓聲和經聲，越發能聽得清楚了！

克業聽來，也像是有人在面前擂鼓及誦經！

又剎那！不好了！

首先是相隔克業五丈以外的那些樹木，在金鼓聲震時，如遭鬼斧所砍般，一株接一株的隨聲而斷！

繼之，是四丈外之古宅，在金鼓連發三響時，嘩啦的一陣響，竟全部倒坍了下來，磚瓦皆已粉碎！

接着，鼓聲如天崩般，震痛了克業的雙耳！

身前兩丈以外的三株巨木，枝葉首先飛脫殆盡，粗枝小幹繼而斷落，最後，那巨幹一聲怪響，裂分爲二！

克業心神大震，這才想起只顧關注動手的兩個人，不知不覺間，竟將防護身體的禪功停頓了下來！

他既知警兆，立刻行動，却依然遲了一步！

所坐巨木的葉枝，已如受狂飈般自動脫斷下落！

蟲獸悲鳴聲起，一隻野狐，由另外一株巨木後震彈出來，如瘋如狂，顫動移時方始死去！

啪嗒！啪嗒！由樹上跌落了幾隻松鼠，動都沒動，顯然已被巨聲震死，方始摔墜了下來！

克業已將禪功提起，但也應變略遲！心神同時受震，也自樹上飛降於地，所幸有神功護體，沒有摔傷！

但他落於地上之後，却突然全身軟綿綿的，用不得力，知道已被魔音所傷，大驚失色，急忙提聚眞氣，行功護衛，怎料適時一聲擂鼓巨震，起自耳邊，非但再也提聚不得眞氣，並且被震聲一拋而起，滾摔出了丈外！

一摔之威，克業頓覺再也支持不住，頭一痛，全身一緊，人就要昏昏欲睡，雖知睡不得昏不得，却已無力相抗！

就在這個時候，突聞一聲清嘯自遠處傳到，心神頓覺一爽，昏沉煩噁盡去，恢復了自如！

再看以神功相較的天魔叟和糊塗和尚，這時竟也各自停頓了下來，但他們的神情，却不一樣！

天魔叟手中的怪琴，已摔到了地上，一張紅臉，變成了煞白，雙目緊閉，兩眉皺起，汗落如雨，喘息有若牛吼，累極乏極！

糊塗和尚的臉却成了粉紅，也是喘息出聲，不過他雙目却能睜開，胸間，背上，都有了汗濕痕跡！

在兩個人的中間，此時多了一位老婆婆，背正對着克業，因此克業無法看清老婆婆的面目！

克業好奇之心和急欲探視師父的心意，使他不由自己的從地上站起，邁步向糊塗和尚坐處走來。

適時那背對克業的老婆婆，却沉聲叱道：「娃兒站住！」

克業用不着四顧左右，已知老婆婆說的是自己，立即停步不前，但他心有不甘，揚聲問道：「老人家是說我……」

老婆婆接口道：「就是你，我不許你再往前走！」

克業抗聲道：「爲什麼？」

老婆婆道：「不許就是不許，那有這麼多囉嗦！」

克業道：「家師就是……」

老婆婆再次接口道：「我知道，你是和尚的徒弟，怎麼樣？」

克業道：「家師與天魔叟相較神功，我放心不下……」

老婆婆沒好氣的叱道：「放心不下又怎麼樣？」話鋒一頓，接着說道：「叫你別過來，你就聽話別過來，你師父死不了！」

克業惱了，沉聲道：「老人家怎能這麼不講理？怎能這樣說話？」

老婆婆冷哼一聲，道：「怎麼，老身該怎麼說話才對呀？」

克業道：「妳憑什麼不許我過來？」

老婆婆怒聲道：「老身不喜歡你，就不准你過來，難道不行？」

克業火了，說道：「在下也未見得喜歡你，你不准過來，我偏要過來，倒要看妳能夠把我怎麼樣？眞是豈有此理！」

說着克業果然又邁步向前！

老婆婆怒哼一聲，道：「你再走一步試試，老身……」

話沒說完，克業已冷冷地答話道：「試試就試試，我倒不信！」

說着，克業又待前行，突然糊塗和尚開口喝道：「你敢不聽話，退下去！」

克業一楞，糊塗和尚却已轉對那老婆婆一笑，說道：「妳來得好巧！」

老婆婆沒好氣的說道：「怎麼，可是嫌我來晚了？」

糊塗和尚依然面含笑容，道：「妳可眞夠多心了，我只是……」

老婆婆冷冷地接口道：「你少說兩句吧，眞力未恢復，莫非想要作死？」

話是冷冰冰的，寒如冬雪，但話意却是溫暖的，如春風之臨大地，能使人欣慰感懷而鼓舞！

於是糊塗和尚不再開口，但却幽然長長的嘆了一聲！

克業聰慧無倫，早已聽出那老婆婆厲聲之中，對師父的關懷多於責難，不由暗中深覺怪異。

適時，天魔叟臉色已恢復了赤紅，睜開了雙眼，看了那老婆婆一眼之後，嘴角掠過一絲恨怨的冷笑，伸手拾起了怪琴。

他很快的將怪琴拆散，仍然恢復了原先那些環、鐲的樣子，帶於雙腕之上後，才冷冷地向老婆婆說道：「你要把我怎麼樣？」

老婆婆哼了一聲，道：「你說該怎麼樣？」

天魔叟才待答話，糊塗和尚却適時開口道：「魔兄，你還是火速趺坐調息一下的好！」

天魔叟冷冷地白了糊塗和尚一眼，道：「不勞掛懷！」

話鋒一頓，又轉向老婆婆說道：「今夜也救了我，但是我却並不感激！」

老婆婆哦了一聲，道：「好像我爲了要你感激，才救你似的！」

天魔叟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假如今夜和我動手相較神功的人，不是糊塗和尚，我會感激你震斷雙方眞氣的舉動！」

老婆婆冷嗤一聲，道：「這爲什麼？」

天魔叟道：「難道你不懂？」

老婆婆道：「懂的話又問你幹什麼？」

天魔叟哼了一聲道：「我不諱言，剛才與和尚神功眞氣相搏，我差了半籌，若妳再遲到半刻，此時世上早已沒有我這個人了！」

他話鋒一頓，瞥目瞟了糊塗和尚及老婆婆一眼，又道：「話可又說回來了，那時世上雖然已經沒有了我天魔叟，但是『糊塗和尚』四個字，也將化作煙雲！」

老婆婆似是皺了皺眉，還沒有接話，天魔叟却又說道：「和尚的眞氣神功固然勝我半籌，但在油盡燈必滅的情況下，他勢將功力盡失，成了個廢人！」

老婆婆怒聲道：「就算如此，你說給我聽是什麼意思？」

天魔叟冷冷一笑，道：「必須說明嘛！」

老婆婆沉聲道：「當然，不但要你說明，要是說明之後，它的道理不夠正確，我老婆子也不會放你過去！」

天魔叟雙眉一挑，道：「我說你怎有這麼好的心腸救我，如今不打自招了！」

老婆婆厲聲叱道：「這句話也要你說個明白！」

天魔叟淡淡的聳肩一笑，道：「非常簡單，爲了不叫和尚眞氣耗盡，妳非救我不可！」

老婆婆惱了，左手猛地揚起，糊塗和尚適時急聲說道：「使不得！」

老婆婆瞥了糊塗和尚一眼，道：「你要管我的事？」

糊塗和尚搖搖頭道：「這不是妳的事，而是我的事！」

老婆婆哼了一聲，道：「我夜行有事，突生警兆，以神功相試，聽到天魔琴音，趕到此處方始發現你們在作生死之戰！我看出他已是强弩之末，你也好不到那裏去，一念之仁慈，冒險以『天旋眞力』震開了你們，豈料……」

話沒說完，糊塗和尚頷首接口道：「這個我和尚感激……」

老婆婆冷笑一聲，道：「不必，我管這件閒事，並沒想要那個來感激，但是佟老兒却胡說八道，出言侮我，孰可忍……」

糊塗和尚把手一擺，道：「咱們都這麼大的年紀了，似乎應該自己能壓得住自己的火氣才是，老佟的話是說錯了，不過妳却不能當眞……」

老婆婆沉聲接口道：「爲什麼？」

糊塗和尚道：「妳怎不多想一想，老佟眞氣未復，妳若現在一掌把他震傷或震死，豈不是恰好被他說中？」

老婆婆想了想，又斜瞟了天魔叟一眼，道：「難道罷了不成？」

糊塗和尚一笑道：「人生一世，吃遍百物，走遍天下，什麼都能藏在肚皮裏，難道幾句話，一口閒氣就放不得了？再說，今夜不管怎麼講，妳是好心好意的解了我和老佟的危難，總不能救了之後再殺之呀？」

老婆婆把虛懸的手臂垂了下來，道：「你眞是越老越油滑，這張嘴也是越發會說話了！」

糊塗和尚竟然長嘆一聲，道：「可怕的事見多了，人就自然會圓滑些！」

這句話，也許是哲理，也許是和尚

的經驗之談，是哲理，自有他的引據，是經驗的話，却藏着辛酸！

老婆婆似乎懂得和尚這句話的來由，因之也長長的嘆息了一聲，搖搖頭，默然而無語。

天魔叟此事已知料錯了事，這老魔和其他黑道中的人物不同，平生是說一不二，恩怨分明！

在沉默中，他却開了口，對老婆婆道：「我收回剛才的話，並致歉……」

老婆婆把手一揮，道：「不必。」話鋒一轉，看了糊塗和尚一眼，又道：「這裏本來沒有我什麼事，我走了！」

她說走就走，糊塗和尚却沒有相攔，天魔叟也沒有開口，那知她在轉身走出丈遠之後，却突然停了下來！

接着哦了一聲，又轉對糊塗和尚道：「你這個徒弟不錯，告訴他，我滿喜歡他的！」

這句話說完了之後，苦笑出聲！

天魔叟看了糊塗和尚一眼，道：「和尚，你眞夠糊塗了！」

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把呆立一旁的克業，澆得了滿頭霧水，好沒有影兒的來上這麼一句，是何所指呀？可是當事的糊塗和尚却懂，所以和尚搖搖頭道：「老佟，省兩句不好嗎？」

天魔叟雙眉一皺，道：「好好，這本來不是我的事！」

他話聲一頓，神色一變，突然又道：「和尚，剛才那一戰，誰輸了？」

糊塗和尚也面色一正，道：「你說呢？」

天魔叟低沉的嗯了一聲，道：「老婆兒多事！」

糊塗和尚慈眉一挑，道：「佟老兒你好沒有良心！」

天魔叟道：「和尚，我不信你甘願拚着成了個廢人，來換我這條老命，所以我才說那老婆兒多管此事！」

糊塗和尚道：「你把和尚估計的太低了！」

天魔叟心意不服的說道：「怎麼，要不要咱們再試一次？」

糊塗和尚雙眉一皺，道：「你當眞要再試？」

天魔叟道：「難道是空口白話嚇唬你？」

糊塗和尚正色道：「以物而傳神功，你是不是離開了琴就不行？」

天魔叟冷嗤一聲，道：「笑話，功力隨意念而動，你該知道！」

糊塗和尚嗯了一聲，道：「那就好，我們再試上了一次！」

天魔叟頷首道：「求之不得！」

糊塗和尚眼光一順，手一指，道：「佟老兒，看見了遠處那塊石頭了沒有？」

天魔叟道：「看見了！」

糊塗和尚回顧克業道：「去把那塊大石頭搬過來！」

克業聞令而動，將一塊三尺巨石，搬到當場！

糊塗和尚接口又道：「放置在爲師和佟老兒中間！」

克業如命而行，以平均的步數，將石頭放好。

糊塗和尚手一揮，對克業道：「站到爲師的身後！」

克業頷首而動，糊塗和尚話鋒一轉，向天魔叟道：「石頭在我倆的正中，你檢……」

天魔叟接口道：「不必，你這個徒弟很磊落，石頭是在正中！」

糊塗和尚頷首道：「那就好，如今我們就可以用這塊石頭，我試試彼此的功力，你以全力施展，將此石震碎……」

天魔叟接口道：「你以佛門神功，保護此石？」

糊塗和尚嗯了一聲，道：「不錯，限時五十數目，由我這徒弟來計數，你老兒若能把此石震碎毫分，今夜之搏就算你勝了！」

天魔叟哈哈一笑，道：「和尚，這話可是你說的！」

糊塗和尚道：「言猶在耳，自然是我說的！」

天魔叟道：「好好好，五十數內，我若不能震碎此石則認輸！」

糊塗和尚道：「勝負之賭，條件如前？」

天魔叟頷首道：「一字不迭！」

糊塗和尚一笑，道：「準備吧，和尚等你的招呼！」

天魔叟一指站在糊塗和尚身後的克業，道：「爲示公平，由你這徒弟發令吧！」

糊塗和尚一笑，轉頭對克業道：「小子，看你的了！」

克業應一聲是，接着高喊一聲——「請準備！」

糊塗和尚和天魔叟，立即雙雙閉目，各提功力相待！

克業適時揚聲道：「開始！」

接着以宏亮的聲音計數道：「一——二——三——四——五——六……」

計數中，天魔叟低嘯一聲，聲調淒厲，如千萬寃魂孤鬼泣訴，啾啾唧唧，悲楚淒涼，令人毛骨悚然！

糊塗和尚却低唱佛號，一字字一聲聲，如敲金鐘，發人猛醒，驚人惡夢，濁世清音，聽來心安神寧！

計數到了二十，糊塗和尚和天魔叟，竟然倏地變作了無聲，只見四唇依然啟合不停，却不聞半絲聲音！

克業本身修爲和經驗，尚無法理解這次較搏的嚴重，尤其在雙雙變作無聲之搏時，他越發不解！

不過他計數却不停，聲音依然宏亮。

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

五十數字報出，搏戰立停，再看那塊巨石，依然無恙，非但沒碎，連一點兒稜角都沒有斷落！

天魔叟紅臉泛上了白色，右手向巨石微拂，巨石立即滾飛而起，落在丈外石上，這一落之勢，却碰碎了一處尖角！

天魔叟長嘆一聲，道：「和尚，原來你早已練成了『天靜神功』！」

（未完・卅一）